

溪旁那座别野型大宅，是曾经在南京荣任吏部郎中，十余年前涉入卖官案，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。却被勒令退休致仕的袁郎中住宅。本镇的人，称之为袁大人宅。

南京的吏部虽然是闲官，官府的人戏称南京的六部是养老院，但官仍然是官，依然有相当的权势。

镇上的人并不介意谁是有权势的官，反正都是官，所以袁家大宅附近，很少有人接近免生是非。

而且大宅离镇约两里地，镇民哪有兴趣往这附近跑，自找麻烦？因此在镇上打听袁家大宅的动静，必定白费工夫。

黄自然暗中连跑两趟，最后一夜去晚了些，已经人去宅空，只剩下袁家看守大宅的一些仆人。

袁郎中的家在凤阳，与当今皇家是同乡，据说祖上曾经是皇朝的开国功臣之一，在中都建有功臣府第。

浦子口镇的这座园林大宅，是袁郎中从京师转任南京时，所建的公馆安顿家小。

袁郎中涉及卖官案致仕之后，便举家迁回中都老家，这座大宅便成了袁家的亲友，前来南京游玩的住宿处，平时皆由几个奴仆照料。

如果有众多的人出入，便表示中都的亲友，前来南京快活诘遥，镇民们从不注意这些人的活动。

平民百姓与官宦的关系，永远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永远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存在，谁也不介意谁死谁活。

他不再留意这件事，人已走了，酒肆的冲突事故没留下后患，他也就淡忘了这件事。

其实，他忽略了暗潮汹涌。

那两个中年人，他毫无所知。

两个中年人能把两个身手高明，而且携有巴首的孔武有力大汉，在大庭广众间，下重手把两个大汉打得头青脸肿，岂会是省油灯。

如果他知道内情，或者进一步仔细打听，将会发现真相，就没有欠疚的必要了，两个中年人应付两大汉的挑衅，原因与他的戏弄两大汉举动，并无绝对的关连，他的举动，仅是挑起冲突引发事故的引媒作用而已。

两个中年人，是跟踪两大汉的眼线。

两大汉是在外找水贼眼线的人，另有不少同伴。他们的活动，皆受到有心人的追踪监视。

监视，通常必须避免直接冲突。

直接冲突是犯忌的事，因此酒肆冲突之后，监视的人立即更换，两个中年人乘乱撤走，由另两人瓜代。

监视采用遥控式的手段，避免接近中枢。

因此袁家大宅左近，并没派有跟监的眼线，已经知道中枢所在，不必派人接近监视，以免暴露行藏：

袁家大宅的人是三天之后撤走的，撤至浦子口总站码头的下游，那儿

泊了两艘神秘的官船，连什么事都管的总站人员，也不敢接近走动。

跟监的人实力也相当庞大，码头附近查夜皆有人伺伏。

两个中年人也不时在附近走动，但经常变更身份，化装易容术颇为高明。每次出现皆判若两人。

这天，又到了三艘官船，五艘船泊在一起，上下的人都显得神秘鬼祟，令人难以分辨他们的身份。有些人穿得光鲜像名流仕绅，有些则像打手帮闲。

船的警戒非常严密，码头的戒备也森严，闲杂人等休想接近，更不能登船。那些担任警戒的打手，公然佩刀挂剑肆无忌惮。

在南京，公然佩刀挂剑将有大麻烦，好勇斗狠的人，只能在衣内藏着短兵刃壮胆。

两个中年人在破晓时分，进入街尾一座不起眼的住宅。住宅不起眼，却有人在暗中警戒。

厅堂中年个人喝茶，显然是值夜的人。

“两位辛苦。”为首的虬须大汉，向两位脸有倦意的中年人道劳：“一夜毫无动静，真的毫无发现？”

两位中年人默坐。先喝了一杯茶。

“没有。”中年人苦笑：“很奇怪，他们都上船住宿，竟然不再外出活动，到底在弄些什么玄虚？”

“也许真是过往的官员，咱们找错了目标。”虬须大汉说。“他们找水贼，会不会是打缉捕水贼的主意？也许咱们错怪他们了。少爷疑心太大。”

“你别小看了少爷。”中年人冷笑：“他虽然年纪轻轻，但不论是武功或江湖经验，都比我们这些老江湖强，他的判断很少发生错误，信任他，好吗？”

“孙老哥，我并没不信任他的念头呀！”

“也难怪少爷生疑。”中年人孙老哥说：“自从这些船只，出现在汉阳府之后，沿江各城市，就连续发生美丽少女神秘失踪事故，唯一可疑的是这五艘神秘官船，少爷那能不起疑？”

“他们分开走，也令人莫测高深。”虬须大汉不再提少爷的事：“这几天南京地面，并没发生美丽少女神秘失踪事故，会不会是他们发现咱们跟踪，所以暂时停止活动，让咱们松懈戒心？”

“应该不会，咱们盯梢的行动十分隐秘，迄今为止，不会打草惊蛇。唔！很可能咱们忽略了些什么？”

“孙老哥的意思……”

“我想，会不会……”

“会什么？”

“这五艘船，是故意吸引人注意的媒子，另有其他的船只负责行动，遥相呼应，以合法掩护非法。唔！真的有此可能。”

“可是这一月来，没发现任何其他船只接近，沿途也没发现船上的人，在沿江各城市非法活动呀！”虬须大汉粗眉深锁：“咱们亦步亦趋，日夕紧蹊，除了发现他们的人嚣张霸气之外，没发现他们为非作歹。”

“得向袁家大宅的人，查这些人的底。”孙老哥说出打算：“袁家是官宦世家，居然接纳他们住宿，可知他们是地位甚高的官方人员已无疑问，不难查出他们的根底来。”

水贼方面，可有消息传来？”

“猪婆龙与水蜈蚣的人，已经躲起来了，好像已经得到有人找他们的风

声，起了疑心暂时躲起来。”

虬须大汉显然是这一组人的主事，可以掌握全盘情势：“五艘船会合，活动的人手增多，而咱们的人手不足，很难掌握他们的行动。孙老哥，你们那一组人得辛苦些。”

“是有点人手不足的感觉，希望少爷能很快赶来。”

“没获得重要的消息线索，少爷是不会赶来的，而且他另有事分心。”

“什么事让少爷分心？”孙老哥信口问。

“他发现了河南来的人。”

“河南来的人？”

“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，大河中游的可怕剑客，神剑秀士鲍全一，和他的姘妇高唐神女高采英。”

“噢！这两个狗男女，不是做了某位藩王的护卫吗？”孙老哥脸色一变。

“狗屁的护卫，护卫岂是阿狗阿猫都能担任的？那是世袭军户的特权，老哥。”虬须大汉撇撇嘴：“江湖亡命即使有幸进得了王府，也只配做走狗打手而已。”

“两个狗男女，可能被王府踢出来了，居然南下来南京鬼混，能混出什么局面？江南的江湖朋友，没有人肯听他们的。少爷与他们没有过节，犯得着分心注意他们？”

“我不清楚。”虬须大汉苦笑：“似乎少爷知道他们的底细，所以留了心。上次少爷从淮安返回，心情一直不好，绝口不再提妙手灵官的事，整天落寞，心事重重，有些事让他分心也是好事。你们歇息吧！下午你们打算出动吗？”

“不出动行吗？人手不足，歇息半天已是奢求了，得好好把握，这就早些安顿。”

“长期盯梢确是烦人的事。”虬须大汉苦笑；“再拖下去，没有任何事故发生，所有的人，都会情绪低落无心工作了，真无聊。”

“你放心，不会无聊。”孙老哥喝掉杯中茶向后堂走：“我本能地感觉出，即将有事故发生了，届时谁也休想偷懒安逸，不信走着瞧。”

叶家的门摊，通常已牌左右开始营业。

店堂做为住家，叶家宁可摆门摊，不在店门开门面，税可以减三五倍，也没有设店堂的必要时。

这天叶小菱情绪低落，因为她喜欢的邻居黄自然，一早就出门办货去了。

小丫头二八芳龄，正是待嫁的花样年华，接触的人多，却没有她中意的对象。

自从黄自然搬来，成为她的邻居，生意上有往来，每接触一次，她就对黄自然多一分好感。

黄自然不在家，她真有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的感觉，大闺女春心一动，便有神魂颠倒的情绪不稳现象出现。

大闺女不能使用脂粉，她在穿着上与发式上巧装扮，以吸引黄自然的注意。

事实上黄自然每次出门看到她，都忍不住赞美她几句，每句话都会让她高兴老半天，心花怒放，整天都笑容满面。

今天，黄自然大清早就走了，她心里不高兴，看守着门摊显得无精打

采。

偏偏就有两个不识相的中年水客，缠住她唠唠叨叨没完没了，而且有意挑逗她，两双色迷迷的怪眼，尽在她刚发育还没齐全的微耸酥胸上停留。

她所穿的小翠衣短衫腰部紧缩，因此曲线有意无意地显露无遗。

一双油光大辫，垂挂在酥胸旁，更为引人注目，把酥胸衬得更为出色，更为撩人。

两个水客把两束精制的草鞋挑来选去，就是不想下定决心买哪一双。

这种精编草鞋，也称多耳麻鞋，与那些两三文钱一双的大量消耗品草鞋不一样。鞋底专用稻草芯，外加破布合搓编底，两侧的攀纽用麻线编花，美观耐用，价值可比十余双普通草鞋。

“这双的后跟有瑕疵。”那位生了一双死鱼眼的水客，向她说话却不看她的脸，目光落在她美好的胸部曲线上：“编花不匀称，不好。小姑娘，我们想订制，如何？价钱加一倍，每双算一吊钱，合理吧？”

她心里不高兴，两水客也的确令她心烦。

“不可能的。”她仍然强忍怒火；“这些草鞋，都是乡下的人拿来托售的，他们拿什么来，我这里就卖什么，我家又不制草鞋，不能接受委托。你给我一两银子一双，我也无法供应。”

“嘻嘻！你不仅值一两银子。”水客嬉皮笑脸：“而是无价之宝，真妙……”

“你说话放尊重些。”她终于冒火了，柳眉一轩：“两位客官在船上干活计，用不着穿这种草鞋，到凤阳徐州的客官才用得着，挑三拣四烦不烦呀？”

“唷！小美人凶得很呢！真够味，真妙。”另一个水客长了一只大酒糟鼻，笑得像盯着鸡笼的黄鼠狼：“好好，我们会尊重你，你……以后就知道了。呵呵呵呵……”

一阵怪笑，两人各买了一双草鞋，得意洋洋地走了，一面走一面回头瞧，像是依依不舍。

小姑娘狠盯着他们，目送两人离去，心里不住诅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近午时分，从镇城雇的车、马、轿，陆续抵达总站码头。

在众多码头附近民众的目击下，五艘官船下来了三十余名穿得华丽，十分神气的人，有一半上了车、马、轿，另一半步行相随，立即动身西行，走上了至风田的大官道，浩浩荡荡的甚有气势。

留在船上的人，立即显得懒散，警卫撤除了一半以上，有不少人吊儿郎当到镇上各处游荡，吃喝玩乐无人管束，正所谓山中无老虎，猴子当大王。

这些人穿得体面，霸气十足，一举一动皆流露出特权人物的气势，还真没有人敢招惹他们。

这等于是明白告诉镇民，以及注意他们的眼线，他们的主人已经远行，可能到凤阳去了。

朱皇帝在老家凤阳旁边，建了一座中都大城。安顿皇亲国戚勋臣宠幸。京师是京都，南京是南都。南都的旁边还建了中部。

南都与中都之间，鲜衣怒马往来的人，十之七八是皇亲国戚权贵子弟。各地的治安人员，根本不敢管这些世家权贵，宁可闭上眼睛，敬鬼神而远之。

浦子口镇的人心知肚明，这五艘船的主人不好惹。

江浦县的治安人员，包括卫城的军方密谍，似乎已经受到权势方面的人士关照过，装聋作哑不闻不问，甚至回避这些、到处乱逛的随从仆役。

幸好这些人还相当自我节制，一整天没闹出大事故，因此镇民对他们减去不少戒心，不再对他们怀有敌意。

行为比这些人恶劣百倍的权贵，在浦子口镇经常出现，比较起来，这些人反而显得可爱些，神气招摇而不生事，委实难能可贵呢！

渡江往来的旅客成千上万，浦子口镇午后特别显得忙碌，因为从凤阳徐州一带陆路来的旅客，陆续到达在这里过江。

因此镇民们对总站码头五艘船的注意力，随时光的飞逝而不再感到可疑了。

黄自然是午后从南京乘渡船返镇的，恰好看到五艘船的主人，率车马斩动身。

他在镇门留心察看这些人的举动、看不出可疑的征候，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个人，几个佩了刀剑的随从也不出色。

主人乘坐四人青轿，看不见面貌身材。

这些人与袁家别墅里的人，根本沾不上边。主人是权势人士已无疑问，前往凤阳或中都也无可置疑。

而在袁家别墅内潜藏的人，却是要与水贼勾结的一群爪牙，气势与官船主人的随从豪奴完全不一样，怎么看也不可能把他们牵扯在一起。

疑心一解，他不再留意其他的征候，反正与他无关，他犯不着多管闲事。

反正在酒肆闹事的风波已经停息，别墅里的人也走掉了，双方闹事打架的当事人，可能早已离开南京了。

叶小菱看到他返家，一上午的不愉快烟消云散。

她当然不会把受到两个大汉调戏的事说出，这种事本来就平常得很，大姑娘抛头露面照料门摊，接一些缝穷活计，那能像大户人家的闺女，躲在内堂深院不与外人接触？

“唷！大包小包的，不是办货吧？”叶小菱迎着 he 嫣然微笑：“好像没喝酒，好现象。我替你开门。”

小姑娘大方地解他腰间的锁匙，替他启门锁。

在旁人眼中，这种举动相当亲昵。

两个水夫低头急走，瞥了他俩一眼。

街上行人来来往往，谁也没留意旁人的事。

一名魁梧的中年人，与一位脸色不健康的小伙子，跟在两个水夫的后面，像两个逛街的人。

小伙子突然看清黄自然的面貌，黑白分明的大眼张得大大地，脚下一踉跄。显然吃了一惊。

“少爷，怎么啦？”魁梧中年人伸手急扶，却又急急缩手：“别停下，那两个家伙好像要进巷子，可别跟丢了，赶两步。”

小伙子有点魂不守舍，用眼角留意黄自然的举动。

黄自然没留意有人注意他，那能经常留意街上往来的行人？

“谢啦！”他为小姑娘替他开锁启门而道谢，将又挟又提的大包小包堆放在臂弯中，将一只大纸袋塞入小姑娘手中：“进城走了一趟，知道你和你娘，喜欢美珍齐蜜饯，带了几盒给你们解解馋。哦！有人找我吗？”

小姑娘高兴得跃起来，挽住他的手膀冲入堂屋。

这瞬间，黄自然的目光，接触到满脸病容小伙子，从不远处投送过来

的怪异目光，猛然一怔。

这个有病容的小伙子，怎么可能有如许明亮的大眼睛？一个有病的人，第一个征候就是两眼无神。

如果病得差不多了，突然两眼有神，那可就大大的不妙，很可能进入回光返照期啦！

而且，这一瞥之下，平空生出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但不由他多思索，小姑娘已连挽带推并肩进入堂屋。

再扭头回顾，小伙子已经不见了。

沿江边的小径向南行，可以到达十里左右的新江渡口。中间贯穿几座小村落，有几处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私渡站，是牛鬼蛇神渡江往来的处所。也是不肖的治安人员，敲诈勒索的地方。

几乎可以肯定，搭乘私渡的人，十之八九是不正当本份的有案歹徒。江湖朋友众所周知的交通站，按行规付钱又保安全。

中年人与小伙子跟踪盯梢的技巧相当高明，远远地分开逐段跟进，直至两个水夫消失在一座三家村，然后在两三里的范围内，侦查可疑的事物，一个时辰后，满意地返回浦于口镇。

三家村距江滨不足一里，小径是沿江滨通向五里外的新江渡口。

渡口是至江浦县城的大道，往来的旅客并不多，江滨小径往来走动的人，大多数是附近村落的乡民。

三家村有水夫逗留，并不会引人注意，江滨不时有船只停泊，乡民见怪不怪。

两人返回镇中，和中年人分开走的。

小伙子在小街前逗留了半个时辰，技巧地向几个顽童打听有关黄自然的一切。

一听是黄自然，小伙子又兴奋又困惑。

玄武门毁灭，江湖震动，都在留心查这位保定府一等一级捕快的根底。谁也不会留意一个小商人，只在年轻的江湖新秀名家中寻踪觅迹。

黄姓是天下大姓之一，天知道各地有多少个叫黄自然的人？

捕快的身份既然是假的，姓名恐怕也靠不住。

只有少数人知道。远在川陕交界处的汉中府倚云栈，第一淫僧四好如来，也是死在一个叫黄自然的人手中的。

小伙子在叶小菱的门摊前走了几次，对叶小菱的观察一次比一次深刻。

黄自然的住宅大门，一直是闭上的，始终不见外出，小伙子颇感失望。

跟监守候，是十分枯燥烦人的事，尤其是目标很少出现，跟监的人必须有最强韧的耐性。

小伙子不能长期守候，最后失望地离去。

他却不知，黄自然极有耐性地，藏身在阁楼上，利用窗缝留意附近的动静，他往来走了几次，黄自然都一清二楚，特别留意他的一举一动。

江滨的那座三家村位置相当隐密，很少有人往来，平时本来就不引人注意，夜间更像处身在绝地里，与隔江相望灯火辉煌的南京城相较，简直一是天堂一是地狱。

但这几天，三家村一反往例，不再日入而息，而是日入活动更为频繁，

晚间也有灯火了。

两艘单桅小快舟，也泊在江边的芦苇丛中。

这条江滨小径，天黑后不久就罕见人迹了，距浦子口镇与新江口两码头里程概略相等，夜间不可能有乡民走动，偶或可看到一些偷渡客在左右出没而已。

天黑后不久，两艘小快舟上来了八个人，直奔里外的三家村，与村中的十余名大汉会合。

立即分途出发，一半前往浦子口镇，一半则赶往十余里外的江浦县城，全是穿了夜行衣不做好事的装扮，脚程轻灵快速，像一群可怕的幽灵。

三更将尽，三个黑影潜伏在邻室的屋顶。

小街的房屋，大半做为小商店的店面，这种街上的小店区，房屋都是毗邻连进式的，关上了前门和后门，便无进出的门路了。

如果有两或三进，那表示有处叫天井的小院子，就有了出入的通道，会飞檐走壁的人，可从屋顶接近，跳入天井不需从门户往来，里面的堂门厢门容易对付。

叶小菱这一家住了两户人，可知中间必定有天井小院子。

后进住了姓杨的一家，小院子是两家人活动的地方，晚上在一起话家常，相处融洽。

场家大嫂也兼替叶小菱母女修补接来缝补的衣裤，赚几文私房钱补贴家用。

总之，这种贫穷小户人家，既不可能与强梁结仇怨，也不可能为非作歹去偷去抢，活得苦但也平安快乐，不会一天到晚担心灾祸上门。

偏偏就有灾祸上门，贫穷小户仍可能发生意外的灾祸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俗语说：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；意思是警告那些乐而忘忧，不知人世险恶的人，不可大意，要提防意外的灾祸。

但说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困难，人哪能日日防饥，夜夜防盗？活得未免太辛苦了。

三个黑影毫无顾忌地往下跳。小院子里，叶杨两家人大小八口，全在院子里歇凉，小桌子摆了些茶点果品；唯一的烛台发出朦胧的幽光。

人往下跳，带起的风一刮，烛火摇摇，老少八人看到蒙面人跳落，胆都快被吓破了。

钢刀刚出鞘，扑向叶小菱的人大手伸出了。

“灭口！”这人低喝，一把挟住了吓呆了的叶小菱。

另两名蒙面人的刀还来不及挥出，啪啪两声巨响，瓦片奇准地在两人的头顶上开花，向下一栽，手脚略一抽动便失去知觉。

挟住叶小菱的人刚一刀向叶大嫂砍去，刀却在半途被一只大手牢牢地扣住了刀身。

“你干什么呀？”扣住刀的人问：“掳人杀人，我要知道你们结了些什么不共戴天之仇。”

这人夺刀两次，刀像被大铁钳钳死了，知道碰上了可怕的高手，火速丢掉刀，推开叶小菱，双手齐出，上抓五官下掏阴裆，十个指头可能真有抓石成杨的威力，是练了鹰爪功的名家。

糟了，刀光一闪，再闪，这人的双手齐腕而折，刀砍在手腕上如切豆腐。

“哎……”这人厉叫，脚下大乱。

“哎……呀……”叶小菱被这人踩了一脚，终于神魂入窍，痛得出声尖叫，完全清醒了。

这人失去双掌，仍想纵身登屋逃走，刚起势，便被一掌劈中耳门砰然摔倒。

“不要做声。”现身救助的人是黄自然，他一直就躲在阁楼上，居高临下监视着左邻右舍。

白天他对小伙子生疑，也发现另有不寻常的人来去，因此暗中留意，他已嗅出不寻常的危机。

也许这些人是冲他而来的。

他这种人，才需要时时刻刻提防意外。

“黄爷……”叶小菱像是溺水的人，抓住了救命的漂木，抱住了他虚脱地叫。

“你们赶快歇息，我来善后。”他拍拍小丫头的背心：“不要怕，危险过去了。记住，今晚不会发生任何事，谁要是害怕，透露丝毫口风，将大祸临头，快走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尤其要小心。”他将小姑娘推向前进房舍：“他们像是为你而来的。”

地下摆了三具死尸，至少表面看来像是死了，老少八个人，那曾见过这种阵仗？早已魂不附体，如受催眠地踉跄而走。

处理尸体毫无困难，他挟走两个人轻而易举。

尸体往江边的急流一去，过几天就可能漂入大海了，春汛期间浊浪滔滔，尸体不会沉下。

留下一个活口，他必须了解经过。

将人挟入房中，挑亮了灯火，拉掉那人的蒙面巾，看清是一个相貌狰狞的中年人。

没错，这个人曾经两次出现在对街的屋檐下。

“不是偶发事件，这些人曾经多次探道。”他心中了然，确是冲叶家的人而来的。

一盆凉水加上几记不轻不重的耳光，这人终于完全清醒了，头部被瓦片击中，并没受到严重的伤害。

“噢！你……”这人看清了处境，大为吃惊：“你是叶家的左邻。你……”

“他娘的！大概你把左邻右舍的人全摸清了。”他更为恍然，对方探道摸底的工作做得相当确实；“叶家无财无势，一家子苦得像牛马，工作所得所赚，仅够糊口而已，怎么可能劳动你们这些武功惊人的高手，来杀他们全家？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并不想杀人。”这人坐起活动手脚，发觉手脚活动不怎么灵活，知道曾经受到行家的禁制：“谁叫他们不早些安歇？不留活口理所当然。如果能神不知鬼不觉将人带走，我们是不必杀人的，以免善后费事，处理全家失踪也不易安排妥当。”

“你们几乎成功了。我知道你们侦查了好些日子，你还没说出理由。”

“理由非常简单，我们要带走姓叶的小姑娘。”

“劫色？劫色犯得着灭门灭口？你们这些混蛋！天地不容，我要你上法场……”

“别说笑话了，阁下，没有人能促使我上法场。”这人傲然地说。

这些人并没真的杀了人，也掳人失败，没有苦主，怎么可能落案上法场？

“狗东西！你像是大有来头。”

“不错，大有来头。你阁下千万不要多管闲事，以免日后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“唔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害怕了，你又是哪座庙的神佛？”

“你真的应该害怕。”这人以为他真的害怕，因为他故意打哆嗦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们是某一位王爷的护卫，到南京办事。连南京的锦衣卫南镇抚司的官兵，也对我们毕恭毕敬。任何地方的官府，也不敢在我们面前大声说话，害怕了吧？”

“某一位王爷的护卫？”他吃了一惊，真是见了鬼啦！这怎么可能？

只有朱家皇朝的子孙才能封王，封王的必定是朱家的龙子龙孙。难怪这人刚才说，没有人能促使这家伙上法场，不是吹牛。

“对，王爷的护卫。”

“去你娘的混蛋！王爷的护卫，就敢在南京杀人掳人？可能吗？”

“我们南来，主要是按求健康、美丽、出色出众的十二至十六岁年轻少女。如无绝对必要，以秘密劫走为主，不想杀人以免引起注意。你一个平民，怎敢管这种闲事？我的两个同伴呢？”

“你自顾不暇，哪有心情关心同伴的死活？你这混蛋满口胡言。你们既然是王府的护卫，要多少女人都可以买得到，怎会扮强盗掳劫？”

“真正年轻貌美，干净健康的小姑娘，花再多的金银也不易买到，所以要各地物色下手掳劫呀！我们奉上命所差，出了事也有上级担待，放了我，我们不会追究你的罪过，不然……”

“放了你后患无穷……”

“我保证不追究。”这人听出危机，抢着表白：“而且，保证不再掳劫叶小姑娘，她不算绝色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什么？”

“早些天我们的眼线发现她时，看到她与邻居有说有笑亲热得很，因此怀疑她不是处子；我们要的是处子，破了身的人毫无用处。”

“你们要处子？真是岂有此理。”

“处子的天葵才能炼药，你不懂。”这人冷冷一笑：“其实我也不怎么懂，那玩意咱们男人谁敢碰？碰了会走毒运，我们只知奉命行事。如果掳回去的小女人不是处子，我们得不到重赏，但可以留给大家享用，带回去也可以赏些银子。废话少说，我那两位同伴呢？”

“你们这些天杀的混蛋！那个杂种王爷更该死。说！是哪一位王爷？”

这人脸色大变，总算知道不妙了，对方一点也不害怕王爷，反而破口咒骂，两个同伴不在，那会有好事？

“你不怕杀头抄家？”这人厉声问。

“你们这种狗都不吃的混蛋，绝对不可能杀我的头抄我的家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招！你的主子是谁？”

“去你娘的……”这人用尽剩余的精力，一脚挑向他的下裆，起脚不灵活，力道也少得可怜。

黄自然哼了一声，一掌劈在这人的近面骨上。

这人在倒下的同时，将从袖套内滑出的一颗丹丸，惶乱中塞入大嘴里，倒下时发出一声惨叫，接着躺在地上哈哈狂笑。

黄自然一怔，俯身伸手急抓。

“哈哈……嘎……呃……”这人在他劈胸抓起时，狂笑声完全走了样，呼吸也走了样。

黄自然一愣，顿然放手。

“倒是一条汉子。”他摇头苦笑。

这人开始猛烈抽搐，片刻才全身一松，口中流出怪味薰人的唾涎，双目瞪得大大地，口中有气出而无气入，脸色更为狰狞可怖。

是服毒自杀的，黄自然居然没看清，这人是如何能有毒药服用的，也没料到这人会服毒。

通都大邑市面繁荣的城镇，往来的旅客众多，每天都有各种不同的大小事故发生，这本来是正常的事。

不论何种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故，当事人通常多少有些牵连，幸与不幸，只有老天爷知道。

叶小菱小姑娘出了事故，本来她没有牵连。

但老天爷虽然安排她生长在市区的穷苦人家，却给予她年轻、美貌、健康、活泼等等条件，这些条件便成了她陷入牵连的事故旋涡里。

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；所以说她完全没有牵连，并不完全正确。也许，该说她命该受此磨难。

有些不幸的事故，当事人的确毫无牵连。只是时运不佳走了霉运。遭了无妄之灾，意外碰上灾祸、怨天尤人也无补于事。

一连串的事故，颇令黄自然困惑。

他知道自己的身份、地位、处境；那是他这种人必须接受的命运：无时无刻都必须对一切事物保持警觉。

酒肆闹事、袁家大宅的秘密、那些人打算与水贼勾结的阴谋、可疑的五艘官船、可疑的有病小伙子、藩王护卫劫色杀人……

结果，这些事故似乎皆与他无关。他哪能扮万能的、主宰人间善恶的神，管所有的人间闲事？他没有改造乾坤的神通。现在，他必须干预叶小菱小姑娘的事。小姑娘是他的好邻居。

凭这点理由，似乎不足以让他出头管事，而是这些护卫们的所做所为天地不容，而且发生在他身侧，他由目击者变成参与者。

其他的事故可以丢开不予置理，那不关他的事，没有继续留意的必要。那些人所进行的阴谋与他无关。

叶小姑娘的事，他得小心留意。

上次他在莒州，以保定府一等一级巡捕的身份，向莒州的治安人员明白地表示，除了皇朝的龙子龙孙之外，任何人犯法他皆有权干预。

现在，他将面对他无权管的龙子龙孙。

他的所谓“无权管”，是针对捕快身份而言。

非但捕快无权管龙子龙孙，连所有的大官小官也管不了龙子龙孙，自古以来的俗语说：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；那根本就是自我陶醉的神话梦想，不存在于世俗人间。

现在，他不是捕快，再也没有“无权管”的问题存在了，只有他管的意愿有多强烈而已。

毙了最后一个人，便表示他有强烈管的意愿了。

天一亮，叶小菱便来找他，门一开，小姑娘便投入他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他，浑身在颤抖，泪水濡湿了他的胸襟。

小民百姓听天由命过日子，一旦碰上可怕的不测灾变，惊恐的神情可想而知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未来。

“今天不摆门摊……”叶小菱呜咽着说。

“不，今天不但要摆门摊，而且要与平时一样，快快活活做生意，不露任何不安的形迹。”他扶小姑娘在方桌旁落坐叮吁：“不要把昨晚的事放在心上，昨晚并没发生任何事。只要你记住有我在一旁照料，你一定可以稳定心情，天掉下来有我去顶，你就可以放宽心应付了。”

“那些人……”

“是一些丧尽天良，专门抢女人的歹徒。你不需要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反正他们不能再伤害你了。回去告诉你爹娘和杨家。安心照常工作，忘了昨晚所发生的事，有人打听，一问三不知。”

“我想，你是神仙……”

“废话，神仙是不会管凡间俗事时，因为神仙都懒得很，有时候睡懒觉，一睡两千年才醒来。所以，我们这些凡人必须自求多福。”

“我认为你是神仙，你一定就是神仙，神仙才能未卜先知，知道我家有难前往搭救。”

“昨晚我在阁楼上歇凉，天太热睡不着，看到你家屋顶有人出现，知道不妙，所以去看究竟。你知道得愈少愈好。不要多问。这样好了，我到你家走一趟，交代一些应该注意的事，也可以让你爹娘安心。”

事故已经发生，不能逃避，逃避便表示心虚，对方会穷根究底追查。

他心中有效，已定下应付的策略。

一早，果然有几个可疑的人，在附近走动，特别留意叶家的动静。

叶小菱母女获得黄自然的鼓励和支持，就心中大定，照料生意表现极为正常，十分难得。

全镇沸沸扬扬，传出水贼昨晚在镇上掳人的消息，共有三位十四五岁的漂亮闺女失踪了。

其中一位闺女。是本镇的名人徐秀才的千金。

徐秀才家道并不富裕，在镇北的社学任夫子，颇孚人望，是地方上引以为荣的人物。

秀才家丢失了闺女，江浦县的巡捕们最为心焦，县太爷会在他们的屁股蛋上出气，一追三比勒令他们缉凶。

捕房的人倒了霉，忙得晕头转向。

因为当晚江浦县城内，也丢失了三位闺女，贼人穿房入舍通行无阻，并没惊动其他宅内的人。

浦子口镇的一家人，有两个人被杀。

反而是浦子口镇查出一些线索，找到一个目击者。

是一个醉鬼，夜间在街边醉卧，看到有人上屋飞檐走壁，认出其中一个登屋贼，是江上水贼的一个小头目，是水贼首领水蜈蚣的得力弟兄，叫飞鱼姜七。

水贼竟然在镇上和县城作案，几乎很难令人相信。

盗亦有道，不能吃过界，那是犯忌的事。

水上好汉只能在水上打劫，规矩相当严，水上陆上各有势力范围，江湖规矩必须遵守，井水不犯河水。

浦子口镇在江边，水贼偶或上岸作案，情有可原。

江浦城距江十余里，至县城作案就不可原谅了。

所以不但治安人员向水贼施压，陆上好汉也正式向水上朋友兴师问罪，或者要求分一杯羹。

黄自然并没感到意外，水贼显然被收买了。

下半夜，毫无动静，对方丢失了三个人，居然沉得住气，不急于派人追查究竟，顾令他感到困惑不安，弄不清对方下一步有何打算。

他只有一个人，只能有耐心地等候对方主动发展。

18

人多的好处是可以分头力、事，消息来源众多，研判情势准确度高，可以因应情势变化，而采取有利的行动，更可以显示强大的实力。

黄自然孤军奋战，所以完全失去主动性，只能等候对方前来发动，挨打的局面难以改变。

小伙子的人手足，已经发现三家村，是那些可疑人物的活动秘窟，因此布下了监视网，留意这些人的活动出入。事实上已封锁了三家村。

但外出活动的人甚多，而且分头进行，监视的人便无法分头跟踪。夜间也跟踪困难，只能派一些人跟踪一两路人马。其余的人等候在秘窟附近静候结果。

在没发现对方不法活动之前，当然不能对这些人采取任何行动。

即使是官府人员，防止犯罪行为发生，也不能在无凭无据之下，干涉嫌疑犯的活动。

至少这几天之内，浦子口镇并没发生任何罪案。这些人的行动可疑，并不代表他们是罪犯。

预防罪案发生并不容易，只有采取发现罪行再出面善后了。

监视的人定下心，在三家村等候情势的变化，等外出的人返回，等跟踪的人传回讯息。

三家村的人派出之后，灯火全无，寂静如死。

四更初正之间，终于有了动静。

三个返回的人飞步急走，中间那人背了重物，依然健步如飞。沿小径奔入村口。

后面百十步，三个人影也放腿飞奔，接近三家村，发出两声呼哨信号。

距村口百十步的路旁、闪出四个人影，其中有小伙子在内，劈面拦住了。

“朋友，留步。”其中一名中年人沉喝，手一动长剑出鞘。

拦路的意图极为明显，强留的气势也十分强烈。

飞奔的三个人一怔，脚下一慢，其中一人立即发出一声长啸，通知三家村内的同伴示警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为首的人也迅速拔刀，也厉声反问。

三人都穿了夜行衣，但蒙面巾已经取下，黑夜中难辨面目，但慑人的强烈气势相当浑雄。

背上背了人的人，也拔剑在手，跃然欲动。

后面，追来的三个人渐近。

“等你们的人。”中年人的慑人气势更为强烈：“那位仁兄的背上，好像背负的是一个人。”

“是又怎样？”

“咱们丢失了一位同伴。”中年人制造干预的藉口：“咱们要看看，求证是不是丢失的同伴。老兄。咱们都是在道上闯荡混口食，在刀剑上玩命的豪客，办事的方法手段，彼此心知肚明，用不着饶舌讲理由，你们也不是来讲理由的，在这里出现绝非巧合。亮万吧！看你们是否有干预咱们行事的份量。”

“你老兄快人快语。反而显得在下小方了。”中年人剑垂身侧。逼近了两步：“在下姓海，海扬波，在江湖小有名气，雷霆剑海扬波的名号。你老兄多少有些印象吧？相信你老兄的名号，并不比在下低，请教。”

三人一怔，气氛一紧。

“四海狂鹰手下的四大雷霆大使者，名列首位的雷霆剑海扬波，是你？幸会幸会。”这人的口气虽则仍然强硬，但可以听出怯意：“在下还真不配在阁下面前亮名号呢！”

“好说好说。在下毫无托大的意思。尚义门关闭山门整整十年，尚义门已不存在。

往昔的雷霆四大使者的虚名，也消失了十整年。我雷霆剑浪得虚名，仍在江湖混世，偶或管些小是小非，不成气候。大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，你一老兄年轻，正是取代我这种人的江湖新秀，希望你老兄做的事光明正大，江湖道义靠你这种人发扬。其一、请亮名号；其二、在下要查你们所背负的人。我在听。”

追的三个人到了，堵在三个夜行人后面。

“无此必要。”那人沉声说：“其一、在下不想藉名号招摇；其二，咱们的事你不配管，不能管。不敢管。你们走吧！以免惹火烧身。”

口气突然转强，而且霸气十足。

原来村中赶来接应的人赶到了，共来了七个人。

“既然在下已经出面管了，就不在乎什么不配不能不敢。”雷霆剑瞥了出现在一旁，虎视眈眈的七个人一眼，打出准备应付意外的手式：“你老兄既然不屑在咱们面前亮名号，表示不在乎咱们这些小人物，咱们也不甘菲薄，按咱们的规矩办事了。你老兄必须露两手打发咱们走，来！咱们玩玩，海某恭候。”

七个人中，袅袅娜娜踱出一位女郎，黑夜中看不清面貌，但从所穿的衫裙估计，年纪不会大，曲线玲珑，而且走动间幽香扑鼻，想来年龄也不会

太小，只有结了婚的青春少妇，才敢使用胭脂香粉一类化妆品。

闺中少女有一条薰了香的手帕，已经是最高的享受了。

“你一个过了气的成名人物，尸居余气还神气什么呀？”女郎悦耳的嗓音，在夜空中更具吸引力：“我在江湖也小有名气，陪你玩玩正好旗鼓相当。”

话说得大胆，可知定是一个百无禁忌的女人。

雷霆剑一怔，有点不说。

小伙子大踏步超越，大模大样地拔剑出鞘。

“你一点也不像一个女人。”小伙子生硬的嗓音与女郎相反，一点也不悦耳：“你只配和我这种少年人玩。你既然小有名气，我怎么没听说过你这号人物？”

“唷！你这么一点点大，就想和我玩？”女郎娇笑：“那就来吧！我喜欢。”

欢字未落，已人一闪即至，纤手前伸，抓人的手法像是要将人抱入怀中。

小伙子大喝一声，人往地下躺，双脚连扫带勾，攻女郎的双脚，从下盘切入的技巧极为高明，也相当怪异，是仰躺穿出，而非伏地钩扫，不但可以轻易地钩拨对方的双脚，也可能攻击下裆。

如果挺身而起，手中剑也可连续攻击下盘。

女郎用手进攻，他用脚回敬，半斤八两，旗鼓相当。

女郎反应超人，飞跃而起避过双脚，半空中长剑出鞘，前空翻曼妙地飘落，立即易位发剑，大旋身招出回龙引凤，反应之快无与伦比。

小伙子刚挺身跃起，在对方的剑尖前重新下挫，剑化不可能为可能，硬从偏锋切入，反击女郎的右肋肋，彻骨的剑气涌发如潮。

女郎一招走空便知不妙，但没料到对方的反击如此快速猛烈，吃惊中身形暴退，间不容发地脱出小伙子的剑尖，远出两丈仍感到剑气彻体生寒，惊出一身冷汗。

小伙子也心中暗惊，这一记险招势在必得，至少也可让对方受伤挂彩，居然功败垂成，又碰上敌手了，必须全力以赴争取胜机。

一声冷叱，小伙子豪勇地扑上立攻，剑气迸发风雷乍起，喷出满天雷电。

女郎大感震惊，运剑尽量缩小威力圈，全神贯注接招封架。缩小受攻击的面积。运剑的防护网也就绵密了许多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。

其实，在小伙子爆发性的猛烈攻击下。的确难于防守，更难抓住反击的机会。

黑夜中全凭神意拼搏，委实找不出空隙反击。

铮铮铮一阵铿锵的金铁交鸣爆发，入耳惊心。

女郎快速地后退、后退，争取脱离危险威力圈的机会，脚下有点乱，在小伙子猛烈的压迫下，险象横生岌岌可危。

“赶快歼灭他们，以免误事。”有人用沉雷的嗓音大喝，可能是主事的人看出女郎有险。

“孽障纳命！”另一人大喝冲出，剑掌齐挥，一闪便出现在小伙子的右侧不远处。

其他的人，不约而同一拥而上。

雷霆剑也一声长啸，挥剑直上。

可是，响起一声怪异的厉喝，蓦地风生八步，谈谈的烟雾涌腾。
“小心妖术！”朦胧剑见多识广，情急大叫：“屏住呼吸结阵……”
来不及结阵了，对方有十人之多，一冲之下，哪能临时结阵？
风吼雷鸣，雾气腾涌，各种异光闪烁，怪异的声浪令人心胆俱寒。
怪味刺鼻，身在混沌中，身侧是谁已无法分辨，头晕目眩的感觉如浪涛般袭来。

混沌中，传来小伙子的一声惊叫：“海叔去找……他……”

叫声消失，雷霆剑向前一栽。

一咬牙，他强提剩余的精力，猛然奋身急该，居然滚了三匝，猛然飞窜而出，连方向也无法看清了，眼前一片朦胧。

一声水响，他知道自己跌落在小溪中，冷水一浸，已陷入半昏迷的神智倏然一清。

春日水涨，小溪流水势湍急。

他屏住呼吸向下潜，顺水顺流强提精力潜泳。尽快远走高飞。

小伙子要他去找某个人，他必须遵命脱身去找，

辰牌末，街上沸沸扬扬，小街摆门摊的人，三个一群五个一堆，交换各种消息，街头巷尾皆可以看到，聚在一起议论纷纷的人群。

小镇消息传得很快，丢了大闺女的人家，一早就向巡检衙门报案，片刻便传遍全镇了。

尤其是一家姓葛的人，不但丢了闺女，更有一男一女两亲属，被杀死在邻房里。

大闺女丢了，或许会引人起疑，免不了有人胡思乱想，认为是大闺女可能情奔。一旦附带出了人命，就不可能是情奔了。

叶家与杨家两门老少心中有数，显然昨晚有好几家人遭殃，而他们两家，却是最幸运的人。与贵人做了邻居，得脱大灾大难。

全镇风声鹤唳，谣言满天飞。

黄自然一早便出门打听消息，白天叶家是安全的。

叶小菱母女心中不安、暗中留意附近陌生人走动有否可疑，果然发现几个可疑的人走动。

近午时分，黄自然回来了，在小姑娘的门摊旁，与小姑娘有说有笑，以稳定小姑娘母女的情绪。

“黄爷，我听到许多不幸的消息。”小姑娘心中焦急，急于把所听到的消息告诉他。

“你不必说，我都知道。”他用平静的口吻说：“昨晚时机成熟，贼人大举出动。

这些恶贼策划已久，行动有周详的计划，要一次便把掳人的事办妥，不论成功与否，事后便不会再出动了。他们成功了，并不计较这里的失败。放心啦！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我担心……”

“不必担心，更不要把惊恐放在脸上，放宽心情做生意，不要害怕，一切有我，知道吗？”他拍拍小姑娘的肩膀，沉着稳定的微笑令小姑娘心安。

“好的。到我家午膳好不好？”小姑娘愁容尽消，邀请他到家里进膳。

“不，一切要与平时一样。”他婉拒；“膳毕要好好睡一觉，昨晚没睡好。”

他回到自己的门口，启锁进入，顺手掩住大门。

“喂！你们要干什么？”门外传出小姑娘的叫声。

心中一动，他倏然拉开大门。难道说，贼人胆敢大白天前来生事？

门外站着四个人，一位中年豪客，一位清秀的小侍女，一位魁梧的大汉，和一位慈眉善目的中年大嫂，正和小姑娘大眼瞪小眼。

“是黄老弟吗？”中年豪客脸色沉重，抱拳问讯：“冒昧求见，请恕鲁莽。”

他楞了一下，挥手示意请小姑娘宽心。

“请进。”他大方地伸手肃客；“蜗居简陋，单身客居，无法依礼待客。恕罪恕罪。”

堂屋设备简陋。幸好桌上还有一壶冷茶。

一个家没有女主人，真没有东西可以待客。

替四位不速之客各斟上一杯茶，分宾主落坐。

“在下黄自然。恕在丫眼生，似乎与诸位从未谋面。”他少不了客套一番：“诸位的气概风标。不像是商场中人，素昧平生，不知有何指教？”

他心中有数，这四位男女来路可疑，如果是贼人派来盘道的，胆气可嘉。

街坊都知道他姓黄，对方知道并不足奇。

“老弟身怀绝技。厕身市井似乎甘之如饴，委实令人肃然起敬，也不敢苟同。”中年豪客打量堂屋的布置，说的话有感慨。

“有什么话。请坦诚相告好吗？”他剑眉深锁。暗中提高戒心：“每个身怀绝技的人，皆汲汲于名利，这世间实在并不可爱，是吗？我不明白什么叫绝技，也不想靠绝技混口食，人各有志，兄台不必话中带刺。”

“在下姓海，名腾，草字扬波。”中年豪客通名，炯炯虎目紧吸住他的眼神：“在下是来求助的，情势殆危，不得已而来求助，恳请老弟台鼎力援手。”

“求助？”他一怔：“兄台是不是跑错了地方？黄某是一个资本有限的四方贾，能提供兄台什么援助？或许，兄台认错人了。”

“四方贾？”海扬波狠盯着他。

“是呀！这是官方核定的身份行业，没有行业的人，会被流放的。在民间，我们被称为小行商，公平义取四方财，受到普遍性的尊重，是正正当当的小商人。兄台所要求的援助，如果是财务性的，小额钱财黄某不会吝惜，数额超过限度，恐怕黄某力所不逮……”灵秀的小侍女，阻止海扬波插嘴，因为海扬波要爆发了，心中焦躁的人不宜低声下气求助：“黄爷扮猪吃老虎，再求他，他会让你得胃气痛，四方贾如果不精明，不亏老本才怪。”

黄自然盯着小侍女暗笑，这小丫头充大人，一脸顽皮相，还真令人觉得可爱。

他心中有数，来的不是敌人。

相貌威猛的海扬波外表唬人，脸上所流露的焦灼惶急的表情，已明白表示不是来生事的，那是受到重大挫折者的焦虑反应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人知道他黄自然一些底细。

“唷！你这小丫头没大没小的，你做得了主吗？”他笑问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所谓侍女奴婢，外表的明显特征，是所梳的发式。

那时，身份地位规定极为严格，奴隶制度根深蒂固。尤其是大明皇朝，不断制造新的奴隶贱民，永世不得翻身，甚至有些人根本不许赎身脱离奴籍。

所有的婢女。发式只有一种：双丫髻。

梳一根或两根大辫子，那不是发式。只是把头发整理管顺以求方便而已，梳起来髻髻才称为发式。

小侍女的地位低，怎么又能有说话的份量？而且称海扬波为叔，称呼上也不对，与身份不合，所以黄自然已猜出小丫头的身份不简单。

“有志不在年高；你不要小看我。”小侍女神气地装出大人样：“你不会害怕和我打交道吧？你会吗？”

“和我打交道的人，仅限于生意上的来往。”黄自然微笑，觉得和这种灵巧的小女孩打交道很有趣：“而且必须有利可图。千做万做，赔本的生意不做，所以生意人被称之为奸商，不精明哪能做奸商？”

“那么，与隔邻那位叫小菱的大姑娘打交道，也是生意上的往来，有利可图吗？”

黄自然眼神一变，变得阴森狞猛。

海扬波一惊，被他眼神中所涌发的狞猛杀机吓了一跳，暗中凝聚真气，随时准备应变。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小丫头也吃惊非小，赶忙解释：“家姐早几天发现你，深感困惑满腹疑云，曾经对你居住的生活环境，暗中作了一番概略的调查，愈查愈百思莫解，但她不敢惊动你，她知道你对她不友好。”

黄自然一愣，想起那位小伙子，满脸病容，却有一双明亮的大眼，而且似曾相识。

“你姐姐？”他眼中的狞猛神情消失了。

“我叫江小兰。”小丫头心中略宽：“不要说你不认识我姐姐江小蕙吧？”

“江小蕙？”他双眉深锁思索，摇头：“真的记不起江小蕙是谁，我该认识吗？”

他与江小蕙在小雷音禅寺第一次见面，以后又在东河村碰头，双方虽多次接触，他一直就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，江小蕙也没抓住通名的机会。

他对江小蕙的印象一直就不佳，虽则在小雷音禅寺第一次见面，所留下的印象十分强烈。

江小蕙知道他他不友好，所以发现他却不敢惊动他。

“你救过她，也曾经伤害她。”江小兰说。

“胡说八道。”

“她曾经以为你是游侠妙手灵官，以为……”

似曾相识的感觉终于有了答案，他知道小丫头所说的江小蕙是谁了。

“哦！是她……”他的脸色沉下来了。

他最后与妙手灵官分手时，江小蕙就在妙手灵官身边。

“她一直就尊敬你，也很怕你。”

“哼！她……”

“她也曾经恨过你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些什么。”他兴趣索然，决定不再理会；“小丫头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不知道我认识的人中，有一个叫江小蕙的人。”

“家姐已经知道你对她不友好的原因，你并没给她有解释的机会。她一直心里不好受。那次她到倚云栈小雷音禅寺，目的是要捉淫僧四好如来，替亲友报仇的，所用的手段与态度错误，引起你的敌视。”

大概姐妹俩无话不谈，所以江小兰清楚乃姐的事。

黄自然有点恍然，也许他真的误会了江小蕙。

但他的心情，并不因此而释怀。他想列那把月华剑，想到剑的老主人魔女廖珠或阴神廖五姑。

他对魔女廖珠颇有反感，虽则他从来就没见过魔女廖珠其人。他对魔女的印象，皆来自江湖传闻。

“无所谓敌视啦！”他用懒散态度应付：“生意人和气生财，树敌结怨有如自断财路。喂！小丫头，你们到底有什么事要说？谈生意？”

“我们上江跟踪一些人东下，沿途那些人所经处。便会发生当地美丽少女失踪的事故，可是一直就找不出他们涉案的踪迹。”小丫头不睬他的冷淡讽刺，直接道出来意：“昨晚，这里果然又发生三位少女失踪的事故。我们已暗中侦查多日，毫无线索，似乎与那些人无关，意外地发现另一批人做案。没想到做案的人中，隐有可怕的高手，其中更有会妖术的人。咱们知己不知彼，贸然干预栽得好惨。”

“知己不知彼，栽得惨并非意外呀！以我们四方贾来说，不知道该地的行情，运去无人需用商品，大蚀老本是意料中事。”

“家姐不幸昨晚失陷在那些人手中了。”小丫头灵秀的明眸中有泪光：“我们也有会法术的朋友，知道妖术是怎么回事。可惜朋友不在，毫无抗拒之力。家姐临危要我们来请你救她。她在淮安知道你可以克制妖术。她怕你，尊敬你。如果不是生死关头，她无颜请你救她。”

“哦！你们应该知道，我这种人是不能多管闲事的。碰上不幸事故，方求大事变小，小事化无。”

“是吗？”小丫头相当懂事，说话老气横秋：“少女失踪的事，很可能不断发生。”

浦子口镇繁荣而乱，本镇的美女也比其他地方出色。隔邻的叶家小姑娘，也是浦子口镇美女之一。我们经过多日观察，确也发现有可疑的人在左近活动。黄爷，你不希望她出事吧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那些人，是不会放过她的，除非他们出了意外。我打算去向她提出警告，要她小心提防。”

“你在敲诈我吗？”他笑了：“你这小丫头真不得了，你有女霸王的才干。”

“我也不笨呀！我爹娘一直称赞我聪明伶俐，不同凡响。就凭你毁灭玄武门惊天动地的才干，我一个小女孩，那敢班门弄斧，向你敲诈勒索？你会体谅我姐妹手足情深，助我将姐救出魔掌的，是吗？”

当小丫头说出内情，说出江小蕙是去捉四好如来的人，他就丢开对江小蕙的不快成见了。

江小蕙出现在他与妙手灵官身旁时，羞赧的神情依稀涌现在他的脑海里。

小丫头的乖巧精明，也让他心动。小丫头如果去找叶小菱示警，这件事就闹大了。

“把你们昨晚所发生的事故说来听听好不好？”他和气地说。

海扬波是唯一逃出凶境的人，详细地将经过说出。

“官船上的人，该已到了中都或凤阳了。所以与他们无关。”海扬波最后说：“镇中传出的消息，说夜劫少女是水贼所为，根本无此可能，水贼中不可能有如此高明的人材，也不可能隐藏有妖术惊世的妖人。所以，我们实在

不知道那些人的来路底细，因此栽到家了。有老弟台出面，恐怕也不知道该如何着手，那处三家村已人去村空，只有原来的居民在内。看来。家小姐凶多吉少，天哪！我如何向家主人交代？”

“你们派人查过三家村？”他问。

“是呀！那些村民被囚禁了好几天。”

“你们找错了地方。”

“老弟台的意思……”

他想起袁家大宅；想起那位护卫的口供；想起做案的水贼飞鱼姜七。

袁家大宅潜伏的人，显然已和水贼格上线挂了钩啦！

但袁家大宅人去宅空，并不代表这些人真的走了。

“傍晚时分，我带你们跑一处地方求证。”

他打定插手的主意，不能等贼人来骚扰叶家，不能一直消极地提防，对方人多势众，不来则已，来则必定刀光剑影飞腾，难保叶杨两家有所闪失。

“老弟台认为……”

“我知道一些线索。”他抢着说：“江姑娘失陷，情势并不紧急……”

“老弟台，一个大闺女落在劫色贼手中，片刻也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他们不会在短期间，对江姑娘不利，他们的主人所要的美女，另有意图，与劫色贼目的不同。海老兄，你们有多少人可用？”

“昨晚失陷了六个人，还有二十人可用。必要时，可以请南京的朋友相助。”

“傍晚时分，我要十个人跟我办事。这里，也请派十个人严防意外。赶快召请南京的朋友，尤其是能与官方搭上线的人，调查总站码头那五艘官船的底细，我要证实主人的身份。如果被我的料中。参与的人都会有大麻烦，你们必须有心理上的准备，很可能牵涉到抄家灭门的灾祸，没有勇气的人不宜参与。从现在起，你们的人，切记不可透露真名号。”

海扬波看他的神色郑重，感到毛骨悚然。昨晚，对方已经知道雷霆剑海扬波的底细了，真名号已露，想改变已不可能。

“老弟台，这……这么严重？”海扬波惊然地问。

“的确严重。”他肯定地说：“所以你们尽可能袖手旁观，替我戒备就成。天色不早，你们赶快准备。傍晚时分，你们在镇西栅口等我。”

十个人堵住了袁家大宅的宅院门左右，全部以青内蒙面。

黄自然不蒙面，他手中的剑，反射着血红的落日余晕，似乎幻发出灼灼血芒。

“怎会在这里？”海扬波满腹疑云，弄不清他堵在这种大户人家的宅院外有何用意。

“这里是他们活动秘窟之一。”他冷静地说：“如果江姑娘不囚在这里，咱们再挑另一处可能是中枢的秘窟，那将掀起大风波，你们怕不怕？”

“大不了把命送掉，小事一件。”海扬波傲然一笑：“玩了二三十年命，玩掉了理所当然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如果怕死，我们又何必伸手管人间的罪恶纠纷？老弟，水里火里，不要替我们担心好不好？”

“黄……黄爷。家姐真……真的在近期内。不会有危险？”江小兰怯怯地问。

“这是依情势所得的结论。当然不可能绝对保证没有危险。”黄自然轻

拍小丫头的肩膀表示安慰：“我们只能尽人事。所以说成事与否，得问你是否尽了心力，失败了也无怨无悔。如果你没尽心力但求天老爷保佑，不管成功与失败你都会后悔。我所知道的是，他们到处掳劫十二至十六岁的美丽健康处子，另有令人不可思议的用途，要获得的东西，不是一般正常所能控制的，而且不可能在客居中使用。所以掳获的少女，必须完整健康地运至某处地方，因此被掳的人短期间是安全的。”

“黄爷，我……我听不懂你的意思。”

“你不需要懂，我也不能告诉你。而且，你还小。不可以懂这些事。呵呵！你有十二岁吗？”

“我已经十二岁了。”

“骗人，最多十岁。”

“黄爷，到底……”

“小兰，不许多问。”中年仆妇挽住了小丫头：“黄爷说你不可以懂。你就不能问。”

“三姨，你懂？”

“黄爷问你有十二岁吗？姨就有点懂了，也懂一点点而已。不要问，听黄爷的安排。黄爷我们堵住大门不进去，有用吗？”

“有用，他们就会出来了。”黄自然信心十足：“我们人少，杀进去他们四散窜逃，带了掳劫的人悄然开溜，怎么追？让他们出来一举歼除，出来一批杀一批，他们就顾命要紧，不敢背了人逃命啦！准备，人出来了。”

涌出三十余名男女，一个比一个骠悍勇猛，刀剑森森列阵，声势极为慑人。

“这些人是何来路？”海扬波看对方列阵的气势，只感到心底生寒：“咱们栽得不冤，完全估错了对方的实力。”

“黄老弟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参与的人都会有大麻烦。”中年女人三姨冷冷地说：“更严重得可能涉及抄家灭门灾祸，所以要我们蒙上面……”

海扬波愤然拉掉蒙巾，扬剑跃然砍动。

三姨也拉掉蒙面巾，脸罩浓霜剑气开始进发。

为首那人生了一张三角脸，鹰目冷电四射，穿一袭青衫，佩了一把古色斑澜的长剑。

“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，上门扮蒙面强盗？”这人的嗓门字字震耳，气势慑人：“你们好大的狗胆，抢错了地方。干什么的？说。”

“这条江水的左岸，是太爷我的地盘。太爷姓黄，叫黄太爷。”黄自然的嗓门更洪亮，声如洪钟更像打雷，气大声粗：“你们这群混帐狗男女，唆使水贼猪婆龙、水蜈蚣两个杂碎，捞过界吃过江。在太爷的地盘内做案简直活得不耐烦了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

“狗东西你才要给我闭嘴。你们昨晚共在镇上与县城杀死了几个人，掳走了七个少女。那两个水贼头头，我要剥他的皮。太爷地盘内的财神爷，一直向太爷奉献常例钱保护费，太爷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，不容许他人撒野。说！你交不交人？”

“你好大的狗胆，可曾打听咱们是谁？”

“就算你是诸天大菩萨，或者不得超生的妖魔鬼怪，损害到太爷的权益，太爷也将毫不迟疑要你们的命。交回人，给我滚离疆界；不交，太爷杀你个

血流成河。说！我等你回答。”

“上去两个人毙了他。”这人爆发似的怒吼，愤怒地举手一挥：“碎裂了他！”

出来的不止两个，而是三个，人影急闪，有如流光幻影，剑到人到，三支剑三面猝然汇聚，迸发的剑气似殷殷风雷，喷出了满天流光。

黄自然就在满天流光中闪烁，猛然侧射出丈外，再向后退回原位，身影重现。

满天流光倏然隐没，风止雷息。

三个人在两丈方圆的圈子内打旋，脚下散乱。

第一支剑掉落，接着是第二支。

“呃……”第一个人终于叫出声音，砰一声摔倒，开始挣扎，胸口血如泉涌。

创口在左胸乳下，剑尖贯入，剖开了心房，死得非常快。

另两人也倒下，咽喉中剑。气管食道被割断，难怪叫不出声音。

“这种货色。也敢到我黄太爷的地盘内做案，简直不知死活，不把自己当人看。”黄自然轻拂着血迹斑斑的长剑，声如沉雷：“出来几个像样的，太爷一剑一个送你们上路，禁不起半剑的人，不要出来浪费太爷的九招魔剑，上！”

三个人被杀，旁观能看清经过的人几乎没有，反正三个人猝然发起空前猛烈的抢攻，三剑汇聚有如电耀霆击，就这么乍合乍分，生死便已决定了。

谁也没看清黄自然是如何从剑山中易势反击的，他的剑竟能从满天电火流光中楔入、退出，如此而已。

所有的人如中雷殛，这怎么可能？

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雷霆剑海扬波，只感到寒流起自尾间，浑身发冷，握剑的手直冒冷汗。

“这……这是什……什么剑术……”这位老江湖的嗓音全变了：“天老爷！以神御剑，他……他才配称剑出如……如雷霆……”

“你相信毁灭玄武门的人是他了吧？”中年女人三姨也倒抽一口凉气，但语气倒还镇定：“还有疑问吗？”

一刹那一眨眼间，三条命被勾销了。

“毙了他！上！上！上……”主事人发疯似的狂叫，咬牙切齿领先挥剑直上。

“不许参与！”黄自然大喝，阻止海扬波十个人冲出：“杀！”

一声错剑声传出，他已以更快一倍的速度冲进，找上了主事人。错开对方的剑，左掌切入，一劈掌将人劈昏，一冲而过，贯入暴乱的人群，剑光起处，喷出满天雷电，直贯入最后端，立即回头反卷，剑劈掌飞有如虎入羊群，所经处波开浪裂。

一刹那，又一刹那……

剑光左冲右旋。势如狂风扫落叶，人体纷纷抛摔，无主的刀剑漫天抛撒。

最后一刹那，三十二个人没有一个能挺住。

海扬波十个男女，脸无人色惊得直发抖。

黄自然收剑入鞘，拖了八个昏迷的人，排放在宅门左侧的墙根下，再逐一将人弄醒。

“把你们事急自尽的丹药掏出来，快！”他大声下令，像一尊降魔天王。

有三个人在怀袋里掏，手抖得几乎握不住丹丸。

“你为何不掏！”他踢了一个人一脚。

“哎……”那人痛得尖叫：“我……只是一……一个跟……跟随，哪……哪配发……发给羽……羽……化丹？我……我没……有。”

“你呢？”他指着另一个人。

“我……也不配。”那人畏缩地说。

“你有羽化丹，是不会招供的了。”他到了第一个人面前，语气阴森冷厉。

“在……在下……”

“吞下丹丸，成全你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吞！”

“去你娘……的……”这人倚坐在墙下站不起来，伸腿猛蹬他的胫骨，居然还有些力道。

他俯身给了那人一耳光，抓住手夺过鸽卵大的羽化丹，一捏对方的牙关，将丹丸塞入，用手指顶入咽喉，哼了一声挺身放手站起。

“你也有丹丸。”他站在第二个人面前：“大概也是宁死不招供的心腹，不会接受以口供换命的条件了。”

“在下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吞下丹丸的人，突然开始狂笑，每一笑声皆低一度音量，最后有气无声，头向侧方一歪，脸带笑容断了气。

“轮到你吞羽化丹了。”他冷酷地说：“就可以羽化登仙啦！吞！”

这人一咬牙，张开嘴举丹就口。

他俯身相助，强迫对方吞下丹丸。

“现在，你。”他到了第三个人面前。

“你……你要什……什么口供？”那人浑身发抖，几乎语不成声。

“我这人十分讲信用，口供换命，说一不二，你必须心中打定主意，决不勉强。”他一字一吐。

“在下决定了，希望阁下守信。”那人咬牙说。

“要杀你易如反掌，用不着和你谈条件。”

“你要知道什么？”

“掳来的美女藏匿在何处？”

“在城内金家山北面的聚忠里第三十七户邓家。”

浦子口镇城虽然称城，但是镇而不是县。

县城内称坊，城外称厢。县州以外称里，镇也称里。

海扬波一怔，碰碰三姨的手膀示意。

黄自然拖起那人，解了身柱穴。

“你可以走了，今后不许你踏入江左半步。”黄自然挥手赶人：“踏入太爷的地盘，支解投水。你必须立即离境，往西走至新江口雇船远走高飞。三更之后仍在本境逗留，留下命来，快滚！”

那人打一冷颤，拔腿狂奔。

第二个人已经笑死了，失去保命的机会。

“你！”黄自然到了第四个人面前：“你没有羽化丹，我可以帮你拍破天灵盖，死得比笑死更安详，保证毫无痛苦。”

“我……我用口供换……命……”这人快要崩溃了，不想被拍破天灵盖。

“好。你们是那王府的人？”

“河南钩……钧州徽……徽王府……”

“唔！老相友。”黄自然拖过这人解了穴道：“你也可以走了，往西走新江口。走！”

海扬波几个人，又冷得发抖。

黄自然告诉他们，可能牵涉到抄家灭门大灾祸，果然是事实，让他们大惊失色。

第五个人不等黄自然开口，便急急表白要换命。

“税站码头那五艘官船，是不是王府的？”黄自然沉声问。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这人惊恐地说：“我们确是乘船来的。船泊在对岸的三岔河口码头。另乘小船过江，得手后将人交给前来接人的人，便没有我们的事了。”

“没有你们的事了，你们为何还不走？”黄自然指着第六个人问。

“还差两三个人，我们负责掳十个美丽少女。”那人乖乖合作：“预定今晚再动手，不然交不了差。”

“接人的人比我们先来，他们走陆路。”第七个人更愿意合作；“他们由陈老先生率领，调查由他们负责，由我们行动，分工合作以保持秘密。”

“昨晚你们有人会妖术，那是谁？”

“他……他是陈老先生的人，我们不知道他是谁，仙术通玄，道法可驱神役鬼。”

黄自然指向最后一个：“捉到的六个男女藏在何处？”

最后一人吐实：“昨晚一组人在镇上掳了一个女人，回程时被人追及，有七个男女，逃走了一个。五个男的已经处死，女的年轻貌美，却扮成丑小子，正好凑数。因为有一组人无故失踪，也因此而少了一个女人。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今早就用箩担送入城，交给接人的人了。”

“谁知道陈老先生的名号？”黄自然向众人问。

“他叫魔爪丧门陈魁，王府的总管。”第六个人接口：“早年十大魔尊，他排名第二。”

“尸居余气，他还没死呀？好。”

解了众人的穴道，将人赶跑。

“二更正，咱们进城。”他向直抽凉气的海扬波几个人说：“不想参与的，决不勉强。”“那……那个魔……魔尊……”海扬波声调打结。

“我负责送他下地狱。”黄自然冷笑：“他这种天人共愤的老魔，早就该死了。”

“老弟，我们不会有人畏缩。”海扬波心中一宽。

“那就好。可否先派人探道？我不认识邓家。”

“我们知道。”海扬波说：“我们认识一个人，叫神剑秀士鲍全一。另一个女的……”

“叫高唐神女高采英。”黄自然接口。

“噢！你……”

“江小蕙姑娘，应该知道这两个人。”黄自然说：“这一来，情势已经完全明朗化了。上次这两个人带了王府爪牙，前往倚云栈小雷音禅寺，威逼利

诱要请四好如来前来王府投效，至少要讨取四好如来的春药回府覆命，被我捣散了他们勾结的盛会。据我所知，狗昏王到江南来掳美女，目的是用来炼春药，所以被掳的人近期内不会有危险。问题是……”

“是什么？老弟。”

“他们沿途掳了不少人，人藏在何处？神剑秀士那些人在陆上活动，何处可以藏这许多少女？”

“唔！是有可疑。早几天我们就发现神剑秀士的行踪了。家小姐曾经派人盯梢。邓家并没住了多少人，少女不可能藏在邓家。”

“我猜想他们另有秘密藏人的地方，所以不直接攻入袁宅。”黄自然解释行动反常的原因。

“我们曾经对袁宅起疑，曾经派人暗中侦查。”

“我也来过。”黄自然不客做解释：“如果他们把人藏在官船上。那就事情闹大了。”

“必须明火执仗、轰动南京。无论如何，得赌上一赌。”

“赌？”海扬波笑了。“对，赌！赌他们来不及把人送入船。”黄自然虎目中杀机怒涌：“如果能将人救到手，我要烧起焚天烈火，大闹南京城，把狗昏王揪出来公诸天下。时候不早，咱们早做准备，哼！”

最后那一声哼，连海扬波也感到心狂跳不已。

19

江小蕙扮成脸有病容的小伙子，被擒之后，便被发现她的本来面目。

她武功的根基深厚，所练的内功称阴煞大潜能，是内功的正宗，正式的名称该是玄阴真气，内功阴阳两大玄门派流的纯阴宗支。

她毫无发挥所学的机会，事先不知对方的底细，更没料到对方有妖术通玄的妖人在内，发觉对方施展妖术已来不及了，妖术已先一步控制了她在鼻中嗅入异味的一瞬间，便决定她的噩运了。

问口供的有三个人。一位道装中年人，一位年轻貌美的少妇，一个三十来岁恍若仙子的女道姑。

她的五个同伴，皆是江湖上颇有名气的成名人物，全被不明不白擒来了。

问口供的人并不需用酷刑逼供，用药物与彻神术双管齐下，驯顺地将所有的事，巨细无遗一一招出。

她老爹是早年的江湖之王，被尊称为仁义大爷的狂鹰江万里，曾经创立尚义门自任门主，实力雄厚曾经雄霸江河两岸。

江万里经营正当的江湖行业，在北地有声誉极佳的车马运输商行，在南边有水运船队，有运销农产的货栈，有与镖局性质相差不远的尚义门护送队。

十余年前他急流勇退，结束了所有的行业，退出江湖安居纳福，不再过问江湖事了。

但他的一些朋友，仍然在江湖走动，少不了管些闲事，也就难免不时

有些是非。

这次江小蕙十几个人在江湖游荡，在武昌府发现有少女失踪的神秘事件，发现五艘官船可疑，便沿途召集朋友，决定查个水落石出。

问口供的人对被擒的人略有所知，五个俘虏可算是二流人物而已。

四海狂鹰已经是过了气的江湖之王，这个“王”并不代表能统率江湖群豪，而是指他的经营江湖行业，规模广大人手多，朋友更包括三教九流，为人四海交游广调，疏财仗义豪迈不羁，受到江湖朋友的普遍尊敬，把他推崇为仁义大爷。

但真正为非做歹的江湖人，对他可就反感甚深了。

江湖行业包罗万象，三教九流医卜星相，武师护院捕快杀手，车船店脚衙(牙)，都算是江湖行业。

绿林大盗神偷鼠窃，也是江湖行业，但属于暗业不能公开。所以一般所谓江湖人，十之八九不是好路数。

问口供的人，那将一个过气的江湖之王放在眼下？”

毫不客气处决了五个俘虏，根本没把这些管闲事的二流江湖客当一回事。

倒是江小蕙有大用，并不是她的身份受到重视，而是她年轻貌美健康，正是这些人梦寐以求的猎物，她的天生丽质受到重视。

问完口供，处决了俘虏，她便被弄昏，藏在背箩内送走，三家村天一亮就人去村空。

她终于在昏昏沉沉，噩梦连连中苏醒。

看清了处境，她急得要上吊。

手脚软绵绵，动一动也感到吃力虚脱，不用猜，她也知道被某种药物制住了。

她十二岁便随亲友在江湖游荡增长见识，胆大心细武功进境一日千里，愈来愈大胆以女英雄自居，五年来一帆风顺从没受到挫折。

除了小雷音禅寺那一次，她栽在黄自然手中。

这次的挫折太可怕，她知道可能已走到生命的尽头。

她并不怕死，那是她必须面对的现实。

唯一的希望，是她称为海叔的海扬波，能安全地脱身，能找到黄自然拯救她。

上次她不知道妙手灵官的底细，满怀惆怅放弃追踪黄自然的念头，带了同伴南返，对黄自然念念不忘。

她知道黄自然讨厌她，黄自然根本没给她解释的机会。

这次在浦子口镇，无意中发现了黄自然也在，芳心怦然欣喜欲狂，却又提不起勇气求见。

黄自然毁灭玄武门的消息，早已在江湖轰传，不用猜她也知道传闻中的黄自然是谁，黄自然北上她一清二楚，那次她如果跟去，便可看到龙争虎斗了。

黄自然已经是轰动江湖的风云人物，她还真缺乏勇气去求见。

再就是她发现黄自然与叶小菱亲昵的相处情景，更没有勇气求见了。

危难中，她知道唯一能救她的人，非黄自然莫属，因此她要海扬波脱身去找黄自然。

这是一间相当宽大的内堂，阳光从大排窗透入，看天色，该已近午时分了。

室中有五个人，女道姑和美艳的少妇，三个中年女人，堂下放了两大桶水。

三个中年女人，捉小鸡似的擒住了她，笑嘻嘻地剥光她的小伙子脏衣裤，露出曲线玲珑，羊脂白玉似的健美胴体，与她那上了色彩的头、脸、手、苍黄带灰的颜色，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。

“不……不要动……我……”她绝望地挣扎叫号。

“放乖些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美道姑笑吟吟地说。

三个女人嘻嘻笑，一桶桶水往她身上泼，她成了落汤鸡，手脸的颜色不久便消退。

一阵洗擦，最后被按倒在两张长凳上，任由她挣扎叫喊，三个女人逐寸在她身上摸索检查，每一处隐密的部位，皆经过仔细检查鉴定。

“启察仙姑，确是处子无误。”

最后由为首的女人，向美道姑禀报：“在所有的少女中，不但名列第一，恐怕在王府的众佳丽中，她的资质也是美冠群芳的。好，真是好，可称得上人间极品。”

“你们这些天杀的妖妇。”她尖叫咒骂。

这一辈子，她那曾受过这种侮辱？一听到“王府众佳丽”五个字，她快要崩溃了。

“你没用工具量，怎知道是资质最好的？”美道姑笑问：“应该用规矩量，对不对？”

“仙姑，请相信我的经验。不要说用手量，仅用目光估计，我也可以说出她各部位的尺码，错不了，她绝对是超标准的。”

“好，我相信你。”美道姑点头同意：“好像我们无意中得到瑰宝了呢！给我严加看管，出了任何意外，我唯你们是问。”

“放心啦！保证不会出意外。”

那时，世风日下，贪黩满朝野，社会奢侈腐化。

那些豪门大户的好色淫侈男人们，对女人的要求，除了面庞五官可见的部位，有一定的标准之外，对身躯胴体的每一部位，自手指至足趾，皆订有标准的计算尺码，每一部位的大小、圆径、长短、高低、粗细、宽窄……每一部位皆有专门而且动听的名词，外行人还真不易听值意何所指呢！

说难听些，比验尸还要精巧百倍，备有各种量测的工具，妇人甚至还还得测验内部。

她被迫穿上粗衣布裙，扮成小家碧玉，如果在镇上行走，肯定不会受到注意。

两个女人把她扶入一间小室，室内有三位哭得双目红肿的十三四岁少女，穿了与她相同的衣裙，头发与她一样，草草挽了一个髻，仍是湿漉漉的。

“天黑后就要走。”一个女人向她说：“你的武功不错，但已经派不上用场了，所以你最后认命，放乖些，不要妄想撒野。如果不！”

女人鼓掌三下，大开的房门外，出现两个粗壮如熊，相貌狰狞的大汉，抱肘而立像门神，两双怪眼在她浑身上下转，脸上有可怕的邪笑。

“如果不。”女人继续说：“那就是他们的事了，他们会剥光你，眼睛不

离你的美妙胴体，我不信你还敢撒野蠢动。”

衣裙如被剥光，连蜷缩躲藏的角落也躲不住，床上也没有被褥掩体。

“你们最好杀死我。”她咬牙厉叫：“如果不，你们将后悔。”

一阵轻笑，两个女人不理她，入室走了。

室门不许关闭，两大汉在门外不住往复走动，经过时邪笑着打量里面的四个少女，两人不时大声地评头论足，说的话极为低级刺耳。

她绝望地蜷缩在门侧，倚坐在壁报下，试图聚气行功，小心地活动手脚，看是否能用劲。

她失望了，气机毫无动静。

“黄自然，你会救我吗？”

她在心中狂叫，意念飞驰，黄自然的身影，在她的幻觉中幻现。

天终于暗下来了，各处传来匆促的脚步声。

两个女人送来食物，食物相当可口。但她食不下咽，另三位少女也滴水不进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她定下心神。向女人探口风。

“你不必知道是什么地方。”女人说；“不久之后，我们就要离开了。”

“到何处去？”

“届时也许会告诉你。”女人的口风紧得很。

“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以后你会知道的。”

“怕我知道？”

“怕你寻短见呀！”

“还没到时候。”她恨恨地说。

女人给了她一耳光，把她打得眼冒金星。

“到时候，你想死也死不了。”女人凶狠地说：“甚至你根本不想死。你还得感谢我们呢：像你这种在江湖浪迹的女人，哪有成为人上人的命？总算你天生丽质，日后很可能大富大一贵，你现在恨我们，日后会感谢我们的。”

女人愈说愈生气，最后气冲冲地把食物带走了。

三个少女吓得缩成一团，哭成一团。

一个无助的弱女，碰上了危难，似乎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哭。

她不能哭，她不是弱女子，她有勇气面对逆境和死亡，生死关头她得设法自救。

天黑了，脱身的机会增加。

房内还没掌灯，仅靠门外所挂的宁盏灯笼，透入的光芒照明，光度并不大。可是，把门的两个人，目光不离开房内，她们的一举一动皆在监视下。

把门的人已换了三次，这次的两个人戒心并不高，在外面往复走动的次数，也减少了许多。这是说，其中有时候她们可以活动不受监视。

“你们不要哭好不好？”她被三个少女哭得心烦，用镇定的声音向她们说：“大家定下心，想想办法逃走才是生路，喂！你们谁能爬上那处窗台？”

她是唯一被发现会武功，而且武功高明的人，因此被药物所制，手脚软弱无力，爬不上窗口。

三位少女仍在饮泣，有一位转头向她注视。

“没有凳子，怎么爬？”少女疑惑地问：“爬上去干什么？窗格子又牢又

粗。”

“把床推过去，你们三个人合力，一定可以推过去，找东西撞破窗格，就可以掀窗爬出去了。”

“爬出去？怎么下去呢？”

“跳呀！没多高……”

灯光突然增强了两倍，脚步声入耳。

“该准备了。”把守的人突然闯入，打断了她的话，逃走的打算落空：“起来起来，出去。”

门外来了不少人，有人举着明亮的灯笼。

又引起少女们的哭泣，被两大汉连揪带推赶出房外。

房外是小堂屋，十几个人虎视眈眈，放着七个大背箩，装盛一位娇小的大闺女绰绰有余。

邻室也有三位少女被赶出，哭哭啼啼惊恐万状。

“手脚要捆好以免挣扎。”一名中年人下令：“口也要勒住以免叫喊，穿街过巷不能出毛病，快！”

上来一名大汉，揪住她，熟练地扭转双手背捆，然后是双脚，最后用布巾勒嘴。

哭泣声大作，少女们像被捉来杀的鸡。

蓦地传来一阵震耳的狂笑，像是传自前院，相距虽远而且有房舍隔阻，依然听得耳中隐隐轰鸣。

“咦！怎么一回事？”一名中年人惊呼。

“前面有变。”有人警觉地说。

厉喝声与兵刃交击声随后传来，然后是急促的警啸，以及催促与叫人的呼喝，前面确是有异。

“先把她们藏起来，到前面去。”为首中年人急急地说，本能地挪动佩剑。

少女们重新被丢入房中，因为手脚皆被分开捆牢了。

留下五个人看守，其他八个人奔向幽暗的内堂门。

为首的中年人领先奔出，侧方光芒乍闪，人头飞起，尸身仍向前冲。

一群蒙面人征冲而入，立即展开激烈的搏杀。

江小蕙觉得突然有了精力，咬紧牙关向房外滚。

邓家大宅位于小街的尾端，北面距土城根仅百步左右，天一黑，小街行人渐稀。

这一带几乎十之六七是大户人家，大户人家才有庭有院，不像一般街巷的商户，大门内就是堂屋或店堂。

从后院门到城根，是一条小巷与野地。将人背着跳丈余的高的土城墙出城，里外便是码头区。

邓家大宅院门外，悬了两盏门灯，院门紧闭，里面黑沉沉。

人都在准备动身将女人送走，正在调兵遣将，分派内外警戒与沿途接应的人手，准备各自动身前往预定的位置，策应掩护背的人出城。

院门钻开了两个秘密小洞孔，人躲在门内向外监视小街的动静。

门灯不怎么明亮，小街幽暗人影幢幢，不易分辨到底是些什么人，可知的是大多数是小街的居民。

躲在门内就洞孔向外监视的两个人，突然发现一个黑影出现在院门外，

如何来的，两个警戒毫无所知，反正一眨眼，人就出现了。

刚感到不妙，刚准备启门示警，砰然一声大震，大院门轰然崩垮，门后的两名警戒，头破血流飞摔撞在后面的墙壁上，弹落时已失去知觉。

黑影长驱直入，冲入垂花门，冲入大院子，劈面撞上两名警卫，猛虎扑羊贴身了，双手扣住两名警卫的咽喉，一起扑倒在地，跳起时，两名警卫的颈子已经断了。

大厅灯火明亮，三座厅门是洞开的，有不少人在内活动。恰好出来了两个人，一眼便看到黑影快速出现在阶下，也看出不是自己人。

黑影一闪便登阶上了门廊，一声震天狂笑发出，长剑出鞘风雷骤发，剑出似穿鱼，一剑一个快速俐落，两个人叫了一声屈身摔倒。

狂笑震天中，冲入广阔的大厅。

“什么……人……”有人厉叫。

“黄太爷到！”黑影止笑沉喝，一剑贯入这人的心坎，剑光转向，另一个人的右臂分家。

像被戳破的蚁窝，人都涌出来了。

黄自然满厅追逐搏杀，有计划地吸引所有的人出厅和他拼命，并不急于速战速决，也不痛下杀手一剑一个了结，专向手脚招呼。

片刻间，断手断脚的人撒了一地，真被一剑毙命的却没有几个。真要一剑一个，很可能把人吓散，而无法把人继续吸引住。

有众多的人受伤求救，这些人的同伴便不得不和他拼命了。

他有计划地把大厅作为屠场，制造机会让海扬波到宅后面救人。

厉吼震耳欲聋，主要的人物终于出现了。

仍在缠斗的五个人，应声向厅口急退。

主事人不是从后堂出来的，而是从大厅门进入。

看穿着打扮，便知道是从街上返宅的。

共进来了十一个男女，一个个衣着华丽，大半的人脸带酒气，很可能是在酒楼吃庆功宴，酒足饭饱神气地返回，看到了满地尸骸。

发出厉吼的人，是那位中年老道，在这里地位可能最高，又气又急脸都青了，本来红中透紫的酒色猛然消退，变成灰中泛青极为阴厉慑人。

黄自然横剑屹立在尸堆血泊中，威风八面睥睨着入厅的十一个男女，目光扫过年轻美丽的高唐神女与英俊挺拔的神剑秀士鲍全一。

没看到魔爪丧门陈老先生，这位往昔天下十大魔尊之一的老魔，该已年届古稀了。

而这位主事老道，年约半百而已。

其实他并不认识魔爪丧门，见面也不认识。

“杀了老半天，没碰上一像样的对手。”他面对十六个一等高手男女，气势反而更强悍，声如洪钟傲视天苍：“原来像样的人不在家，你们总算及时赶上了这场血腥盛会，回来得好，好！”

神剑秀士大吃一惊，像是见到了鬼。

高唐神女也好不了多少，双手冒冷汗，身躯呈现颤抖。

他俩当然认识黄自然，倚云栈小雷音禅寺的老相好。

他俩更知道，玄武门毁灭在一个叫黄自然的人手中，那个黄自然显然就是这个黄自然，这个黄自然才有毁灭玄武门的实力。

两人一打眼色，心照不宣：不可逞强抢着上。

“你这罪该万死的凶犯，竟杀了贫道这许多人。”老道厉叫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前来行凶？”

大厅宽广，摆平了九具死尸。

二十余个断手断脚，仍在叫喊求救的人。

“我姓黄，叫黄太爷。”黄自然一字一吐，威风八面：“江浦县上下，是太爷我的肉食地盘。你们这些混蛋，唆使水贼出面，在太爷的地盘上杀人劫掠美女，太爷有一千个杀光你们的理由。”

“狗东西！你是从何处冒出来的混蛋？”老道大骂：“江浦滁州一带，是乾坤掌韩兴的地盘，咱们已经打过招呼，拜过他的山门码头，怎么冒出你这么一个人姓黄的人？”

“去你娘的！你是拜错了码头叩错了山门。”黄自然也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远从河南来，根本不知道南京的江湖情势，应该仔细打听，摸清谁是真正的大爷。江浦是太爷的地盘，这是比青天白日更明白的事。你们在我这里杀人掳人，存心要太爷我替你们挑冤担债，太爷必须把你们杀得七零八落，留给官府善后……”

“碎裂了他！”老者怒吼，青钢剑一挥，大袖一拂，蓦地阴风涌发，灰雾升腾。

几个男女飞跃而出，刀光剑影汇合。

一声狂笑，他的剑幻化为无情的激光进射而出。

神剑秀士不进反退，退出厅门外。

高唐神女也不笨，悄然后撤。

妖术失效，毒雾无功。激光进射处，中剑的人纷纷掷倒。

“退！”厅外的神剑秀士急叫。

来不及了，激光穿透雾影，贯入老道的小胶，再向侧方进射。

神剑秀士威震河南，是真正的高手名家，知道一个真正高手名家应付群殴时，心态是如何残忍可怕，攻击时唯一的念头，是尽快杀死一些人，出手必定心硬如铁，招招致命，到剑绝情。

除非对手中也有同样高明的人，不然决难逃过凶残猛烈的大搏杀劫数。

这十几个人中，没有能与黄自然相等的高手。

大厅中惨烈的死伤，已表明人多必定死伤也多。

有三个机伶的人，抓住空隙逃出厅外保住了老命。

一剑劈翻了最后一个人，黄自然出现在厅口。

“呃……”身后，老道抱住小腹倒下了。

大院子里鬼影俱无，人都不见了。

“咦！那个秀士呢？”黄自然脱口叫。

包括老道在内的十一个人，没有一个活的。神剑秀士与高唐神女，带了三个机伶鬼逃掉了。

他收了剑，转身重新入厅。血腥刺鼻，求救的声浪渐弱。

后堂口，站着海扬波、中年女人三姨、江小兰。

江小蕙在三姨的背上，用布带背得牢牢得。

四个人目定口呆，浑身发冷，被眼前可怖的惨象，惊得血液快要凝住了，一个人怎么可能造成如此惨烈的伤害？

“咦！你受了伤？”黄自然越过尸堆关切地问；“要不要紧？”

三姨背上的江小蕙，用绵绵的目光凝视着他。

“谢谢你的关切。”江小蕙兴奋得眼有泪光：“我被药物制住……”

“哎呀！知道是谁用的毒药？”他吃了一惊。

“可……可能是绛仙葛莲的软骨散。”海扬波用惶然的眼神盯着他，像是与魔鬼打交道：“老天爷！你……你一个人在……在片刻间，就把这些人摆平了？”

“大概是的，这些人全该死。”他冷冷地说：“他们凭王室的淫威，做的事天地不容。其他的少女呢？”

“救了六个，我们的人带他们走了。”

“糟！我不认识绛仙。你们去找找看，她身上应该带有解药，可能被我一剑杀死了。”

“那鬼女人不在，随魔爪丧门几个首脑，赶往凤阳会合他们的主子徽王，午后走的，我已问出口供。”

“不在船上？”

“船上暗藏有在上江一带，所掳劫的一二十位少女。狗王前往凤阳，去找他的兄弟商量什么密谋。”

“唔！不对。”他大摇其头。

“怎么不对？”

“藩王是不能擅自离开藩地的，更不许擅自前往凤阳老家，所以他躲在船内，纵使爪牙为非做歹；他怎敢公然前往凤阳？他一定躲在另一批船队内发施号令，五艘官船只是吸引官府注意的专使船只。他们浩浩荡荡前往凤阳，也是分散注意力的计谋之一，其实狗王并不在内，他仍然躲在某一艘船上发施号令。”

“唔！有此可能。”

“你们人手多，赶快查另一批船只的下落。”他匆匆地说：“我也去找地方蛇鼠，设法找出线索。据我所知，软骨散有好几种，如无独门解药，恐怕……非找到那个狗王不可，那个绛仙一定在狗王身边。”

“好，这就分头进行。”海扬波大为焦急。

人在愤怒焦虑中，做事常常会不考虑后果。

海扬波是老江湖，也犯了这种毛病。与朋友接头要求协助，朋友一放出风声，消息立即外传。

把六名少女放回家，掀起了大风大浪。

有三位少女是江浦县城的人，官府立即发出缉凶的十万火急令。

邓家不但留下了尸体，也留下了一些断手断脚的伤者，一入官府，事情闹大了。

近午时分，官兵包围了五艘官船。主事人自称是王府专使，竟然不相大打官腔。

率领官兵丁勇光临官船的人，是江浦县县丞宋若愚，以及巡检汤和，捕头司马杰。

司马杰号称江南四大名捕之一，绰号叫八爪鱼。这位仁兄已获得确凿罪证，可不在乎什么王府专使，权势压不倒他。

县丞宋若愚一点也不愚，精明干练极有担当，毫不迟疑排众登船，以缉捕现行犯名义搜船。

结果可想而知，搜出二十三名囚在秘舱的少女。

专使和三十七名地位高的人，被囚禁在县狱内。知县大人亲跑了一趟位于南京御街的南镇抚司衙门。

次日一早，人犯便进了天牢。

王府的人犯罪，例由锦衣卫处理。

锦衣卫在南京的衙门是南镇抚司，江浦知县乖乖地把全案呈交南镇抚司接办。

事情一闹大，海扬波追查狗王下落的事落了空。

徽王国主不在船上，船是徽王府南下采办专使的船，没能当场捉住徽王，南镇抚司只能究办专使的罪，明知徽王的确暗中擅离藩地私下南京，却也不便深究。

失去狗王的踪迹，海扬波后悔莫及。

在大江活动的水贼数量真不少，但真正具有翻云覆雨实力的并不多，每一股有二三十个人，已经算是颇有份量的组合了。

猪婆龙与水蜈蚣这两股，无疑是实力最强大的，各拥有百十名敢杀敢拼的亡命，控制了上自太平府，下迄江阴一段江面。

南京，是他们的最重要猎食场。

能在南京这段江面立足，实力不足决难拥有局面，没有真正了得的高手坐镇，怎能应付得了过往的牛鬼蛇神？

要保护这段江面的地盘，仅凭百十名高手也难以支撑，必须有手面广门路多的人材，与各方拉关系广挂钩。

风声紧急，水贼们都躲起来了。

猪婆龙不能往其他水贼的地盘躲，其他水贼恨透了他，沿江各州县都受到波及，掳快们勤快得很，搞了个草木皆兵，纷纷匿伏断了生路。

浦子口以下一段江面，大江折向东流，形成一处数十里的大河弯，淤积了许多大小洲诸。

但州县的管辖，仍以江中心为界。

江东岸：三汉河的东面有草鞋夹；草鞋夹外面是道士洲、江心营；近南是护国洲、中口洲；都属江宁县管辖；

中口洲以下，是焦家嘴、观音港（港口就是燕子矶）、涛山、唐家渡、袁家河、东阳港、下接黄天荡，皆属上元县管辖。

左岸从浦子口往东，有拦江、工部、官洲、老洲、柳洲、赵家、扁担洲，扁担洲的北面就是滁河口，属六合县管辖了。

江流这一段土名叫宣化漾，往东的新洲、矾山、西沟，接近黄天荡，六合县与上元县的捕快，十个八个根本不敢在这一带走动，互相推卸责任，其实是不敢前来搜贼捉贼，形成三不管地带。

捕快如果带了大队丁勇来，水贼们的快船一冲，便冲入宽三十里的黄天荡，形影俱消。

猪婆龙和水蜈蚣心中有数，水上、陆上，治安人员都会在黄天荡等他们算帐。

帮助王府专使杀人掳女，吃过界藐视陆上好汉，天理不容，国法更等着他们制裁，激起了众怒。

几艘快船躲在扁担洲的芦草深处，一躲三天，如果风声不对，准备乘夜驶入滁河口，向内河远遁。

人都分开藏匿，等候风止浪息再出来活动。

目下的四艘快船，是两贼首的精锐，各拥有将近四十个高明的好汉，事急仍可一拼，对付一两百名捕快丁勇绰绰有余，其他水上陆上好汉，来上百余名也奈何不了他们。

水贼其实相当穷，并不如外界所想像大斗分金银，他们在江上谋财害命；真正获得的财物并不多。

有大资本的富商请有打手保镖，大豪巨公有随从护院，抢劫需付出重大的代价，成功的机会并不多。

船搁在芦滩上，人躲在洲上的芦棚内，总算有酒有肉大吃大喝。

睡的问题也可解决，天气炎热，芦棚任何一处角落也可以倒头便睡。

六七十名水贼，除了守船的二十余人，在船上歇宿之外，其他的人全挤在四座芦棚内歇息。

洲上草木丛生，一些田地已被大水所淹没，那些冒险前来垦洲的乡民，早已离去等候汛期消退才回到洲上干活，目下除了水鸟之外，就是这些逃匿的水贼了。

一艘快舟靠上了洲东南，黄自然一跃上岸。

“你们不必参与。”他向船上的人叮咛，主事人是雷霆剑海扬波：“你们不敢杀，我敢。有你们在场，我不能放手干。我办事有自己的一套方法，配合不当会增加困难。

回头见，你们自己小心。”

不等众人有所表示，他已飞快地走了。

洲滩如不生长芦，就生长荻，密密麻麻，形成绵绵密密的青纱帐。

警哨共派了两个，一个监视洲中心的草木丛生地带，一个监视江面。

不论是从水面或从陆上接近芦棚，皆在警哨的有效监视下。

来人少，水贼有把握把来人吃掉摆平；来人太多，就登船早一步远走高飞。

监视陆上的那位警哨，躲在芦苇的缝隙中，不时探头探脑留意两百步外洲上的树丛，看是否有人钻出，却忽略了左右的芦苇丛。

刚习惯性地向外探视，身后却无声无息出现一个人。

江风吹拂着芦梢，波涛声也乱人耳目，在这里听觉靠不住，只有视觉最可靠。

如不能及早发现警兆，就大事休矣！

警哨被人悄然接近身后而毫无所觉，便注定了是输家，耳门一震，便失去知觉。

大门洞开，任由来人长驱直入。

猪婆龙生得矮胖丑陋，是大江众多水贼中，最为凶残，最不讲道义的贼首之一。

水蜈蚣也是恶毒的水贼头头，与猪婆龙臭味相投交情深厚。

名义上两人各拥有四五十名贼伙。事实上经常两股人联手合作，两股其实是一家，在对付外敌的行动上，表现尤其显著，联手合作并肩御敌，同仇敌汽一致对外，因此其他想吞并他们的水贼，还真不敢有所异动。

两人与其他七八名小头领心腹，在中间那座芦棚席地而坐，中间摆了些用荷叶盛着的菜肴，十个人一面喝酒进食，一面讨论今后的行止。

“真他娘的混蛋加三级。”猪婆龙咕唧着他那代表蠢笨的鲰鱼嘴，含糊地咒骂：“怎么平空冒出一个什么黄太爷，取代了乾坤掌韩兴的地位，咱们为何事先没得到任何风声？河南方面来的人，又为何告诉咱们，已获得乾坤掌的合作，岂不是存心坑害咱们吗？”

“罢了，不管河南方面的人，是否存心坑害咱们，事实上咱们并无抉择，非答应与他们合作不可。”水蜈蚣摇头叹气；“当然也怪咱们太贪心，贪图他们的一千两银子重赏，替他们带路做案，顶下这件倒霉的事。”

“也不能怪咱们贪呀！不但有一千两银子赏金，又可顺手牵羊获得油水好处，何乐而不为？”猪婆龙的猪眼乱翻：“咱们这两年来，海贼与侯寇杀来杀左，南京附近全是兵，买卖几乎完全停顿了，真正能做一票可获百十两银子的买卖，可说绝无仅有。杀三五个人，抢到值十余两银子的买卖也不多呢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，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咱们没有什么好埋怨的。现在各方人马，都要找咱们的晦气。在这里躲不是办法，早晚会被他们断掉生路。”

“咱们能往何处去？四面楚歌……”

“江上站不住脚，咱们下海。”水蜈蚣大声说：“反正都是玩命，干脆玩大些。”

“这……”猪婆龙胜有难色。

“我有人认识黑水洋的东海王，他与东洋鹿儿岛的一伙倭寇合流，上个月还攻打江浦一带州县，实力极为强大。南京、浙江、山东，都是他抢劫的地盘。”

“我担心的是他会不会接受咱们入伙？”

“应该会欢迎我们入伙。”水蜈蚣肯定地说；“与他联手的那股倭寇，是东洋最强悍的一股。咱们可以带领他们，从大江直薄南京，抢南京才可发大财。他们抢沿海各贫苦的州县，能得到多少好处？我敢说，他们将十分欢迎咱们加入。”

“唔！值得考虑。”猪婆龙意动。

“没有考虑的必要，咱们需要的是当机立断展开行动，天黑之前召集所有弟兄，顺水顺潮出海。”

“好，真该另谋出路了。”猪婆龙欣然同意：“咱们地头熟水路熟，领他们劫掠南京，抢得大批财物，再向上江溜之大吉，享受下半辈子。”

那时，沿海烽火漫天，海贼勾结东洋倭寇，荼毒沿海各州县。自京师、山东下迄福建、广东，烈火焚天尸横遍野，是有史以来，受东洋倭寇荼毒最惨烈的时期。

自从汉代开始，东洋倭寇一直就是中国海疆最可怕的敌人。

唐代稍好些，互有善意的往来。

宋代开始又时有冲突，为害渐烈。

元代励精图治，誓除此僚，没料到日本君臣拜天求到台风，一阵风吹

垮了大元帝国的东征舰队。

至本朝初年，日本不但加剧骚扰我国海疆，甚至参与宰相胡惟庸造反阴谋，要炸死朱元璋推翻大明皇朝。

大明中叶以后，倭寇变本加厉，大举与海贼勾结，把沿海各地搞得血流成河，烽火漫天。

日本这个贼性根深蒂固的民族。是中国千余年的世仇，此僚一日不灭，永远是中国的梦魇。

历史已经证明，这个民族已成为世界的梦魇。

物腐而后虫生；如果没有不肖的海贼，与沿海各州县的无耻暴民与倭寇的勾结，倭寇是成不了气候的。

两股水贼决定要出海投靠海贼。决定了今后的行止。

棚侧不远处芦苇簌簌而动。传出一声轻咳。

“你们有命享受下辈子的福吗？”语声震耳欲聋。

四座芦棚的水贼大惊而起，呐喊声中纷纷抄家伙涌来。

“是什么人？”猪婆龙跳起来怒吼，顺手抄起六尺长的分水双股鱼叉。

“杀！”黄自然喝声似沉雷，剑幻化连续进射的激光，贯入涌来的人潮，一剑一个大开杀戒。

海扬波共来了七个人，从另一方向发动，向半搁在芦苇浅滩中的快船发起攻击，收拾守船的十余名水贼，下手不留情。

砍瓜切菜；虎入羊群。水贼们那禁得起黄自然的切割？三五冲错，便倒了一半以上，四十余名悍贼，没有一个水贼能接得下一剑。

猪婆龙和水蜈蚣最幸运，惨烈的博杀中，始终跟不上黄自然，也就抓不住出招拼搏的机会，在混乱中追逐黄自然的背影，因此幸运地不曾与黄自然正面接触，有惊无险。

片刻间，死伤枕藉，附近的芦苇压倒了一大片，尸体与重伤的水贼撒了一地，血腥刺鼻。

最后一次冲刺结束，只剩下七个水贼了，以猪婆龙为中心聚结，一个个胆都快要吓破。

海扬波七男女堵在外围，跃然欲动。

猪婆龙果然不愧称亡命，双手抡叉依然勇气仍在，瞪着猪眼目眦欲裂，惨重的死伤触目惊心，但已失去继续追逐的勇气，七个水贼只好结阵自保。

“你好残忍。”猪婆龙痛心疾首厉叫：“剑剑饮血，几乎屠光了我的弟兄。你……我与你誓不两立，你到底是……是谁

“黄太爷，你应该知道我是谁。”黄自然直逼近至八尺内，轻拂着血迹斑斑的长剑，虎目中杀机怒涌：“我拒绝你的指控，黄太爷决不残忍。你们人多势众，光明正大博杀，彼此死的机会均等，无所谓残忍。而你们所杀的人，却那是无力自卫的人。你这比猪更卑贱的狗杂种，怎敢指控我残忍？”

“混蛋！你不是江浦地面的好汉……”

“对，不是。”

“那你为何和我作对……”

“因为你该死，你所做的事天地不容，为了一千两银子，你替王府的混蛋领他们杀人掳幼女人。我问你，你要死还是要活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混蛋！你知道我说什么。要死，太爷宰了你；要活，招出王府那些首

脑们的下落。

“我把你留到最后，就有意留你一条活路。”

“去你娘的活路，太爷干这一行，从来就没想到有活路。”猪婆龙怒吼，挥叉急进，劈面就是一叉，双手运叉力道极为猛烈。

一叉落空，黄自然斜身略闪。叉突然脱手抛出，六尺空间横向砸落。

如果是普通的对手，这是一大诱惑，所占空间广大不易躲闪，速度也不快，势将伸手接叉。

黄自然果然伸手接叉，不用双手而用左手。

叉沉重本来该用双手接，以免无法抓牢。

左手刚抓住叉杆，猪婆龙已随叉切入，左手有一把锋利的狭身插手，俗称攥子的近身搏斗利器，右手有一把小型手钩，那是爬船或钩起袋或囊的工具。

插手与手钩，都是贴身行致命一击的利器，一寸短一寸险，贴身决难闪躲。

黄自然抓住叉的左手，突然将叉向前反推，恰好挡住切入近身的猪婆龙，将猪婆龙反向后震退。

“去你的！”黄自然右手的剑准确地送出，剑尖从叉上方疾吐，刺入猪婆龙的左肩井，深入体内四寸，几乎贯穿肩后的琵琶骨。

三名水贼狂野地冲出，左右齐至。

剑光左右分张，光华进射目眩生花，人影闪动快得有如幻形，光与影倏动倏止，骤发的隐隐风雷乍起乍落，狂冲的刀光贼影也倏然静止。

“呃……”猪婆龙被叉震退，又砰然坠地，双手半张，惶乱地仍向后退，双腿已乱。

三个水贼也各叫了一声，向左右摔跌。

“你就死吧！成全你。”黄自然退进冷冷地说，剑猛然一挥。

猪婆龙的头，突然向侧一歪，向下掉落，鲜血猛然一冲，身躯后倒。

冷酷残忍的一击，把三名来不及冲上的水贼，吓得浑身发抖。

海扬波几个人，也感到毛骨悚然。

“你们。”黄自然的剑，向水蜈蚣三个水贼一指：“也是亡命，也是视死如归的好汉，把脖子伸长些，一下子就完了，保证不痛的。”

“罢了，你是一个杀人的魔王。”水蜈蚣把脖子缩起，哪敢伸长。丢掉分水刀绝望地说：“冷酷残忍，比咱们这些杀人如屠狗的水贼更凶残。”

“对付某些人，就得用某些残毒的手法整治。”黄自然大踏步逼近，剑举起了：“送你上路！”

“我……认栽……”水蜈蚣崩溃地厉叫。

有各方朋友协助，消息便灵通多了。

黄自然缺乏人手，办起事来缚手缚脚。海扬波弥补了他的不足，获得各方人士的协助，两人合作无间，办起事来，事半功倍。

瓜步镇，只是六合县东南，临江的一座小镇，与仪征县相邻的小市集，设有巡检司衙门，商业颇为繁盛，当然比不上浦子口繁荣。

颇有名气的是镇东临江的瓜步山；那是一座小巧玲戏的小山，一方面是兵家必争的制高点，另一方面是大江的分潮线目标。

大江的海潮，上溯六百里抵达瓜步山，这里是平潮的分界点，凶猛澎

湃的潮水至此锐势减弱。

再往上游，潮势减弱，也就是第二阶段的起点，直至大胜关再次减弱。大胜关也就是潮流第三阶段的起点，终点在太平府的采石矶。

再往上，就没有潮水了，仅随潮汐的起落，江水有次序地涨落而已。因此，瓜步山便成为海舶的指标。

码头的规模，比浦子口镇小两倍，但也经常泊有五六十艘大小船只，客货舱都有。

那一艘大船，很像是载客兼载货的私人栈号船只，外表不起眼，外貌有点老旧，连水贼也不愿浪费时间，注意这种无利可图的船只。

天黑后不久，船上灯火全无，似乎空阗无人，船夫都到镇上买醉去了。

船只有半段后舱，前舱底用来载货。舱门是大开的，里面黑沉沉不见人踪。

一个夜行人跃登前舱面，然后又上来三个。

第一个登船的人是黄自然，顺手抄起一根三丈长篙。

“如无必要，不许插手。”他照老规矩向同伴们声明，表示他可以应付。

同伴是海扬波、三姨、江小兰。

“是的，太爷。”江小兰怪腔怪调的娇嫩嗓音透着俏皮：“那是你黄太爷的事，不许旁人插手。哦！是不是打算先打烂船舱。”

“对，对极了！”他拂了拂长篙：“我这人懒得很，不想在黑暗中和人捉迷藏，不想逞英雄，让人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玩暗器毒物。拆屋拆船，这种老把戏还真管用。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放火，可惜在市镇不宜使用。”

“太爷，放火是强盗行径呀！”

“必要时扮强盗并无不可。对付某些人，就该用某种手段，扮强盗也是手段之一。”

那些人可以扮强盗杀人掳人，我为何不能依样画葫芦？”

“那就动手呀！太爷，不要光说不练。”

“动手就动手。”他扭断肩叉，作标枪使用。

一声冷叱，长篙破空而飞，像一根特大的长枪，破空贯入舱内，发出可怕的贯入撞击声，船身摇摇。

竹制的长篙前重后轻，尖端的铁撑颇为沉重，取掉尾端、的肩叉，重心便移至前段，用强劲的力道掷出，真像攻城的大弩。

他抓起另一支长篙，重施故技扭掉肩叉。

不等他再次攻击，舱内抢出五个人影。

“咱们找错了目标。”他失望地说，丢掉篙挪了挪佩剑：“或者受骗了。”

“你们没找错目标，也没受骗。”领先的人说，女性的娇娇柔柔嗓音极为悦耳；“八仙过海，各展神通；你们很够份量，我们也不差。也许可以说，我是有意透露一点讯息，布下一些机巧，故意引你们来的。”

“佩服佩服，以你们远道而来的人说，能有此表现、已是十分难能可贵了，几乎主客易势，你们值得骄傲，你们之中必定有极为杰出的人才。”黄自然不得不赞扬对方神通广大：“故意引我们来，可信度甚高，似乎你并没穿桃色衣裙，难道不是绛仙葛莲葛姑娘？”

“离开河南，我就易装了，毕竟我的名号口碑差，不易装在外走动极为不便。哦！

你就是黄太爷？”

“不错，那就是我。”

“可否见示真名号？”

“黄自然。”

绛仙五个人，显得有点骚动不安。

“毁灭玄武门那位黄自然？”绛仙的声调有点异样。

“正是区区在下。”

“妙手灵官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毁了汉中小雷音禅寺，一代大淫僧四好如来的黄自然？”

“没错，那就是我。”

显然，神剑秀士已经把他的底细透露了。

“你怎么牵进这件事情的？”绛仙讶然问。

“反正我介入了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或者，聊可算是倚云栈小雷音禅寺的余波吧！”

那次贵王府的人摆足了威风，居然要征用我，被我揍得鼻歪嘴缺，新欠旧债正好一并结算。”

“还不是时候，可否请江家的人先打交道？”绛仙不想和他结算新欠旧债。

海扬波三人举步上前，他们才是正主儿。

“哪一位是四海狂鹰江万里？”绛仙向他们问，黑夜中船只轻微晃动，不易看清面貌。

“江老哥不在，在下是全权代表。”海扬波独自上前；“似乎你们已经知道咱们的底细……”

“你们一群一流江湖亡命豪客，算不了什么。我知道你为何不肯干休，我也有意引你来，传达徽王国主的意旨，也转达咱们的一些讯息。”

“是吗？也许咱们这些一流江湖亡命豪客，真的算不了什么，但亡命仍然是亡命，忽视亡命是不会有好处多少的，结果如何，日后自知。”

“你要软骨散的解药，是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海扬波一字一吐：“至于能否要得到，咱们并不在意。”

“给你，我是很大方的，但你得仔细听清本姑娘所传的旨意和讯息。”

“我在听。”

“国主这次下江南，必须获得几个有根基、又派上用场的绝色少女，志在必得。好不容易获得一个江小蕙，国主是决不可能轻易放弃的。为了她暂时的安全，所以暂时把解药给你，以免她成了废人，就派不上用场了。”

“哼！你……”

“你不要不服气，国主的旨意是无人能抗拒的。国主为了炼药呈奉朝廷，任何代价在所不惜。炼药需有根基少女的天葵做药引，这种少女十分难得，年轻貌美健康固然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先天的特殊体质。一千个美丽少女中，很难找出三两个。江小蕙符合所有的条件，是万不得一的完美特殊体质人材。我把解药给你，你必须千万小心珍惜保护她，我们的人赶到之后，将郑重向你们索取她，如有丝毫差池，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。

如果你聪明，最好把她交给我保护带走，我们的人将不向你们追究，安心做你们的江湖亡命。”

这等于是严重的警告，可怕的威胁。

黄自然参与小雷音禅寺事件，知道王府的人，与四好如来打交道的经纬，神剑秀士的目的，就是取得四好如来的淫药龙虎霹雷丹。

当今的皇帝嘉靖，也深喜此道。当初通妙散人梁高辅受聘徽王府，主要原因是通妙散人知道炼春药的秘方。

梁高辅年已八十余将届九十，仍可一夕御十女而依然龙马精神。

但通妙散人梁高辅知道炼法，却没有能力取得最重要的药引。这重要的药引，就是人材体质特殊超绝少女的天癸。

通妙散人梁高辅只是一介平民隐士，那有能力找得这种少女？徽王国主当然有这种能力，他藩地里的任何女人，他只要一句话吩咐下去，谁敢不遵？

徽王好卖弄，知道皇帝也精于此道，嗜爱此道，不由喜好女人，更嗜好修神仙。春药送入皇宫，嘉靖皇帝大喜欲狂，不但要药，也要人。

结果，通妙散人到了京师，进了紫禁城，成为嘉靖帝的宠幸顾问。

可是，在京师可不能像在河南钩州一样无法无天。梁高辅不便在京师练药，不能任意残害女人。

尽管嘉靖帝在宫中，养了五百童男童女，集尿液炼秋石仙丹，但毕竟比炼女癸干净些，消息若是外传，连皇帝也有所不便。

结果通妙散人天天派传使，千里迢迢到钩州，向徽王国主索药。

徽王国主不胜其烦，同时也舍不得奉献丹药。要找有根基有特殊体质的天资国色少女，谈何容易？圣旨又不敢违抗，尽管这种圣旨见不得人。

所以，只好远至江南，私离藩地，沿途命爪牙物色精选少女，不惜杀人掳劫，到南京之前，已到手不少女人，可惜无一适合炼药的条件，只好带回钩州做宫女供他淫乐。

现在居然鬼使神差，碰上一个合乎条件的江小蕙，而且人已到手，爪牙们欣喜欲狂。

可是，竟然被人救走了。而且，死了许多爪牙。

徽王国主怎肯干休？爪牙们也不会于休。

但在真正高手爪牙赶到之前，他们知道无力将人夺回。

他们一点也不在乎江湖亡命，一点也不在乎江湖之王四海狂鹰。

可是，所面对的竟然是黄自然。

黄自然的底细，无人知悉。

黄自然冒充保定府捕快，一举歼除玄武门杀手的消息，轰动江湖，声威显赫，牛鬼蛇神人人自危，唯恐被他找上头来，把他看成毒蛇猛兽。

现在，他竟然涉入这件事。

绛仙这些人，主事人是魔爪丧门陈魁，全部是江湖朋友畏如蛇蝎的知名人物，已经知道不容易对付四海狂鹰，所以不得不暂采怀柔手段，等后到的高手赶到，再将人夺回。

要目下这些人对付黄自然，简直像是驱羊斗虎。

现在，他们知道死了许多爪牙的问题所在了，凭四海狂鹰的人，绝对不可能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。

海扬波傻了限，不知该如何应付这突兀的变化。

有解药当然求之不得，以后的事谁去管它？天涯海角一走，王府的爪牙又能怎样？

与王府为敌，还真需要超人的勇气。

即使是江湖亡命之徒，也宁可忍口气及早回避，以王府的权势，可以罗致明的暗的各方人材，亡命之徒如想硬碰硬，结果是相当可悲的。

所以俗语说：以卵击石，智者不为。

三五个亡命和王府碰，铁定会像鸡蛋碰石头一样破碎。

三十七名王府专使，虽则罪证确凿，江浦官方同样奈何不了他们、乖乖送入南镇抚司了事。

南镇抚司是锦衣卫南北两处对外衙门之一。

锦衣卫是皇室的特务，除非龙子龙孙涉及夺位谋反阴谋事件，通常对这些龙子龙孙的普通罪案，备案了事不会深究，囚入天牢也只是表面工作，大不了要王府备文派人领回了事，用家法处置，外人不得干预。

一些亡命一时冲动，激于义愤奋起周旋，但要不了多久，勇气会因情势日渐险恶而消失。

按常情，海扬波应该见好即收，获得解药便心满意足，远走高飞找地方躲起来。

黄自然了解海扬波这种人的处境与心态。

如果不是万不得已，这种人是不会挺身与王府为敌的，尤其是根有底可查的人，更不敢轻举妄动。

“你们的事与我无关。”他干脆退至一旁，口气摆明表示是局外人：“你们先解决，我不急。我不插手别人的事，我的事也不希望别人插手。葛姑娘，稍后和我打交道，这些饱含威胁恫吓性的话，最好不要说，以免引起我的愤火，把你弄到秦淮河教坊，卖给老鸨让你生死两难。”

“唷！你也往秦淮河的教坊跑？”绛仙用怪怪的，含有嘲弄味的口吻问。

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他提高嗓音，让邻船的人也可以听清：“食色性也，哪一个大丈夫大英雄不好色？好色而不需亏良心不伤天害理，上教坊是唯一正大光明达到目的的可敬行为。江湖亡命一生为非作歹，所用性命混来的钱；十之八九送入教坊，花得心安理得。不像你们王府的狗男女，利用权势做出丧心病狂的混帐勾当。”

“你……”绛仙大怒，混帐两字骂得太恶毒。

“我说错了吗？”黄自然却嬉皮笑脸：“我猜，你一定在王府担任教那些女人，如何利用女人的魅力宛转承欢，供那位狗王玩乐，你与教坊的鸨婆有什么不同？鸨婆教的就是这些呀！所以把你卖入教坊，你就不必学那些取悦男人技巧了，你就是此中行家，专家级的高级娼妇呀！”

“可恶……”

“先不要和我算帐。”黄自然摇手制止绛仙拔剑：“我不想误了你们的事。如果动起手来，江家的人见事不可为，不得不奋而应战，你们将多十倍劲敌，江家的人还躲在码头上看风色呢！你要他们一涌而至吗？”

海扬波是老江湖，了解黄自然的用意。

本来说好了统合行动，由黄自然做主事司令人，现在却表示置身事外，当然另有用意。

“解药给我，江家的人立即撤离码头。”海扬波大声说：“我不想玉石俱焚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的确来了不少人。”绛仙将一只纸包抛过：“敝长上的确估错了江家的实力与声望，真没料到你们在短短几天中，能召集各站各道的高手聚在一起，搜踪的门道可圈可点。包中有三颗解毒丹，每半个时辰服一颗，

余毒便可尽除，服第一颗之后，手脚便可活动。记住，我们会找你们的。”

海扬波接住纸包，心中揣揣不安，天知道解毒丹丸是真是假？

不论真假，皆必须接受。

除非不接受，不然就没有反脸硬干到底的藉口。

在江湖称英雄叫字号，有身份地位的人，一言九鼎，这是成名人物的豪气，英雄形象建立艰难，决不可无信无义自毁形象。

“你们来吧！咱们还有接待的能力。”海扬波是成名人物，绛仙也极有地位，不得不接受丹丸：“咱们后会有期，告辞。”

“好走。”绛仙欣然说。

此时此地，能把强敌遣走，便成功了一大半，剩下一个黄自然就容易打发了。

海扬波将丹丸纳入怀中，跃登码头。

码头各处暗影中，出来了不少人。

众人互相一打手式，昂然大踏步，消失在码头的栅口外。

黄自然站在船舷旁，表现得确像是局外人。

现在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仅从舱面的情势估计，五比

“这些江湖硬汉，是极易打发的。”他开始说话了，维仙五个人已经以他为目标怒目相向。

“你也是江湖硬汉吗？”绛仙反问。

“应该算是。”

“那么，你也容易打发的。”

“恐怕不容易呢！葛姑娘。硬汉有许多种，有些硬得像茅坑里的鹅卵石，又臭又硬之外一无是处。你说上一千个动听的理由，排出百万官兵威吓，它仍然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，丝毫也改变不了它。”

“不怕打碎？”

“打碎它干什么呢？它本来就毫无用处。”

“你到底为什么惨杀我们的人？”

“以往，我为钱杀人，甚至为一文钱而杀人，所以下手有分寸讲道理。现在为自己的理由而杀人，所以不问青红皂白，见了你们的人就杀。”

“我要理由。”

“看不顾眼，理由充足吗？”他振振有辞，进一步解释：“也许我这人天生叛逆，看不顺眼就强出头。其实，我，也是一个惜命的人，并没有兴趣多管闲事。天下间闲事太多，哪能举起大拳头。亮着大嗓门去管？眼不见为净，但眼见了之后，不得不管，就算你走了霉运吧！偏偏被我碰上了，成了目击者。不必多说了，把那个狗王的藏匿处告诉我，带我去找他好吗？劳驾你啦！”

“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那就怪不得我了。”

“你要……”

“你这个床功了得的大美人，教授媚术的专家，我保证你卖入教坊之后，要不了几天，你就会红遍秦淮河，成为南京金陵四大名花之首。要举剑杀掉你，确是暴珍天物，下不了手……”

“那你就死吧！”

几乎是同一瞬间，五个人采取同一举动：先发射暗器追魂夺命，

人站在船舷边，无处可以躲闪，五个人五种暗器，在近距离内同时发射，没有任何躲闪的机会，暗器的笼罩面甚广，躲闪的速度决难比暗器快捷。眼一花，人影在暗器进射中幻没。五支刀剑出踏，准备随暗器冲进。

暗器呼啸而过，有两枚贯入舷板，三枚飞出船外，向邻船飞去。

人影重现，是从舷板外翻升上来的。

是黄自然，挂在舷板外，暗器飞越，他翻升入船回到原处，幻没与重现的速度太快，黑夜中真难以看清，反正一隐一现之间。只是一眨眼的事。

剑光暴起、迸射，光华倏现倏隐，这才传出利刃破空的风雷声。

“铮！”绛仙是唯一接住一剑的人，火星飞溅中，暴退丈外，几乎被对面的船舷所绊倒。

船舷板高仅两尺，被绊倒必定向船外翻跌。

总算武功了得，扭身斜转，斜窜出八尺外。

身形一稳，只感到毛骨悚然。

四个同伴全倒了？像被割断咽喉的老鸭，在舱面上挣扎、滚动、抽搐、却发不出声音。

咽喉的确被割断或贯穿，难怪发不出声音。

这刹那间的冲错，四个人像是同时被杀，这怎么可能？杀四只鸡也没有这么容易呀？

黄自然就站在一旁，相距不足五尺，伸手可及，手中剑斜指着她高耸的挺秀的右乳房。

“我一定要带你走。便宜卖。”黄自然笑吟吟地说：“秦淮画舫的那些老鸨婆识货，不会亏待我。”

她的剑科举在外侧，毫无封架的机会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可……可能，在一……一眨眼间，杀……杀了我四位超等的高……高手？”她惊骇地叫，似乎拒绝承认眼前的事实。

“可能的，一剑一个干净俐落。”黄自然说：“不信你可以检查求证。”

“你……你比神剑秀士强不了多少，他……他和你交过手。”

“在我无意杀掉你之前。你也比我差不了多少。如想杀你，一剑就够了。神剑秀士上次他非常幸运，当时他是和我并肩站的人，我哪有兴趣杀他？你接了我一剑，比他仅强一分半分而已。现在……”

“你这天杀的叛逆……”

一劈掌落在她的右肩颈，把她的话打断了。

她的剑刚失手掉落，一连串无情的拳掌，已雨点似的落在身上，连几处禁区也受到波及。这可不是比武印证，男人不能向女性的禁区下手。

生死仇敌搏斗，可没有什么禁忌，击中要害将对方便置于死地便是赢家，最好是一击毙命，有些禁区本来就是要害。

她也像一条八爪鱼，或者一只蜘蛛，发疯似的纠缠在一起，掌爪拳肘膝全用上了。

最后几乎要用牙齿咬。

结果她像落入网中的鸟或鱼。

最后右肋挨了一肘，她终于哀叫一声摔倒在舱面上。

黄自然拾回剑归鞘，一脚踏住她伸手想捡剑的右手肘，俯身一掌劈在她的右肩关节上。

“你这一身细皮白肉，揍起来的感觉真好。”黄自然解她的腰带做捆绳，

把她按倒背捆她的双手：“你帮助狗王戕害女人，我要你受到报应，让你到秦淮河伺候那些有特别嗜好的滥嫖客，替那些受害的女人还债。首先，要破你的气血二门……”

“不要，求求你放我一马。”她挣扎着哭泣着尖叫：“我并没唆使他们抢女人，也没下手枪女人。调教女人是我的工作，这工作我不做也另有人做……”

“贼淫妇你还敢强辨？”黄自然又住她的喉咙凶狠地说：“你没用软骨散制住抢来的女人？”

“那是……那是为她好。”她痛苦地分辩：“她是唯一会武功的人，性情刚毅暴烈，如不用软骨散制住她，她会伤害了自己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。你至少也是帮凶，而且是最卑鄙阴毒的帮凶，死不悔改的诡计多端贼淫妇。”

“我否认，我……”

“你否认？你否认给江家的解毒丹，是另一种更霸道的控制毒药？好，我按出来全塞到你的肚子里去，看会有些什么结果。”

百宝囊是江湖朋友的随身至宝，女性另佩有荷包。

男人也佩稍大形的荷包，但通常是有身份的人才佩那玩意，可盛装贵重物品，颇为时兴。

她不但佩带有百宝囊。也佩有刺绣精致的荷包

倒出荷包闪的玉、石、瓷三个小扁葫芦，倒出里面的丹丸分别嗅了几下。

身旁伸来只小手，常中有纸包的三颗丹丸。

“是这一种。”小手的主人江小兰说。

果然是青石小扁葫芦中的丹丸。黄自然接过，把青石小扁葫芦中仍存的二十余颗倒出。

“张开嘴，全给我吞下去。”黄自然伸手去捏她的牙关，作势要将丹丸倒入。

“不……不……”她含糊地叫：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

“这是解软骨散的解药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必须吞下去。”

“不……不是的。”她急急地说。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子……子午大崩丹……”

“哦！我知道了，是魔爪丧门整人勒索的毒药。”黄自然拍了她一耳光：“一颗，于午两时发作，痛苦万状又哭又闹，江家的人，非再找你不可。你给她服三颗，每两个时辰就发作一次，江家的人便会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发狂似的找你求饶了，真够毒的。好，这里共有二十七颗，你全吞下去，可能每个时辰发作三四次，或者五六次，有热闹可看了，张嘴！”

“不……那会痛死我……”

“那你就死好了。”黄自然冷酷地说：“咬断舌头的力量你应该还有。”

“饶我……”

“哪一瓶是解药？”黄自然连抽她两耳光，揪住她的发髻将头往舱板乱撞。

“那……只小玉……玉葫芦……”她昏乱地狂叫，被撞得不知天地何在，神智昏乱。

通常精工雕琢的玉或石制的小扁葫芦，或者烧制的瓷小葫芦，是专用来盛药用的，葫芦里有什么药，只有持有人心中明白。

黄自然再次轻嗅小扁玉葫芦中的药味，这才放心地递给在一旁偷笑的江小兰。

这种不住打击逼迫的手法，的确让小丫头大开眼界，又好奇又害怕。

“你去告诉那个什么王爷狗国主。”黄自然一面解绑一面说：“他如果不赶快逃回钧州王府躲起来，我一定要剥他的狗皮，阉掉他这个老山羊。”

她老半天才能挣扎着站起，觉得浑身的骨头快要散了，天旋地转站立不稳，这一顿狠揍她吃足了苦头。

“你……你打得我好……好惨……”她痛苦地说。

“你活该。”

“天地间没……没有一个……正常的大男人，能……能向我这种国……国色天香的美……美女，如此痛……痛打……”

“你少臭美，哼！神剑秀土的姘头高唐神女，就比你年轻漂亮，我告诉你一件男人的秘密。”

“什么秘密？”

“一个男人假使对你一无所求，揍起你来眼中不会把你看成天仙的。”

“你是个猪！”她尖声大骂。

黄自然哈哈大笑，跳上岸扬长而去。

一条小径向东南伸展，里外便是天河(滁河)口。

云沉风恶，涛声奔腾，路两侧草木森森，本来就相当荒僻，夜间罕见人迹。

海扬波的十六名同伙走在前面，他与三姨、江小兰，陪伴着黄自然断后，留意是否有人追踪。

王府官船上的人，藏身在镇上，避免发生惨烈的搏斗，而且在主事人的心目中，犯不着再牺牲一些人手。因此船上只留下绛仙五个武功最高明的人，有恃无恐与江家追踪而来的人打交道。

绛仙受挫，四高手死亡，很可能激起王府的人愤而走极端，很可能追来撒野，有必要小心提防，随时准备突发的变故。

“你怎么知道那臭女人，所给的不是解药？”海扬波忍不住提出疑问。

“猜想而已。”黄自然说：“王府的人趾高气扬，都认为皇帝第一他们第二，不会给予任何恩惠，鬼女人大方得令人起疑。他们知道人被救走，死了许多人，在后续高手爪牙没赶到之前，不可能将人夺回，所以用诡计逼我们去找他们，自己送上门去找死。”

江姑娘每两个时辰痛苦地叫喊，你们怎能不心焦如焚，加紧搜寻他们？也必定章法大乱被他们牵着鼻子走。没想到真被我料中了，也失去杀那鬼女人的机会。通常我有求于人，是不会杀人灭口的。”

“呵呵！你那样痛打一个绝色美女，委实有失风度。”海扬波大笑：“我敢打赌，她恨死你了。”

“恨仇敌她是应该的呀！真正的有尊敬仇敌风度的人，毕竟少之又少，至少我就没有这份修养。如果你不恨仇敌，你取胜的机会是不多的。”

“留那鬼女人做活口，现在，他们知道你和我们并肩站了，不会再把我们看成一二流的江湖亡命啦！”

“也就是说，你们今后的处境更为凶险，他们会全力图谋你们，一旦发起攻击，将势如雷霆志在必得，所以今后你们得特别小心。”

“对，今后我们的人不宜分散了，以免被他们逐一铲除，分而蚕食。”

“你们最好记住，不要逞强轻举妄动，小心中计，下一批人可能不易应付了。唔！”

“不对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不要回头察看。”黄自然放低声音；

“这……”

“有人跟来了。”

“那鬼女人……”

“是他们的人已无疑问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

“有如此高明的可怖人物，刚才为何不出面？所以我疑心是鬼女人其他的同伴，不是她船上的人。”

“跟来的人高明可怕？”

“是的，飘忽如鬼魅幻形，可能轻功蹑形术，已练至移影遁形境界了。你们迳泊船处，不要上船，在岸边布伏，切记不可逞强现身接斗，那是我的事，我要先了解倩势，不要理会我的行动。”

海扬波只感到服一花，黄自然已经消失在路旁的草丛里，没发出丝毫擦草声息，不由汗毛直竖，有突然见到鬼的感觉。

21

五个人站在江岸的土坡茅草中，冷然向泊岸半搁在江滩的快船观察。

快船上黑沉沉，毫无人迹。

“他们发现被跟踪，埋伏在滩岸附近。”右首的那人用震耳的嗓音说，有意让埋伏的人听到。

“能击溃葛仙姑的人，当然是武功惊世的高手。”另一人说：“所以能发现被跟踪。”

“咱们怎办？”

“已经找到他们的船，正好一网打尽。”

“十几个人，算得了什么？”

“注意留几个活口，用来胁迫他们把美人交出来。”中间那人沉声说：“其他的人，杀无赦。”

身后先传来一声轻咳，然后阴笑刺耳。

五个人冷然转身，毫不慌乱，镇定沉着所流露出来的慑人气势，表示出他们全是见过大风大浪，见怪不怪的高手名家。

三丈外黄自然双手叉腰，流里流气屹立，毫无慑人的气势流露，倒像

一个好勇斗狠的三流痞棍，与这些名家名高手相较，气势上就输了一大半。

“他娘的！”他粗野地怪叫：“一网打尽，你们以为是放拦江网捞鱼吗？这条天河鱼很多，很早很早以前那些古人，在这里你打我杀。建木栅，筑瓦梁霸。三水闸，结果仍然挡不住入侵的人，连人都捉不住，那能捉得到滑溜的鱼？少吹牛了，诸位。”

“咦！这狗东西反而蹶在咱们后面？”中间为首的人大感意外。

“你们所看到的区区在下，可以保证决不是从阴司出来的讨债的鬼魂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黄太爷。你们的人没把情势告诉你，表示你们是新来乍到的爪牙。亮你们的名号，看值不值得太爷动手打发你们。”

“把他的脑袋砍下来带走。”为首的人愤怒地下令，不耐地举手一挥。

出来一个青袍飘飘的人，拔出冷气森森的狭锋单刀。

“狗东西把脑袋伸过来。”这人神气地叫嚷：“老夫的宝刀非常锋利，砍脑袋有如砍瓜切菜，一下子就解决了，不会痛的，老夫加把劲给你个痛快。”

刀刚出鞘，森森刀气便猛然迸发，可知在手触及刀把时。真力已凝注入刀身了，御刀的真力极为浑雄，宝刀的威力必定石破天惊。

“你这老贼的刀也许真的很利，我的剑磨得也相当快。”他拔剑立下门户：“利刀碰上快剑，各展神通。看谁在刀剑下断魂。上啦！老贼。”

一声冷哼，刀光有如排云驭电，挟殷殷风雷轰然光临，声势惊心动魄。

黄自然不敢大意，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，这一刀极为猛烈霸道，可知对方浸淫在刀上的岁月与精力，必定比任何刀法名家练得更为辛勤，刀一动便将目标限死在威力圈内，凛冽的刀气也具有彻体的功能。

一道激光猛然暴射，硬从刀光中钻隙楔入，令人目力难及，只看到光芒一闪即没。

人影也倏然中分，一刀一剑一接触便结束了，没发生金铁接触的声响，仅传出刀气剑光冲击时，所爆发的锐利撕裂声。

那人斜冲出丈外，脚下一乱，身形一晃，立即以刀支地稳下马步。

“刀利没有用，不够快也是枉然。”黄自然退回原地，举剑沉静地说：“总算不错，可名列超等刀客而无愧色，可惜已没有机会，施展这种绝魂刀法了。”

那人身形一晃，突然仰面便倒。

抢出一个人，急急蹲下搀扶。

“郑老哥……”这人厉叫。

倒下的人仍在抽动，但力道极微。

“他受伤了？”为首的人惊问。

“左……左胸一剑，剖……剖开了心房……”

“咦！怎么可能……”

人已经被杀死了，这位为首的人仍说不可能。

两个绝顶高手同时刀剑齐出，心房被贯穿的机会太少太少了，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，难怪这位首脑，不愿相信眼前所见的事实。

“你必须偿命……”救助郑老哥的人厉叫，跳起来拔剑向黄自然冲去。

拔剑冲出时，左手先一刹那向前抬起，传出轻微的崩簧声，袖箭先行致命一击。

黄自然恰好闪身冲进主动出击，身形扭转时，感到有利器以高速贴右上臂掠过，冲破护身神功的烧灼性摩擦，令他猛然冒冷汗，也杀机怒涌。

一剑吐出，他全力卯上了，用上了魔剑的绝招，吐出的激光也因之而消失，剑身从有形幻化为无形，无俦的真力长驱直入，击破对方的护体神功有如摧枯拉朽，毫无阻滞地贯入对方的右肋，入体八寸以上。

人仍向侧闪出，剑因人移位而把中剑的人扳退了两步。创口扩大剑亦离体。

“呃……”这人闷声叫，斜摔出丈外，像是被剑挑飞的，倒下便起不来了。

人影急闪，三支剑汇聚。

黄自然已损去不少精力，立即陷入重围，在剑下萎缩，突然倒地斜滚出三剑汇聚点，险之又险地逃过三剑碎裂的危境，可怖的凌厉剑气，压得他气血为之浮动，有难以抗拒的现象发生。

他在两丈跃起，出了一身冷汗。

“无耻。”他怒吼，开始移位制造攻击的机会。

三人再次急分，仍想把他围住。

他快速地移位，紧钉住为首的人移动，避免陷入阵中心，引得另两人追随他的身影追逐，根本不可能重新把他围在剑阵内。

旋了三照面，一声冷叱，他突然反旋，激光向第三个人进射。

“铮！”第三个人在仓卒间，居然凭感觉封住了他这一剑突袭，被震出丈外。

激光转向，射向为首的人。

这是说，三打一他居然主宰了攻势。

“铮铮！”为首的人封住了他两剑，第二个人抓住机会攻他的右肋背，减少为首的人一半压力。

三人联手的默契相当圆熟，内功与剑术皆是宗师级的高手名家，但无法有效地把他堵在绝境里，一比一又无法禁受他的雷霆攻击。

四个人在坡顶，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生死恶斗，人影剑光已无法分辨，黑夜中全凭经验与本能缠斗，地下五丈方圆的野草全被踩平。

他碰上了最强悍的劲敌，但仍然主宰了六成攻势，每一击皆险象横生，没能打破对方圆熟的三人联手均势，逐渐有点沉不住气，要走险行雷霆的致命攻击了。

他年轻气盛，实在受不了三个老贼的联手纠缠，几次险招无功，也让他气恼。

黑夜中搏命，本来就极为危险，那种心中有所顾忌，又无法全力发挥的力不从心感觉，年轻气盛的人很难控超拼命一击的冲动。

三个老贼已经知道一比一毫无胜算，因此在联手合击上下工夫，不躁进不露空门，还真把他缠住了。

如果拼命一击，一定可以打破目下的平衡局面，谁死谁活，很可能在一击时分晓。

终于有人出现了，而且声势浑雄。

“他们不要脸三人围攻，咱们也让他们尝尝围攻的滋味。”第一个出列的人是海扬波，举剑怒吼像打雷：“咱们也三个伺候一个，那两位弟兄与黄太爷联手？出来。”

第一个跟出的是三姨，然后是江小兰。

一声厉啸，三个老贼突然飞掠而走，久斗之后，撤走的速度仍然相当

快捷。

“不能追！”黄自然拦住了冲出的海扬波，语音显明地有倦味：“三个老贼联手的技术非常圆熟，追上去一定会吃亏的。”

“唔！是很危险，尤其是夜间更为危险。”海扬波那敢追赶？语气中有恐惧：“得派人查这三个老贼的底。唔！很可能是那三个老妖，除了你，没有人禁受得起他们联手合攻。”

“他们御剑的内力，像是两仪神功，阴阳正反的配台，几乎快要接近浑然如一境界。

刚攻柔守，阳进阴退，相互为用，天衣无缝。下次，哼！最好是在白天。”

“那一定是他们了，好险。”海扬波声调变了。

“他们是谁？”

“王屋三妖，大河北岸的可怕妖孽。”海扬波打一冷颤：“咱们以为魔爪丧门可怕，已经觉得不敢招惹了。王屋三妖的武功剑术，比魔爪丧门更可伯。老天爷！那个狗王真的不惜工本，舍得花大量金银请他们做走狗，难怪敢到南京来杀人掳美女。王屋三妖爱财如命，如无重金礼聘，休想请得到他们的大驾。”

“我知道这些妖魔的根底。”黄自然也感到不安：“如果是王屋三妖，那表示三妖四怪，甚至五穷六绝，这些妖魔鬼怪，为了赚棺材本，很可能都接受王府的礼聘，做王府的走狗了。这表示他们决不会甘休。将集中全力对付你们。”

“我们不算是江湖顶尖人物……”

“不是顶尖人物，他们才敢放心大胆找你们的晦气呀！从现在起，你们所有的人和朋友，都必须躲起来，躲得远远地。我负责拖住他们，掩护你们远走高飞。”

“老弟……”

“不要和我争辩。”黄自然郑重地说：“我甚至没有必胜三妖的把握，你们……今晚如果他们再多一个武功相当不远的人，我恐后尸骨已寒了。鸡蛋碰石头，划得来吗？赶快上船离开，我不希望他们带了更多的人赶来下毒手，走！”

海扬波打一冷颤，乖乖向江滨急走。

黄自然断后，他是最后上船的人。

船推入水，立即扬帆远扬。

强敌来得比想象中快，船刚驶入波涛中，十二个一式短打扮的男女，已出现在江滨斗场，几个人收拾尸体，其他的人穷搜江滨一带隐蔽处所。

江上帆影依稀，大小船只甚多，很难分辨船的型式归属，也就无法认出哪一艘是他们的船，在岸上搜索，只是虚应故事而已。

不久，所有的人在原处聚集。

有人接二连三赶到，人数已超过二十名。

后到的八个人，穿的不是短打扮，而是穿袍穿衫的男女，一看便知是地位高的人。

为首那人身材修长，穿了宽大的所谓青博袍。

所谓袍，指两层的长衫。衫是单层的，冬春两季不能穿。

这人的袍可知是双面的，一面青，一面另有大灰斑，夜间反穿，有变形掩体的作用，所以称为袍。

黑夜中无法看清这人的相貌，反正年岁不小了，举动沉稳，一举一动皆流露出阴沉冷静的气势，令人心中惴惴不安。

“我要你们立即采取激烈的行动，清除所有的可疑人物。”这人向众人下达行动指示，语气阴森冷厉：“宁可错杀一百，不可走漏一个嫌疑犯。他们既然能盯紧我们，表示我们的处境险恶，威胁到国主的安全，必须毫不迟疑加以排除一切障碍。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先到的人，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居然对付不了几个江湖亡命，哼！”

“长上，这会把事情闹大，会激起众怒，将难以收拾……”右面一个矮身材的人欠身说：“何况，我们无法控制他们的动向。尤其是那个黄太爷；神出鬼没，难见首尾，没有根底可查……”

“你们不知道用绝户计断然手段对付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用雷霆手段对付南京地区的牛鬼蛇神，牛鬼蛇神就会迁怒他，把他当成瘟神，他还能在这里立足？你们办事真能干呢！哼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不要可是。”这人沉叱，声色俱厉：“你们唯一可做的事，就是严格执行。”

“是的，严格执行。”矮身材的人急急惶然应喏。

“那个小女人，一定要给我抓回来。”

“是的，属下将全力以赴。”

“办不好，或者惊扰了国主，唯你们是问。哼！一群饭桶。”这人一抖袖，领了两名随从大踏步走了。

不是强龙不过江；打击十分迅疾凌厉。

江浦地面的地方大爷，是乾坤掌韩兴。

这位仁兄的实力相当雄厚，所以才有力量控制南京外围的地盘，不但城狐社鼠听命，过往的江湖朋友也得买他三分帐。

但与王府的实力相较，他却又差得太远了。

王府的爪牙在他的地盘内作案，他敢不点头同意？乖乖躲得远远地，躲到十里外的绿杨村避风头。

当然，江浦城和浦子口镇所发生的事故，他一清二楚。

黄自然一出面，这位地头蛇心中叫苦。

他并不怕四海狂鹰江家的人，四海狂鹰仅拥有过气的江湖之王虚名，这条强龙已是过气的缺爪老龙，不能再兴云布雨，奈何不了他这条凶悍的地头蛇，所以江家的人出面，他有点不安却不在乎。

可是，无根无底的黄自然，可把他这条地头蛇吃定了，连王府的爪牙也死伤惨重，他手下的城狐社鼠，那禁得起几下切割？

这天。他准备迁地为良，躲远些，躲到滁州避风头。

一早，他准备动身。

绿杨村很小，位于天河的右岸，仅有百十户人家，至浦子口镇整整十里。

传递信息的人腿上加把劲，一刻半刻便可到达，所以他的消息非常灵

通。他那群城狐社鼠是很能干的。

住处是他一个爪牙的住宅，养了两个女人。

他平时在各处走动，身边带有六个死党心腹，也是他的保镖。

这次避风头也不例外，六个死党保留不离他的左右，而且多带了四个以防意外。

出了村，小径向西伸展，要走十余里才绕出官道，大清早小径中罕见人踪。

十一个人毫无戒心地，穿越村西的风木林，在前面领路的两名保镖，突然发出小心的信号，两面一分，反应相当灵敏，首先拔刀在手，紧张的神情，表示出发现了需要戒备的情况了。

前面二十步左右，林右踱出两个相貌威猛，剑插在腰带上的中年人，两双怪眼精光四射狠盯着他们。

即便再笨的人，也可以感觉出这两个人的敌意。

后面二十余步的乾坤掌九个人，本能地挪动刀剑准备应付意外，脚下一紧，迅速跟上会合。

“过来。”那位身材特别雄壮的中年人，伸手相招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乾坤掌超前接近至丈外，双掌神功默运：“两位老兄像在截路，有何见教？”

一声刀啸，佩刀人冷然拔刀出鞘。

二比十一，这两位仁兄勇气可嘉。

两双精光四射的怪眼盯着人群，慑人心魄的冷电在众人身上扫来扫去，脸上有阴森冷酷的神情，紧抿着嘴不予回答。

乾坤掌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地头蛇，本身的武功出类拔萃，不然哪敢在南京对岸称雄道霸？

他的心腹保镖，武功很可能不比他差，而且人多势众，哪在乎两个陌生人拦路挑衅？

但他一接触对方的阴森冷厉目光，便平空感到身上有冷飕飕的现象发生。

对方不回答，仅用可怕的目光与神色盯着他们，刀啸与剑吟声，也让他们心惊，立即有人撤兵刃戒备。

“朋友，是冲韩某来的？”他心中惊然，停下脚步不敢再逼近：“两位贵姓大名……”

“你要走了？”亮剑的人冷森森的嗓音带有鬼气，脸上的狞恶神情更为慑人。

“阁下的意思……”

“见风转舵，你走得了搁得下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朋友，可否明白赐示来意？韩某不是没有担当的人，实在不明白尊驾的意思。”他有点醒悟，见风转舵四个字让他心中一跳：“在南京的五霸七雄中，韩某的声誉地位，虽不高但也不低，没有担当，配在南京混十几年而不衰吗？”

“我知道你能干圆滑。”

轻拂着刀的人向他接近，语气不友好：“应付各方八面玲珑，风声不对就顺风倒，你转而帮助江家的人，没错吧？”

他心向下沉，总算完全明白来人是何方神圣了。

“真是天大的冤枉。”他变色叫屈：“迄今为止，我的人避免与江家的人接触。”

不客气地说，即使四海狂鹰亲自光临，南京的群雄也不会听他的。他的女儿只是一个黄毛丫头，随行的雷霆剑海扬波，在江南的江湖朋友心目中，份量也有限得很。即使他们开口，我也不会买他们的帐，怎敢和你们敷衍？不要冤枉人好不好？”

“哼！你竟然还敢花言巧语搪塞？没有你的帮助，他们能知道咱们的动静？”

“我发誓……”

树林深处传出一声冷哼，然后是一声沉叱：“毙了！留一个人传讯。”

一声沉喝，两侧密林中跃出四个人影，两把刀两把剑，像一阵狂风冲入人丛，刀光熠熠，剑影森森，风雷骤发，血光崩现。

前面的一刀一剑，更像眩目的雷电破空而降。

已没有理由可讲，唯一可做的事，是为了生死而拼命挥出刀剑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

片刻间，十一个人只剩下三个。

人多一倍不足恃，双方个人的武功修为相差太远了。

乾坤掌浑身浴血，剑毫无自卫的能力，在一名中年人的狭锋刀下萎缩，拼命地左挡右拦，挡拦不住锲入的刀光。

刀光每一次锲入，他身上就会出现一处不轻也不重的伤口，上起脸颊，下迄小腿，真有三二十道伤口，有些洞孔，有些是裂缝，都不是致命的创伤，鲜血把衣裤全染红了。

中年人真像灵猫，戏弄他这只小老鼠，左一刀右一刀，在他身上不时来上一下入肉的一击。

“你是被选中的幸运者。”中年人在他的右大腿外侧，挑了一道小创口，语气中有嘲弄味：“你可以留住老命，必须十万火急，叫你的爪牙立即离开南京远走高飞，不要替江家的人卖命。如被咱们查出你手下任何一个蛇鼠，与江家的人有所接触，咱们将毫不迟疑，连根铲除阁下的亲朋子侄，鸡犬不留，记住了没有？”

哎一声惨叫，他被一脚踢翻出丈外，剑丢了，破落在水沟中挣扎难起。

等他好不容易挣扎着爬出水沟，爬上路面，只感到心中大痛，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。

那些人都走了，林子里流动着令人作呕的血腥。

他的十个心腹，尸体散布在附近，没有一个活的，人都断了气。

“天啊！你……你们……”他仰天长号，浑身痛得不住颤抖。

杀鸡儆猴的效果，仅对一些贪生怕死的人有效。

一连三天，各路牛鬼蛇神城狐社鼠，确是逃匿一空，被可怖的血腥屠杀吓坏了。

三天三夜中，丢命的人不下两百之多。

被杀的人中，包括了牛鬼蛇神，城狐社鼠，各门各路的有名人物，以及和四海狂鹰江家沾了些边的亲朋。

用意很明显：彻底孤立江家的一切助力外援。

但残杀的手段，也激起一些真正亡命的愤火，同仇敌汽，奋臂而起，

制造机会加以同样惨烈的报复。

倩势紧张，掀起了腥风血雨。

海扬波的人，早已接受黄自然的警告，暂时找地方躲藏，停止主要的活动。

因此那些被牵连遭了大劫的人，绝大多数是无辜被波及的。

也就是说，这种失去人性的大屠杀，是没有必要的，只是藉此而吓阻其他的人，不要干预王府的人在江南胡作非为。

在官府方面，王府的人毫无顾忌。钩州的徽王殿下，与当今皇上臭味相投，权势比其他的皇家子侄高，往来也最密切。圣宠正隆，谁敢招殿下的龙须？

所以唯一的顾虑，是那些不知死活，不畏王法的浪人亡命，只要把这些浪人亡命赶得远离活动地区，便可任所欲为了。

黄自然把最佳美女江小蕙救走，可把王府的爪牙们激怒得失去理智，恼羞成怒迁怒各方牛鬼蛇神，大开杀戒搞得天怒人怨。

王府爪牙的行踪，比以往更神秘。

侦查网张得更绵密，行动网也快速无比。

口风放出，赏格极为诱人。

能完整无缺送交江小姑娘，送纹银五千两；因通风报信而擒获，赏银一千两。

黄自然的赏格也高，赏银三千两，死活不论。

三千两银子，可买五百亩肥田。

用人挑，得用五个挑夫(挑银箱通常是四十斤)。

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；三千两银子与五千两银子，不想要的人真找不出几个。

而在南京混口食的贪婪亡命，比任何大都会多十倍百倍。

江小蕙的处境更为恶劣，一方面是她的赏格太诱人，再就是她一个不见经传的小姑娘？在那些贪婪的亡命心目中，是一块美味的大肥肉，大吃大啃不会卡喉。

黄自然的处境要安全多多，敢找他的人真没有几个。

任何一个自命不凡的人，也不敢不要命打他的主意，连天下第一杀手集团的玄武门，也被他连根拔除，谁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

但他并不因此而大意，暗中活动更为小心。

本来他没将徽王府的爪牙放在心上，发起攻击时毫无顾忌。

他知道神剑秀士、高唐神女是王府相当重要的爪牙，这两个男女不足为害，他知道他们的斤两。

王府的爪牙主事人是魔爪丧门陈魁，这个人他不曾见过，虽然这老魔是江湖朋友畏如蛇蝎的可怕名宿，他自信可以应付得了，威胁不大。

可是，恶斗王屋三妖几乎被缠住，令他悚然而惊，可不能小看这些王府爪牙了，天知道到底还有什么更可拍的人物。混迹在王府做鹰犬？所以他断然警告海扬波。必须躲起来暂避凶锋。

他自己更是小心谨慎，谋而后动，不敢再小看这些爪牙，将这些爪牙看成最具威胁的劲敌。

当然，他不会停止向这些爪牙挑衅，因为爪牙们也不会放过他，双方只有一条路可走：你死我活。

逃避藏匿，必定是势弱的一方，如果不找机会周旋反击，早晚会被拖出来剥皮抽筋。

如果没有勇气应付，必定被对方穷追猛打予取予求。

他离开租赁的小街房舍，潜隐在暗处展开活动。

首先，他得找出狗王的踪迹。

打蛇打头，不需在其他的狗们身上浪费工夫。

牛鬼蛇神与城狐社鼠们四散逃匿，的确增加了他不少困难，消息几乎完全中断，他必须凭一己之力，辛辛苦苦寻找蛛丝马迹。

猜想狗王可能藏身在南京城内，当然不可能藏入紫禁城。

城内外也没有任何藩王的王府。只有皇亲国戚的府第，藏在皇亲国戚的巨厦内，躲在里面发施号令，要找踪迹谈何容易？

藩王是不能擅离藩地的。

狗王的藩地在河南钧州，决不可能公然在南京露面，所以必定藏得十分隐密，以免走漏风声，被皇帝囚入凤阳皇家监狱(高墙)。

收容狗王的皇亲国戚，也当然极为小心守秘。

也许狗王躲在某几艘船上，行动不受拘束。

南京两岸大小船只，一天有上千艘来来往往，除非船的造型特殊，不然如何能逐船打听侦查？

他只有一个人，怎么查？

走狗们搜查他也同样困难，虽则走狗们人手充足。

把地方上的牛鬼蛇神吓走，更增搜查的困难。

南京有几十万人口，查一个高手亡命，有如大海里捞针，所以双方都在不着边际地搜索。

走狗们主要的目标是江小蕙，三两天之后，便把捉黄自然的事搁下了，搜寻的人手减少了四分之三。

黄自然根本不介意走狗搜寻，弃东逐西找寻狗王藏匿的处所，走狗中认识他的人少之又少，走在大街上也不易发现他。

这天，他到了靖安渡。

此处渡头俗称龙江律，江对岸是六合县的安化镇。

渡口在龙湾，所以靖安镇也称龙安镇。

当年金兵焚掠建康，从这里携带饱掠而来的美女金帛，要乘船北返，被岳飞的大军截击，金兵几乎全军覆没，因此镇名改为靖安，可知这里是南京员北的一处渡头。

湾内泊有大大小小百余艘船只，渡头相当忙碌，谁也懒得理会旁人的事，谁也不知道身边的人是何来历。

他一个扮成水夫的陌生人，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

他这两天走遍了南京西南的三处码头，未发现任何可疑的船只，打算搜过龙湾之后，下一站绕往栖霞镇、龙潭镇，这都是有名的泊舟区，虽则离南京已在半日程以外了。

他知道这样埋头寻找非常费时笨拙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城狐社鼠亡命浪人全吓跑了，有胆量留下来的人，不可能与他合作，说不定反而会向走狗告密。

他的身价会让人亡命眼红，而且的确受到一些牛鬼蛇神仇视，认为他带来了灾祸，连累许多人送命。

走狗们杀鸡儆猴这一招，相当狠颇有功效，但也有缺点，那就是双方都没有人可用。

码头南端，便是靖安河口。

这一带泊的都是中型船只，以及可在靖安河航行的小船。

靖安河也称龙安津，数百年前仍是漕河的南口。漕舟自金陵从这里渡江，称新安津，驶入仪征的新河口。

现在漕河已废，漕舟直接由龙江关下航。河道也大半淤塞，大船已无法航行了。

他盯着其中的一艘中型客货船，疑云大起，船上没看到船夫，舱门紧闭，吃水线很浅，像一艘空船。

而在桅杆下的桅座旁，插了一枝小小的灰黄色三角小旗。

旗是卷妥的，用线扎住。

旗舒尖像个暗黄色的虬龙头，而非普通的尖顶或圆顶。

他必须走近观察，看是否找出可疑线索。

正从人丛中挤出，身后逼近一个人。

他相当警觉，扭头回顾。

在街道行人拥挤的地方，也就是暗杀或绑架的好场所，那些心中有鬼的人，通常避免在这种场所走动。

如果必须走，那就得提高警觉。

是两个人，而非一个。一个高大的老水夫，一个矮身材的小花子。

一高一矮，一老一少，绝配，情势也是绝配。

高大老水夫的右手，被小花子的右手从侧后方扣住手腕。老水夫的手中，有一起刺客专用的狭锋短匕首。

这玩意窄而薄，但硬度足，锋利无比，可从肋骨缝贯入，不拔出受害人不会倒。

小花子的左手，上伸扣住了老水夫的后颈，大拇指深入老水夫的右藏血穴，可能指甲已扣断了大动脉，不死也将成为残废。

一声怪响，老水夫的腕骨碎裂，匕首往下掉。

“咦！”他讶然轻呼。

显然是老水夫要向他行刺，匕首要贯入他的背肋。

小花子黄雀在后，及时下重手制住了老水夫，两人的举动惊动了，被他听到身后异常的声息。

这瞬间，小花子冲他一笑，露出洁白的贝齿。

这瞬间，舱门拉开，冲出五六个人，脚步声杂乱。

“就是他！黄自然。”

有人大叫，语声有点耳熟：“快围住他……”

他扭头一看，首先看到英俊的神剑秀士。“快走！”他向小花子急叫：“出镇。”

小花子手一放，老水夫向侧摔倒。

五六个人飞跃下船，从人群的上空飞越。

两人冲开人丛，撒腿狂奔。

船上又涌出十余名首脑人物，呐喊着衔尾狂追。

码头大乱，人群纷纷走避。

奔出镇南，两人落荒飞掠而走。

后面约有二十余名高手奋全力穷追，叫喊声此起彼落。

不久，两人窜入绵密的山林。

后面里外，追的人逐渐分散，双方的轻功相去远甚，有些人已落后三里以上了。

他握住小花子的手助力，去势如电射星飞；

小花子的轻功虽然也非常高明，但如无他相助一手之力，很难逃脱走狗们的追逐，最快的五名走狗速度极为惊人。

这一带是城北的山区，西面便是名满天下，跳江自杀最好的地方燕子矶，当然也是名胜区。

这一带有一连串的山，四望、马鞍、庐龙、幕府、直至城西的石头山，拱卫着南京城。

山野中的草木，皆禁止砍伐，数十里山区一片青葱，林深草茂，在这一带想搜出几个人，真需要十万大军。

追的人愈追愈焦躁，咬紧牙关狂追不舍，如果不能衔尾穷追，尔后就找不到踪迹了。

事实上追的目标已远在里外，只能偶或看到依稀的忽隐忽现形影而已，想放弃又不甘心，追又可望不可及，真可以把人气疯急疯。

目标是循山径逃走的，怎能不追？

追得最快的五个人，居然能在一起保持相等的速度，浑身已被大汗所湿透，快要接近气喘如牛，精力耗尽境界，依然舍不得放弃。

追的人精力将尽，逃的人当然同样辛苦。

奔入一处茅草山坡，柔软的绿油油茅草整齐可爱。

黄自然将小花子的手放了，脚下一慢。

“从那一面脱身。”他指指小径右侧的树林：“我也不知身在何处，得靠你自己了。”

他立即停下，拭掉满头大汗，一面做柔软的活动，一面调和呼吸以便加快恢复精力。

小花子也浑身大汗，百衲破衣可以绞出水来，露出有曲线的身材，不走了，也在小蹦小跳活动调和呼吸。

“你……你不走？”小花子大感惊讶：“他们会很快追来……”

“我等他们。”他简要回答。

“等他们？他们人多，而我们没有兵刃……”

“我要知道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哎呀！太危险……”

“我知道危险。我本来就有意查他们的底细，好不容易查出下落，不弄清怎能逃走了之？那我又何必查？我循小径走，就是有意引他们追来的。快走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决走。”他突然往茅草中伏下，干脆伏在地上默默行功。

茅草高与胯齐，人缩小如猬，就可以躲藏，但有心人如果留心搜寻，不难发现。

他虽然也浑身大汗，但依然精力充沛，略一活动调和呼吸，便散去体热生龙活虎。

小花子比他差远了，本想再说，被他一本正经具有权威性的口吻催促，不敢分辩，急往三十步外的树林窜走，在树林的草丛向下伏。

空山寂寂，附近一片平和安详，但杀机隐伏，只有敏感的人，才能感觉到这股神秘的压力存在。

狂追的人，是不可能感觉出这股压力的。

穷寇莫追，他们犯了穷寇猛追的大忌。

主要的原因是：五个人的武功皆超尘拔俗。

艺高人胆大，他们都是不服输的高手名宿。

再就是目标猎物一直就保持在视线内，如果不追，脸上挂不住，如何向他们的主子，解释不追的理由？

青天白日猎物就在眼前，非追不可。

即使他们能冷静地思索，猎物沿小径逃的原因可疑，也不会浪费时间深入思考，本能的行动与心态，驱使他们拼命穷追不舍。

第一个形如僵尸的花甲老人，气喘如牛冲过，干瘪青灰色的面孔布满汗水，阴厉的深陷双目也呈现疲态，脚下沉重。

可能是挟着的形如胴骨的粗短白骨杖太过沉重，奔跑时耗去太多的精力。

携带重兵刃的人。交手时固然在兵刃上可占优势，但所耗的精力，却比轻兵刃大得多。

但这位长相可怕的花甲老人，脚程依然比四位同伴快三十步以上。

落在最后的是一个大马脸中年人，所穿的青衫被汗水所湿透，仰头喘息有如奔牛，落后了三十步以上，依然逞强拼命奔跑。

刚冲过黄自然的潜伏处，身后已被跃起的人扑上了。

黄自然真像一头扑向猎物的金钱豹，双手挟住这人的头，凶猛地扭身转腰脚踹，冲力因而折向。

砰然大震声中，两人向侧方摔倒。

他夺过佩剑，一跃而起。

中年人的脖子已经被扭断，脸转到后面去了，皮肉仍是相连的，幸而头没被扭断离脖。

“我在这里。”他高叫，向茅草坡的中心退，拔出剑丢掉剑鞘：“好好歇息恢复精力，咱们有充裕的时间好好亲近。我，黄太爷。”

前面四个人骇然止步，急促地调息慢慢向他接近。

最为接近的是一个三角脸中年人，喘息中猛地左手一抬，一声崩簧微响，寒芒破空。

最可怕，最难防备的暗器：袖箭。相距丈余，决不可能落空。

铮一声脆响，剑奇准地拍飞了袖箭。

“无耻狗东西不知自爱。”黄自然大骂，凶猛地扑上了，剑光倏然迸射。

中年人势在必得，也以为必得，发出袖箭仍向前迈步，并无应付意外的打算，看到箭被拍飞，已来不及有何反应了，剑光已化电光临，奇准地贯入心坎要害，刺破了心房。

一脚将中剑的人踢飞，剑指向逐渐接近的三个人。

“那就早了断吧！”他怒吼，挥剑直上。

这些人一旦做了王府的走狗，就不再以高手名宿自居了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立功第一，把武朋友的英风豪气全抛掉了。

他一气之下，不再和这些人客气。

一刀一剑加上白骨杖，同向飞射的剑光汇聚。双方的精力已耗得差不多了，出手依然浑雄猛烈。

连声狂震人影飘摇中，火星飞溅人影乍分。

再一次聚合，又一声狂震，人影又分。

势均力敌，一切妙用皆用不上了，只有力与力的全力拼搏，三比一似乎恰好拉平。

小花子飞奔而下，抽出那位用袖箭中年人的剑，一声怒叱，毫无所惧地切入刀光剑影中。

金铁交鸣声震耳欲聋，风雷骤发，火星飞溅，强烈的刀风剑气发出锐鸣，缠在一起的暴乱人影，像爆炸般五面急分。

四个人摔倒，也立即一滚而起。

唯一不倒的是黄自然，但也被震出两丈外，脚下的如丝茅草打滑，几乎滑倒。

两声厉叫，三个人向四路飞奔。

小花子跃起来，脚下一乱又重新滑倒。

“不能追。”黄自然急叫。

小花子再次爬起来，逃的人已远出二十步外了，想追也力不从心。

“这些混蛋可怕，后到的人可能也不弱，从树林脱身，走。”黄自然丢掉剑，向树林奔去。

小花子一听有后到的人，拔腿急跟。

假使黄自然不先摆平了一个人，再愤怒地毙了另一个，以一比五，他很可能栽在五人联手一击中。

后面跟来的人不知有多少，一涌而至岂不危险？精力将竭的人相搏，人多的一方肯定是胜家。

他俩走后许久，十余名走狗才赶到现场收尸。

不能转回靖安镇，必须往相反的方向走。为了早些摆脱追赶的人，黄自然只好用快步沿小径急走。

小花子精力未复，跟得相当吃力。

“黄……太爷，要往何处走？”小花子在后面问。

“不知道，反正先远离凶险。这附近应该有人，得找人问问。喂！你们盯上那搜船了？”

“盯上的是另一艘船，另一批人。”小花子说：“这些走狗非常精明，分乘了许多各式船只，往来飘忽，很难发现他们的踪迹。幸好你引发他们的注意，不然我们很可能上当，我们只留意另一艘船，忽略这一艘隐藏着可怕的高手。认识这五个人吗？”

“不认识，本来打算要口供的，没料到每一个走狗皆如此高明，几乎偷鸡不着蚀把米。老天爷！你们不但不躲起来，反而盯他们的梢，会上当的。”他一面走一面说、脚下不停，也没回头，似乎已经知道小花子的身份：“量力而为，要上当才甘心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他们不在乎失败后所付出的代价，你们却付不起。哦：体内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吧！”

“未曾发现，谢谢你啦！”小花子信口答，突然一愣：“你……你知道

我……”

“在半路我就知道是你了。”

小花子恍然，本能地拉拉衣袖。

这一身宽大的百袖衣，又青又灰缀满补钉，但大汗渗透同样会紧贴在身上，身上的曲线原形毕露。

脸上虽用了不退色的易容药，但五官轮廓并没改变，一双灵秀的明眸依旧，一张嘴微露洁白整齐的贝齿，怎瞒得住有心人？

衣袖一拉，曲线消失，一放手，衣衫又重新贴紧，曲线重现，掩饰不住尴尬。

小花子是江小蕙扮成的，逃走的半途，大汗彻体，便被黄自然发现了。

“他们不会想到是我。”小丫头知道自己脸红耳赤，但外人是无法看出的，脸色苍暗，仅色彩加深些而已。

“你不听话，冒冒失失冲出来拼命。”黄自然摇摇头：“这一来，麻烦大了。”

“怎么麻烦？”

“他们不但想到是你，而且认出是你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们两个加起来，共值八千两银子，可以买一座大田庄，你想他们肯轻易放弃吗？”

他突然停步，抬头向右面的山林眺望，眼中有警戒的神情，而且剑眉攒得紧紧地。

“怎么啦？”江小蕙顺他的目光凝神注视，看不出任何异象，空山寂寂，只有一些飞禽在林中跳跃。

“我总觉得有人在左近。”他摇摇头继续举步：“也许是疑心生暗鬼，他们不可能追及的。五个武功最高轻功最佳的人，该是他们的主力，不可能有更高明的人，追蹊在后面待机而动。”

“我们盯牢的那艘船，的确没发现知名人物。”江小蕙不再跟在后面，与他并肩而行；“我们知道实力不足，不会冒失有所举动，只希望能循踪找到那个狗王的座舟，再作致命一击的打算。黄爷，你来指导我们好不好？”

“一点也不好。”他坦然地说：“走狗们整天都在念佛，求菩萨保佑，保佑我们能走在一起，以便一网打尽，八千两银子就不必往外送，可以自己瓜分了。”

降下山鞍，前面是一条美景如画的小河谷，田野如锦，隐约可看到房舍的形影。

“得找些食物填肚子。”黄自然脚下加快：“饿得受不了啦！天杀的，被追得好惨。”

江小蕙偷笑，这叫做被迫得惨？宰了两个走狗，吓跑了另三个，应该说大获全胜，成果可观。

又饿又渴确是事实，精力耗损甚巨，大量流汗，体内的水份消耗可观，以至燥火中烧，口干舌燥，再不喝水，可就难以支持啦！

“小河里的水一定可口。”江小蕙不胜雀跃，精神来了：“我可以喝干半条河。”

“你又不是龙女。”黄自然欣然加快脚步：“我不喝河水，一定可以讨得一壶茶。”

“而且一定可以买一顿好食物，我的讨米袋中有银子。”江小蕙喜悦地放腿飞奔。

22

一圈果林，围绕着一家农舍，前面有田谷场，侧方有菜圃。

小山中的农舍显得有点脏乱，拴住的黄犬汪汪叫，鸡鸭满地跑，找食物该无困难。

怪，柴门大开，不见人迹。

那头黄犬叫声凄厉，可能是不惯于被拴。

“喂！有人吗？”黄自然站在敞开的院门口高叫。

没有回音，农舍的人可能都到田里工作了。再高叫了两声，屋里出来了一位老眼朦胧的耆村妇。

“什么人在叫呀？”老村妇的老花眼，在找寻声源，十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。

“打扰老大娘。”黄自然踏入院子向门前走：“过路的，请老大娘方便，讨碗茶喝。”

“进来吧！”老大娘转身便走，慢吞吞进入堂屋：“随便坐，老身给你们提壶茶来。”

堂屋杂物零乱，似乎乏人整理，是极为普通的农舍，可能家境不怎么好，没有任何引人怀疑的事物存在，任何人也不会对这种中下的普通农舍生疑。

片刻，老村妇慢吞吞出堂，果然提了一只大肚子瓷茶壶，两个饭碗。

想必这里喝茶是用碗的，没有品茗这回事，喝茶只单纯为了解渴，没有品茗的闲工夫。

在八仙桌上斟了两碗茶，茶是冷的。

“老大娘，我这里有一两银子。”江小蕙一面牛饮，目光一面瞥过屋角的杂物堆：“替我们杀一只鸡白煮，有冷饭更好，谢啦！”

她取出一锭碎银放在桌上，这瞬间视线一转，扫过杂物堆的一件物品上。

黄自然已喝了碗中茶，取过茶壶再斟。

“老身这就去抓鸡。”老村妇说，伸手取银子。

一两银子可买十几只鸡，甚至二十只。

一两银子换一只鸡，任何一家农舍都欢迎。

黄自然的目光，突然落在通向堂后的甬道。

江小蕙同时心中一动，离座走向屋角，俯身一拨杂物，拾起一只六寸长，鸽卵粗的精巧紫铜管。

“哎呀！这……是……”她惊叫出声，突然失手丢掉紫铜管，向前一栽。

黄自然也在同一瞬间，放下茶碗倏然变色而起。

“脂粉香……”他叫，身形猛然一晃。

江小蕙恰好栽倒，压挤杂物发出怪响。

再一晃，黄自然也向前一栽。

两盆冷水把他泼醒，却无法动弹爬不起来。

“哎……”江小蕙也被泼醒了，发出惊呼。

勉强可以转动，他知道正处身一间大房间内，与江小蕙并躺在床口，水把竹席也弄湿了。

床口的圆桌旁，站着一位美丽的，穿小团花衣裙的少妇，腰间有佩剑，有百宝囊，有荷包，绣带把小蛮腰束得瘦不盈握，那双水汪汪，流光四射的明眸，流露的笑意得意而动人。

老太婆站在床口，小盆中的水已倒光了，昏花老眼一点也不昏花，冷电湛湛令人心悸。

“你们制住我们了。”黄自然苦笑：“金针过穴，十条经脉全制住了。”

“行家。”少妇咯咯笑：“我知道你们很厉害，必须用最安全的手段，有效地制住你们，保护我的利益。尤其是你，你已用不上半分劲。”

“妖妇，你……你……”江小蕙尖叫：“那……那根紫铜管，你是……”

“小丫头也是行家，嘻嘻……”少妇的笑声悦耳如银铃：“金陵双凤。我，彩凤孟瑶。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住在这里？”

“借这里办事而已，这家农舍的人全死了。”

“妖妇，你……”

“你们在山上与那些人拼命，我们恰好在坡项目击。算定你们会走这条唯一的路，所以赶回来布置。堂屋里施放绮梦浮香，茶水中有逍遥散。小丫头，你是否曾经绮梦销魂？”

“你们……我们与你金陵双凤无仇无怨……”

“小丫头，有些人丢命，起因决非为了仇怨。你仍就是他们用重金捉拿的人，为钱丢命岂不名正言顺？”

“妖妇……呃……”

老村妇一耳光，把她的话打断了。

“别惹火了老太婆。”彩凤孟瑶说：“她是二凤灵凤商婉的奶娘，有名的母夜叉孔婆婆。商小妹前往靖安镇，找那些人谈交换条件，何时可回不得而知，你们最好向老天爷祷告，祷告这笔买卖顺利，以免大吃苦头。不要妄想逃走，你们已经寸步难行。嘻嘻……”

一阵娇笑，两人出房走了，房门仍是大开的，似乎认定他仍不可能逃走。

“罢了，真是霉运当头。”黄自然认了命。

谁会料到山间的农舍有险？任何人也不会对简朴的农舍起疑。

他俩一进门，便受到绮梦浮香的慢慢侵袭了，再喝了有逍遥散的茶，两种药力一发，非倒不可。

他俩都知道金陵双凤的底细，但从未谋面。那是两个爱财爱男人，裙带甚松的江湖荡女。

目下南京的牛鬼蛇神已纷纷走避，以免受到池鱼之灾，双凤躲到城郊，藏匿在农舍里避风头，当然不想窝在屋子里又聋又瞎，外出走动是正常的事。

这一走动，居然财星高照。

“走狗们出重赏的手段够毒。”江小蕙失声长叹：“如在平时，这两个妖

妇怎敢对我无礼？”

“但愿走狗们来得慢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需要时间。”

“哦！我们无法阻止走狗们赶来。”

“那就赌运气，我得争取时间。”

“如何争取？”

“不能让妖妇打扰我……”

他的话中断，因为门外已传来脚步声。

但他的话，江小蕙已听得一清二楚。

彩凤盂瑶踏入房，幽香再起。

黄自然在堂屋，曾经嗅到香味，刚感到诧异，已经来不及反应了。

像这种充满霉气臭味的农舍，鸡犬屋里屋外走，怎么可能有品流颇高的脂粉香？可惜他警觉的反应慢了些；

“我没料到黄自然如此了不起，而且如此年轻英俊。”彩凤在床上坐下，伸手绵绵地轻抚他的面庞，水汪汪的媚目中，涌现动人的异彩：“哦！我有点不相信，真是你铲除了玄武门？”“玄武门的杀手还没死光，你可以向他们求证呀！”黄自然心中暗急，妖妇妨碍了他打通经穴的工作，但不得不敷衍，死中求生：“人说金陵双凤如何美丽可人，本来我也不相形呀！没想到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，你美得不像凤，却像……像……”

“像什么？”

“狐狸精。”江小蕙突然接口，有点吸引彩凤的注意，不让彩凤打扰黄自然。

彩凤大怒，果然注意力被引开了，一耳光把她打得眼冒金星。

“等你进了王府，一定会成为狐狸精。”彩凤冒火地揪住她的懒人髻，用她的脑袋在硬床板上撞了两下：“世间喜欢狐狸精的男人多的是，喜欢手中有剑打打杀杀女霸王的男人却少得可怜。你不用讥笑我，我的人生过得比你充实可爱。”

她心中一震，扭头瞥了黄自然一眼。

自从倚云栈古雷音禅寺，与黄自然相逢，一言不合双方挥剑相向，迄今为止，多次见面，黄自然一直就对她不假辞色，爱理不理，甚至不曾正眼注视她。

而在浦子口镇，黄自然对那位叶家的小姑娘，亲昵和蔼的神态，任何人也可看出是一个重感情的人。

论才貌武功，她比叶小姑娘强百倍。

武功强百倍的女人，有多少男人喜爱？怕还来不及呢！不怕剑爱女人手中剑的男人毕竟不多。

至少在她父亲的亲朋好友子弟中，奉承她的人多的是，真正喜欢她，敢厚着脸皮壮着胆，向她抱有诚意亲近的男士，似乎没有几个，她自己心里有数。

彩凤说：你不要讥笑我，我的人生过得比体充实可爱。这两句话也许她无法体会，因为她的人生还刚开始，尔后是否可爱充实，她多少有些概念，毕竟她曾经以行侠的心态，在江湖遨游过一段时日。

黄自然在她的心目中，份量因每一次见面而逐次增加。可是，黄自然

似乎忽视她的存在。

迄今为止，她还没有机会与黄自然亲近，感情的发展成了单行道，她觉得自己的人生，一点也不充实可爱，也没有人关怀她是否过得充实可爱。

“不要脸！”她咬牙大骂。

倒不是彩凤说了那些话激怒了她，而是彩凤的另一支手，仍在黄自然的脸上轻抚，亲昵的情景令她生气。

“不要激怒我，小泼妇。”彩凤又揍了她一耳光：“要不是那些人的赏格，再三强调要完整的人，我不把你整得像残花败柳，就不配称金陵双凤，哼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看在钱份上，我容忍你撒泼，但容忍是有限度的，你最好不要惹火我。”

“你最好容忍，以免我日后报复……”

彩凤脸色一变，变得脸涌浓霜。

她发觉彩凤神色有异，心中一紧。

“唔！有道理。”彩凤盯着她阴笑：“从他们出重赏要完整的人猜测，他们非常看重你，一旦你进了王府，受到那个什么王爷国主的宠爱，便可掌握报复的机契，真有向我报复的可能。”

“把我放了……”

“你少枉费心机，八千两银子我是赚定了。听他们说你是他们所知道的，最完美的女人，所以肯花重金捉你，却又不相信你真的完美。”

彩凤的两手，落在她身上了。

“不要……动……我……”她厉叫。

彩凤正在剥除她的百衲衣，替她宽衣解带，显然要查验她如何完美。

她不怕女人剥她的衣裤，上次她就被几个女人，把她剥得精光，用令她羞死的手段查验。

女人查验她不怕，但身旁有一个大男人黄自然。

彩凤不理睬她的厉叫，拉断了她的胸围子紧带，完美的酥胸玉乳呈现在眼前，她急得要吐血。

“喂！你不是鱼玄机之流吧？”一旁的黄自然突然怪叫，笑得邪邪：“你打扮得干妖百媚，不会是让同性欣赏吧？据我所知……”

彩凤被黄自然引过去了，放了江小蕙，一声轻笑，玉掌掩住他的嘴。

“我金陵双凤不怕人知，你知道也好。”彩凤荡笑着把他的头，枕在自己柔软温润的大腿上，玉手重新轻抚他的脸颊、五官：“如果是单独捉住你，我真舍不得把你交给他们。说实话，我真没碰上你这种优秀的大男人。”

“呵呵！你认为我好色？”

“嘻嘻！你是否好色无关宏旨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要的是你这个优秀强健的人，你的个性爱好为人，完全无关宏旨。”

“那就怪了，我如果不好色，就不会喜欢你……”

“人的个性爱好行为，都是后天所培养的，强制的。而先天的本能，却是与生俱来，一旦发生某种变化，培养和强制的力量消失，本能就会发挥无遗。我所炼制的忘忧丹和易心丸，都是恢复天本能的灵丹抄药。嘻嘻！你懂不懂这种性质的药？”

“我懂。”他笑吟吟语气轻松：“后天所教养培育的仁义道德观念不再存在，只剩下兽性的本能。你将成为这个人的中心，他只会听你的命令或示意。

呵呵！其实你不要使用这种药物，凭你美如天仙的魅力，你可以任意玩弄天下的任何男人。小凤儿，你觉得我像一个你心目中的完美男人吗？”

“所以我舍不得呀！”彩凤放荡地在他颊上亲了一吻：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，舍不得三千两银子，他娘的！我只值三千两银子？”

“八千。”彩凤说：“灵凤小妹已经和那些人接头，如果不连你一起交出，他们岂肯……”

“他们不会饶你，我知道。”他抢着说：“你真蠢，美丽的小女人。”

“我蠢？”

“把我们俩人交出去，他们见到人，还肯把五百斤银子交给你？八千两银子要十二个人挑，他们舍得？他们只要派三五个人，就可以把你们三个人化骨扬灰，会把五百斤银子往你怀里送？你蠢不蠢？”

“你别把他们说得如此不讲信用，王府的金银堆积如山……”

“如果你把王府的人，看成奉公守法讲信用的君子，那你已经死了一半了。那个狗王如果肯花钱，他可以随意买三百五百个合法购买的女人，买一个美丽的少女，一百两左右足够了，他为何要远到江南来抢劫掳掠女人？说你蠢你还不承认？”

“哎呀……”

“害怕了吧？想通了吧？”

彩凤一蹦而起，向外走。

“必须更改计划，另订交换的时地。”彩凤一面走，一面自言自语：“孔婆婆，孔婆婆，赶快准备撤离，先把人藏到安全的地方……”

“我真没有用。”江小蕙绝望地说：“弄巧成拙，没能引开这妖妇的注意力。”

彩凤已经走了，半裸的江小蕙自怨自艾。

“你已经助我争取到宝贵的时间。”黄自然突然挺身坐起，快速地替江小蕙穿妥百袖衣：“没有时间替你解经脉的禁制，先脱身再说。”

“噢！你……”江小蕙大感惊讶。

“金针过穴难不倒我。”黄自然不多加解释，用腰带把她背上，扳毁窗户，跃身跳脱出樊笼：“让这三个妖婆妖妇，和那些凶魔形的走狗打交道，一定很精彩，真想留下来看结果。”

当然他不会留下来，出了农舍后门，往山林中一钻，形影俱消。

农台北面小径半里左右，二凤灵凤正带了十二名走狗，兴高彩烈向农舍飞奔，一冲便到。

农舍中的暴乱，片刻便解决了。

黄自然说得不错，走狗们只要派三五个人，就可以把金陵双凤与母夜叉孔婆婆三个人化骨扬灰

派了一半人看守农舍，另一半人循小径狂追。

出了小山谷，便是南京东北郊的平原，小径与栖霞的大道会合，西南至南京城仅十余里，南面便是钟山，往城里追应该是正确的方向。

六个走狗并不笨，追出三四里便知难而退了，垂头丧气折回农舍，愤怒地对付三个女人。

黄自然躲在山林内，留心下面农舍的动静，上下相距仅里余，可以清晰地看清在外面走动的走狗面貌，看到其中有一个熟悉的人：绛仙葛莲。

江小蕙最不幸，是走狗们所掳的美女中，唯一天赋极佳，符合炼药要求的完全佳丽，因此有幸尝过软骨散开了眼界，道通过浑身软绵绵，天大本事发挥不了，只能眼睁睁任人宰割的绝境。

因此，她恨透了这个叫绛仙的漂亮女人。

走狗们似乎无意及早撤走，原来是在农舍中弄午膳。

黄自然也不想走，有耐心地向下面的农舍窥伺，像一头有耐心的灵猫，守候着躲在洞内的狡鼠。

江小蕙的经脉禁制已解，已恢复元气。

黄自然能够自解经脉的禁制，替她解更不费事。

她坐在黄自然的左肩后，两人的目光，透过枝缝草隙，留意下面农舍的动静，也预防那些走狗在附近搜索。

她的目光放在下面的时间少，投注在黄自然身上的时间多，不时盯着黄自然的侧面背影，没来由地红云上颊。

好在黄自然看不到她，也就不知道她脸部的表情变化。

她记得，彩凤曾经放荡地，亲了黄自然一吻，所以他的目光，近乎怪异地盯着黄自然脸颊被吻处。

本来，她与黄自然并坐在树下的草丛中，相距甚近，稍一挪动，便靠在一起了。

是她有意靠近的，而且有紧贴在黄自然背部的冲动。

黄自然衣裤上的汗水，已经因行功而蒸发得快要干了，散发出的体气，令她感到新鲜而怪异。

但这种感觉真好，会让她发生气血出现异象的怪怪反应。

似乎，她已浑忘身外事，下面的强敌威胁与她无关，意念中心只有这位让她心乱的大男人。

“该死的！他们赖在这里不走，岂不是存心和我的肚子过不去吗？岂有此理。”黄自然突然发牢骚的语音，吓了她一跳，打散了她的沉思冥想：“想起那些肥鸡，快受不了啦！”

“哦！你……你原来在想那些肥鸡。”她被逗笑了，黄自然的风趣话，哪象一个窥伺敌者的口吻？

“你给了一两银子，应该有鸡填肚皮对不对？”黄自然转头向她笑说。看到她变得深色的面庞，并没在意：“我这人牛高马大，天生的酒囊饭袋，肚子一饿，火气就大，一冒火，我真要下去赶他们滚蛋。”

她脸部双手，凡是暴露在外的肌肤，都染了易容药，水洗不掉，必须用菜油清洗才能消退，所以即使脸红脖粗，也不会改变肌色。

“我也饿呀！”她嫣然一笑，把胡思乱想抛开，也是被黄自然洒脱风趣的神情所感染，变得活泼高兴：“而且也想揍小凤儿两拳一顿。可是，他们人多……”

她记得黄自然用调侃的口吻，叫彩凤为小凤儿，她冲口而出，也叫凤儿。

“是有点顾忌，但顾忌不大。倒是你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那个漂漂亮亮的绛仙，浑身都是稀奇古怪的药物。这一下去碰上她，她不敢惹我，肯定会找你。你的武功比她高，但她可以把你整得七荤八素。所以，我们只能在这里，眼睁睁盯着农舍的小黑点流口水。”

相距一里上下，农舍附近走动觅食的大肥鸡，看起来只是一个小黑点或黄点。

“你不说倒还罢了，这一说，肚子里的蛔虫在造反，口也渴啦！太爷，我们到别处找食物填五脏好不好？”他毫无拘束地欣然说，俚俗的话说得流利得很。

她在江湖遨游了五年，扮女侠士管闲事，伴同她闯荡的人，都是她老爹的往昔江湖之豪，想充淑女，反而显得造作。

在黄自然面前，她有意扮淑女。

亲近的时间一多，她突然想开了，黄自然不冒充绅士君子，她为何要克制自己勉强做淑女？

这一想开了，亲和感增加了一倍。

“不好。”黄自然拍拍她的肩膀：“忍着点好不好？不会太久的。”

她觉得浑身一软，倚在黄自然的肩背上，心跳加快。

“我……我听你的。”她喃喃地说。

“如果他们溜掉，岂不可惜？所以要盯住他们，不能离开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我一定要盯牢他们，找出那个狗王的藏匿处，很可能仍有不少小姑娘待救，必须找到那个狗王下手。你们盯梢的那艘船，是从何处跟来的？”

“栖霞镇，上航了大半夜，清早才泊靖安码头。”

“唔！会不会是从镇江来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怎么会从镇江来？他们在南京布下天罗地网，载有重要爪牙的船，怎么可能到镇江去了？”

“这……我怀疑这些爪牙们，在南京大张旗鼓，公然叫嚣杀伐，其中的动机十分可疑。”

“你疑心他们另有目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那……目的又是什么？”

“已经没有少女失踪，他们已经知道收敛，不能再引起南京官方的关切，以免各方人士群起声讨。那么，走狗们还在这里到处耀武扬威，为什么？”

“是为了你和我呀！”

“理由不充分。”

“为何？”她惑然问。

“他们怕我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，我是毁灭玄武门的人，进出钧州王府并无困难。

走狗们也知道，只要他们远走高飞，便不会激起我痛宰他们的怒火。为了永除后患，也不需太多的人全力相助。你，并非天下唯一完美的姑娘，他们可以另外找，到天下各地去找，反正他们有找的权势和能力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吸引我的注意，把我牵制在他们不能再活动的地方。”黄自然肯定地说。

“唔！有此可能。”她同意黄自然的见解。

“狗王恐怕已经不在南京了。”黄自然语气仍有点不定：“我在南京追索，白费工夫，只能和一些走狗你追我赶，杀几个走狗毫无意义。”

“只要能捉住几个重要的走狗，便可追出狗王的下落。”她提出建议。

“难在重要的走狗都走在一起，一有事就蜂拥而出，我对付不了。”

“我……我真没有用，武功太差了，配合不上你，无法助你一臂之力。”她自怨自艾：“甚至只会误事，我真讨厌我自己……”

“呵呵！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。”黄自然大笑：“配合并非专指你我两把剑，并肩联手杀人放火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在码头你毙了那意图暗算我的走狗，就表现得可困可点。而且……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什么？别卖关子。”

“你是人间瑰宝绝色小美人，是他们必欲得之而甘心的目标，可以说，是你在牵制他们，因此我才有铲除他们的机会和藉口。你我值八千两银子，在一起便成为风暴的中心，我俩正式合作，在技巧上求圆熟，一定可以形成毁灭性的大风暴，有兴趣吗？”

“天啊！多笨的问题。”她不是大喜而是狂喜，从后面抱住黄自然的肩膀，抱得紧紧地：“教我，教我一切。我不会让你失望，我有信心成为你的助手，你的影子，我会用心学一切技巧。”

黄自然先是一愣，随即释然。

替她用内功疏解金针过穴所禁的经脉，已经抚摸过她的全身，也曾看过她的暴露玉体，事实上两人之间已极为亲昵，她流露的喜悦亲昵举动不足为怪。

“呵呵！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”他反手拍拍抱在肩头上的小手：“跟着我危险得很呢！你不怕？”

转头回顾，看到倚在肩后姑娘兴奋的面孔。面孔染了不健康色彩易容药，但灵秀曲五官依然夺目。

“我当然怕危险。”姑娘正向他做鬼脸，被他突然回顾吓了一跳，将脸缩在他耳后：“有你在，我曾和你共同面对危险。这就是说定了，你不要反悔哦！”

“噢！反悔什么？”

“并肩联手的事呀！不瞒你说，我实在有点怕你，你并不喜欢我，你一冒火，就会把我抛开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他又拍拍肩上的小手，声调柔柔地叹了一口气；“我承认，像我这种浪迹四海，出生入死在风尘玩命的人，想喜欢一个人真不容易，对异性更是难以承担。所以这几年来，我不要名不要利，独来独往无牵无挂，因此烦恼也少。记得那位黄老伯吗？”

“我一辈子都会怀念他老人家，他带我去追你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不得不摆脱他们，我要去对付玄武门，我有既定的行动计划。我对他十分尊敬，有时候嘲笑他，其实我一直就走他相同的路，只是另有我自己的主见，志与道其实是相同的。你爹的为人处世作为，我并不怎么赞成，朋友太多太复杂，是非也多，处事有时难免有所偏袒。比方说，上次到古雷音禅寺，你是替……”

“替徐州灵龙山，朝阳别庄的主人，山神宗改良，出头去找四好如来。山神是我爹的朋友。”

“我知道这个人，他是徐州不怎么规矩的土霸巨豪。令师阴神廖五姑，早年是魔女廖珠，也不是什么好人，虽然我并不知道她往昔的重大恶迹。喜欢一个人，你不能唾弃这个人的亲朋好友。”

姑娘幽幽一叹，心沉下来了。

“这几天，我总算了解你的为人。”黄自然感觉出姑娘心情沉重，握住了肩上的小手：“从江湖朋友的口中，知道你的口碑不差，你要做一个打抱不平的侠女，出生入死义无反顾，我好高兴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好朋友，你认为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可以为你……为你去……”姑娘紧紧地抱住他，嗓音都变了。

“别说傻话，千万不要把我曾经出手，救过你的事放在心上……噢！”他突然践起来，几乎把身后的姑娘掀倒，向山下眺望：“她们来干什么？”

姑娘顺他的目光向下察看，南面距农舍百十步的小径上，并肩走着两个女人的身影，穿了衫裙，提了包裹，腰有佩剑，走起路来裙袂飘飘，脚步轻快，袅袅娜娜还真有点赏心悦目。

一穿桃红衣裙，一穿黛绿，一红一绿走在一起，显得抢眼而又相当调和。

如果桃色换成大红赤红，那可就强烈不均破坏视觉美感了。

“你认识她们？”姑娘大感诧异，事实上人远在里外，不可能看清面貌。

“你也该认识一个呀！”他笑笑：“难友。”

“桃花三娘子。”姑娘恍然，从桃色衣裙想到难友，这才想起东河村，拔山举鼎那座可伯的庄院。

“正是她。唔！是来找金陵双凤的，她与金陵双凤同是江湖荡女，一丘之貉。唔！”

她还不放过她？哼！”黄自然脸上有怒意。

姑娘这次傍在他身左，大胆地挽住他的手膀，所以一转脸，就可看到他脸上的神色变化。

“她，她，谁又是那一个她？”姑娘讶然追问。

“那位穿绿衣的她。”

“你认识她？她是谁？”

“邪剑杜律的女儿，凌云凤杜彩凤。好家伙，桃花三娘子存了什么坏心眼？把名叫彩凤的人，带去找绰号叫彩凤荡女。哼！我不饶她。”

姑娘怎知黄自然与邪剑打交道经过？

对桃花三娘子却知之甚详。

黄自然在东河庄也救了桃花三娘子，事后各走各路。

桃花三娘子另有一位穿翠蓝衣裙，佩了剑十分神气的少女走在一起。

她和妙手灵官曾经见过这两个女人，但并不知道穿翠蓝衣裙的少女，是邪剑杜律的女儿。

目下相距在里外难以看清面貌，怎知穿绿的女人，就是那天与桃花三娘子，走在一起的穿翠蓝衣裙少女？

“噢？邪剑杜律的女儿，怎会和一个声名狼藉，大名鼎鼎的荡妇走天一起？”姑娘意似不信：“杜老邪虽名之为邪，其实人并不坏呀！”

“这是滥交朋友的结果，杜彩凤是个毫无心机的人。糟糕，恐怕有点不妙。”

“怎么不妙？”

“金陵双凤与那个母夜叉孔婆婆，一直不曾出屋走动，很可能……很可能被走狗们囚禁了，她们的朋友闯去，这……”

“势将一同遭殃。”姑娘心中雪亮，走狗们不会轻易饶恕向他们诈骗或勒

索的人。

金陵双凤的遭遇，他俩躲在山上，并不清楚农舍内所发生的事，但心中有数，两个浪女日子必定难过。

即使有俘虏交换，走狗们也不可能将八千两银子奉送给浪女。

桃花三娘子两女，距农舍仅有十余步，被拴住的黄犬早就汪汪叫，院门口有一个走狗，盯着逐渐接近的两女狞笑，有主动打招呼的意图。

“真得下去看看。”黄自然剑眉深锁：“她们禁不起走狗一击。”

“我们下去好了。”姑娘不知他心里想些什么：“干脆捉几个走狗问口供，或许会逼出狗王的下落，想跟踪利用他们带路，恐怕是费时费事，甚至不可能。我的肚子饿惨了，想起我们应该到口的鸡。”

她不去想什么桃花三娘子，不想什么凌云凤杜彩凤，更不管什么金陵双凤母夜叉，只对黄自然有兴趣。

“准备走。”黄自然简要地说。

向农舍走的两女，确是桃花三娘子和凌云凤。

黄自然已经把两女当成朋友，当然关心她俩的安全。

唯一不满桃花三娘子的是，桃花三娘子答应他，不再和凌云凤在江湖连袂走动，现在却走在一起。

其实，他对两女颇为相投。

桃花三娘子是曾经沧海的女人，在一起笑笑闹闹百无禁忌，对他有情却知道自制，也因而无拘无束相当融洽。

凌云凤自从对他改变态度之后，更是半真半假地缠定了他，活泼爽朗再加上刁蛮，令他头疼也令他喜悦。悄然离开莒州之后，还真不时想起两女的芳踪倩影。

两女这一闯进农舍，还会有好事？

难怪他心中不安，心中一急，便有勇气面对强敌了。

他本来就有勇气面对强敌，只是还存有利用这些走狗，找出狗王的下落而已，并不真怕这一群高手中的高手，这些走狗奈何不了他。

江小蕙的分析，也极为中肯。

想利用这些走狗，带路去找狗王的下落，恐怕费时费事，甚至不可能。

事实确是如此，这些走狗恐怕也不知道狗王目下在何处呢！

所以，他必须下去，看两女会遭到何种事故，他不得不面对十二个包括绛仙在内的强劲走狗。

人哪能一天到晚小心谨慎，步步提防战战兢兢，无时无刻皆在提防意外？

不紧张得短命才是怪事，什么事也不用干了。

桃花三娘子是老江湖，也没料到在偏僻的山谷村舍内，会发生凶险，毫无戒心地直趋农舍。

用木栅所制的小院门外，一个年轻英俊，有如浊世佳公子的雄伟公子爷，笑吟吟地目迎她俩接近，背着手佩了剑，青衫飘飘潇洒脱俗，令人一见便生好感。

桃花三娘子不以为怪，金陵双凤本来就是江湖浪女，身边经常更换年轻英俊的男人。

“好美的姑娘们。”年轻人含笑喝彩：“像仙子降临这处尘俗僻壤。有事吗？”

“这里可是长山峪谷胡家？”

桃花三娘子眉开眼笑，对赞美极为受用：“唷！公子爷你真回说话，仙子要天上才有。”

“仙子经常会下凡的，没有什么不对呀！”年轻人脸上，有令异性心荡的笑容：“姑娘，你找对地方了，这里就是长山谷胡家。请问两位姑娘贵姓芳名，找胡家有何贵干？请进来厮见。在下姓方，名玉，草字世续。”

“方世续？”桃花三娘子黛眉一挑：“狂剑书生？”

“正是区区在下。”

“这一代年轻十剑客之一的狂剑书生，久仰久仰。”桃花三娘子的脸色不太好：“不但是剑术名震天下的俊彦，也是敲诈勒索的专家。彩凤云凤两位小妹在吗？”

“在，在，请进。”狂剑书生对敲诈勒索的讽刺话毫不介意，含笑将人往里请。

凌乱的堂屋依旧，好像空屋，不见有其他的人，金陵双凤当然也不见在场。

狂剑书生权充主人，肃客在八仙桌客位就座。

“彩凤云凤在邻舍处事有，片刻才能返回。”狂剑书生解释双凤不出来待客的原因：“两位是……”

“我们从江北来，昨晚乘船抵达南京，在城里得到两位小妹留话处的人指示，要我们来这里找她们。老朋友两年没通音讯，特地前来找她叙旧。”

“两位刚从江北来，不知道南京的事故？”

“什么事故？”桃花三娘子一怔。

江北，通常指下游江北岸扬州一带；江南，则指江南岸镇江以南地区。

隔了一条江水，江北江南不论是语言、风俗、习惯、民风，皆有相当明显的差异。

尤其是农村地区，江北的村夫与江南的老大娘见面，有如鸡同鸭讲，你讲你的我讲我的，老半天也不知道对方在讲些什么。

大都市里倒没有多少障碍，讲不通可以用官话讲通。官话也就是带有凤阳腔的京师话，做官的人必须会。

中了举在翰林院教习三年，不通晓官话，可能就在散馆之后，待在京师坐冷板凳混口食，失去外放做官的机会。

从江北来，就算是扬州吧！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乘船，上航南京，沿途不可能有所接触，也就不可能知道江上下所发生的事故。

昨晚到南京，今早出城到二十里外山村找朋友，怎知道南京发生的事故？桃花三娘子没说谎。

“呵呵！满城风雨的事故。姑娘……”狂剑书生一言带过，不想解释，其实对两女生疑，意似不信。

“我姓什名谁，你不可能不知道，桃花三娘子你不陌生吧？算起来我是前辈。这位小妹姓杜，凌云凤杜采凤，你可能听说过她这号人物。”

其实桃花三娘子成名七八年，比狂剑书生早三四年而已，实在不配称前辈，倚老卖老而已。

她是江湖浪女，行为不检艳名满江湖，但对穷凶极恶的人敬鬼神而远之，对敲诈勒索的专家也无意沾惹。

如果这位年轻英俊的雄伟公子爷，不是狂剑书生，她的态度必定完全不同，很可能眉来眼去卖弄风情。

凌云凤明媚照人，但显得闷闷不乐。

这个狂剑书生人才一表，翩翩浊世佳公子。

但与她心目中的黄自然相较，根本不能比，这位佳公子只是绣花枕头，而黄自然却是浊世的神龙。

她懒得与对方打交道，本来就心事重重不理睬身外事。

她比桃花三娘子年轻，更美，虽则身材没有桃花三娘子丰盈成熟撩人情欲，但另有一种青春的秀美魅力。

年轻而有几分才华和美丽的少女，眼睛长在头顶上理所当然，因此她的冷淡和沉默，应该是正常的现象。

但在狂剑书生眼中，却又有另一种看法。

和桃花三娘子走在一起的漂亮女人，会是冰清玉洁的正经贵妇淑女？

凭他狂剑书生的才华风度，这种女人应该向他毛遂自荐投怀送抱，何必装出高贵淑女风华自矜身价？

简直不识抬举，心中极感不悦。

凌云凤杜彩凤？他可没听说过这号人物，大抵是初出道的小浪女，与金陵双凤是一窝迷人的艳凤。

尽管他心中不说，但心底却涌起强烈的占有欲望。

有些人的心理很奇怪，愈容易到手的东西愈低贱，愈难到手的东西却愈珍贵，非千方百计用手段弄到手不可。

“杜姑娘才是真正的美丽高贵彩凤。”他笑吟吟赞美的话冲口而出：“幸会幸会。”

在下……”

“喂！方公子，说了老半天客套，两位小妹怎么还不见返回？”

桃花三娘子有点不耐，打断狂剑书生向凌云凤献殷勤：“我觉得后面屋子里还有人呢！毕竟我和杜小妹是客，好像你连茶水都吝惜，这是待客之道吗？”

“呵呵！别急别急，你们会受到礼遇，会受到相当的招待。首先要提出的事，是你所说的话，在下一个字也不相信。”狂剑书生的笑容怪怪地，说的话也怪，像是审问口供。

“咦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，我说的什么话让你不相信？”

桃花三娘子立生戒心，感觉出什么地方不对了，本能地挪了挪佩剑，老江湖的警觉性恢复了。

她的左手，握住了泄放桃花瘴的特制盛囊。

“你说你们从江北来，昨晚才抵京。”

“是呀！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金陵双凤来到这里避风头不到两天，你们刚到就知道她们藏匿处，你

要在下相信吗？”

“她们在城里的住处，托有邻居传话。唔！什么避风头，什么藏匿，语气……”

“语气不友善，是吗？呵呵！屋子后面的确有人，你们进去会晤呢？抑或请他们出堂相见？”

桃花三娘子向凌云凤一打眼色，抓起包裹警觉地离座。

“阁下不是金陵双凤的朋友。”桃花三娘子慢慢向大门退，将包裹挂上左肩：“你到底……”

门外一声狂笑，两个人堵住了大门。

“还没送客呢！退回去，哈哈……”堵在大门外那位虬须大汉，狂笑着留客。

一声剑鸣，凌云凤警觉地拔剑。

她老爹绰号邪剑，她的剑邪得更高明些。

狂剑书生绰号狂剑，剑术必定非常的狂野。

走狗中还有一位大剑客神剑秀士鲍全一，顾名思义，剑术想必神乎其神，赫赫名家。

邪剑、狂剑、神剑都有了，黄自然称自己的剑术是魔剑。

似乎这期间，各种剑术名家都来南京起集，很可能有齐济一堂的一天。

后堂走道口，鱼贯出来了六个人。

“小女人，你敢撒野？”

领先出来的花甲老人，声如洪钟字字震耳，神态也极具威严，鹰目狠盯着撒剑戒备的凌云凤，语气警告性十足。

桃花三娘子突然打一冷颤，白嫩的粉颊突然苍白失血，白得泛起灰色，受惊脸上失血的情景极为明显，受惊的程度可想而知。

“木客颜回！”桃花三娘子的叫声完全变了调走样，惊恐地丢掉包裹，以免碍手碍脚的。

上一代的魔头之一，当代的名家提起木客颜回，同样会变色惊惧，人老了声威仍在。

凌云凤反而沉着，也丢掉包裹。

“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她提剑沉着地问：“哪一位肯明示？”

“不要再装无辜了。”狂剑书生脸一沉，语气奇冷：“金陵双凤妙想天开，想诈骗我们。”

“诈骗你们？”桃花三娘子心中一凉，这些人聚合在一起不是好兆头。

“她们声称捉住了黄自然，和四海狂鹰的女儿江小惠，要咱们携银子换人，结果人根本不在。凭她两三个女人，武功勉强可列第三流，居然敢吹牛说捉住了我们要捉的超等高手，岂不笑话？分明是有意诈骗，误了咱们大事，十分可恶。大概她们早有诈骗的准备，邀请你俩人前来助势，是吗？”

桃花三娘子心中一跳，凌云凤更是脸色大变。

她俩这次南来，主要是结伴寻找黄自然。

现在鬼使神差第一次听到有人提起黄自然，这些人却是黄自然的仇家。

显然，南京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故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桃花三娘子沉声问。

“你还在装？”狂剑书生声色俱厉。

“没有什么好装的，我桃花三娘子不是低三下四的人，也不是什么巾幗

英雄，敢做敢当。你们提到黄自然，是不是那位摧毁玄武门的黄自然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不要和她们废话，拿下，吊起来再问口供。”木客颜回阻止了狂剑书生打交道：“如果真的与此无关，再决定留用或除掉，动手！”

身后踱出一个干瘦如猴的中年人，轻拂着手中的三尺六寸五分，黑色白星量天尺，似乎比身材还长些，猴脸上的怪笑十分狞恶可怕。

“最好是留用。”这人的嗓门尖而亮亢：“在下喜欢这种荡妇形女人。颜老哥，交给我啦！”

“猴夫子侯伟。”桃花三娘子嗓音全走了样：“你……你——代凶泉，怎么可能做别人的手下？”

“呵阿！人有时最会变的，是吗？小娘子，千万不要搬动你那只桃花瘡囊，以免右面那位千手猿欧阳老兄，把你那美艳胴体射穿百十个洞孔。我可不愿意，因为我老人家喜欢的女人，不许旁人加以伤害。你必须凭真才实学先陪我玩玩。”

凌云风知道不能善了，发出一声信号，突然一记倒空翻向后飞射，挥剑猛扑堵住大门的两个人。

不能被堵死在屋子里，必须断然脱出困境。

她绰号称凌云风，轻功出类拔萃，猛然凌空向后面攻击，真像一头凌空搏击的凤凰，衣裙飘扬，剑光如匹练。

堵住门的虬须大汉刚警觉地一剑挥出拦阻，剑光已排空急落，一剑封空，下搏的剑光已没入胸口。

双脚一踹虬须大汉的尸体，身躯再次飞腾而起，扑向第二个堵门的中年人。

同一瞬间，堂屋中同发剧变。

猿的一双手爪非常强壮灵活，竟有一千只手爪，那还了得？

那位长相有如猿的人，比猴夫子中看多多，手长脚长，大猴脸并不难看，强壮比干瘦的猴夫子侯伟强三倍。

干瘦的猴夫子侯伟，一点也不伟。

目下江湖十大暗器名家，排名第三的千手猿欧阳孤独，是宗师级的伟大暗器大师，据说同一刹那，可以发射出无数致命的暗器。

桃花三娘子完全被这些高手名家的名头所震慑，觉得抓住瘡毒囊的手，控制活动的能力已经消失了，相距仅丈余，她的手一动，真可能被千手猿把她射成蜂窝，她绝对没有千手猿的暗器快。

拼就拼，她的剑指向赤手空拳，狠盯着她的千手猿，暂时不理睬拂动量天尺，徐徐接近的猴夫子。

在她的心目中，暗器比量天尺可伯多多。

量天尺如果攻来，还可以转身用剑封架，而暗器的形影一动，必须先一刹那趋避。

“小女人，哈哈……”猴夫子的量天尺并没挥动，仅用左手向她遥指狂笑。

一缕强劲的无形指劲，在狂笑声中悄然疾射。

她的眼角余波，留意那根怪异的量天尺，怎知道猴夫子的左手有玄机？远在丈外向她招手狂笑，按理不可能有任何花招。

她料错了，后悔无及，右肋下章门穴一震，浑身立即发僵，右半身便

像是死僵了，剑失手掉落。

嗯了一声，她向前一栽。

千手猿恰好抢出，一把抱住了她。

“她是我的！”猴夫子怒叫，冲上抢夺：“你他娘的浑水摸鱼吗？”

“谁捡到就是谁的，哈哈……”千手猿抱着人急闪，得意已极。

堂屋一阵乱，木客颜回勃然大怒。

“不许争。”木客怒叱：“不像话……”

叱声中，眼角瞥见后堂有人影急射而出。

农舍共有三进，后面本来还留有两个人，看守被捆住双手，脱了上衣，吊起来的金陵双凤，以及咬牙切齿像厉鬼的母夜叉孔婆婆。

可是老凶魔的老眼没昏花，而且极为锐利，冲出的人影虽快得难辨形影，仍被他看出不是自己人，叱声中断，右手急抬。

来不及了，冲出的人影太快，下手更是有如电耀霆击，像电光射入人丛，肘后隐藏的长剑出现，进射出可怖的炫目光华。

首先遭殃的是猴夫子，剑光过处脑袋飞起，光芒再进，贯入千手猿的左肋。

人影切入，一把挽住了桃花三娘子，千手猿的身躯飞升，向另一名刚拔出剑的人砸去。

剑将千手猿挑飞，光华立即斜贯入另一人的右背肋。

真可怕，一冲之下便死了三个。

说快真决，木客竟然没看清变化，死的人被挑飞，可就看得一清二楚。

猴夫子飞起的脑袋，也在这时跌落在他的胸口，鲜血汪在胸襟上。

堂屋里有七个人，一击之下便死了三个。

又一个人被挑飞，光华找上了他。

一声厉叫，木客拼命了，一剑硬封，已来不及闪避，心中早虚，几乎到了胆落境界，一照面人便死了一半，任何高手名宿也会胆落。

铮一声狂震，木客的身躯，像被狂风所刮，向侧方飞撞，砰一声大震，撞在堂右的砖壁上，反弹而倒，似乎房屋摇摇。

狂剑书生相距稍远些，一连串电光石火似的可怕急剧变化，把这位大剑客惊得手脚发冷，向下一挫，老鼠似的贴壁根向后堂窜走了。

另两位仁兄也不靛，撞破门边左右的窗子，跌出屋外去了，聪明人一定活得比笨瓜还长。

木客人老成精，人一倒便奋身急滚，谈转中扔出长剑，剑飞腾着迎向射来的后续剑光，再一滚向前一窜，也从后堂溜之大吉。

暴乱倏起倏没，最后传出了震耳的击落飞剑清响，人影懊止，堂屋里刹那间血腥搏杀结束。

雷霆万均的强劲突袭，一击而散。

救桃花三娘子的人是黄自然，采用了猝然急袭的大胆突击行动，全力卯上了，剑出不留情。

果然出其不意，把七个可怕的高手名宿，在眨眼间杀掉一半，把其他的人吓了个胆裂魂飞。

击落木客掷出的剑，身形一顿，被木客逃入后堂，他无暇追击，挟了三娘子冲出大门外，火速将三娘子放下，斜掠而出。

门外的晒谷场中，江小蕙正身处天人交战困境。

凌云凤出其不意突围，剑劈堵住门的虬须大汉。

她并不知道桃花三娘子被高手名宿的声威，胆破气慑手脚失去灵活，被暗算无法跟出，情势也不允许她分心兼顾桃花三娘子，一鼓作气破围而出。

借蹬尸之力再次飞扑第二个人，却碰上了可怕的精明对手。

那是一个穿水湖绿衫裙的中年女人，相当美艳丰满，一声娇笑，迎着她飞扑而下，剑光下射的凌云凤，双手交互吐出袖口，玉掌起处，劲气似狂飙，一吞一吐，罡风如怒涛般汹涌而出。

凌云凤的剑已可发出剑气，可惜火候不够，破不了涌来的罡风劲流，劲气随气涌入。

“呃……”她如受千斤巨锤重击，呼吸一窒，气血翻腾，头晕目眩，护体神功一泄而散，手一软，送出的剑失手掉落，胸口一震，喉间发甜。

昏昏沉沉中向下掉，被闪在一旁的中年女人一把抓牢接住了。

她心中是明白的，这女人外发的掌劲可伯极了，丈外可以将人的骨肉震裂，震力直撼内腑。

如果她的护体神功火候再差一分，可能脑袋已被震裂了。

这瞬间，抱着她的女人猛然转身，将她阻挡伸来的另一双小手。

那双黄黑色的小手，居然能在千钧一发之中，从她的头部上空撤出，差三两分便击实了。

掌劲斜逸，她仍感到头皮发炸。

她听到一声闷响，感觉出抱着她的女人身躯微震，斜冲出八尺，几乎失手把她抛落。

是一个小花子，左手掠过中年女人的右胯，指尖扫过胯骨，余震力依然强劲，把中年女人震飘八尺。

如果击实，女人的右胯骨必碎无疑。

“住手！不然我先毙了这小女人。”

中年女人急叱，再斜掠丈外，险之又险地再次脱出小花子的追击，抱着一个人依然灵活。

小花子一怔，倏然止步停止追击。

“咦！我为何要听你的？”小花子是江小蕙，稳下马步冷然问。

中年女人显然吃了亏，知道小花子神奇的掌力可怕，心中已虚，不得不找寻自救之道。

“你是来救这些女人的。”中年女人将凌云凤放下，坐倒在脚前，一手扣住左肩井，一手按在凌云凤的顶门上：“退出三丈外，不然我毙了这小女人。”

“你毙了她与我何干？我不认识她。”江小蕙当然得硬着头皮否认。其实她说不认识凌云凤也是事实。

她曾经看到凌云凤与桃花三娘子乘马走在一起，根本不知道凌云凤是何来路，连与她在一起的妙手灵官也不知道。

黄自然说出凌云凤的底细，她也没有多少印象，却知道黄自然是为了救应两女而决定面对高手走狗。

黄自然曾经救过桃花三娘子一次，再次援手是情理中事。

她如果不顾一切出手攻击，必定断送了凌云凤的小命。

“少在老娘面前撒谎。”中年女人倚老卖老：“好，我就毙了这小女人。”

“我会要你抵命。”她无意远退，拉开马步准备扑上：“一命还一命，反

正亏本的人是、你而不是我。”

中年女人哼了一声，左手五指徐收。

“哎……唷……”凌云凤痛得尖叫，肩骨欲裂痛入骨髓，难以支持。

“给你十声数，迟至右边三丈外，不许阻止老娘把人带走，你不希望同伴死吧？”中年女人狞笑，左手继续发力：“你要不了老娘的命，却先断送了你这位同伴的命。一、二……”

她大感不安，心中天人交战，是否冲上她拿不定主意，尽管凌云凤不是她的人，死活也与她无关。

但她不能做促使凌云凤被杀的凶手，不管她是否认识凌云凤。

她当然不希望中年女人带走凌云凤，心中作难，强行抑止冲上去的念头，脚下迟疑。

“三……四……五……”

她呼出一口长气，徐徐退后一步。

“六……七……”

黄自然出现在门口，正好在中年女人的斜背后。

中间有二十余步空间，黄自然不可能在刹那间飞越，也不可能悄然接近而不被中年女人发现，方向不对。

她看到黄自然向她打手式，心领神会。

“好，我退。”

她向侧后方移动，吸引中年女人的目光转向移动。

“八……九……”中年女人仍在叫数，拖住凌云凤的背领向后拖移，右掌仍没离开凌云凤的顶门，有计划地向门口退。

背部对着门，不可能看到黄自然了。

中年女人听不到屋内的声息，还以为自己的人已控制了全局，退势加快，要退入屋内了。

江小蕙也向后退，已远出三丈外。

双方向相反的方向退，距离逐渐拉远。

“喂！把人放下。”江小蕙叫：“我两手空空，你有剑……”

“你等着。”中年女人打断她的话，迟速转疾。

人影如流光，贴地掠来一闪即至。

是黄自然，速度快得令人目力难及，在两丈外飞跃而起，双手一合，扣住中年女人的头，仍向前飞射，像老鹰扣住了小鸡向前飞，砰然摔落向前翻滚，半途放手一跃而起。

中年女人的颈椎节节松裂，头几乎被拉断离脖，尸体翻滚数匝，停下时已无力挣扎，浑身软绵绵，似乎全身的骨头部松散了。

被扣住头拖飞、下坠、翻滚，已离开原地十步以上了。

黄自然这种狂鹰搏兔的可怕身手，把江小蕙吓了一大跳，这已超越了人类体能的极限，鹰也不可能把体重相同的猎物抓住飞翔。

“黄爷……”倒在原处地上的凌云凤，挣扎着想站起兴奋的狂叫。

凌云凤并没受伤，左肩井穴被制住而已，左半身麻僵，右半身仍可挣扎。

“你像扑火的飞蛾。”黄自然奔近扶住了她：“哪像一头凤？哪儿被制？”

“左肩井。”

“还好，脑袋还是完整的。”

“天啊！居……居然鬼使神……差……”凌云凤不在乎黄自然的戏谑，大笑大叫：“在这里找到你，我还以为那些人胡说八道呢！嘻嘻！真是上苍有眼。”

“你还笑？哼！”黄自然解了她被制的穴道，脸一沉：“你怎么仍然跟着桃花三娘子鬼混？”

“人家要找你呀！”凌云凤羞笑着白了他一眼，活动手脚：“你悄悄跑了。你丢得下，我哪能放得下？你忘了？桃花三娘子是我的侍女呀！老爷！她怎样了？”

“可恶！你……”

“你骂好了，反正我是你的女人，女人天生就是老爷的出气筒，是不是？”

江小蕙在一旁满脸惊疑，甚至震惊。

“她是你的女人？”

她向黄自然问，连她也觉得自己的神情十分可笑。

“你听她胡说？真是岂有此理。”黄自然感到头大，向门口走：“屋子里的事得尽快处理，小蕙，你方便些，你去处理。”

他无意中叫出姑娘的芳名，江小蕙像是触了电，大喜欲狂地向门飞奔，把凌云凤的胡说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是不是黄自然的女人并不重要。

凌云凤居然没看出江小蕙是女人，怎么也不会把一个气色不佳的小花子，与女人联想在一起。

桃花三娘子也没受伤。右章门穴被指风打穴制住了而已。

江小蕙刚扶住桃花三娘子，黄自然已偕同凌云凤跟入。

“交给我。”

黄自然将人接过，脸色沉重：“小蕙，你进去看看，看那三个女人是否有救。我已将人放下，恐怕……”

江小蕙根本不在乎金陵双凤的死活，而且恨得直咬银牙，但一看黄自然的神色不对，知道变故很糟，点点头向后堂走，手里的剑随时准备攻击。

第二进的堂屋，有一个半裸的女人，在地下爬动、挣扎，暴露在外的酥胸一片猩红，可看到创口，饱满高耸的玉乳走了样，虽然乳房仍然尖挺。

她急抢而入，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难怪黄自然要她处理，男人真不便参与。看了现场的沫目惊心惨相，她也感到心酸，也愤怒得浑身发抖，不忍卒睹。

“黄大哥……”她不得不向黄自然求援。

黄自然叫她小蕙，她叫大哥是十分自然的事。

黄自然奔近堂门，脚下一慢，桃花三娘子与凌云凤，不假思索地超越抢入。

“彩凤……”桃花三娘子扶起半裸女人的上身，惨然厉叫。

内堂摆着两具走狗的尸体，是被黄自然击毙的。

黄自然从屋后进入，悄然一击，把两个看守三女的走狗击毙，无声无息并没惊动前进堂屋的人。

江小蕙从屋前接近，及时救了凌云凤。

三女是捆了双手，吊在梁上的，双脚离地五寸，毫无活动的的能力，只能任人宰割。

人已被黄自然割断吊绳放下，躺在血泊中。

母夜叉孔婆婆衣裤仍在身上，但破碎不堪，是被竹鞭抽烂的，肌肉几乎寸裂，体无完肤。

金陵双凤更惨，连身上衣裙已被剥除，仅留一条长褰裤，不但有被鞭打的伤痕，而且遍布用手指掐扭撕拉的淤痕，因此乳房也变了形。

灵凤已断了气，尸体已僵，表示死去不久，刚进入发僵境界。

彩凤仍可爬动，仍有知觉，但似乎眼前模糊，浑身因痛楚而剧烈抽搐，血从口中缓缓送出，脸部变了形，身上各处创口有些仍在流血，创口大血凝不住。

“我是桃花三娘子，你……”桃花三娘子酸楚地号叫，急急摸索百宝囊取丹药。

“我……我好……好恨……”彩凤的含糊语音几不可闻。

“谁把你……”

“替我……报……仇……唉……”

“彩凤，彩……凤……”桃花三娘子取出的一颗丹丸，颓然掉落尘埃。

彩凤的头一歪，停止了呼吸，双目睁得大大地极为可怖，死在桃花三娘子怀中。

“我一点也不恨她们了。”跟在他身后的江小蕙，眼中充满了泪水：“这些人，为何做出这种没有人性的事？金陵双凤只是贪，怎能向无仇无怨的人如此……”

“他们要口供，金陵双凤哪能招出他们想要知道的事？走狗们哪在乎三个女人的死活？”黄自然一面将尸体丢入厢房一面说：“他们已杀了你爹不少朋友，以及许多各方人士，至少有一半人是受酷刑虐杀的，多死三个无仇无恨的无辜女人，算得了什么？所以我出手狠毒，没留下活口，真可惜。”

桃花三娘子和凌云凤出来了，神色冷厉。

“老爷！这些凶手是何来路？”桃花三娘子嗓音都变了，眼中仍在流泪。

“河南开封府钧州，徽王府的王府走狗。”黄自然沉声说，没理会三娘子叫他老爷的事。

“哎呀！”桃花三娘子骇然震惊，像是挨了当头一棒。

“我把南京近来发生的故事告诉你们，你们最好见机远离灾区外……”

他隐下在浦子口镇暂时养息的事，仅从王府走狗掳少女的杀人事件说起，他是无意中介入的，碰上了不能袖手，与走狗们周旋胜负难料，南京目下江湖知名人士大遭其殃。

金陵双凤一时贪心，把命赔上了。

“你们真幸运，一头钻进死亡灾区而留得命在。”他最后严厉提出警告：“逃掉了几个走狗，走狗们必定把你们列入优先搏杀的目标，乖乖给我易容化妆，加快远走高飞，有多远就走多远。金陵双凤的惨死咎由自取，你们没有力量替她们报仇，忘了这件事。”

你们唯一可做的事是逃灾避祸，火化了这里的人和屋，我送你们到栖霞镇找船走运河回山东。”

他没替江小蕙引见，也不说出自己日后的行动和打算。

凌云凤对他所说的情节心不在焉，对他再三强调严重性情势漫不在乎，仅用绵绵的目光凝视着他，脸上有满足雀跃的神采。

桃花三娘子却如中雷殛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各种惊恐、心慌、胆虚……表情交替呈现，似乎也流露出羞惭后悔等等错综复杂神情。

“我……我与金陵双凤，仅是小有交情的江湖同道，还没有生死与之的交情，那能替她们报仇。”桃花三娘子不安地搓扭着双手，眼中恐惧惊怕的神情瞒不了人：“老天爷！你怎么招惹这种人？”

“三娘子，不是我有意招惹他们……”

“我知道这些人的一些底细。”桃花三娘子似乎没听清他说些什么，只顾自己发表意见：“你可以管大奸大恶巨豪恶霸，奸恶豪霸毕竟是见不得天日的人，你管了，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替你喝彩。但是管了皇家的事……”

“你到底想说些什么？”

“你还不明白吗？”桃花三娘子神经质地大叫：“天下是他们朱家的，朱家的龙种都代表皇权国法，天下所有都是他们朱家的，他们爱怎样就怎样，掳几个女人快活，算得了什么？那由得你管？”

“你怎么啦？”黄自然一愣：“先不要激动，你好像语无伦次……”

“我说的话清楚得很。”桃花三娘子将包裹挂上肩苦笑：“他们上一个皇帝正德，抢女人来玩、来卖。从京师抢到山西，从山东抢到淮安，从扬州抢到南京，一车一船地抢，一城一城大抢特抢。他高兴，谁敢管？天下的子女金帛都是他们朱家的，朱家的人爱怎样就怎样。老天爷！你能管？敢管？”

“我已经管了。”黄自然悻悻地说。

“你以为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这两句话当真？少做梦了，那是一些狗屁笨瓜似的读书人的梦想，那不是真的。老天爷！朱家的人，会命令天下的人对付你，你活得了多久？杜小妹，我们走！”

“你要我跟你走？”凌云凤笑吟吟神采飞扬，拉住了黄自然的手抱在怀里：“你陪我找他，现在找到他了，居然要我跟你走，你是不是吃错药神智不清了？”

“杜小妹，你还没发觉多凶险吗？”

“凶险？我一点不在乎……”

“你最好想一想，清醒清醒。”桃花三娘子的嗓音提高了一倍：“你跟着他能活得了几天？你愿意和他一起死？杜小妹，天下可爱的男人多的是，犯不着和他……”

凌云凤手一挥，啪一声给了桃花三娘子一耳光。

“你走吧！毕竟你我朋友一场。”凌云凤粉脸一沉，挺身站得笔直像座天神：“不错，天下可爱的男人多的是，你可以任意去选、去爱。我年轻识浅，对世间的男人所知有限，所以要求也不高，我眼中只有两个男人，一个是我爹，一个是他。”她又拉住黄自然的手：“就算他与皇家为敌，与天下为敌，只要他所做的事是对的，我会毫不迟疑和他并肩站，哪怕只活到一刻片刻，我都心甘情愿，小事一件，反正人早晚要死的。我说得够明白吗？你可以自己走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桃花三娘子气结。

“不要再说伤害他的话，好吗？好来好去，我谢谢你这些日子以来，对我的指导和关照，我祝福你。”凌云凤诚恳地说。

“愚蠢！”桃花三娘子摇摇头，冷然瞥了黄自然一眼，转身向外走，一面自言自语：“与天下为敌，活不了多久，活不了多久……”

桃花三娘子是江湖浪女，天生叛逆性强，故意违反世俗，在江湖寻找快乐，您意享受男人，男人也享受她。

但要她和皇朝的朱家龙子龙孙为敌玩命，那有什么快乐享受可言？

只有傻瓜蠢蛋，才会放弃快乐享受，去为什么天理正义受苦受难，甚至送命。

她不是傻瓜蠢蛋，风头不对就选自己该走的道路。

黄自然这个男人固然可爱，但似乎不容易到手，天下可爱的男人多的是，为一个不易到手的男人，受苦受难甚至送命，她不是这种人。

她向南京飞奔，必须尽快远离凶险。

金陵双凤的惨死，已让她心胆俱寒了，走狗中有些人认识她，她必须远离是非地保全自己。

远出五六里外，已到了村镇罗布的平原地带。

她已在树林中换了装，不敢再穿绯色衣裙，改换了普通妇女的青衣布裙，剑也用布裹了塞在包裹内，像一个要进城探亲的村妇。

前面是大道的三贫口，大道上行人络绎于途，有车马轿往来，只要夹在行人中，进了南京城便可安全了，以后再乘船远走高飞。

她突然脸色一变，心中狂跳。

六个佩刀挂剑步行的男女，刚好离开大道，步入这条通向山区的小径，看清面貌，已在五十步内，想回避已来不及了。

她半闭上明亮的媚目，低下头一步步缓行，必须装得像个真正的村妇，才能避免麻烦。

“一定是王府的人。”她心中嘀咕：“这妖女攀上高枝了，小野鸡飞上枝头变凤凰，神气得很。”

三个穿青衫佩剑中年人，两个雄壮的佩刀青衣大汉，鱼贯跟在一个穿紫色衣裙，佩剑挂囊，眉目如画的少妇身后，神气地加快脚步迎面而来。

她避在路侧，低头侵吞吞举步。

六男女哪将一个村妇放在眼下？昂然阔步接近。

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

她以为自己改了装扮，对方不可能认出她的本来面目，却忘了她是江湖名女人，认识她的江湖男女数量不少，她的特征，逃不过有心人的眼下。

刚通过她身侧的紫衣少妇，突然站住了，水汪汪极为明确的凤目，不转瞬地盯着她。

这位少妇真的又美又艳。隆胸细腰流露出明艳照人的风华，二十四五岁正是亮丽成熟的岁月，有一股迫人的美，令男人心猿意马不能自持，正是介乎女神与狐妖之间，可以颠倒众生的典型美女。

即使在美女众多群雌粥粥出，这种女人依然显得特出，魅力与气质皆艳冠群芳，永远是一枝独秀，众所瞩目的绝色美女。

“你不是桃花三娘子吗？”紫衣少妇笑吟吟盯着她：“不认识我了？要穿道装你才知道我是谁？”

她心中一凉，悚然而惊。

不能再装做不识了，对方不但叫出她的绰号，而且表示曾经穿道装的身份。

道装，表示这少妇曾经扮女道姑。

女道姑通常是风流的代名词，与她同是艳名动江湖的浪女同道。

金陵双凤也是她的同类，所以她一到南京，便找同道安顿，以便在南京地区活动。

她这一类同道浪女中，并没有深厚的交情，有时甚至因男人而吃醋结

怨，互不相让，朋友变成仇人平常得很。

“哦！是你。”她不得不故作恍然状，提高警觉小心应付：“太虚瑶姬傅小妹，久违了。你不穿道装，虽然减了仙姬的绝代风华，但另一种风华取而代之，令我大感形秽。

晤！有这许多随从，看来你有了自己的局面，过得十分愉快惬意呢！”

“还混得不错吧！”太虚瑶姬掩不住得意的神情：“人往高走，谁不想活得愉快惬意？你扮成村妇，携了包裹行色匆匆……”

“昨晚乘船从淮安来，一早出城想找朋友安顿，扑了个空，只好返城另找朋友。你……”

“哦！昨晚乘船来的？”

“金陵船行的定期客船，在中江码头。”

“我想，你不知道这里的事。”太虚瑶姬坦然说。

“这里有什么事？”她心中一路，糊涂到底。

“我们奉命捉两个人。哦！你知道四海狂鹰吧？”

“知道呀！往昔的江湖之王，过了气的仁义大爷，江湖朋友快要忘了他啦！咦！牵涉到他？”

“他的女儿，一个天生异秉的绝色美女，叫江小蕙。另一个不明底细的年轻男人，叫黄太爷，真名叫黄自然，也就是铲除玄武门杀手那个人。你替我留心好不好？”

“留心什么？”她的心跳一急一缓，缓时快要停止了。

“江小蕙的身价是银子五千两，黄自然三千。通风报信因而捉获，奖金照付。”

“哗！奖金如此高？你……你替什么人……”她故作惊讶，以掩饰自己的不安。金陵双凤就是因为捉到了黄自然，才向这些王府的走狗领赏，结果……”

黄自然逃掉了，错不在金陵双凤，但走狗们把气出在金陵双凤身上，以诈骗的藉口残酷地凌虐死了金陵双凤，这些走狗那有道理好讲？

她并不蠢，如果透露黄自然的下落，一定脱不了身，黄自然早该离开那座农舍了，走狗们扑空，她恐怕会步金陵双凤的后尘，被折磨惨死。

“不要问蠢问题。”太虚瑶姬当然不会透露替何人做走狗。

“那么，如果有消息……”

“我们在朝天宫旁的南都老店，留有人接待各方人士。”太虚瑶姬坦然将联络站说出：“主事人叫朱权。我有事急需处理，以后再找机会亲近，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她心中一块大石落地。

目送六男女离去，她像丧家之犬般征奔而走，怕这些人半途遇上逃掉了的走狗，必定回头追赶她，她哪有命在？必须飞快地逃命。

桃花三娘子一听黄自然与王府为敌，胆怯魄落匆匆一走了之。找男人寻找快乐幸福固然重要，自己的性命生死更重要。

在江湖浪迹的人与朝廷的龙子龙孙为敌，也就是与天下人为敌，成为官府被捕的目标，能活得多久？

保命要紧，其他的事全抛开了。

凌云凤不走，而且打了桃花三娘子一耳光，明白地表示跟随黄自然的严正态度，无视于凶险不介意生死。

江小蕙不知道两女与黄自然打交道的经过，更弄不清双方的关系牵缠。

但凌云凤对黄自然的亲昵举动，以及凌云凤所说的话，她有点醒悟，极感不安而且心中冒火也像是打破了五味瓶，不愉快的五味杂陈。

凌云凤的那句话她最反感：反正我是你的女人。

她当然知道男人的女人，是怎么一回事，何况她知道桃花三娘子是那种女人，不用猜也知道其中含义。

聊可告慰的是，黄自然否认了；更可告慰的是，黄自然要赶两个女人走。

桃花三娘子一走，她到了凌云凤身侧。

“你为何不走？”她拉开凌云凤拉住黄自然的手，挤入将两人隔开，语气不友好：“我们从事与官府作对，冒抄家灭门凶险的工作，你这种人……”

“我这种人又怎么啦？”凌云凤已看出她是女扮男装的假货，风目一瞪嗓门更大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我的事要你管？你是黄爷的同伴，我不愿得罪你，请你保持朋友的风度好不好？”

“别吵别吵。”黄自然只好大声制止，还真不能赶凌云凤走，以免落在走狗们手中：“以后从长计议，先解决饥渴再说，肚子空空精力不继，再碰上走狗可就麻烦了。小蕙，劳驾下厨生火，我去捉鸡。”

处身在两个含有敌意的女人中间，他还真的感到头大，难以应付，先找事做，降温再说吧。

这种消极的处事态度，通常不但解决不了问题，而且反而增加问题，招事情搞得更为复杂。

“好，我去下厨。”她瞪了凌云凤一眼，却眉飞色舞抢入屋后。

黄自然又叫她小蕙，她不屑与凌云凤计较啦！

厨房储有充裕的食物，江小蕙有意卖弄厨艺，也有意向凌云凤示威，用心地调制了几味精致的菜肴，花了不少心机和时间。

三人在后堂进食，黄自然这才正式替双方引见。

对在浦子口镇与江小蕙联手的事，简略地带过不提小枝节。与凌云凤自冲突至合作的经过，也不多作说明。

两女都心中有数，此中情节决不简单，当面不便表示意见，暗地里各怀鬼胎。

江小蕙总算了解玄武门瓦解土崩的详情，大感后悔，要是那次她和妙手灵官不知难而退，继续向北追踪黄自然，便可能参与其事了。

“原来是你引起的灾祸。”凌云凤先发制人，首先发起攻击，放下饭碗摆出挑衅姿态：“你最好起快和你的人会合，集中全力自保，可别让走狗们再把你捉住，你就有得哭了。”

“你不要说风凉话。”江小蕙当然不肯示弱，立加反击：“我们有胆气和狗王的人周旋，就不怕走狗们行凶撒野。仗剑行道江湖，路见不平必须拔剑干预，无所谓灾祸，怕灾祸就不要奢言仗剑行道。黄大哥已经决定和我并肩

联手，无畏无惧面对灾祸。你如果害怕……”

“谁说我怕了？”凌云凤啪一声重量地放下竹箸：“我和他向玄武门并肩挑战，已表明连江湖人人害怕的玄武门杀手，我也毫不在乎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你们有完没有？”黄自然感到不耐：“我们先返回靖安镇，上了船脱出险境，再商讨日后的行止，按情势另订对策。小蕙，你得先和你的人会合，他们目下一定不知道你的下落，必定十分焦急。我们绕山而走，不能从原路回去。我担心的是，你的船被走狗发现……”

“不可能的，大哥。”江小蕙愈叫愈亲昵，把姓也不著痕迹地取消了：“我们的船不但非常秘密，而且获得江上的朋友掩护。我们盯住了走狗们的船，而非走狗发现我们。”

敢于帮助我们的人反而愈来愈多，走狗们惨杀各方人士，以吓阻江湖朋友的恶毒的手段，并没收到预期的效果。绕山而走是好主意，这一带山区都可以走动，任何方向皆可通行，认准方向便可以到达江边。”

“见一个杀一个，干脆把他们歼灭岂不省事？”凌云凤反对逃避，气冲冲地提反对意见。

其实，她是反对江小蕙的一切意见。

她曾经目击黄自然击溃玄武门杀手的神勇，对付王府的走狗算得了什么？玄武门杀手皆是可怕的超拔高手，绝对比王府的走狗强。

“你真不知道厉害。”黄自然苦笑：“玄武门的杀手固然了不起，但只是杀人手段高明而已，明暗俱来无不用其极，还不配称超拔的高手。而王府的走狗，却罗致了天下有名的各路高手名宿。大半是可怕的魔道至尊人物，被他们的主力截住，凶多吉少。”

“可是那些凶魔并非真的了不起……”

“是吗？那王屋三妖，我就没有制胜的把握，如果再加上他们的主事人魔爪丧门陈魁。我难逃他们的毒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和他们玩命而非拼命，决不可以让他们的主力盯上。拆散他们分而歼之是上策，你千万不要逞强转大杀特杀的念头。”

“好啦好啦！我反正一切听你的。”凌云凤心中大喜，见好即收。

黄自然话中的意思，不啻表示允许她一同行动，和上次一样把她带在身边，难怪她心中欣喜。

只要不赶她走，她就心满意足了。

江小蕙尽管心里不愿意，但也知道情势不许可她提出反对意见。

膳毕正在喝饭后茶，拴在门外的黄犬传出吠叫声。

“我去看看。”黄自然警惕地急急外出。

小径通过农舍前面的坡地，距农舍前的晒谷场不足十步，拴住的黄犬只要有人经过，便会汪汪叫发出警告，是一般农家最普通的看门狗。

黄自然隐身在树篱后，警觉地留意从南面来的一女五男快步而来。

江小蕙和凌云凤不甘寂寞，也倚在他左右窥伺。

“都携有刀剑，不是好路数，最好把他们弄到手问问。”凌云凤唯恐天下不乱，有黄自然在旁，兴奋之余胆气特大。

“乱搞。”黄自然扭头瞪了她一眼，给她泼冷水：“在没能认定是走狗之前，就出面行凶，算什么？拦路抢劫做强盗？”

“她老爹是邪道至尊人物，行事是不讲道理的。”江小蕙也趁机发泄：“所

以你途经他们家所居住的州县，就道了他们的毒手。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凌云凤恼羞成怒：“那是误会。不过……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不过我高兴，幸而出了误会，结果……结果我……我成了他的……他的……他的女人……”

“都闭嘴！他们留意这家农舍了。”黄自然低喝，制止两女勾心斗角争吵。

六男女已到了百步内，果然向农舍眺望。

居然领先走在五个男人前面，像是主人的女人，那一身紫色衣裙极为抢眼，双脚轻灵快捷，裙袂飘飘极有美感，玲珑透凸的美好胴，相距甚远，仍可清晰分辨，具有强烈的诱惑力。

“小蕙，能认识他们吗？”黄自然向江小蕙示意：“从他们根底中，可以估料他们是不是走狗。”

江小蕙是江湖世家，十二岁便跟着乃父的江湖朋友，在外遨游一圆江湖侠女梦，认识不少牛鬼蛇神，几乎可以称为老江湖了，五年的进游阅历自然见多识广。

而黄自然虽然出道更久些，但很少与江湖牛鬼蛇神打交道，消息供给皆由冥鉴门直接供给，他只和成名的人物有接触。

“但愿我能认出一两个。”江小蕙的口气知道谦虚了，她在尽量改变自己自负骄傲的性格。

以往她确是骄傲自负，武功也造诣极深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江湖经验也丰富，所以敢找到栈道的绿林巨魁，单人独剑就敢闯小雷音禅寺，找下第一淫僧四好如来。

再三与黄自然接触，也再三遭逢意外的失败。她终于知道自己的缺点，正在尽量改变自己。

也可以说，她正在努力为黄自然而改变。

“也许我也能认出一两个。”凌云凤不甘示弱，她出道不久已获得绰号：“这些男女的气势相当强烈，很可能是名动江湖的人物。”

“咦！”江小蕙几乎惊跳起来，本能的反应是挪动拾来的长剑。

“小蕙，怎么啦？”黄自然伸手按住了她：“冷静沉着，不要大惊小怪，看出端倪了？”

“那……那个女人。”江小蕙激动地说：“是她，没错，虽然她改了装，烧成灰我也可以认出她来。”

“她是什么人？唔！很漂亮。”

六男女脚下甚快，已接近至二十步内了，面貌已可看得一清二楚，气势更为强烈了，任何人碰上他们，也不敢向他们乎视，不敢不避道以免触犯他们。

“那个主持检验掳获少女的道姑，就是她。”江小蕙几乎要咬牙切齿了。

提起被剥光，一寸寸检验的耻辱，小丫头恨火像将要爆发的火山，也感到浑身发烧不自在。

虽则检验的那是女人，她也感到无穷的羞耻，刻骨难忘的耻辱。

那天黄自然率领海扬波抢救被掳的少女，这位美道姑不在场。

用软骨散制江小蕙的人是绛仙，这位美道姑只负责检验鉴定资质，鉴定后便走了，逃过那次劫难。

“那一定是狗王的心腹。”黄自然并不知道江小蕙被检验鉴定的事，他对

这种事一窍不通：“这是说，她应该跟在狗王附近。”

“我一定要刺她百十剑，她是我的。”江小蕙咬牙说，跃然欲动要冲出去。

“不行。”黄自然再次按住了她：“大家小心，北面来了大批高手赶来。

北面不足一里，大批佩剑携刀的男女，正急步绕过树林。向这一面急赶，足有二十人以上。

“是那艘船上的走狗。”江小蕙从装束上，看出是狗王那艘船的人。

“得暂时回避，人太多了，撤！”黄自然断然决定撤走，寡不敌众不能拼命。

北面的人，已看到六男女，传来一声忽哨信号，两方面的人皆脚下加快。六男女毫无疑问地越过农舍，向近面奔来的二十余名同伴迎去。

不久，二十余人在农舍聚集，穷搜屋四周，最后带走了走狗们的尸体，向南面急急走了。

六男女是从南面来的，走上了回头路，这表示北面的靖安镇，已不需要他们前往了。

他们没带走金陵双凤与母夜叉的尸体，留给村民处理善后。

“那天杀的狗王一定躲在城里发施号令，我们却在外面穷找他的船。”

黄自然隐身在树下的草丛中，冲快速远去的走狗背影挥动大拳头：“他可以牺牲一些诱杀我们的走狗，而自己绝对安全。”

“我们到城里找她。”江小蕙口中的她，很可能是指紫衣裙女人。

“老天爷：能找得到那狗王？”凌云凤泄气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他躲在紫禁城，有十二卫兵马防守得像铁桶，就算能偷溜进去，紫禁城千站万户，天知道他躲在那一处宫殿里？难难难。”

“但混蛋决不敢躲进紫禁城，任何一个藩王都不敢。”黄自然肯定地说。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凌云凤怎知道皇家的祖宗家法。

“南北两京的紫禁城里，只能有一个皇帝。任何一个龙子龙孙，长大成人就必须往外赶，到全国各地去做藩王，不但不能没获圣旨就往两京跑，连回老家凤阳祭祖，也得遵守规定的期日。除非这个狗王敢打主意谋反篡位，不然决不敢接近紫禁城，连踏入南京地境，也有谋反的嫌疑。”

“那就不会躲在里面了。”

“不然，他可以不出示藩王的身份。而且，城内城外皇亲国戚甚多。一定有心腹亲友包庇他。问题是，那些皇亲国戚的府第，也警卫森严房舍甚多，想找到他同样困难，何况他是秘密藏身在内。”

“难道就罢了不成？”江小蕙不甘心：“我们有不少朋友暗中道义相助，出入活动毫无困难。

“当然不能罢了，哼！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咱们进城和他们玩玩。”

“那就走呀！”江小蕙欣然雀跃

“走，咱们跟上去。”黄自然决定行动。

放起一把无情火，烧掉农舍湮没金陵双凤的尸体。

江湖人沟死沟埋，路死插牌，让当地人以无名尸处理，能火化已是相当幸运的事了。

南京真正属于市井小民生息活动的地方，以城外为主。

城内不是市井小民可以随意生息的活动区，紫禁城与王公府第与各式衙门，已占了大半座城。

城外两大繁华区，一在龙江关至三汉河码头一带。

一是城南聚宝门外，秦淮外河的两岸，东起通济门，西达水西门，绕城一带市街纵横，这一带才是百姓小民的活动生息地区。

聚宝门内的镇淮桥，横跨秦淮内河，长十六丈余，也就是古金陵的朱雀桥。

当然，朱雀桥已不再有野花，乌衣巷的夕阳也不再具有美感，已成了连接城内城外商业区的交通孔道，拥挤脏乱人人忙碌。

聚宝门更为壮观，附着门内的瓮城。

四道城门，门楼高三层。

门内有千斤闸，有称为宝物的子午石门限。

西面是来宾楼，东面是重译楼，是金陵十六楼中，最为亮丽的两座。

城外，便是秦淮外河，也就是最复杂的地段，与城内的市街连成城南商业区。

通常，江湖牛鬼蛇神的落脚处，以聚宝门分界，在城外一带活动容易。

黄自然却在镇淮桥附近落脚，表示不是江湖牛鬼蛇神，不是来南京猎食的蛇鼠亡命，他有他的活动空间。

沿大街东行，便是规模不小的明道书院。

这一带不再杂乱无章，建有不少有名的宅院，平时是警卫森严，进出的都是有身份的人。

以西一带街巷，却是颇为复杂的市街，龙蛇混杂，是牛鬼蛇神的猎食场，一旦出了大纛漏，往城外一跑就平安大吉了。

秣陵居酒楼附近，就是各展神通的角力场。

天一黑华灯初上，直至三更正夜禁开始，这一带市街灯火通明，比白天的市况热闹数倍。

秣陵居酒楼，不是普通市井小民，可以任意光顾的地方，酒菜的价格贵得小民负担不了。

因此对街开了几家小酒坊小食店，接纳次等的食客大爷。

黄自然穿了一袭灰长衫，一看便知他是小行商。

衣袂抄起，前摆掖在腰带上，右手轻格一把开的纸扇，一摇三摆向店堂的右首走。

看穿着像行商，看外露的气概，却像来自明道书院的生员，还真有几分半文味。

那一桌有三位食客，一个比一个壮，一个比一个粗豪，正在大碗酒大块肉往嘴里塞。

店堂中灯光并不明亮，三位大汉的食相没有人计较，全店八桌有五六位食客，谁也懒得理会他人的事，各用大嗓门高谈阔论，看谁的嗓门能压邻桌的喧哗。

三位大汉外露的骠悍粗野气势，把想过来并桌的食客吓得不敢过来，因此霸道得很，三个人就占了这副座头，四张长凳占了三张，仅剩下的一条凳没人敢过来坐，怕惹火这三位大汉。

黄自然不怕，走近伸脚一拨，拨出条凳准备跨过去就坐，脸上的神情

似笑非笑。

“借光。”他左脚跨过凳面，抢先向三大汉打招呼，摆明了要并桌。

三大汉分坐三方，右首那位生了一只朝天鼻的魁梧大汉，大牛眼狠瞪着他，哼了一声，表示怪他不识相，提脚用靴猛搭住凳头。

如果大汉脚下用了劲，条凳必定一端急翘，也就会击中。他的下裆，滋味不会好受。

凳头果然翘起上升，却被他的右膝微抬压住。

大汉眼一花，眼中看到人影压到，还来不及有所举动，脑袋以及咽喉，被一双大手上上扣牢了。

“砰哇哇”一阵怪响，前额与脸部，被按在食桌上，猛烈地连磕了几下，磕得眼冒金星，口鼻流血，想叫叫不出声音，因为咽喉被扣牢了。

想挣扎更是休想，整个脑袋完全受到巨大的扣力所控制，脖子没断头没破，已经是万幸了。

另两名大汉吓了一大跳，惊得跳起来。

“想找麻烦自讨苦吃吗？你如愿以偿了。”他手一松，大汉瘫软趴伏在桌上痛苦地叫喊颤抖：“你他娘的吃了豹子心老虎胆，居然想戏弄我。寿星公上吊嫌命长，你这狗养的杂种可找对人了。”

两大汉失惊之下，本能的反应是想拔衣内藏着的匕首，要行凶了。

“你们试试看。”他抓起一碟肴，虎目怒张神色凶猛：“要不把你们整治得半死不活哭爷叫娘，太爷今后不在南京鬼混。到走道里来，拔你们的匕首，上！”

两大汉的匕首，没有勇气拔出来了。

这边一生事端，吸引了全厅食客的注意。

另一桌有六名食客，猛然踢凳而起，其中一人猛拍桌子，杯盘乱跳以便引人注意。

“混蛋！这家伙从城外闹到城内来了。秦老七交给我们剥他的皮。”为首那位食客牛高马大，嗓门像打雷。

六个人挺胸凸肚，气势汹汹往这一面抢来。

“唷！倚多为胜吗？”黄自然见好即收，丢下碟于向店外退：“狗多咬死羊，咱们以后算。”

他示弱退走，六食客与秦老七两大汉，神气起来了怎肯首休？

叫嚷咒骂着向外迫。

追过大街，追入一条小巷子。

小巷黑暗，家家户户没挂有门灯。

夜间往小巷子迫人，是相当冒险的事。

但八位仁兄倚仗人多，不怕危险，放心大胆狂追而入，不肯见好即收。

在小巷子里把人揍死，查凶手不容易。

小巷子也是谋财害命的好地方，不易找到目击的证人。

八比一，一定可以把逃入小巷的人揍死。

追了百十步，走在最后的两个人，突然狂叫一声，向前一栽叫喊救命，爬不起来。

“往前迫，后路不通。”怪嗓音发自身后。

后路被堵死了，是凌云凤与江小蕙。

前面的六个人知道不妙了，火速拔匕首戒备。

南京人口众多，是往来大都会，治安人员也多如牛毛，各种治安衙门也山头林立。

总之，城内决不容许有人携刀带剑公然走动，因此牛鬼蛇神们，皆携带短兵刃防身或为非作歹。

前面的黄自然一声长笑，回头反扑，黑影乍隐乍现。

八位仁兄已倒了两个，心中早虚，只看到几难分辨的黑影连闪，匕首连扎出的机会也没抓住，雷霆打击已经光临，比赛谁倒得快。

城内各坊横行的蛇鼠，哪禁得起高手的打击？

有如狂风扫落叶，劲道一沾身便被击倒了，连人影也没看清，匕首哪有扎出的机会？

“弄到巷底到河边去。”黄自然低声吩咐。

一人拖两个，留下的两个弄昏塞在墙角的垃圾堆里。

东北一带，内河有好几座桥，河内泊有不少小舟。河堤白天游人甚多，晚上却鬼影俱无。

因为内河这一段从东北向西南流，文德桥以北是文化区，书院、府学县学(以前的园子监——国立大学)贡院，都在这一带。

再往东北，是中山王府的东花园禁区。

六名大汉被塞在大柳树下，不点穴道，用最古老的手段，以腰带捆了个四马倒攒蹄，再把人弄醒。

嘴被勒口布绑牢，想叫救命也声音小得可怜。

黄自然先找上叫秦老七的人，手中轻拂着夺来的锋利短匕首，先在对方的脸部、咽喉，以刀尖轻轻地滑动，像在找柔软的地方下刀。

秦老七是泼皮，而非玩命的英雄好汉，看清被绑的光景，早已吓得魂不附体。

“你们有六个人。”黄自然坐在一旁，用阴森森的嗓音说：“全都是文德桥武定桥，包括织锦三坊，剪刀坊一带的地方鼠，众所畏惧的泼皮。我要口供。谁的口供有假，就像泼元宝一样推下河，过两天你们的朋友或家属，就可以替你们在水西门的水门收尸。

水蛇秦老七，我要从你开始了。”

拉掉勒口布，就能大叫救命了。当然，河上河下鬼影俱无，喊破了喉咙，也不可能有人听得到。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是什么人？”水蛇秦老七不敢叫救命，惊恐地问来路，以便及早了解对方的底细，估量自己的处境。

“少废话，你已经没有问的价码，只能有问必答，多问小心我割断你的蛇脖子，再一脚踢下河。现在，你愿意招供吗？”黄自然的刀尖，滑过对方的脖子。

“你……你要知……知道什么？”

“叶御史家这几天，鬼鬼祟祟住进一些不三不四的男女。你是无所不知的城狐社鼠，这一带是你的地盘，阴沟里有几只老鼠，你都一清二楚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不要说你不知道那些人的来路。再就是我要知道，你们与躲在某处角落的某些人，明暗中有否往来。老兄，如果你不愿说，我另找你的同伴问，以免浪费工夫，说，你就可以保住老命。”

“我……我我……”

“我等你说，希望你能保住老命。说吧！我在听。”

“天啊！我怎知道他们的来路？”水蛇秦老七叫起天来了，尽管平时心目中沒有天地鬼神；“我只知道他们透过官方门路住进去的，神秘诡谲谁也不敢去招惹他们。不过，我知道他们与某处地方的人有往来。”

“好吧！说说看，你的命保住一半了。”

“他们暗中有不少人活动……”水蛇秦老七为了保住老命，不敢不将所知道的事和盘托出。

水蛇秦老七六个人非常幸运，黄自然大方地释放他们，仅警告他们立即连夜泅水出城躲避，不然杀无赦。

黄自然对付合作的人一向宽大，这是他处事的宗旨，除非对方拒绝合作，不然就宽待俘虏不杀人灭口。

这些地老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没有杀人灭口的必要。

可是，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事：对方早已知道他是谁。

如按情理分析，水蛇秦老七这些地方蛇鼠，想认识他决无可能，他不是声威赫赫的大豪大霸。

六个人沿河堤狼狈地狂奔，还真有意出城逃灾避祸。

要夜间出城，如无门路休想如意。

地方蛇鼠当然熟悉门路，从水西门爬闸，从水中脱身，是偷越城关的门路之一，相当安全可靠。

黄自然跟了半里地，这才放心地不再理会。

有些地段的河堤，与街道的屋基相连，因此必须绕走小街，不可能沿河堤一直走到水西门。

水蛇秦老七是惊弓之鸟，跑得最快，他已经向黄自然保证连夜出城躲起来，决不透露所发生的事，拼命向水西门逃，以表示他保证的诚意。

绕出一条小街，离开了河堤。

小街幽暗，行人稀少，足以发足飞奔，表示是急于赶在夜禁前返家的人。

屋顶飘落两个黑影，飘落在他身前丈余处，轻灵利落无声无息，身法高明极了。

他急急止步，六个人几乎撞在一起了。

“把经过告诉我。”一个黑影用阴厉的嗓音说。

“遵命。”他顺从地应喏，对方不是陌生人：“我们在秣陵酒楼对面的食店……”

事故的发生他说得详尽，却不知道被打昏拖走时所发生的细节。

再就是逼口供时，身旁是否另有人隐藏并不清楚，的确只有黄自然一个人在场。

堵住后路参与攻击的两个人，自始至终，六个人皆无法看清人影，打击太快了，是黄自然的同伴却可以肯定。

“至于逼口供的人是不是黄太爷，小的就不敢肯定了。”水蛇秦老七最后说：“小的所有朋友，谁也不认识黄太爷。自始至终，他不说出名号，但确曾自称太爷，至于是不是骄傲托大的自称，就不敢断定了。”

“总该分辨出是否有一个女人吧？如果有，那就表示真是姓黄的人。”

“小巷里漆黑，他们在后面快速出手攻击，我们连在前面动手的人也分不清是人是鬼，怎可能分辨后面的人是男是女？”水蛇秦老七亟口辩护：“如果小的胡说八道，岂不误了诸位的判断？”

“唔！说得也是。”为首的黑影接受他的解释。

“那人真是你们要找的黄太爷？”

“可能是的。”

“可能？”

“我们知道这个人跟进城，但不便惊动他。估计他会对咱们做出不利的行动，因此希望他能往咱们的口袋里钻，只有让他们自投罗网，才能一劳水逸。咱们人手并不足，不可能大举出动满城搜捕。”

“这并不能证明是他呀！”水蛇秦老七确有合作的诚意，存疑地提出意见：“想打叶御史大宅主意的人多的是，经常都有江湖好汉窥伺。叶御史是有名的拿钱御史，所收的贿赂可说珍宝车载斗量。逼迫我们的这两三个人，说不定也是想发横财的江湖好汉，你们认为他是叫黄太爷的人，是不是太过武断了？”

“这问题让我们操心吧！你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一份事就行了。我们共派有不少组活动的人手广布线索，每一根线索皆受到中枢的控制，指引姓黄的自投罗网。只需一根线索发生作用就成功了。显然，这一根线索成功地发挥作用。你们可以走了，必须如期出城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们如果不如期出城，就会引起他的疑心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不许多说，你们走！”那人声色俱厉挥手起人。

“遵命……”水蛇秦老七惶乱地撒腿便跑。

江湖朋友把侦察称为踩盘子或探道，不会冒冒失失地闯进目标区枉送性命。

至少得打听目标的动静，以及进退路线的侦查选择，时机的掌握如何控制等等因素，以保证行动的成功。

花了一整天工夫，三人化装易容分别进行侦查，把叶御史大宅做了精密的估计，决定了大胆的行动计划。

根据水蛇一群蛇鼠的口供，分别侦查了三处地方，都是在南京六部任职，官职甚高的官员住宅。

这些南京六部的官员虽是闲官，但过去曾经在京都掌有实权，因故而大权旁落失宠南调的宦宦世家，不敢不接受龙子龙孙的摆布控制，窝藏龙子龙孙大有可能。

所有的四处官员世家大宅，皆发现可疑的人物进出。

叶御史的大宅，甚至发现不伦不类的人出入，而且警戒森严，把门的门子，对进出的人不但严加盘诘，甚至要查验身份证明。

以往，叶御史大宅根本不曾见过这位门子出现。

每一个征候，皆指出叶御史大宅，住有身份特殊的人，但却难以发现这个人进出。

天终于黑了，夜是属于夜间活动族类的。

扑火的飞蛾，白昼是不会从藏身处，飞出来迎接阳光的，除非出了意

外被逼出来。

布网的人，也是天黑之前就布置妥当了，暗中留意每一只飞蛾，注意进入警戒区的各种虫豸有何异动，在扑杀令没发出之前，所有的虫豸都是安全的，飞蛾更可以任意飞翔，向引诱的灯光飞去。

当大宅各处点起灯时，叶御史大宅其时天还没黑。

这种重门叠户堂奥深邃的巨厦，内部某些采光不足的房舍，即使是白天，也要张挂灯笼取光。

因此不能因为可看到灯火，便以为天色已黑了。

那座位于堂奥深处的秘厅，大白天如果在内活动，就得点起灯火，平时黑沉沉，一旦有事点起灯火，则除了叶家的心腹至亲之外，皆不许接近。

其实如不是心腹至亲，根本不可能接近这一带房舍。

这天却一反常态的，灯火辉煌，附近却有不少人走动，虽则这些人行动沉默安静像鬼魂。

堂中的陈设似乎并不奢华，而且近乎简朴，家具大而暗沉，除了门没有窗，广阔显得空洞，两排大柱漆成暗红色，更显得幽沉阴森。

堂上的案桌后，高坐着的中年人相貌阴鸷威严。

脸色有点带苍，满脸横肉长了不少粉刺，大八字胡有点苍黄。

穿的绣云雷图案月白博袍，居然带有几分超脱的神韵。

总之，倒也算得上一表人才。

至少，流露在外的气势算得上人才。

如果穿上百衲衣站在街角，又当别论。

左右，是八名膘悍的带刀大汉，一个比一个雄壮，一个比一个威猛。

堂下，两旁站着十余名千娇百媚的少女，一个比一个漂亮，象在选美。所穿的各色各样衣裙，皆各有特点，风姿绰约，珠翠满头，薄施粉黛。

除了不穿苏坎肩，因而露出颈下一块三角形玉肌之外，全身皆在华贵的织锦衣裙掩盖下，没露出任何肉感诱人的肌肤。

与东河村拔山举鼎的那些美女相较，完全是两样不同的形的美人。蝉纱映掩玉体半程，固然动人情欲，但总缺乏某种高贵风华。

仙女与狐狸精所给人的印象，是迥然不同的。

这十余名美女，品流就比拔山举鼎的美女高几品。

中间，也有十余名男女，各式各样的装束，与所佩的兵刃，已表明他们的牛鬼蛇神身份。

砰一声响，主人一掌拍在案上。

“我不管你们怎么做，如何做，要杀多少人，那都不重要。”主人的嗓门高亢刺耳，怒容显而可见：“重要的是，一定要把那个体质天生绝世的美女给我找回来。我服巴巴丢下快活的事，从扬州赶回来。结果，所看到的是，你们连几个小猫小狗也对付不了，连到手的绝世美女也丢掉了。可恶！一群饭桶，我要严办一些人，看那些人该负责，哼！”

吴督办。”

“属下在。”堂下那位高瘦的中年人，欠身惶恐地急急应喏。

“陈总管还没找到？”

“启禀国主，临时召集，仓卒间无法找到他传讯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”

吴督办支支吾吾。

“该知道他在何处吧？”

“共分四处布网，陈总管是总策应，就算他到了某处，也不会露面，因此……”

“你们布网等姓黄的狗奴才来送死，能找得回那个美女？美女是那个什么过去的江湖之王，四海狂鹰的女儿，你们不积极去找四海狂鹰，反而在姓黄的狗东西身上浪费工夫，有何理由？”

“那些江湖蛇鼠躲得十分隐密，我们哪有能力去找？所以只能布下网罗，等他们找上来送死。据我们所获的线索，恐怕只有姓黄的小狗，知道江家的人躲藏处，只要捉住他，就可以追出江家那些人的藏匿处。陈老先生算无遗策，有他赶来策划，定有所获，请国主放心。”

“你们还要亲自出动，充分表示你们并无信心，对布下的网罗仍无把握，我能够放心吗？”

“陈总管怎敢请国主亲自出动？只想借用国主身边的人相助而已。”吴督办急急解释：“真要发生情况，务请国主留在密室以确保安全……”

“闭嘴！我既然来了，居然要我躲在密室不出来，有意灭我的威风？我要毙了你，哼！”

“属下该死。”吴督办跪下了。

“都给我滚！”国主又一掌拍在案上：“没用的东西，滚！”

十余名男女，垂头丧气行礼告退。

25

要接近叶御史的大宅，可采用两种方式。

一是从街巷接近；一是从屋上飞跃，前者可能碰上巡夜的人；后者容易被躲在屋上监视的人发现。

白天已经踩探，策划停当，预定分两路接近，订下三处事后的会合点，进出路线也安排了三处，以应付各种可能的变化，计划得颇为周详。

分手的地方，是一处小十字街口。

这一带街巷，天黑后就很少有人走动了，不是商业区，没有夜市，居民们早睡早起，天一黑关门闭户免惹是非。

分手点距叶宅还有大半条街，街上鬼影俱无。

三人最后聚在一起，简要地作最后一次协调，最后一切停当，黄自然先行出发，向右面的小街一钻，老鼠般消失在黑暗的街巷阴影中。

江小蕙仍是小花子打扮，仔细检查携行的兵刃暗器。

她的月华剑不敢带在身边，以免暴露身份，用普通的剑与人交手，总有点不趁手的感觉。

检查身上的零碎，知道确实不妨碍活动，不会发出声息，这才准备出发。

“我先走。”她向凌云凤低声说：“你在后面千万小心暗器，小心身后……”

“你少废话。”凌云凤气势汹汹娇喝。

她对江小蕙的反感，逐日加深。

江小蕙这两天，一直以小花子面目相处，她实在看不出江小蕙美在何处，值得狗王劳师动众追拿。

而且，小花子经常向她投送的目光，不友好而且复杂，也令她大感不快。

她无意进一步了解这个小花子女人，所以也就不加理会，甚少交谈。

这期间三人分头侦查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在一起的时间有限，所以相处倒还无事，没有时间想到旁的事，因此不曾引发冲突。

她知道的是，这小花子是老狗们必欲得之而甘心的人，是过去江湖之王四海狂鹰的女儿，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小美人，只是一个不男不女的肮脏小花子。

桃花三娘子一听黄自然招惹了皇家的藩王，吓得勇气全消，与权势遍天下的藩王为敌，能活得了多久？

因此心中一害怕，性命毕竟比好男人重要，采取了趋吉避凶的断然行动一走了之，自始至终，不知道小花子就是狗王缉拿的江小蕙。

桃花三娘子向她说了不少威胁的话，明白指出与藩王为敌的利害分析结论，劝她离开黄自然，不要与皇家为敌，好男人可以另找，性命一丢，可就找不回来了。

其实，她并不了解与皇家为敌是怎么一回事，山高皇帝远，有什么好怕的？

“不是废话，而是好意提醒你小心。”江小蕙对她更有反感，但为了大局，不得不耐心地提醒她：“这一天以来，我总觉得你似乎魂不守台，心神不集中，会出大纰漏的……”

“你有完没有？”凌云凤提高了嗓音，大不耐烦：“你小小年纪，却像一个唠叨的老太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到底想不想走？”

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冷笑，似乎发自耳畔。

两人警觉地左右一分，倏然转身戒备，心中暗惊，怎么居然被人摸近身后却浑然无觉呢？

三个人出现在街心，相距仅两丈左右。她俩分开转身戒备，事实上已离开原处两丈以上了。这是说，这三个人影正站在她俩先前的位置。

是女人的身形，其中之一十分眼熟，气息也熟悉，那是爱美女人的脂粉香。

“是你。”凌云凤讶然轻呼；“你不是说要远走高飞吗？为何仍然留在南京？”

那女人的身影是桃花三娘子，难怪她在黑夜中仍然可以分辨，曾经相处过一段时日的人，看背影也可以分辨得出来。

“我能走得了吗？你不知道他们的权势有多大。”桃花三娘子叹了一口气：“一进城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，杜小妹，你很幸运。”

“我幸运？”

“你的邪剑，他们多少有些顾忌，不希望增加强敌。而且，他们正集中全力，对付黄自然和江家的人，暂时不想分心对付你，所以，你最好……”

“你到底想说些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江家的亲朋好友，有多少被杀？”

“关我什么事？”凌云凤不悦地叫。

“如果你坚持要和黄自然为情赴死，应该知道情势和处境呀！”

“我明白了，你身后的两个人。”凌云凤毕竟见过世面，心中恍然：“你落在他们手中了。”

“他们要我劝你脱出是非外。”桃花三娘子说出目的：“你希望他们到你的聚奎园放一把无情火，大兵光临鸡犬不留吗？”

“噢！你……”凌云凤心中一跳。

“不要蠢，杜小妹。”桃花三娘子知道，这些话的威胁力发生了作用：“为情赴死，那是你个人的事，一旦牵连到聚奎园的生死存亡，就不是你个人的祸福了。我说过，天下好男人多的是。你与黄自然之间，情爱的基础本来就薄弱，你们本来就是对头，你爱他，他并不爱你，日后你有好日子过吗？如果你的聚奎园，也因之而道了毁灭噩运，你怎能再爱他？醒醒吧！你并不蠢，杜小妹，我是为你好，毕竟你我曾是好朋友。”

这一番话，击中了凌云凤的要害。

心中狂跳，她感到手心沁出汗水。

黄自然如果爱她，还用得着她在江湖穷追寻？

“如果我劝不动你，那就是他们的事了。”桃花三娘子看出她心中的犹豫和恐惧，及时施加压力：“他们并不想多增加强敌，但情势所迫就顾不得其他了。他们不希望任何人与黄自然并肩站，以免影响情势大局失控，所以非常欢迎你平安离去，不然……”

剑吟隐隐，两个黑影冷然拔剑。

她想拔剑，但觉得手好软弱。

扭头注视江小蕙，看到江小蕙静得像一具石仲翁，叉腰屹立如山，没流露出要动手的意思。

她本能地感觉出，江小蕙锐利的大眼，正目不转瞬地注视着她，等候或者催促她表示态度。

如果她拔剑，江小蕙是否与她采同一行动？据她所知，江小蕙对黄自然的要求，近乎百依百顺，毫无疑问不会舍弃黄自然而自求生路，只要她拔剑，江小蕙也会采同一行动。

她没有勇气拔剑，她无法作孤注一掷。

“还有，那位小花子。”桃花三娘子转移目标：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但我觉得，你没有任何理由与黄自然一同赴死，你也走吧！好死不如恶活，与黄自然往死亡陷阱里跳，不值得。”

江小蕙丝毫未动，浑身流露出危险阴森的气息。

“好吧，我走。”

凌云凤终于动摇了，她无法为了黄自然作孤注一掷，更没有勇气与黄自然往死亡陷阱里跳，不值得。面临生死关头，她终于选择了应走的道路。

桃花三娘子说得不错，天下间好男人多的是。

对方既然在这里出面等候，可知必定了解她和黄自然的行动目标，必定布下死亡陷阱相候，凭三人之力，哪能硬往死亡陷阱里跳？

“这是明智的决定。”桃花三娘子欣然说：“过去你一直就听我的，这次你绝不会后悔听我的劝告，往西退走，没有人阻拦的。”

“好，我走。”凌云凤一咬牙，转身一跃三丈如飞而去。

江小蕙无意劝阻，目送凌云凤的身影，消失在街西的暗影中，呼出一口长气。

少一个凌云凤，并不影响她的情绪，反而有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心中的疑团尽释。

凌云凤自称是黄自然的女人，这暧昧的称呼，实在令人感到不愉快。

“小花子，你怎么不走？”桃花三娘子大声问。

江小蕙一言不发，向东举步。

“你走错了方向。”桃花三娘子的嗓音提高了一倍。

江小蕙哼了一声，继续向东迈步。

人影似电，猛扑江小蕙的背影。

是两黑影之一，猝然发起雷霆攻击，剑光破空，一闪即至。

江小蕙一挫一旋，人影乍隐乍现，现时手中已有剑，信手一挥，光芒如雷电，贯入扑空的黑影右背肋，入骨八寸以上，如击败革毫无阻滞。

“呢……”黑影仍向前冲，在两丈外砰然摔倒。

“不要逼我杀死你。”江小蕙的剑，指向与另一黑影冲来的桃花三娘子，她那冷酷的嗓音，与绝对冷静的屹立形象，真有把关天神的气势。

另一黑影骇然在丈外止步，不敢挺剑冲进。

桃花三娘子更是如中雷殛，似乎无法相信。小花子能轻轻松松，一剑毙了那位突袭的黑影。

“怎……怎么可能？”另一个黑影傻傻地问：“你……你这小花子是……是什么人？”

江小蕙哼了一声，倒飞出两丈外，身形连闪，蓦地形影俱消。

黄自然并不知道叶御史大宅是死亡陷阱，不知道对方已经发现他踩探，料定他会来，安排下死亡陷阱等他前来送死。

城内的大宅位于街市，四通八达，随处皆可接近，稍有经验的轻功高手，进入毫无困难。

他是高手中的超级高手，轻而易举直入中枢。他要找那个狗王国主，不深入中枢绝难如愿。

宅院甚大，重房叠屋，大白天进去也不易分辨方向，他在豪赌，赌他的运气。

首先，他得找到活口要口供，确定狗王的住处，盲人瞎马乱闯绝无结果。

居然没发现警哨，似乎狗王不在宅内，如果在，必定警卫森严。

到处都有灯光，应该可以找得到人问口供。

摸近一处厢房，好极了，天气热，门窗大开，室内一览无遗，两个人坐在房中的方桌旁品茗，低声交谈状极愉快。

“喂！国主殿下在何处安顿？”他迈步入室笑问。

“在东园的春秋阁。”其中一人信口答，连头也没抬，只顾和他同伴低语。

“带我去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这鬼大宅好大好大，居然还有东园西园的，可能比中山王府还要大，夜间真不容易找，劳驾啦！”

“噢！”说话的人终于抬起头注视着他，这才发现他不是自己人：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

“来找国主的，劳驾阁下带路。”

这人的右手，随着站起的同时落在刀把上，但却没把刀拔出，楞住了不敢妄动。

同伴爬伏在桌上，像是睡着了，颈背扣了一只大手，食中两指扣压住耳下的左右藏血穴。

这两处重穴相当重要，压住片刻便可昏厥，制住穴道，更是一制即昏，显然同伴已被制住，是昏迷而非睡着了。

“好吧！我带你去。”这人屈服了，手离开了刀把，警觉地慢慢站起，以免引起误会。

“谢啦！请。”

“随我来。”这人大踏步往外走。

任何人只要瞥了他一眼，便知道不是自己人，甚至，他已经失去人的形态了。

只露出双目的软头罩，紧身薄绸夜行衣裤，从头到脚加绘了五彩斑纹，没有五官，没有一定的线条，整个人像花纹怪异的物体，真要细辨，十之九像猿猴，如果往暗处一钻，走近也分辨不出是人。

剑系在背上，行动不受影响。

如果突然幻现，见到的人保证会被吓得半死。这人毫不惊恐，在前面领路。各处都有灯火，有些地方有人声传出。

这人有意避开有人活动的地方，左盘右折，经过不少房舍走廊，最后进入花木扶疏的东园。

“那就是春秋阁。”这人向中间黑暗的楼房一指，楼房没泄出灯光：“国主可能已经歇息了，警卫都隐伏在暗中，不许闲杂人等接近，阁下请自便，我不能陪你。”

花木本来就幽暗，楼阁在花木深处，飞檐下悬有铁马，微风一吹，发出叮叮吟吟清鸣，颇为悦耳。

楼上楼下都是朱栏明窗，窗内没有灯光泄出，全楼死寂，似乎人真的都歇息安睡了。

“谢谢你老兄的合作。”黄自然和气地拍拍这人的肩膀，毫无敌意。

“任何人看了阁下这鬼怪样子，不敢不合作。”这人壮着胆说。

“你们倒是忠心耿耿呢！”

“别挖苦人了，这与忠心无关。”

“说得也是，惜命要紧，与忠心无关。”黄自然忽略了对方面话中的含义，说的话依然挖苦味十足：“我这人相当讲道义，不苛待合作的人。”

“谢谢手下留情，阁下是黄大爷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也叫黄自然？”

“也没错。”

“失敬失敬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不能走，你得好好睡一觉。”

这人正想反抗有所行动，但脑后已被大手搭上了。

身份地位高的人，通常不会住在楼下。

他像一头灵猫，三窜两跳便登上了二楼，翻越朱栏贴在外廊的窗下，凝神倾听里面的声息。

没有任何声息，只除了铁马偶尔被风吹动的清鸣。

一直没发现警卫，这些警卫躲得实在太隐密了。

撬开一扇大屏窗，直入核心，里面黑沉沉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只能摸索

着探道，凭感觉逐步深入。

不久，感觉中，他知道已经进入空间骤然增大的地方，右手所触及的墙壁，不再是大青砖，而是厚实的木板墙，显然已深入内部了。

突然他触及了某种物体，锐敏的感觉，传递的信息是发生意外了，那种心生警兆的悸动感十分强烈，像浪潮般撼动他的全身。

他不假思索地贴墙根伏倒，成了一条滑溜的蛇，向下一缩，立即游走，蠕动的身躯似乎缩小了一倍，贴壁根向后滑退，像一条倒退的蛇。

无数暗器从左右进射而出，笼罩了两丈宽的空间，最高上抵承尘，下迄贴楼面一尺高下，锐器破风的厉啸，令人闻之毛骨悚然。

他已向后滑行出三丈外，暗器失去目标，假使他仍向前滑爬，就爬入暗器的威力圈内了。

猛然升起向前一窜，超越暗器封锁的地段。

“有人在暗中发射暗器，配合机关的伏击，厉害。”他悚然自语：“他们在等我。”

他终于明白了，带他来的人为何如此驯服的原因。

今晚他不论碰上了什么人，都会合作顺从地把他往春秋阁引，春秋阁已布下了等他来的天罗地网。

猛然挺身而起，剑已悄然出鞘。

火刀火石相击的声音响起，火星飞溅。

第一盏灯笼点燃，然后是第二第三第四盏……片刻间，全楼大放光明。不用猜，他也知道身陷重围了。

是一座宏大的楼上华丽厅堂，堂下是宽广的朱池，那是乐歌乐舞的地方，当然也可供大男人角力。

堂上，是那位甚有气概的国王，河南钧州徽玉府的藩王，或称浦城王朱载堉。

八位虎贲铁卫，依次排列在阶下。十二名美女，则推进到朱池前缘。十二美女的左右翼，另有十八名各式打扮的男女。

之外，他左右后三方，皆有许多男女列阵，堵住了他的退路。

他没见过徽王，但一看情势便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

但他如想冲上堂对付这个狗王，必须过得了十八名男女这一关，然后是十二名美女，最后是八铁卫。

可想而知的是，每一关皆不易通过。

果然不错，他身形刚动，十八名男女左右一合，拦住去路，十八把刀剑，形成刀山剑墙堵住了。

他那妖异的形象，也让所有的人失谅。

“你是黄自然？”徽王厉声问。

“正是太爷。”他也沉声说。

“大胆！”

“不大胆我敢来宰你吗？废话！”

“唔！你很勇敢。”

“不要你夸奖我。”

“难怪我损失了许多人。”

“早晚我会宰光你所有的走狗。”

“你少做梦，我有的是人，你这该死的刁民，给我听清楚了。”

“你有多少我就宰多少，甚至会杀到钧州，你有屁就放，不必用一些狗屁话来威胁我。”

“把那个姓江的小美人送还给我，我饶你一命，不追究你以往的暴行，网开一面。

你要是敢说不，我一定要将你剁碎喂狗。”

“去你娘的！你这老山羊老甲鱼，还没问我肯不肯放过你呢！”

“你这不知死活的磊民，弥一定得把那个小美人还给我，你……”

“还给你？我还要把你不断掳来的女人数走，把你这老甲鱼弄死挂在城头上，你在南京的暴行将公诸天下，让天下人知道你是如何对待百姓……”

“闭嘴！别的事与你无关。”徽王拍案怒吼；“那是叛逆想法，你不配干预皇家的事务，你看，我这后宫十二美是不是非常美丽动人？”

黄自然瞥了十二美女二眼，冷冷一笑。

这十二位美女确是绝色，但他见过更出色的美女。

而且这十二位美女的手中剑，全是品质极佳的青铜剑，杀起人来必定干净利落，武功造诣很可能比拔山举鼎的美女更高，外露的森森杀气，就比东河的美女娇媚，气质更为慑人。

当然，每一位美女皆非常美丽动人。

这个暴虐的藩王，摆出的美女阵仗，绝不是让人看了心花怒放的，而是要这些美女杀人。

“不错，很美丽动人。”他弄不清徽王的用意，信口敷衍：“你这老甲鱼眼界颇高，所培养的绝色美女，当然有颇高的评价。美女太多了，难怪你千方百计重金炼制春药，把天下百姓当成刍狗。”

“我把这十二个美人给你，交换那姓江的小美人。”徽王几乎在吼叫；“你这该死的杀胚眼中，女人都是一样的，只要像个人样不是老母猪，你都会乐于接受的。十二个换一个，你满意了吧？”

“你这老甲鱼老乌龟，说的话简直狗屁！”他总算明白徽王话中的含义了。

他感到又好笑又冒火：“我要这么多美女干什么？像你的堂叔上一个正德皇帝一样，开皇店教坊做龟公提大茶壶？呸！狗屁！”

他哪弄得清皇家的家族系统？信口胡诌而已。

目下主政皇室的这一支，六至十代是厚、载、翊、常、由。

上一个皇帝正德叫朱厚照，目下的皇帝嘉靖，叫朱厚熹。上一字是一世的辈份排行，下一字为序，按火、土、金、水、木做偏旁以便列序。

上一个与目下的一个皇帝，辈份排行都是厚，名下一字都有火偏旁（照字下四点着火），所以列序也相同。

徽王叫朱裁瑜，低一辈，在弟兄们的列序是第二；

正德皇帝玩遍了天下的女人，却没有生殖能力。

据说性无能的男人，喜欢凌虐女人，似乎确有其事，正德皇帝就是活见证。

由于无子，所以由同辈的嘉靖帝继位，打破了父子传承的惯例，变成宋朝兄终弟及的不正常传统。

黄自然这一番饱含侮辱性的嘲骂，骂得非常毒，徽王哪受得了？

“我要活吃他的心肝。”徽王发疯似的怒吼，把案桌拍得大响：“我要活的！要活的……”

冲出两男两女，四支剑风雷乍合。

“我要死的。”黄自然的嗓门也够大，声如雷震，剑光破空，已豪勇地迎上了。

怪异的身影怪异地扭动，眩目的剑光可怖地吞吐。

第二波人潮冲出，第一波的四男女，正以令人心胆下沉的速度崩溃，人飞剑抛，在哀号声中抛起摔落，怪异的身影与可怖的剑光，同时贯入第二波人丛。

生死存亡决于电光石火的瞬间，没有余暇思量其他的念头，唯一可做的事，是尽快地杀死对方。

刀剑一起便决定了生死，生与死之间分界极为微妙薄弱。冲破第二波人潮，冲入十二美女的风雷剑阵。他唯一的念头，是冲上堂毙了那狗王。

他赢了，剑幻千朵白莲，进射出万颗寒星，怪异的可怖的身影完全变了形，变成飘忽如魅忽隐忽现的异类，在对方的风雷剑阵重压下，游走自如像是无形无质的鬼物。

剑光无情地予取予求，毫无怜悯地掠过美丽动人的胴体，洒出满天雷电，也洒出满大血雨。

八虎卫扑上了，风雷剑阵已在顷刻间瓦解。八把锋利的宝刀，组合成无可撼动的刀山……

剑光狂泻而入。风吼雷鸣，暴乱的人体波开浪裂，漫天彻地的刀光里剑影闪烁。立即出现血雨缤纷的可怖现象，人影狂乱地分散。

四周合围的走狗，被这场惨烈的搏杀，惊得魂飞胆落，有几个发出骇绝的叫号，退出这处惨烈的屠场，从此亡命天涯忘了刀剑。

厢门开处，冲入五个人影。

“国主速退！”有三个人看出危机，绕一侧奔向徽王，挡住了惊怖地后退的两虎卫，不许两虎卫再退。

另两人一男一女超越，挟住了惊呆了的徽王，向后堂的暗影中一钻，溜之大吉。

一声惨号，黄自然一剑贯入一名虎卫的小腹，飞起一脚将尸体踢飞，剑方离虎卫的身躯。

“你们都退！”迎面堵住的三个男女同声下令。

同时三剑猛然汇聚。

“铮铮！”金鸣震耳，火星飞溅。

三男女左右一分，暴退上堂。

黄自然也连退五六步，一脚踩入血泊中，身形一晃，几乎失足滑倒。

恶斗倏止，血腥刺鼻。后面合围的十余名男女，潮水般退出厅堂。

堂上，徽王已经不见了。挡住黄自然的两男一女，稳下马步骇然变色。

八虎卫只剩下一个活的，另一个受伤仍可站立。十二美女也只剩下三名，也有一个重伤挣扎难起。先前打头阵的十余名男女，没有一个活的。尸横遍地，沫目惊心。

黄自然所穿的怪异夜行紧身衣，本来就五彩缤纷，再加上血迹，显得更为狞恶，更为恐怖，只消看上一眼，保证会吓得魂飞魄散。

他大感失望，狗王乘乱跑掉了。

片刻间的雷霆万钧惨烈搏杀，他耗去不少精力，立即抓住机会调息，以便应付即将到来的更猛烈搏杀。

大敌当前，眼前的两男一女，显然是重要的走狗赶到了。

他认识那个下令撤退走狗的女人，而且知道这女人剑上的诡异劲道与招术，皆相当神奇可怕，很可能是走狗中最可怕的高手魁首人物。

那天，江小蕙曾经告诉他这女人的来历。

那天，这漂亮绝世的少妇，穿了紫色的衣裙，走在众走狗的前面，可知身份甚高。

而据江小蕙说，这女人曾经穿道装，负责查验接收掳来的少女。

今晚，这女人穿了玉色衣裙。风华绝代，美得令人屏息，手中剑龙吟隐隐光华四射，却又令人望之生畏，绮念尽消。

两个男的正相反，年约半百，相貌狰狞，目光极为凌厉，浑身散发出阴森诡异的气息，慑人的气势极为强烈，是那种具有天生杀气，令人害怕的暴决型霸王人物。

“你就是黄自然？”美丽女人惊容仍在，用不稳定的声调问。

黄自然的装束更诡吊怪异，根本看不出面孔在何处。

“只有我才敢来找你们，你不信？”他的呼吸已经恢复原状，一字一吐中气充沛。

他心中明白，这女人在试探他的精神体力状态。

双方全力一击，精力耗损可观，谁的精力恢复得快，便是修为最深厚的强者。

“取下头罩，我要看你的庐山真面目。”

“免了，反正我不是什么美男子俊丈夫。”

“老天爷！难怪你能铲除玄武门的杀手。”女人转变话题；“片刻间，你把国主的亲信，几乎杀了个精光大吉，如果我晚来一步……”

“你如果晚来一步，就有一个血肉模糊的死国主了。女人，你们把掳来的少女藏在何处？”

“不要妄想，阁下。”女人悦耳的嗓音开始改变，变得怪怪地：“你很幸运，我们今晚所布的网罗，重点没设在这里，我的人都不在。”

“也许是你的人幸运不在这里，在的话，结果将和这些国主的亲信一样，一个个摆平在这里。”

“你严重损害了我们的权益，威胁我们的生存，不论在公在私，你都是我们的死仇大敌，必须将你……”

玉色的衣裙开始飞扬，手中光华四射的长剑一挥，蓦地风生八步，隐雷殷殷，她像个凌空欲飞的仙女，可惜手中是杀人的剑，而非要散花的花篮。

两个相貌狰狞的中年人，身躯涌起阵阵轻雾，身影在雾影中忽隐忽现，像驾云兴雾的天神降临。

各处所悬的灯笼，开始晃荡摇曳，光影错乱，人影依稀如虚似幻。

黄自然一声冷哼，屹立如山，横剑相候宝相庄严。

其实他已经成为略具人形的怪物，谈不上宝相庄严，该称妖相慑人，并非人类。

蓦地狂风大作，雾气涌腾。

女人的形象也开始改变，玉色衣裙突然自行裂开、飞扬、脱体，幻化为满天飞舞的白蝴蝶，大小不一，随风飞舞振翅有风雷声。

她并非裸体，原来里面也穿了玉色的软绸紧身衣裤，曲线玲珑透凸，该高的高，该细的细，该圆的线条浑圆无瑕，与裸体相差无几，却备增诱人的魅力，令人目为之眩，情欲猛升。

现在，她与有斑纹迷彩的黄自然，在外型上相近了，同样充满神秘诡异的气氛。

剑一挥，光华连闪，响起一声轻雷，身影随即隐没在涌腾的雾影中。

云雾也掩盖了黄自然的斑斓身影，整座大厅似乎已完全变了。

一声金鸣，雾气腾涌加剧。一剑接触，引起气流变化。

黄自然的身影，因云雾时浓时淡，而呈现时隐时没的变化，怪异的身影开始扭动，变化为各种奇形怪状的可怖形态。总之，他已经不具人形了。

一声异啸，他浑身突然火焰飞腾。他怪异的身躯扭动加剧，逐渐萎缩，在熊熊烈火的包围中。像是正在逐渐融化。满天雷电闪烁，光与声撼人心魄。

优美动人的月白色胴体，蛇一样的向火焰中心滑行。坚实的楼面有点滑，因为到处有血迹，因此她的前半身，出现腥红的血影。有不少尸体，她滑过第一具尸体旁，毫无阻滞，向前一滑，迎面又有一具尸体挡住去路。她向侧一扭，要绕过尸体。

蓦地尸体一蹦一翻，八爪鱼似的抱住了她，把她按在下面。

一声娇叱，压在她身上的尸体飞抛而起。

她向前一滑，消失在雾影里。

风声呼啸，电光连闪，雷声殷殷，雾影中鬼物时隐时现，大厅已成了混沌世界。

她出现在火圈内，距蹲伏的黄自然约一丈左右。

圈外近丈火焰飞腾，热力似乎并不足。

“我想，你一定是男人中的绝世奇才。”

她以剑支地，呼吸一阵紧，高耸的酥胸因起伏而呈现美妙的线条，显然她耗损了不少真力，才能进入火圈。

黄自然抬起头，头呈现怪异的非头形象，仅露出的神光炯炯大限，让人觉得确是人头而已。

“也许吧！”黄自然的身躯，仍在怪异扭动。“你是女人的鉴别专家，想不到对男人也另具慧眼。你知道用有特殊体质的少女，取鬼神皆怕的天癸炼春药。难道说，特殊男人身上的秽物也有特殊用途？”

“你以为京都紫荣城内，所养的五百童男五百童女，是养来泄欲的？告诉你，男人女人都有用途；人对食物的横念，是吃什么补什么，明白了吧？”

“天杀的！你们真该死。”黄自然虎目怒睁：“没有你们这些邪门外道妖孽，唆使皇帝藩王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这世间一定要可爱些。”

“用不着悲天悯人，说这些无用的废话了。你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你知道。”

“是吗？你的魔火好像后继不继了呢！”

“那是因为我不想一下子炼死你。”

“我在等你全力施展呢！你的道行比我想像中要高得多，但要想炼化我这金刚恐非易事。”

“你不要死鸭子得把——嘴硬。老实说，我还真舍不得炼化你，你是我太虚瑶姬傅灵姑，在行走天下云游各界五裁，所碰上的最强悍劲敌，以及天赋最佳的超绝男人，一下子炼化了，未免暴殄天物。”

“唔！我听说过你这个女妖仙这号人物。”

“只是见面也不相识，对不对？我在天下云游，有多种面目，人如其名，灵姑这个灵字颇为名实相符。不要再妄图抗拒了，你决难将魔火逼退三寸商

寸，何必枉劳心力，浪费真元？”

“他娘的！你以为你的魔火大阵真能困住我？”

“那是一定的，我已经证明给你看了，嘻嘻……”太虚瑶姬荡笑。

喷火的胴体也在扭动，魅力十足道：“你不觉得，你是天下最杰出的男人，我是天下最优秀的绝世女人吗？你说。”

“皮厚。”

“你听我说……”

“闭嘴！我和你这妖女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你唯一可做的事，是赶快加把劲，用真元催动魔火，和我作生死一搏。”

“我替徽王物色天资特异的美女，仅负责检验鉴定，其他的事与我无关。以往取少女天癸炼药，是由目下在皇宫替皇帝张罗的通妙散人梁高辅经手，那老鬼绰号叫人妖。”

离开钧州王府之后，改由魔爪丧门陈老先生负责，所有的计划都是魔爪丧门策定的。你做得实在过份，我只好挺身而出收拾你……”

“就凭你仅有七分道行的体外魔火，就敢奢言夸口收拾我？”

“我困住了你，不是吗？”

“再拖片刻，你就会贼去楼空了。”

“别忘了我还有协助的人，只要他们……”

“所以，得先把你弄死。”

怪影一滑而出，两人像蛇一样缠在一起翻滚，三两滚便滚出火阵外，烈焰先是狂升，然后徐徐熄灭，原地没留下任何曾经着火的痕迹。

两人虽然面对面说话打交道，其实仍在用神意内功相搏，因此身躯不住扭动，双方皆暗中用神功，要突破多方的力场中心，真力的耗费颇为可观。

贴身相搏，所耗的精力更巨，而且浪费精力，举手投足皆无法发挥全力。

一阵翻滚，四条手臂死缠在一起，相互制止对方用手指攻五官要害，下身的四条腿也绞在一起施展不开，不能踢不能撞，毫无着力处。

云雾弥漫中，两个相貌狰狞的人，终于出现在一旁，收了剑四手齐伸，要擒住滚倒在地，纠缠在一起的人，四只手爪像大铁钳，更像巨大的鹰爪。

矮小的人影悄然排雾而至，出现在两人身后。

人在情急之下，会不顾一切发出神力。

矮小的异影，是扮小花子的江小蕙。

她咬牙切齿双手运剑，左一挥砍掉一个人的头颅，反手顺势回砍，另一颗脑袋也飞起，剑当刀使，得心应手。

地下的黄自然，恰好大喝一声，把死缠不放的太虚瑶姬，震飞出丈外，一跃而起。

“快走！”他急叫。

江小蕙正要扑向飞落的怪白影，突觉沾有血迹的白影双手一分，火焰喷出，吓了她一大跳。幸好黄自然到了，挽了她的小腰肢飞退丈外，拾好退在喷来的火焰前，她仍感到热流扑面。

冲出一座屏门，撞毁木壁钻出外廊。

后面，人群正往厅内涌。

“我将力尽，快走。”黄自然的嗓音已有点走样。

两人翻越朱栏，匆匆向下飘落。

叶御史大宅乱得一踏糊涂，人群遍搜每一角落。

26

街巷甚多，脱身不难。

就算走狗们知道逃向，也不可能大举穷追，任何角落皆可藏身，这必定白费劲，甚至可能多断送几个人。

两人沿小巷急走，先远离危险区。

“杜彩凤呢？”黄自然警觉地问，不时转头回顾，看是否有人跟来。

“她走了。”在前面埋头急走的江小蕙一跺脚：“她不做你的女人啦！”

“怎么一回事？”黄自然一惊。

“怎么一回事？哼！生死关头，她只好自保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……”江小蕙将碰上桃花三娘子的经过说了。最后说：“她走了，计划不得不改变，我不能在预定冲出处接应你，只好冒险进去找你联手和他们拼。”

“走了也好。”黄自然吸了一口气：“她出身邪道世家，对事物的看法是非准绳本来就不同，一旦牵涉到切身利益，她是什么怪事都可能做出来的。幸亏你闯进去，不然我恐怕出不来了。”

江小蕙其实十分高兴凌云凤离去，她对凌云凤自称是黄自然的女人极为反感，凌云凤胆怯怕死一走了之，她真有拔掉眼中钉肉中刺的快意。

她闯入春秋阁晚了一步，是循呐喊声闯去的，到得正是时候，但并不知先前所发生的事故经过。

“那又红又白的怪影……怪打扮的女人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她想起一双怪影缠在一起翻滚的事：“要不是她的头发飞扬可以看出是人之外，那根本不像人，要是晚上突然看到了，不被吓死才怪。”

“她就是查验你的女人。”

“哎呀……”她吃了一惊，也感到浑身火烫：“早知道是她，我……”

“你砍她一百剑也是枉然，除非你能以十成内功御使你的月华宝剑，让她任由你砍劈，不然你绝对伤不到她。贴身缠斗，我手上千斤神力也无用武之地，想攻她的双目也力不从心。这鬼女人十分可怕，日后碰上她，你千万要走避，绝不可让她近身逮住你。”

“有这么厉害？她是……？”

“她就是江湖传闻中的女妖仙，太虚瑶姬傅灵姑，一个风流不检点的怪女人，风流男人梦寐以求的女妖仙，真正与她本人打交道的江湖群雄并不多。”

“原来是这个风骚女妖，真不好惹。”江小蕙打一冷颤：“我的仇很难报了，我承认我对付不了她。”

“不要和她近身缠斗，她想一下子击倒你也无此可能。她练的是正宗九转玄功，而且道行不浅。我不知道她的底细，一时逞能，几乎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“她缠住了你……”

“不是她缠住了我，而是我不得不被迫缠住了她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我不知道她的底细，更不知道她练了九转玄功，以为她会妖术，让她有充裕的时间施展。结果，她的元神引发离火之精，我就脱不了身。幸好她火候仍嫌不足，也估错了我的能耐，同样犯了不知被的错误，同样想逞能，钻进自己引发的离火之精威力圈，妄想说服我……结果，我冒险缠住了她，截断她元神驱役离火之精的力源。”

“什么叫离火之精？”江小葱一头雾水。

“很难解释得清楚，也难以令人信服。”

黄自然脚下放慢，挽了她的手折入一条小巷：“任何物质，都有正反虚实的形质存在。燃烧的火星有形有质的，你可以看得见，烧得你骨肉成灰，但却能以无形无质的虚体存在，而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。”

“你愈说我愈糊涂。”姑娘大摇其头。

“我也糊涂呀！所以我无法令你信服。”

“可是……糊涂总该有点谱呀！无形无质的火，你怎么能解释虚无的东西？”

“但那种火的确存在，有些修真有成的人，为了应劫，引发三昧真火自焚，很难令人相信，但却是事实。比方说，饥渴交迫，必定口枯唇裂，呼出的气真热得可以，所以俗语说口中可以喷出火来。虽则平常的人，口中不可能真有人喷出，却可以证明火以另一种形质存在人体内。总之，妖女的玄功，可以驱元神诱发我四周另一种形质的火，只要这种火和我体内的火一合，我的身体就会出现第三种形质的火，顷刻化为灰烬。好了好了，我实在说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，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她几乎要了我的命，我会回报她的。”

“第二种形质的火；第三种形质的火；第……恐怕还有第四第五种形质的火呢！真是见鬼啦！”姑娘一面走一面喃喃，显然对火的见解仍然存疑。

住处必须及时迁移，以免遭到暗算。

桃花三娘子与凌云凤，皆可能出卖他们。

直捣中枢雷霆万钧的惨烈大博杀，把走狗们吓坏了，一夕之间，走狗们四散藏匿，不敢再暗中聚集在一起住宿，以免被逐次消灭。

本来那天晚间，四处住宿的秘窟，皆布下网罗等候猎物，因为走狗们无法掌握猎物的动向，更没料到，猎物竟然在国主恰好到达后不久，便发起可怖的攻击。

备多而力分，又掌握不住猎物的动向，反而被猎物直捣中枢，把国主的心腹杀得几乎全军覆没。

出事时总管陈者先生不在场，这位主事人负责总策应，无法分身照料四处秘窟，得到信号赶来时，猎物已经鸿飞杳杳了。

信心与勇气迅速沉落，走狗们不敢再摆出明里引诱的老手法了。

双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；也都没有示弱撤走的念头，那就表示继续周旋到底，看日后谁死谁活。

江小蕙会合了雷霆剑海扬波，有计划地暗中加以布置策应，获得南京地区不畏权势的不怕死江湖人士协助，布下灵通的侦查网。

而打击的主力，则由黄自然与江小蕙负责。

黄自然避免与海扬波的人打交道，明白表示他的作为他负责，向狗王报复是他个人的事，与打击权势行侠仗义无关。

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双方立即进入暗流激荡的凶险局面，谁也摸不清劲敌突然在何时何地出现，不击则已，击则生死立判。

白天，通常是平静无波的。

治安单位多如牛毛，绝不容许公然行凶打打杀杀，只须提防刺客杀手式暗杀偷袭，不至于发生狼群式的袭击。

走狗们在人和上，也没占到优势。

牛鬼蛇神全被吓跑了，留下的却是仇视走狗的人。

徽王在南京，其实也是见不得天日的小鬼，一旦被公然捉住暴露身份，十之七八会被皇帝囚入凤阳皇家监狱幽禁。

这次他突然从扬州出现在南京，冒了相当大的风险。

藩王的部后可以在各地走动，藩王本人如无圣旨，绝不许可离开藩地的，秘密潜赴南北两京与凤阳尤其犯忌，查明实据那就大事体矣！

走狗们唯一的优势是人气旺，凭他们的高手名宿声威，震慑一些牛鬼蛇神，没有人敢管他们的闲事。

黄自然大感烦恼，一击失败，机会不再，难怪他烦恼。

人一分散藏匿，就不易寻踪觅迹了，偌大的南京城，城内城外人口近百万，到何处去找那个狗王国主？

如果躲在船上，更为隐密，寻找更为困难。

狗王一天不逃回钩州，浦子口镇的叶小姑娘就多一夫凶险。

定淮门外的市街，直延伸至三汉河码头。

三汉河码头不但是新河航道船只的停泊区，也是至对岸江浦县的官渡口。

市街沿秦淮河两岸伸展，两岸之间皆以小舟往来，市面相当繁荣，并不比仪凤门的市面差多少。

大江风涛险恶，潮猛浪高，因此上下航的中型以下船只，皆驶入新河航道以避风涛，三汉河码头便成了必经的泊舟处，市面繁荣理所当然。

天一黑，这条将近五里的长街，近码头的一段，灯火通明热闹极了。

早些天，走狗们的一批船只，曾经秘密在这里停泊，晚上在浦子口镇一带作案。

按理，这里应该不会有走狗的船只停泊，狗王的秘密座舟，更不可能在这里藏匿。

黄自然和江小蕙，却在这里出现。

黄自然扮成青衫飘飘的书生，手中不忘握一把绘花折扇。

江小蕙扮书童极为出色，女人不宜在这一带抛头露面，尤其是夜间，漂亮女人更是危险，歹徒们把人往船上一推，次日可能已到了扬州。

她和黄自然走在一起，留意接近的陌生人，同时负责与海扬波的人联系，她的江湖见识可圈可点。

三汉河也是秦淮河入江的河口，沿街的一段河面如果碰上涨潮，潮高距河堤的街面，仍有三四尺高，低潮约丈余左右，因此沿堤停泊的船只。皆自搭跳板上下，跳板的升沉随潮位而定上或下。

天黑后不久。时届平潮，中型船只的舷板，几乎与堤面高度相等，跳板是平的，上下船十分方便。

堤的对面便是市街，俗称半边街。

这时灯火通明，行人摩肩接踵，商店林立，货色比城内还要周全，这里买得到的东西，城内不一定能买到。

场内遍栽垂柳，间或修建了歇息亭台，在这里欣赏夜景，颇具诗意。

嫩江亭是其中最宏丽的两层八角亭、不但可以观赏秦淮的景色，也可欣赏浩潮的大江风光。

各种船只夜航，按规矩必须悬桅灯以免碰撞，但见江上灯光星罗棋布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两人安坐在亭右的树下石桌石凳歇息区，亭内亭外皆有人赏夜景，对面街道上行人往来不绝，每个人都为生活朝夕奔忙，能有暇在河堤赏江景，已可算有闲阶级了。

河下泊了不少大小船只，船夫们上上下下下来去匆匆。

两人表面上在观赏河下夜景，注意力却放在下游二十余步，那艘静悄悄的中型快船，留意船上船下的动静，像伺鼠的猫般有耐性。

“我仍然疑心你们的眼线有误。”他向江小蕙低声说。不远处有游客逗留，说话必须小心：“他们怎么可能让船只放单？单船容得下多少人？”

“没错，大哥。”江小蕙语气肯定：“他们被你杀惨了，知道人多没有用，人愈多死得愈多，分散了才安全，不至于全军覆没。我们有许多人认识神剑秀士，午间眼线从钟鼓楼发现他，花了一个时辰盯梢，申牌左右，这家伙才来到这里上船，黄昏时又离开。

目下限线仍没将信息传出，恐怕已经跟进城去了，城门关闭信息传不出来，因此，这艘船一定是他们的。至于那狗王会不会躲在船上，就无法估计了。”

“狗王不可能在这艘简陋的船上，一整天躲在里面，他受得了热浪的熏烤？那混蛋一定躲在城内，某一座王公国戚的府第里享福。”

“会不会躲进中山王府去了？他们是国戚，王商甲士如云。”

“应该不可能。”黄自然的语气并不怎么肯定：“目下的魏国公徐鹏举是南京守备，上次正德皇帝光临南京，招来了祸变，中山王府被一个姓霍的江湖怪杰，搞得腥风血雨，提起（LHJ注：详情见《邪道笑魔》）江湖英雄就心惊胆跳。再说，他的地位，也不许可他冒抄家削爵的大风险，窝藏一个与他从没亲近，远在河南钧州的不法藩王。徐家有子弟任职锦衣卫，更不敢包庇这位有部属犯案的藩王。”

“他们皇家真有出息。”姑娘愤愤地说：

“皇帝和藩王，都在抢女人。这个藩王有样学样，也在这两处地方抢女人，真是克绍箕裘。”

“应该说孽延子孙，哪能用克绍箕裘来抬举他们？”

“对，而且，他们两人抢女人的目的，都肮脏得很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什么都没说。”黄自然急急接口，他怎能向一位小姑娘说这种事。

正德皇帝抢女人，另一肮脏目的，是取童女的处女之血，炼制辟邪的桃花帐。

这位藩王，目的是取处女的天癸炼春药。

目下的皇帝嘉靖，养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，收集尿液炼秋石，作为炼仙丹的长青药。

似乎朱家皇朝的皇帝龙子龙孙们，对吃男女的排泄秽物趣味十足，一

个比一个脏，吃得胃口大开。

而最终的目的，是多玩多享受女人，以及长命千岁万岁。

秦始皇想长生活千岁万岁，派徐福带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，入海向神仙求仙丹，结果人一去不回。

嘉靖皇帝更异想天开，养五百童男童女，干脆自己炼仙丹，因为他知道神仙绝不会顺应他的请求，赠给仙丹活千岁万岁……

求人不如求己，自己炼省事多多。

那位南阳的人妖通妙散人梁高辅，是不是与皇室朱家有仇无人得悉，居然能把一个皇帝一个藩王，耍得团团转，诱使他们大吃特吃男女的排泄物，真值得骄傲。

最后为了争春药的事，皇帝终于把侄儿藩王整死。

如果把这些事看成是梁高辅向朱家的人报复，也的确有几分道理。

江小蕙性情，已有了显著的改变，骄傲自负的态度一扫而空，不再冲动急躁，说话也知道谨慎了。

黄自然既然不愿说，她也就聪明地不再追问。

“舱内没点灯火，要不要上去看看？”她转变话题：“眼线说曾经看到有人启闭舱窗，里面有不少人走动，可是我们来了老半天，怎么毫无动静？”

“如果上去，会有两种结果。”黄自然剑眉深锁，不住凝视船四周。

“撞入陷阱……”

“对，这是第一种结果，人都躲在里面守株待兔，引人入伏；另一种结果，是扑了个空。这艘船是诱饵，把我们诱出，眼线布在这附近，跟踪找出我们的落脚处，再集中全力行致命一击。”

“真可能是空船。”她有点不安：“这附近……”

“这附近眼线不多，布下的人是主力。”

黄自然声调略变，他可以感觉出警戒气息：“船上也布有人，你没发现这附近，赏夜景的游客是否愈来愈多了？”

瞰江亭本来就是游客歇息的地方，附近大柳树下皆设有石桌石凳。亭四周有花坛花圃，甚至还有一座花架，花木扶疏，像一座小花园，白天有游客歇凉，晚间也是无家可归流浪汉的宿处。

没错，游客增加了不少，天太黑，看不清面貌，反正三三两两，有些坐下低谈，有些四处走动。

那翘可疑的快船灯火全无，三座舱的舱窗紧闭，舱面不见有人活动，可能船夫都在街上吃喝玩乐。

右首是一货船，只有后舱，广阔的舱面，也没有船夫走动。

左首是一艘单桅小轻舟，有半圆型的船篷而没有船舱，篷下面就是舱，前后不设门，下雨时架雨盖棚，平时前后透空，一眼便可看清里面是否有人。

但也是空船，没有灯火没有人。

三艘船都没有灯火没有人，透着邪门引人起疑。

笨的眼线，必定起疑接近踩探查问，就可以来一个捉一个，甚至可以引鲁莽的人登船入瓮。

主力布在岸上，颇令黄自然感到意外。

这表示他两人已落在对方的监视下了，对方似乎已经料定他会来。

他在外面走动侦查找线索，对方当然也积极查他的动静，而且对方人手众多，认识他的人也不断增加。

“唔！气氛是有点不对。”姑娘油然兴起戒心。

“逐渐增加，表示他们并没料到我们会来，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。”

“又犯了同样的错误？”姑娘讶然问。

“他们并不能正确估计我们的动向，因此布置几处陷阱，也就无法集中全力对付我们。上次我们袭击叶御史事宅，他们的主事人就不在场，备多而力分，难以对付超拔的强敌。这次他们虽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，但比上一次进步多了，人可以灵活地调动，发现目标，立将其他地方的人调集。你留意看看，有些人是不是大汗淋漓，衣裤都被汗流湿了？”

“甚至可以嗅到汗臭呢！”姑娘警觉地解开卷住月华剑的布袋系带，取出两把剑。

“主动权操在他们手中，我不喜欢这种情势。”黄自然收了折扇，接过姑娘递来的剑插妥在腰带上。

他虎目中此时焕发出猛兽猎食时所呈现的光芒。

“这就走？”

“不易走，街对面也有不少人。”

“那……我们……”

“你的水性不错吧？”

“还可以吧！”姑娘谦虚地说。

“咱们从水里走，游到对岸的河西街脱身。”

“哎呀！这条河已汇合内河的水，从内河流出的水脏死了，跳下去……”姑娘慌了手脚，不想跳水逃走，尤其不愿跳秦淮河逃走。

那时秦淮内河自聚宝门至水西门一段，已逐渐形成秦淮风月区。

水西门外，绕莫愁湖南岸的那条街，早已是次级风月区，教坊与秦楼楚馆林立。

秦淮内河汇集了花舫画船的秽物，容纳了各街巷的污水垃圾，从水西门流出，与秦淮外河会合向北流，流入三汊河。

想想看，这条河水有多脏？

后来水西门的水栅坏了，通济门的入水闸关闭了一座，流入城的内河，失去分水排污的功能，连小型船只也不能航行，成了一条大臭水沟。

满河垃圾，臭气薰人，垃圾中有死猫死狗死鸡鸭，要往水里跳，还真需要相当大的勇气。

姑娘们爱洁，要她往里跳实在要求过份。

“恐怕跳水是唯一的生路了。”黄自然咬牙说；“看到左面绕场而来的三个人吗？定然是王屋三妖。记住，不可远离我左右，贪功心切追击。”

一听是王屋三妖，姑娘的勇气平空减弱了三分。

人的名，树的影，有些人的名号，真有令人气慑的威力，有些人的相貌，也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气势。

嫩江亭这一面河堤，泊的船都是系在石制拴船桩上的，想解缆不是易事，三两个人想把船驶出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

时不我予，所以除了跳水之外，想夺船逃走实不可能，走狗们必定同时登船一拥而上，在船上搏斗，武功技巧甚难发挥。

“那就快走。”姑娘心虚地催促。

“不必急，别让他们认为吃定我们了。”黄自然放低声音：“记住，动手的时候设法向右面下游移，抓住机会就往他们的船上跳。”

“什么？反而往他们船上跳？”姑娘大惊小怪；

“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船上没有几个人，他们的主力在岸上。再就是出敌意表，最危险的地方，也是最安全的地方。……他们绝不会想到，我们敢往他们的船上跳，从舱顶直透后舱，尽快下水，以你的行动为主，不要管我，我可以配合你的行动。

姑娘对他的话毫不怀疑。

如果要求她跟随行动，她恐怕无法跟得上、掩护她冲出重围，必然绰有余裕，黄自然的武功与经验，比她高明得太多了。

三面都有游客，三方合围已成。

两人不动声色，暗中蓄劲待发。

当他俩将剑取出布卷时，对方已经知道他俩发现警兆了，知道诱敌的策略完全成功，可惜被他俩早一刹那发现，没能接近先猛然偷袭，功亏一篑。失去偷袭暗算的机会，只好来明的了。

三个人从正面接近，脚下沉稳气势浑雄，黑夜里中看不清面貌，但在十步外便可感到慑人的气势压体。

两例扮成游客的人，也逐渐移近缩小包围圈。

黄自然长身而起，折扇一拂打开徐徐扇动，离开石桌，移向宽阔处。

姑娘也绕石桌而过，并肩移动。

三个游客到了丈外，可以看清面貌了。

左下首那人，赫然是神剑秀士鲍全一。

海扬波的眼线，发现神剑秀士在那艘船上进出，却不知这家伙是诱饵，没有饵，是钓不到鱼的。

“天杀的混蛋，你一而再坏了咱们的事。”神剑秀士也看清他的面貌了。他一点也没有秀士的风度，破口大骂；“你到底是何来路？江渊地区的江湖豪杰，根本不知道你是老几，那地区根本不是你的地盘。”

“你他娘的像个骂街的泼妇，那像一个名号响亮的剑客？”黄自然嘲弄地说：“事到如今，我相信你们不会是来和我说道理论是非的，你只是一个名列二流的走狗，还轮不到你出面打交道。呵呵！哪一位是主事人？贵总管魔爪丧门陈魁，不会躲在一旁看热闹吧？”

中间那人年约半百，面目阴沉，留了相当长的山羊胡，佩剑似乎颇为沉重。剑重，表示臂力超人，不论刀或剑，重量超出正常的范围，所耗的精力倍增。长度也一样，愈长愈耗精力。

“你还没有与咱们总管打交道的份量。”这人的嗓音特别阴森带有鬼气：“老夫也是二流人物，或许你配与老夫打交道。”

“哦！你又是哪座庙的大神佛？”

“江夏汪。”这人的态度相当冷傲：“天狼星汪浩，你该听说过我这号人物。”

“呵呵！听说过，大名鼎鼎的天下五凶星之一的天狼星，是黑道巨霸中排名在前十名的前辈，你居然自贬身价，自称是二流人物，未免太谦虚了吧？你的凶名恶迹，比魔爪丧门差不了多少，一亮名号，就可以把一些后生晚辈吓得屁滚尿流。”

“你屁滚尿流了吗？”

“我不会，因为我黄太爷的声威，比你阁下大得多，我可不想装谦虚灭自己的威风。”

“你这小辈……”

“小辈又怎样？江湖无岁，武林无辈。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；你大可不必抬出前辈的身份唬人。”

凭我黄太爷敢单人独剑，一举歼除玄武门杀手的声威，就配与任何高手名宿平起平坐。老实说，凭你天狼星的武功声威，还不配替玄武门门主勾魂丧门聂英杰提鞋。魔爪丧门陈魁的真才实学，比副门主圣手无常侯杰，高明不了一分半分。所以，太爷我根本没把你们看成威胁；因此，我敢主动向你们步步追迫，阁下，你还有脸在我黄太爷面前抖威风称前辈吗？”

这番话字字晨耳，声如洪钟！

嗓门大的人多少可以占些便宜，至少在声势上就显得咄咄迫人，在其他走狗的心目中，确也产生了相当大的震撼作用。

右首那位穿了青道袍的人，用一声干咳，阻止天狼星发话，再哼了一声。

“黄施主，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了。”老道真正的地位，可能比天狼星高，所以能阻止天狼星继续出丑：“你看清了目下的处境吗？”

“呵呵！如果太爷我伯你们集中全力要我的命，我会在这里慢吞吞和你们斗嘴皮子？”黄自然大笑：“神剑秀士可以告诉你们，当初在倍云栈小雷音禅寺，你们的人加上四好如来的无敌和尚群有多厉害，我黄太爷还不是予取予求来去自如？你们这二十余名高手，黑夜中奈何得了我？算了吧！不要逼我多造杀孽，杀人毕竟不是愉快的事。”

“你听我说……”

“我没有耐心听你们那些威胁性的话，太爷我只有最简单的要求，要求不进，唯一可做的事是拔剑相向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任何道理都没有说的必要。”黄自然声色俱厉，不客气地打断对方的话。

“你的要求如何简单？”

“你们和狗王释放沿途掳来的美女，滚回钧州去奴役藩地的可怜虫，我这点要求已经太过宽容。狗王如果拒绝，我要将他的尸体，弄到洪武门挂起来。他如果死在藩地外，死也死得不清不白……走！”

姑娘不假思索地向右面的下游飞掠而出，月华剑出鞘冷电森森。

这一面共有九个人列阵，没料到变生仓促，发觉有警便有点措手不及，一声狂叫，中间那人被月华剑贯入小腹，人影接触。

其他的人总算反应超人，不愧称高手中的高手，一惊之下，立即挥刀剑两面一夹，风雷骤发，刀光剑影向中间汇聚。

“铮铮！”姑娘进开了一刀一剑，走不了啦！

蓦地身后微风飒然，有人超越，然后传出两声狂叫，前面也同时传出惨号。

她知道是黄自然从她的身边超越，百忙中扭头察看两声狂叫的来源。

原来黄自然与老道打交道时，对方利用黄自然说话的机会，悄然发起攻击，由左面王屋三妖一群人先发动，被黄自然早一刹那发觉，所以要她立即突围撤走。

王屋三妖这一面也有八个人，悄然狂冲而出。

上次王屋三妖恶斗黄自然，是在黄自然精力耗损得差不多了，才能支持不败，以为黄自然不过如此而已。

这次，可占不了便宜啦！

双方齐动，恰好迎个正着。

三妖打头阵，冲得最快，三支剑刚挥出，黄自然已身剑合一贯入，剑光流泻切入再左右分张，然后似流光般退出，迫上了受阻的姑娘。

她所看到的是，三妖与另两个人，正狂叫着向两侧飞抛，很可能有人中剑丢命了，这表示黄自然裁断了后面的人，再超越替她开路。

不由她多想，扭头飞掠而进。

前面波开浪裂，黄自然的剑光似雷电，当面的八个人正在土崩瓦解。

用不着她出手了，她飞纵超越。

“上船！”后面的黄自然低叫。

那艘可疑的快船，以及左右的两艘货船，人影纷现，人数众多，刀剑的光芒映着灯光闪烁不定，一众走狗纷纷向堤上飞跃，向这一面冲，暗器似飞蝗，声势汹汹。

对面街上人声鼎沸，也有人狂冲而来。

不用猜她也知道黄自然要她上船，并非指走狗的船，而是指堤下的民舟。

她向一艘小船飞跃，飞越小舱笼，脚一沾后艄，鱼鹰入水向下一钻，顾不了水臭，寻命要紧。

刚下沉前划，身侧已出现人影，一手抓住她的后腰带助力，只感到身形似箭，被人揪住破水急泅数十步，这才冲上水面。

“不要怕，那几个混蛋水性差。”她听到黄自然发自身侧的声音，仍然扭头四望。

可看到急速游泳所激起的水花，在身后三十步以外。

“最好在水里宰了他们。”她一面游一面说。

“黑夜里臭水中缠斗，你有兴趣？”身旁游的黄自然打趣道：“喝上两口，一定又营养又卫生十分可口……”

不说倒好，这可好，一股腥臭味直往鼻中钻，感觉中，扑上脸面的污水，有某些脏物……

“我……我要呕吐了……”她心中大叫，加快前泳。

河左岸的市街，规模比右岸小些，大街后只有几条小巷，之外便是田野了。

小村舍星罗棋布，两三里外，便是新开河航道，河对面，是只有渔村的江心洲。

沿秦淮河向下走，三汉河镇灯光如昼，市面与码头人潮汹涌，正是夜市方盛期间。

五艘大小船只，先靠上河左岸的市街，数十名凶神恶煞似的走狗大肆逐屋搜索，小街大乱。

最后，终于抵达三汉河镇，走狗们傻了眼，夜间这种热闹的市镇，怎么搜？码头泊了一两百艘船只，出动上千人也无可奈何。

三汉河镇一些走避不及，以及一些见风转舵与走狗勾结的江湖蛇鼠，几乎全遭了殃。

走狗们翻脸无情，硬指他们与江家的人勾结两面拿钱，窝藏黄自然和江家的小丫头，用残忍的手段逼蛇鼠们交出这两个人。

镇内镇外大封锁，蛇鼠们全部出动配合穷搜。

神剑秀士的身份地位并不低：

相反地，在钧州王府中，他是钧州中护卫的正式军官，可惜是预备役的护卫，真正的军职由他的兄长专任。

但虽然是预备役，却正式调入王府当差，因此有余暇在各地闯荡，在河南名号响亮，也名列江湖名剑客。

其他的走狗都是外聘的，以把势班头的名目安排在护卫中供役，根本没有地位，名义上还得承认神剑秀士是主事人。

连走狗头头总管魔爪丧门陈魁，也是外聘的班头而已，名义上仍得尊重神剑秀士的身份地位，只是在行动上皆由魔爪丧门指挥掌握。

与官方打交道，魔爪丧门算老几？还不配与一个地方上的捕快打交道，非得由神剑秀士出面不可。

所以在浦子口镇，神剑秀士是真正负责与官方周旋的人。

神剑秀士地位也不高，是指他在这些外聘的班头把势中，江湖的名头比不上一些高手名宿，武功也比一些者前辈相去甚远。

但在大多数走狗中，名气比他高的人并不多，大多数走狗的武功，比他差得很远。

所以，他上次就敢带人去找四好如来。

在黄自然面前，他这位号称神剑的剑客，简直就有小鬼见金刚的感觉，真没有勇气和黄自然打交道。

但他不能避免与黄自然打交道，尽管他见到黄自然就心惊胆跳，唯有倚仗人多，他才敢鼓起勇气摇旗呐喊，一看风色不对，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。

破晓时分，他带了八名武功超绝的高手名宿，接近了近江一面的田野，进入一座有三四户人家的小村落。

老规矩，先按村内外，再找首脑人物交涉。

在城外，他们敢胡作非为，无所顾忌，在郊区更是为所欲为，就凭他们九个人佩带的刀剑，便把一些无权无势少见识的村民吓得半死。

四位户主被带到厅堂，用威胁利诱的手段，软硬兼施详加盘诘审问，逼他们说昨晚收容窝藏的人，浪费了不少时间。

四位户主众口一辞分辩，整个晚上没有任何人人村借宿，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一高一矮，可能受了伤的人接近求助，夜间这一带农户，不可能有人投宿而加以隐瞒。

问不出所以然，神剑秀士不再动身搜别处村范，借农户的地方早膳，九个人据桌大嚼，似乎把搜索的事忘了。

穷奔忙了一夜，真需要填饱肚子睡一觉养足精力，精力不继那能办事？

“鲍兄，咱们这样大而化之的搜索，能把人搜出来吗？”席间有一位留鼠须的大汉笑问；“就算姓黄的被暗器击中受了伤，也得急急找地方医治，还会留在这一带等咱们穷搜？”

“陈老先生坚持要遍搜每一角落，咱们能拒绝吗？”神剑秀士冷冷一笑。

“姓黄的不是猪，他知道只有在城内走动才安全，会在郊区等咱们搜？恐怕早就在城内莱一家客店睡大头觉了。”

“不是说他可能受伤，可能中了暗器吗？”

“你相信？”

“埋伏在船上的二十余名暗器高手中，包括了目下江湖十大暗器名家四

个之多……”

“他们能比得上玄武门的杀手高明？玄武门的杀手，才配称暗器名家。”杀人的死神北斗星君用不屑的口吻说：“姓黄的不上当，没上咱们的船，咱们的人不得不现身，冲上码头才发射暗器替他送行，击中他的可能性有多少？”

“事实上，两个家伙入水，游得比鱼还要快。”另一位身材高瘦的人说：“哪像个受暗器击伤的人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咱们填饱肚子，再到别处走走虚应故事，以免回去得太早找挨骂。”神剑秀士不想再提这件事。

“姓黄的混蛋真害人不浅，可把咱们整惨了，死了这许多人，王爷即使甘心，总管陈老先生也不会罢手的，咱们的命真有如风前之烛。吃吧！不要说了。”

主事的人存心敷衍，跟随的人当然乐得清闲，彼此心中有数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村西南有一条小溪，两岸丛生芦苇，距西南最近的村宅仅三十余步，这一边是果林，那一边灌木丛生，溪宽不足三丈，但加上芦苇水草地，就无法飞越了。

九个高手仅有两个人搜果园。虚应故事懒得涉足烂泥搜溪流，更不想冒险飞越搜那一边，弄不好掉入泥沼可不是愉快的事。

溪对岸的灌木丛中，黄自然和江小藏藏在芦苇内，留意小村这一面的动静，随时准备应变。

他俩不便现身，当然也考虑到对方人多势众，主要的是他俩衣衫不整，仅在外面披了仍然潮湿的长衫，其他衣物包括靴子，皆洗净晾在灌木丛中。

两人游过河远走高飞，寡不敌众暂且回避，跳到小溪里干脆洗净衣物，然后在清澈的溪水里，老半天才将臭味泡得一干二净，发呕的秦淮河臭水，可把他俩整惨了，这辈子那曾吃过这种苦头。

幸好溪边长了一棵无患子树，在地上可以摸到许多落果，正好用来当清洁剂，总算把头发的臭味洗掉，不然真会闻之作呕。

27

神剑秀士真幸运，偷懒的人有福了。

如果过溪搜，一下子可能死掉一半，也半因黄自然与姑娘衣衫不整，不然必定过溪找他们算帐出口怨气。

黄自然并没被暗器击中，他跳落小船，速度比斜方向射来的暗器还快，暗器替他送行。

走狗们却认为他可能受伤，放胆穷搜，但人不敢分得太散，每一组皆具有强大的实力，认为足以应付反击。

破晓后不久，九个走狗这才带了填满了的肚子上路，不再到处穷搜，打道前往三汉河镇会合。

看到走在前面的神剑秀士，黄自然颇感惋惜。

“早知是这个坏剑客，我该去宰他的。”他懊悔地跺脚：“他的狗运真好，每一次他都能平安地逃掉，下次，哼！”

“还来得及赶上去。”姑娘跃然欲动。

“来不及了，我敢保证他们归心似箭，跑得飞快。”

要把湿衣裤鞋袜穿妥，那些走狗可能跑出里外了。

距三汉河镇只有三四里地，进了镇就不能公然用刀剑打打杀杀啦！那会引起混乱。

引起治安人员干预，严重时可能罢市轰动南京。

“他们一而再能掌握我们的意图，这个主事人的确厉害。”姑娘感到不安：“魔爪丧门这老魔名不虚传，今后我们得十分小心。”

“恐怕不是老凶魔主事。”黄自然语气肯定：“老凶魔必定将心力放在狗王身上，全力保护狗王的安全，外面的行动假手于得力的走狗。他不会亲自调兵遣将。这个主事人，很可能是那个妖女太虚瑶姬傅灵姑。但昨晚她不在场，就令人莫测高深了。”

“老凶魔也没见现身，可知狗王不可能躲在那艘船上。”

“很难说，我们并没抓住机会登船。天杀的！三艘船上都埋伏有可怕的暗器高手，等我们飞进去送死。就算昨晚狗王躲在船上，今后也不敢躲了。他知道我们以船作目标，不敢再亲自冒险，早膳后进城找，他一定慌慌张张躲回城内去了。”

“希望能获得海叔的线索。”姑娘对海扬波传送的消息，具有极高的信心，虽然不见得消息十分准确，但八九不离十。

那艘可疑船只的消息，就是海扬波供给的，可惜眼线不敢冒险接近侦查，无法知道船上到底躲了些什么人，太过接近，很可能被识破大事休矣：

“我只好另找人讨线索了。”黄自然像是突然下定决心，右拳重重地捣在左掌心里，

“你去找什么人讨线索？”姑娘一怔。

“天机不可泄露。”黄自然不作解释：

“一定要找出狗王藏匿的地方，以免枉劳奔波。这狗王一定一夕数迁，真不易盯牢他。准备进村找食物充饥，休息半天再进城走动。”

分别到晾衣的地方，穿上湿衣裤；过溪直趋农舍，向吃惊非小的村民买食物早膳。

两人膳毕扑奔三汉河镇，走狗们已经撤回城，这里有海扬波的眼线，休息半天，再从水西门入城，已是未牌时光了。

布伏引诱再三失败，走狗们不再躁进，返回都城立即四散，似乎突然消失无踪了。

黄自然把姑娘送至海扬波的潜伏处，独自悄然离去。

姑娘心中有数，不便询问。

当他出现在长安街的大中桥附近时，已经扮成一个小商贾，挟了伞，肋下有盛物袋，青衣小帽，褐面庞布满岁月留下的风霜遗痕。

大中桥也就是往昔的白下桥，在长安街西端，是通济门，一带颇为热闹的地段。

往北，另一座桥叫复成，街道宽阔，两旁的商店前，行人道不时可以看到卖杂物或食品的小贩。

他在一处补鞋匠所设的竹矮凳坐下，递上一双不值多少钱的半统牛皮直统靴，靴头已经张了嘴，真得加块皮补补缝缝了。

补鞋师年近花甲，有点老态龙钟，好在老眼还不曾昏花，补鞋补靴依然双手俐落。

“八十文，客官。”老鞋匠头也不抬，神意全落在所补的黑长靴上：“得等许久，客官如果有事，半个时辰后再来。”

黄自然放下破靴，伸左手按在靴上，打出几种怪怪的手式，最后反手干咳了三声。

老鞋匠一扭头，瞥了他一眼，老眼中眼神一变，左手的皮刀也打出几种手式。

“真是你。”老皮匠低声说，其实左右无人停留，行人都，在街心来来往往：“黄大爷！这个黄自然……”

“就是我。”

“痛快！你在抽龙的筋，拔龙的牙……”

“我有了困难，需要贵门协助。”

“一句话，大爷，我们欠你很多很多。”

“谁也不欠谁的，买卖是买卖。”

“什么样的协助？”老皮匠问。

“我要知道那狗王的藏匿处。”

“我们曾经留意，但不知道是你在找他。这狗王心中有鬼，一天数迁，夜间也突然移动，很难掌握。犬爷，你只要稍放松些，让他心中一定，就不会神不知鬼不觉迁移不定了，届时必有确实的好消息。”

“好，我放松些，不再踩探，干脆优哉游哉游荡。”

“对，让他们监视你，我们的机会大增。消息如何传递？争取时效，最好由我找你。”

“好，消息送至……”

他走了，不久出现在聚宝门附近，又成了青衫士子，身边带著小书童。

聚宝门最热闹，城内城外都是闹区，一条大街直伸至一里外的聚宝山下，山上就是雨花台，附近万家灯火，昼夜金吾不禁。

聚宝山已成为风景区，游览的人固然以拾取云光法师说法，天洒下的满天玛瑙雨花石为主，但有心人却是去凭吊一代大儒方孝孺被杀时，所留下的血影石。

方孝孺在这里成仁取义，十族被诛，在这里被杀的家属共八百七十三人。明成祖实在可以称一代暴君，几乎杀光了读书人。

那时，方孝孺的罪名，已在仁宗（洪熙）时代有所赦免，也赦免了一些充军戍边的家属。本朝初，总算替他建了一座表忠祠，但仍然不曾赦免重要的嫡戍后裔，直至后来那位最差劲的万历帝登基，才完全赦免了方家的罪名。

总之，这里是历代皇朝诛杀忠臣义士的刑场，实在没有多少可游的兴趣。

两人沿大街向南走，大街上行人摩肩接踵，是近身行刺的好地方，他俩毫不在意。

两人悠闲地出游，不啻公然表示，不再花工夫侦查踩探，暂时抛弃了向走狗问罪的行动。

人总不能不断地打打杀杀，时时紧张，有机会松散一下可以调整身心

的平衡。

在大庭广众之间，不会发生惨烈打斗的事。

狗王私离藩地潜来南京，本来就见不得天日，走狗们如果再出事，被南镇抚司查获，多罪并罚，那就麻烦大了。

所以在大庭广众间出现，并无危险可言。

唯一需严防的是暗杀，他俩当然小心在意。

即将夕阳西下，住在城外的人，纷纷出城南行，所以往北的行人不多。

前面街角转出三个北行的人，劈面遇上了。

江小蕙凤目喷火，本能地挪动裹了剑的布卷，她一眼便看出对方的来历，顿时气往上冲。

是三位丰神绝世，明眸皓齿的年轻俊逸书生，可惜缺乏头巾味，那股娘娘腔气质瞒不了人。

她都认识：太虚瑶姬博灵姑、绛仙葛莲、桃花三娘子，难怪扮成书生，却没有头巾味。

三位江湖浪女笑吟吟拦住去路，媚眼不住向黄自然送秋波。

即使是生死对头，也不能向媚笑如花的对头立即动手。

黄自然伸手拉住了她，阻止她冲动。

桃花三娘子总算还知道羞耻，总算低下头回避两人的目光。

“呵呵！你们好像少了几个人。”黄自然也一脸邪笑。语气邪邪地：“你们这些江湖浪女，武林女强人，走在一起，咱们这些臭男人没得混啦！”

“唷！黄太爷，有我们三个你还不满足呀？”太虚瑶姬不再理会书生装，语声又娇又媚悦耳极了，脸上流露的迷人风情十分浓烈：“你还要多少？”

“好像你们还有一个高唐神女高采英，黑牡丹冷菊。男人嘛！天生的掠夺性强，对漂亮的女人更具占有欲，愈多愈好，群雌粥粥一把抱在怀里更妙。桃花三娘子，你把杜彩凤送给他们了？”

他仍然关心杜彩凤，毕竟曾经同过患难。

杜彩凤在威迫胁诱下离开他，值得原谅。

“你……你有何高……见？”桃花三娘子嗫嚅着声如蚊鸣。

“如果是……”

“怎样？”

“我一定杀掉你，一定。”他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幸好我劝她走了，没有人留难她。她老爹邪剑杜律是邪道名宿甚有份量，招惹他的是没有多少好处的。我不会与你为敌，太虚瑶姬只希望利用我和你谈谈，这期间不伤和气，好不好？”

“你不会是胆小鬼。”太虚瑶姬娇笑，向街右伸纤手指引；“聚宝酒楼的酒菜不错，正好是晚膳时光，我作东，请赏脸，请。”

“哈哈！有酒有菜，有美女相陪，而且不用我花钱，想起来就乐上老半天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，叨扰你一顿啦！”

他大笑，心中颇为佩服这妖女的胆识。

拉起江小蕙的小手，他大踏着步走向聚宝酒楼，暗中用手指打信号，以稳定姑娘的情绪。

“我们的人都不在，你可以放心。”

太虚瑶姬傍着他举步：“你们把我们的人杀惨了，如果没有把握，他们不会妄动以免送命，宁可离开你远一点。”

“你不怕我？”

“嘻嘻！你心中明白，你比我强不了多少，真要拼命相搏，你也要不了我的命。”

“对，你的九转玄功火候不差，身上嫩滑没有着力处，抱住了还被你滑脱。呵呵！”

抱住你的感觉真好，可惜那天抱的地方不对，时机不对，如果……”

“如果在床上，该多好，是吗？”太虚瑶姬轻佻地碰碰他的手膀，说的话连男人也说不出口：“你敢说风流放荡的话我也敢说，所以你最好收起装出的狂态，你不是风流好色轻佻的男人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桃花三娘子与邪剑的女儿杜彩凤，你连碰都没碰过她们。当然，交手时例外。老实说，凭她俩的美貌，天下的男人，十之九会像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我承认不喜欢与女人打交道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避免麻烦呀！我在江湖玩命，实在没有和女人谈情说爱的心情，谁知道我哪一天死在何处？”

谈说间，跨入闹哄哄的聚宝酒楼。

虽然群雌粥粥，但四个女的都是男装，不怕上酒楼遭人议论，她们都是江湖不平凡的女人。

对头在一起把盏言欢，并非反常的事，江湖男女，就有这份豪情。

话挑明了说，双方心里有数，女的一方不再摆出媚态挑逗，男的也就不再狂诞疯言疯语。

酒席非常丰盛，菜肴精美。

酒是适合女性的女儿红，当然喝酒只是意思意思，毕竟彼此仍存有戒心，一旦喝多几杯，万一反脸可就不妙了。

酒过三巡，再逐一单挑。

连曾经被打得惨兮兮的绛，也兴高采烈敬酒。

双方虽是仇敌，但并非有个人恩怨，情势被诱导走上刀剑相交的局面，各为其主不牵涉个人恩怨是非。

不久，自然而然话上了正题。

“我们来谈谈情势，黄兄。”太虚瑶姬郑重地说：“你知道徽王国主的权势，必须正视你的处境。”

“我不需权衡处境是吉是凶，因为黄自然这个人，随时皆可消失，随时皆可变更另；种身份。天下间亡命逃民成千上万，同样安然无恙地在天底下生存，皇法对你我这种人，没有多少吓阻作用。”黄自然正色说：“大不了上山下海，做贼为寇。我一点也不在乎一个什么藩王国主，他不能利用他的待权，做伤天害理丧心病狂的暴行，所以我管定了这件天地不容的闲事。”

“你有两条路可以选择。”太虚瑶姬苦笑：“其一，把这位江姑娘送还；其二，准备接受集中人手的雷霆大搏杀。”

“我早已选第二条路，不是吗？”

“黄兄，江家的小丫头……”太虚瑶姬的目光落在江小蕙身上。

“我的事与江姑娘无关，她只是恰好卷入的引火之媒而已。我与江姑娘不打不曾相识，相识之后就是朋友，我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，也不容许你

们伤害我的朋友。你替我转告那个什么国主，他必须释放所掳劫的女人，立即摆驾返回钧州，这是唯一保全自身的途径。我是很有耐心的，他最好不要和我在天底下玩命。”

“你知道，他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，官府站在他的一边，钱可以请许多高手名宿替他卖命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点头，显得忿忿不平：“人活在世间，必须承认某些特权，知道该向什么低头，不然是很难活下去的。但也需要有一些人站出来，管一些人间不平事，让那些拥有特权的强梁，不至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。傅姑娘，不要劝我。”

“不要太过固执刚愎，黄兄。”绛仙好言相劝，转达另一种讯息：“国主希望你面谈，世间的争执绝大多数可以和平解决的，时地由你订定，希望你接受。”

“我和他没有什么好谈的。”黄自然断然拒绝：“我想到被掳的少女，和被杀的那些可怜虫，看到他，便有了他的冲动，怎么能平心静气和他坐下来谈？那天晚上要不是他出现，他那些心腹爪牙就不会死得那么多。”

“黄兄……”

“我的要求，已经是最低限，已经是向权势屈服的懦夫表现，已经是遗弃那些受苦受难弱者的为德不卒行为。我应该赶到钧州去大开杀戒，到王府去放起焚天烈火，勇往直前，死而无悔。”自然喝干了一碗酒，脸上有痛苦的神情：“我深深体会到，历来改朝换代，对前朝的后裔，为何杀戮得如此惨烈，那是由来有自的。那种多年的代代积恨，可以驱使弱者狂挥复仇的刀。我敢断言，一旦大明皇朝朱家的天下垮台，朱家的子孙下场必定空前惨烈。我走遍了大半壁江山，各地数十位藩王、将军、中尉……有哪一位不是把百姓当刍狗的？上一个皇帝正德下江南，把江南摘成何种模样，你可以去找南京任何一个百姓打听，那是三十余年前的事，至今记忆犹新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你们这些助封为虐的人，也不会有好下场的。”他伸出右手，握紧大拳头不住握放，手呈现坚强有力的抽动线条：“当我还有管闲事的力量时，我会不负大好头颅全力以赴；一旦需要破釜沉舟时，我将毫不迟疑将生死置于度外投入。诸位姑娘，你们还有怀疑吗？”

义正辞严，气壮如山，他脸上坚毅犷猛的神情，具有震慑人心的魔力，没有人敢怀疑他的决心和勇气。

心中有愧的人，必定有面对功曹判官的感觉。

“好吧！我把你的要求转告他，劝他接受你的要求。”太虚瑶姬脸上有无可奈何的飘忽神情：“但恐怕他不会接受，他的权势也不允许他接受，这等于是城下之盟。而且……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他还有无数的可用的人手，可以继续以重金聘请无数妖魔鬼怪行凶。”

“我不是这意思。”太虚瑶姬淡淡一笑。

“那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她。”

太虚瑶姬盯着江小惠嫣然一笑。

“噢！关她什么事？”黄自然一愣，：“江家的江湖好汉们，禁不起你们一击，对你们威胁有限……”

“只怪我把小丫头说得太好太完美。”太虚瑶姬不理睬江小蕙脸红耳赤，投送过来的凶狠目光：“小丫头的确是他所急于获得的至宝。他这次冒险私下江南，其实也是迫不得已。”

“屁的不得已。”黄自然粗野地骂。

“通妙散人目下在皇帝身边，天天逼他讨药。想找一个体质、面貌、身材特异的处女做药引，谈何容易？次一等的处女，药效不足五分之四。在河南附近，已经找不到这种完美的女人，所以他不得不到南京、凤阳、扬州设法搜求，迄今为止，只有这小丫头中选。你想，他肯放弃吗？”

“你为何不把你自己给他做药引？你比我更美，你才是女人中的女人，哼！”江小蕙脸红到了脖子上，气虎虎地拍桌子：“必要时，我死，绝不让那狗王如意。”

“我上了年纪，也没有特异的体质。”太虚瑶姬毫不脸红地说：“目下仍有三十二名从凤阳和扬州掳来的美女，囚禁在秘舟内，其中仅有一名次级的处女，他不会半途而废返回钧州。”

“我宰了他，让他的尸体回钧州。”黄自然语气凶狠，虎目中冷电湛湛。

“问题是你宰不了他，他把重要的人手全带在身边保镖，魔爪丧门更是寸步不离，夜间也安顿在邻房。那老魔的爪功号称武林第一，抓石成粉可毁刀剑。黄兄，你奈何不了老魔，放弃吧！不要做力所不逮的蠢事。”

太虚瑶姬仍想说服他。

“我不会放弃，也不在乎魔爪丧门，不怕你们人多势众，我会小心地和他周旋到底，他可以躲在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发号施令，但早晚会被我找到他的。傅姑娘，我们不能再谈这种事了，各持己见，那是浪费时间。奇怪，你练的是正宗九转玄功，为何却又使用邪门的役神大法？”

“偷学来的。”太虚瑶姬坦然说：“我觉得还可以派得上用场，还真有意想不到的功效呢！哦！你怎么知道是役神大法？”

“雷电与火焰有异。”黄自然当然不愿详加说穿奥秘：“表示我的元神已受撼动，出现外魔。哦！你在徽王府，赏金不少吧？”

“第一次聘请的礼金是纹银一千两。”

“哦！真令人羡慕。一千两银子，在南京可以买两百亩肥田。三十两银子，可买一个十五六岁的漂亮大姑娘，那狗王真舍得花。为了一文制钱，我也会杀人，上次我到倚云栈小雷音禅寺杀四好如来，赏金就是一文钱。”

任何人皆可听出，他话中的讽刺味。

“锄诛玄武门，赏金是多少？”太虚瑶姬凝视着他笑问，捕捉他的眼神变化。

“大概是一百两银子吧！记不起来啦！”

“那就表示你的确不是妙手灵官了，妙手灵官不会为了赏金而杀人。”

“我从来就不承认我是妙手灵官呀！我可不想有玷那位怪杰的侠誉。”他恢复不羁的豪气：“世间不可能有完人，连那些古代大圣大贤也不是完人。芸芸众生吃人间烟火，处身在贪欲横流的世代，多多少少有些坏德性和不良嗜好，哪能产生完人？贪图几文钱小利而操剑杀人，就是我的坏德性。傅姑娘，敬你一碗酒，祝你今后万事顺利，能有机会赚八千两银子赏金。”

他喝了一碗酒，拍拍身右的桃花三娘子香肩。

“只有最可靠的朋友，才能变成最可怕的仇敌。”他似笑非笑，另一手斟酒：“我曾经把你看成好的朋友，希望不要变成可怕的仇敌，离开他们，保

全你我的友谊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，是吗？”

“离开聚宝酒楼，她就完全自由了。”太虚瑶姬郑重地说：“她缺乏忠于人忠于事，勇于决死的亡命特质，我们不能用这种人，她随时皆可能改变主意，两位的赏金，已提高至纹银一万两。”

“哗！天价。”黄自然怪腔怪调，向江小蕙做鬼脸：“今后，你我的日子可难过了。”

“两位如果改变心意，这笔巨大财产，就是你们的安家费，国主花钱是很大方的。”

“算了，我要这一大笔银子做什么？一天花三二百文，日子已经过得十分愉快了，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，我的家也不需用银子来安。喂！我们来豁拳好不好？相见也是有缘，咱们不醉无休。”

“好哇！谁怕谁呀？”太虚瑶姬欣然举杯斟酒：“轮流通关，我先上阵。黄兄，从你开始。”

一顿酒直闹至三更初，一夜市正阑，满街灯火，这才各带了三分酒意，洒脱地分手，一声后会有期，各怀心事进入灯火阑珊处失去踪迹。

黄自然与江小蕙是向北走的，城门已闭断绝交通，向北走当然不可能是进城。

“妖女说他们的人都不在，有多少可信？”

江小蕙已有了三四分酒意，进入微醺的最美妙境界，紧挽住黄自然的手膀，抬起红艳艳的面庞笑问。

“约有半分可信。”黄自然也笑答。

“只有半分？”

“绝不多于半分。”他语气肯定：“妖女们来探口风，软的硬的一起来，如果没有实力做后盾，岂不是白来了？这附近，最少也有十个可怕的高手盯紧不舍。”

“哎呀！”

“别慌，我们陪他们玩玩捉迷藏游戏，准备走，右面的店铺，上屋，走！”

两人合作多日，心意的默契圆熟，在人群中猛然飞升，手挽手跃登街右店铺的瓦面，身形再起，飞跃两丈空间，行人大惊小怪。

有人接二连三跃登屋顶，奋起狂追。

他俩是向南走的，去向是街尾的聚宝山。

逃入民宅躲藏，必定引起居民惊呼，也无暇躲入民宅。

这时追的人正八方齐聚，逃的人必须远离现场，有多远就走多远，逃向郊区藉地势草木掩身，尽快远走高飞，是唯一的选择。

飞越两座楼房，他突然向下一沉，飘落一处墙根，翻过另一处屋檐，钻入一条防火巷，反向北走。

不久，他钻入一家街边小宅的后院。

狂追的人不下四十名，一阵狂迫，追上聚宝山，消失在山林旷野里。

这座街边小宅一连三进，长长的一条，有店面，有天井，左右邻都是小商店，不用猜也知道后面是厨房灶间，以及杂物室柴房一类夜间不住人处所。

小户人家，也不可能养有睡灶间的灶下婢。

两人躲在窄隘的杂物间里，黑沉沉一无所见。

“我们该在北面从城里脱身。”姑娘缩在他身侧，感到奇异的压迫不胜负荷：“往南也可以摆脱他们，你的轻功棒极了，他们绝难追及。”

“北面一定有人埋伏，防备我们跳秦淮河逃走。往南逃入聚宝山，会被他们追得上天无路。”黄自然的看法与她不同，分析得颇有道理：“他们志在必得，我可不想按他们的计划行动受他们摆布。”

“这……这里安……安全吗？”

“十之九九安全。”黄自然拍拍她的背心，稳定她的情绪：“他们做梦也没料到我们敢回头返走，绝不会想到我们停下来不走，搜这两三条街，三五千官兵不一定能胜任。

放心啦！让他们奔波一夜，累死这些走狗，你可以放心睡一觉，我留意动静。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……我哪能睡得着？”

“不要担心走狗找来好不好？来了我们也不怕呀！”

“你……”她突然抱住黄自然，躲入怀中蜷缩如猫，抱得紧紧地，气息逐渐急促。

“哦！你这小丫头……”

她一耸身，滚倒在地，身躯呈现反射性的微颤，热流在体内流窜。

“我知道他们为何要我，也知道如何让他们不要我。”

她娇喘吁吁，火热的嘴唇在黄自然的颈窝里找归宿；“明天，我要告诉他们，我是你的女人……”

“小蕙……”黄自然心中一荡，不由自主把她抱紧压下。

“我……我知道你不喜欢与女人打交道，但我……我觉得你有点喜欢我，我……我只要求一……一点点……”

黄自然的手，摸索到她的胸怀……

她的话中断，痴迷地拉开胸襟，引导那只让她浑身着火的手，探向令她昏眩的部位。

“这……这感觉……”黄自然也开始语无伦次。

“真好。”她勇敢地接下去，迎接压下的灼热嘴唇。

“小蕙，我不仅是有点喜欢你，而是十分喜欢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她快要崩溃了，身上似乎真的着了火，腮体本能地向对方也是火热的壮实身躯贴紧、纠缠、寻找、迎接……

一阵激情，她的意识已不受控制了。

一阵声息惊醒了她，睁开眼便看到窗外透入的朦胧曙光。

接着，她几乎要惊跳起来。

这是一间堆放了些杂物的内间，打扫得倒还清洁。

近房的地面铺了两张草席，她就躺在席上，蜷缩在黄自然的怀中，两人衣衫凌落，相偎相倚度过了漫漫长夜。

一眼瞥过自己裸露的酥胸，突然感到一阵热燥，似乎轻搭在她腰间的那只大手，正在起火烧灼着她娇嫩的肌肤，身上起了异样的感觉，有点不安，

却又非常愉快。

“我……”

她终于完全清醒了，伸手急抓散落在旁的衣衫。

她并不完全了解昨晚发生了些什么事，反正是她有生以来最迷乱最快乐的事，激情的迷乱令她神智恍惚，陷入失神沉醉的境界，其中的细节模模糊糊，反正在黄自然的拥抱热吻中，她浑忘了人间何世，忘了凶险，忘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

“那是店中的女主人下厨。”黄自然的声音又吓了她一跳：“等会儿我们出去讨早膳，不必急。”

然后，灼热温润的大手，绵绵地抚摸她火烫的颊、汗腻的肩背。

她轻嗯了一声。

赤裸的酥胸，紧贴住对方壮实裸露的胸怀，那激情迷乱的感觉又来临了，有融入对方体内的冲动，心跳加快了三倍。

这种感觉真美妙，她快要迷失了。

直至黄自然的嘴，找到了她润湿却又感到干渴的樱唇。

她觉得自己快要融化了，像个快要溺水的人，纤手绝望地紧抱住黄自然的脖子不放，贪婪地享受这美妙的感觉。

久久，她才感到热度徐徐下降。

“我……我是你……你的女人……”她仍然紧抱着黄自然，在耳畔羞答答地呢喃，娇娇的声音柔柔地。

“不，等我请人到你家提亲，你答应嫁给我，你乘了花轿娶你进门，你才是我的女人，我的妻子。”

黄自然捧着发烧的面庞，亲了她一吻：“你不要把杜彩凤的话放在心上，那是戏弄她的话。”

“哦！自然，我……我并不祈求你爱我，我只要……只要……”

“呵呵！反正我要娶你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我非娶你这位完美的美女不可，我要亲亲这里……”

她抱住酥胸缩成一团，笑成一团，回避那令她融化的嘴唇，最后却痴迷地把对方的头抱入怀里。

“我……我已经是……是你的女人，你肯娶我，我……我好高兴做你的妻子……”她含糊地说。

“你还不是我的人。”

黄自然抱着她，拾衣温柔地替她穿着。

“哦！你……”

她脸色突然变得苍白。

“昨晚并没发生你并不全懂的事。”

黄自然再亲亲她，扶正她的身躯：“一旦把所爱的人看成终身伴侣，就会珍惜她爱护她，让她感到荣耀而不是屈辱。如果昨晚发生了不可告人的事，你有勇气面对海扬波和你的人而无愧色？我能坦然地面对他们？一旦你的身躯发生变化，你如何面对所有的亲朋好友？身躯发生变化是必然的事，我能昧着良心害你吗？”

“噢！那……我……”她一阵心慌，不知所措。

“呵呵！你这什么都不懂，却又自以为懂的傻女孩。”黄自然大笑，手触及她敏感的地带：“等洞房花烛夜，你才会真正的懂。你现在只要知道，昨

晚重要的事并没发生，你仍然是那个狗王，千方百计必欲得之的完美处子。该起来去找食物了，懒虫。”

“啐！”她羞急地跳起来穿衣。

走狗们穷搜了一夜，搜遍聚宝山附近，白费劲毫无所获，辛苦了一夜只好承认失败。

天一亮，走狗们垂头丧气分批撤走，白天不能在闹市招摇了。

江宁县的捕快，已经开始出动查问，追究昨晚有人飞檐走壁的事、走狗们知道不可落在治安人员手中。

浦子口镇被官府查封船只的事，已闹得满城风雨，再被捉入官府，麻烦大了。

巳牌时分，神剑秀士偕同高唐神女，领了六名大汉，进入街尾的一家大宅。

六名大汉不是江湖牛鬼蛇神，而是徽王府的正式护卫，身份地位，比聘请来的牛鬼蛇神高得多，武功也极为扎实，骠悍勇敢气势也磅礴得多多。神剑秀士也是正式的护卫，大多数牛鬼蛇神得接受他的指挥。

在一些高手名宿心目中，他当然矮了一截，地位低了许多，他必须对这些高手名宿保持尊敬。

但在骨子里，他仍然是身份相当高的主事人之一，真要扳起脸公事公办，这些高手名宿还真不敢不听他的。

在厅堂中，接待他的八名走狗中，太虚瑶姬是地位最高的人，另一位老道仅次于太虚瑶姬。

至于绛仙葛莲，地位又低了一级。

太虚瑶姬八个人奔波了一夜，刚返回梳洗毕，正想歇息养精蓄锐恢复元气，神剑秀士便来求见，难免心中有点不愉快。

休息最为重要，这岂不是有意不让她们休息吗？因此接待时，神色上难免流露出不耐与不满。

神剑秀士显然也心中不愉快，神色也就不怎么友好。

“傅姑娘，你怎么就这样擅自作主，把桃花三娘子轻易地放掉了？”他心中不愉快，问话的口气当然毫不婉转：“她还可以派得上用场呀！事实这几次，她估料黄小狗的行动，大部份料中了，还有利用价值呢！”

“噢！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太虚瑶姬的脸一沉，美丽的面庞罩上了浓霜：“桃花三娘子是我的朋友，是我找到她助拳的，她的去留，我有决定权，不是吗？她已经毫无代价地，替我们尽了力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。”

太虚瑶姬大为不悦：“我太虚瑶姬毕竟是名号响亮的人，必须重视信诺，我答应她可以平安离去，休要我食言背信，哼！”

“傅姑娘，你这些话就不对了。”他也脸一沉，不再客气：“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可用的人，全力对付黄小狗。桃花三娘子曾经与黄小狗有往来，多少摸清黄小狗的性格，所以每次估计都很少出差错，她有把握料中黄小狗的出没，你放走了她，等于是除去我们可靠的耳目。好，我泥人去追她回来。”

“那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”太虚瑶姬不再生气，语气冷淡。“我打发她

走，情义已尽，她落在你手中，一切责任由你负，留她在你身边办事好了，我不会再和她合作去找姓黄的。”

“我当然会把她留在我身边办事。”

“那就好，一定可以保证一切顺遂。”太虚瑶姬的话意有幸灾乐祸味：“她很可能再次估料正确，可以掌握黄太爷的动态，正是你能立功的保证，说不定那一万两赏金是你的呢！你请吧！我要休息，昨晚奔波了一夜，累惨了极需恢复元气。”

“哼！你并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，多次掌握黄小狗的动静，到头来还不是失败了一事无成。”

神剑秀士出言反讽，出口怨气匆匆带人走了。

“这小子志大才疏，你不阻止他，会坑了他的。”老道冲神剑秀士出厅的背影摇摇头，向太虚瑶姬低声说：“你用软的，柔可克刚失败得无伤大雅。这小子定会用硬的，肯定会断送不少人，恐怕连他也性命难保，黄太爷一剑就可勾销他。”

“有些人就是不信邪，就相信自己一定比人强。”太虚瑶姬冷笑：“陈老先生与这些所谓亲信，谁肯采纳我们这些人的建议？昨晚如果用我的计划，不要派人接近，等黄太爷回到宿处，那时该已更深入静，四面一围，结果如何？这些急功心切的人，实在令人不敢领教。”

“贫道不想谈大局，那不由我们置喙。”

“谈个人？”

“对，谈个人，这小子把桃花三娘子带在身边……”

“黄太爷肯定会和他面面对，看谁死谁活。陈老先生敢大杀特杀江家的朋友，敢杀可能倾向江家的江湖人，因为这些人成不了大事，杀了没有后患。而像桃花三娘子，邪剑的女儿杜彩凤，这些与双方都没有干连的江湖特殊人物，并不是可以随便虐杀奴役的人。她们的亲友也不是容易欺负的人，日后会有麻烦的。事不关己不劳心，我何必得罪人阻止他？”

“那会影响咱们的安全呀！”

“安全？咱们现在就不安全，哼！”

28

时衰鬼弄人；人一旦走起霉运来，一霉三年，万事不顺处处背时，家里的盐罐也会生蛆。

桃花三娘子自从在东河村道了殃之后，一直就万事不顺利。

金陵双凤被杀，她知道被杀的底蕴。

一听黄自然与藩王为敌，藩王的走狗声势惊人，她怕死，性命第一男人第二，她急急离开了黄自然，她可不想成为藩王走狗们的猎物，金陵双凤的死把她吓坏了。

她逃回南京城藏匿，半途竟然碰上了小有交情的太虚瑶姬，好不容易扯谎摆脱了太虚瑶姬，以为遁入城躲起来，谁也休想在偌大的南京城找得到她。

她却不知道，她和杜彩凤到南京城内找金陵双凤，便落在有心人的眼

下了。

太虚瑶姬知道有关金陵双凤死亡经过后，返回南京第一件事是找她。

她算是入了网进了罗，跟着太虚瑶姬对付黄自然。

凭她女性的敏感本能，以及与黄自然相处一段时日的经验，她估料黄自然可能出没的地方，居然颇为正确大有收获，深得太虚瑶姬的信任。

太虚瑶姬与她只是小有交情，臭味相投的浪女，交情有限，利用她引诱黄自然，其中牵涉不到交情。

太虚瑶姬之所以放她走，也与交情无关，而是怕黄自然报复，放了她避免激怒黄自然而已。

她们这一类人，只论利害关系不讲交情。

她昨晚并没远走，乘乱离去在一家小店借宿，打打杀杀不关她的事，她哪敢与走狗合作对付黄自然？

当然她也知道黄自然不会与她计较。

她以为从此可以否极泰来，霉运走尽，一早膳罢，回到住处取行囊，准备直奔三汉河镇找船，乘船远走高飞逃出是非场外。

霉运未尽，她逃不了，还没结帐离店，神剑秀士的走狗便赶到了。

她认了命，知道反抗必定是死路一条。

近午时分，她被神剑秀士带入朝天宫旁的南都老店。

这里，太虚瑶姬曾经告诉她，这里是王府的一处联络站，主事人叫朱权。

她被人带着走来走去，最后仍然被带到联络中心，这可真的走不了啦！

神剑秀士的名头并不比她高，武功也高不了多少，而她有歹毒的桃花瘡可用，真要反脸动手，神剑秀士不见得能奈何得了她。

但走狗人多势众，比神剑秀士高明百倍的人多的是，进入走狗的中枢，她完全绝望了，逃走的机会微乎其微，她只能乖乖接受摆布。

走狗们包了一座客院，派人警卫把守通道，不许闲杂人等接近，杜绝各方眼线渗入。

跟随太虚瑶姬奔忙期间，她已经知道走狗的实力极为雄厚，经常可看到神秘的人物往来联络，她一直不知道到底有些什么人主持其事。

她是外人，也无法与重要的走狗有所接触。

一踏进客院的厅堂，她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她认识几个人，她毕竟是江湖的大名鼎鼎浪女。

王屋三妖三个者鬼，她不陌生。

天狼星汪浩，她看了就害怕，这个天下五凶星之一的凶人，身上所流的血都是冷的。

三十余名高手名宿齐聚一堂，在王府颇有地位的神剑秀士，平空矮了一截，座位排在最下首。

她不认识高坐堂上的那位白发老人，但那股阴森冷厉的气势，已令她毛骨悚然。

这种人具有与生俱来的杀气，加上经历无数血腥，杀人如儿戏，这种人杀气更为强烈，真可以用气势杀人。

太虚瑶姬也来了，座位在堂右的中间座位。

她被指定在堂下立候，感到孤零无助，在三十余双怪限的审视下，她觉得像是被剥光了衣裤，亦裸着胴体让人审判。

“你上来。”白发老人向她招手，声调倒还和气。

她挪正佩剑，略一迟疑，硬着头皮直趋案前，默默欠身行礼，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打交道，干脆闭上嘴，等候对方发落。

“你是傅姑娘的朋友，我们不会亏待你，只要你合作。”白发老人阴阴一笑：“而且这期间，你的表现可圈可点，虽则我们对你仍有些疑窦尚待澄清，但这并不重要，老夫只要求你以后的表现。”

“傅小妹已经不需要我相助，老前辈所说的合作……”她不得不说话，合作两字已令她心中发毛。

毫无疑问要她合作对付黄自然，她颇有勇气对付？

“你先不必问。”白发老人打断她的话。

“遵命。”

“我们已经有人证实，黄自然的确在东河村，拔山举鼎的庄院中救了你，你与他有往来理所当然，我要你诚实回答，你肯向他动剑杀他吗？”

“晚辈不是肯不肯，而是不能。”她沮丧地说：“他一个指头伸出，可以要我死三次。”

“老夫不问你能不能，而是问你肯不肯。”

“这……为了晚辈的命，不肯也得肯。”她只好把心一横，硬着头皮回答。

只有太虚瑶姬了解她的性格，她缺乏决死的亡命特质，对忠于人忠于事并不认真，随时皆可能改变主意。

她对任何人的承诺，都不是出于内心；为了惜命，她会答应任何条件。

“老夫只要求你肯，能不能是另外一回事，几乎可以保证你不会受到他的伤害，会有人保护你的安全。”白发老人认为她已经答应了，相当高兴：“你仍然随傅姑娘一起行动，她会把细节告诉你。”

她向太虚瑶姬投过一瞥，心中暗恨。

太虚瑶姬脸色漠然，似乎事不关己不劳心。

她以为是太虚瑶姬食言背信，把她交给地位更高的走狗役使卖命。

其实她没有埋怨的必要，她也曾经出卖朋友。

不久，神剑秀士把她带走了。

她是外人，还不配参予走狗首脑们的决策会议。

离开了那些高手名宿首脑级人物，神剑秀士是十分神气的，走在大街上，就有唯我独尊的气概。

但他有自知之明，对付不了黄自然，甚至见了黄自然就害怕，有如老鼠见猫，因此在外走动时，身边一定带了几个心腹死党。

高唐神女是他的姘妇，通常也会跟在他身边进出，如果碰上黄自然，不至于势孤力单，心腹们至少可以掩护他逃走。

在城内走动，他胆子大多了，谅黄自然不敢在城内撒野。

至于江家的那些朋友，他毫无顾忌不放在心上，这些江湖好汉们，还真没有几个惹得起他的神剑。

离开南都老店，他是从便门偷偷摸摸走的。

他已经把桃花三娘子交给太虚瑶姬了，计划中他不需与浪女们配合，他有自己的人，行动有相当大的自主权。

沿大街向北走，大街这一段最为热闹，是最繁荣的商业区，街上行人拥挤，他带了五个心腹，偕同高唐神女并肩北行。

心腹替他留意身后，人多防刺客也容易。

走在最后的心腹精壮如枯牛，凭长相也没有人敢挑衅挑野火。

大概高大粗壮的人，多半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没留意在离开客店的便门时，有一个弯腰驼背，点着一根打狗棍的老花子，跟在后面亦步亦趋，即使看到了也不起疑，一个老花子哪值得留意。

当然没有人留意，老花子的八宝乾坤袋中，另藏有一些雨花石，那是雨花台特有的产物。

要计算某种重要的事，行动必须与计划配合得丝丝入扣，人事时地物稍有差错，就可能功亏一篑。

但临时起意的偶发事故，就用不着花太多的心思了，只要时机一到，便毅然展开行动，顾虑太多，反而难以成事。

老花子已经跟了许久，似乎认为时机已至，脚下加快，挤近大汉身后，左手悄然抛出一大把雨花石，撒向右前方的人丛。

一阵惊叫，引起一阵骚动，被雨花石捣中的人暴跳如雷，一阵慌乱。

慌乱吸引了众人的注意，神剑秀士一群人也不例外，注意力皆被引向骚动处，好奇地拨开人丛上前察看究竟，不知发生了何种变故。

断后的大汉也不例外，刚好抬头眺望，老花子已到了身后，打狗棍一伸，点在大汉的脊心身柱穴上，贴身挽了便走，

午后不久，黄自然偕江小蕙出现在贡院街。

他仍是青衫飘飘的书生打扮，出现在贡院街是极为正常的事，贡院(考场)已经不再存在。

在京都北迁之前，这里改为国子监(国立大学)。后来国子监迁到鸡鸣山，这里成为应天府学。

原有的文庙，也搬进朝天宫去了。

大明皇朝覆没，又把上元县江宁县两座县学迁入，更为热闹滚滚，就成了俗称的夫子庙。

刚抵达成贤街口，他感到右肩后有物轻触，本能的反应是一抬手倏然转身，抬手是防御与攻击的先兆，反应极为迅疾。

附近行人甚多，身畔有人来来往往，可是，看不出任何异状，身后没有任何可疑的人，也没有人接近身后五步以内，更不可能有人接近至伸手可及处。

江小蕙扮书童，挟了裹剑的包卷走在前面，也听到他不寻常的声息，倏然转身戒备。

他一征，怎么一回事？

蓦地似有所觉，伸手向后一摸，摸到腰带上的一角方胜，是颇为精良的官堆纸叠成的，学子们喜欢使用这种纸。

他毫不迟疑地打开，心中暗懔。

被人接近身后，他竟然一无所知，不但触及他的肩后示意，而且早一步把纸折的方胜塞入他的腰带。

如果这人存心要他的命，他哪有命在？在大街上行刺，需要超人的胆气和经验高超与技巧。

“怎么啦？”江小蕙讶然低声问。

“像是你的人向我传讯。”他立即将方胜揉成一团，丢入口中吞食。

“怎么可能？要传也该传给我呀？”江小蕙诧异。

“海叔的人奉到指示，不可冒险接近你，一方面是怕被走狗的眼线盯住，一方面怕引起你的误会出手攻击。”

“讯息怎么说？”

“走狗的重要人物在朝天宫附近的南部老店，建有秘站指挥城内走狗，要我们小心。”他说出简要内容：“也许传讯的人不便传给你，干脆直接交给我了，这位信使非常高明，海扬波真掌握了不少人才。”

“我……我仍然感到奇怪……”

“走吧！去南都老店走走。”他止步往回走：“让走狗们明白，我们有找到秘窟的能耐。”

“希望那个什么太虚瑶姬在秘窟，哼！”江小蕙想起那妖女就生气，把疑惑丢在脑后了。

妖女不但把她剥光逐寸查验她的胴体，而且曾经说黄自然是天下最杰出的男人，弦外之音显然在打黄自然的主意，也表明要用重金收买黄自然。

人与人之间，相处愈久，相知也就愈深，不论是友情或爱情，会因相知了解而逐渐浓厚。

几经患难，她的一颗芳心，已完全寄托在黄自然身上了，当然她知道黄自然是杰出的男人。

昨晚她藉几分酒意失态，其实是内心蕴酿已久的秘密借题发挥，并非临时起意的激情。

这期间，她所接触与黄自然有关的女人，委实令她感到沮丧，大有自感形秽的感觉。

太虚瑶姬说她是绝世的完美女人，她却不同意这妖女的想法。

就算她真的绝世完美吧！毕竟仍然是十五六岁的黄毛丫头，除了反抗传统，敢穿一些漂亮的衣裙之外，她哪能算是美女。

脸上乳毛不能夹除，不可能薄施脂粉，不能梳美丽的发型，不能佩美丽珍巧的首饰，不能……总之，女性的美感皆无从发挥。

而与黄自然有关的女人中，都是艳冠群芳的妖姬型尤物。

连出身邪道门下的杜彩凤，也不理会世俗的责难，打扮得像美丽的凤凰，浑身绽放出诱人的魅力。

她哪能比？她必须做黄自然的女人，虽然那是情妇的卑贱称呼，但她是甘心情愿的。

最重要的理由，是一旦她不是处子，走狗们就不会捉她了，黄自然也用不着和走狗们拼命了。

她感到失望，她仍然是处子。

她的怒火，转投在太虚瑶姬身上了。

“我警告你。”黄自然含笑挽住她的手并行：“离开她远一点，再苦练十年，你也奈何不了她。真到了非碰头不可，切记把你的心神，凝聚在剑尖上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、用游斗术应付。当然，我不会允许她找上你。”

“我……我要……”

“你什么都别想要，小妖怪。”黄自然有伸手拧她白嫩脸颊的冲动：“必要时，我把你背在背上，或者揣在怀里，不能去斗一个练成九转玄功的妖女，我可不想再让你吃苦头。”

她心中狂跳，情不自禁偎入黄自然的肩下，忘了自己是书童装扮，有挤入黄自然怀中的冲动。

“我……我听你的……”她用痴迷的鼻音喃喃低语。

她觉得，黄自然如果这时能抱住她，该多好？可惜这里是行人众多的大街。

爱侣之间，随感情的发展，而逐渐产生亲密的胴体接触，也就是所谓手眼的温存，将随时间而增浓，有如急流放舟激浪下滩，只能进而不能退，很难中止或在原地踏步。

比方说已经开始亲对方的脸颊，下一次很可能进至亲吻才能满足了。

那是本能，后天的教养克制很难阻止发生的。

愉快中，她也感到有点诧异，她竟然毫无困难地，表现出女性百依百顺的柔情。

她人生得美，聪明活泼武功惊人，过去所表现的是骄傲自负，眼睛长在头顶上，以叱咤风云的侠女自居，连她老爹的亲朋，也知道她刁蛮任性不好惹。

“这我就放心了。”黄自然亲热地挽住她的肩背脚下加快：“白天在街上，走狗们不敢行凶。我们也不必做得太过份，避免官府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只要到店中走走，便达到示威的目的了，用不着见了那妖女就火冒三千丈，公然打打杀杀是犯忌的事。”

“我实在不能原谅这妖女。”她恨得直咬银牙。“她又妖又媚说的话会迷死人，说她的人不在，不需担心对我们不利，拼命灌你喝酒，结果，一出酒楼就伏兵齐出，今后见面，她如果……”

“她仍会使用各种笑里藏刀的手段，和我们纠缠，只要她不直接向我们袭击，我们就不能向她来硬的。所以，今后得费些心机，应付她的阴谋诡计，必须制造通她走险的机会。”

两人谈谈说说，暗中留心是否有限线跟来了。

黄自然有理由相信，盯梢的走狗人数可能不少，但如想发现先前传讯的人，可没有那么容易，因此颇为放心，他的消息比走狗们灵活些。

午后，两人出现在南都老店，在各处客院走了一圈，确也引起店伙计们的注意，也有几位店伙上前查问。

可是，他俩已感觉出，并没引起预期的骚动，留驻的走狗也没大惊小怪，仅禁止他俩闯入所包的客院，爱理不理用冷眼对待他俩。警卫的人神色不变，住在里面的走狗也没采取任何行动。

神剑秀土曾经带了桃花三娘子在外公然走动，曾经进出南都老店，表示走狗们根本不怕眼线盯梢，也表示南都老店，并非是极端秘密的秘窟中枢。

黄自然心中疑云大起。他不喜欢这种情势。

示威没产生预期的反应，显然估计有错误，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征兆，情势波诡云谲不简单。

出了店立即返回住处，江小伙便收到海扬波传来的讯息。

南都老店已证实有高阶层的走狗出入，那是走狗设在城内，搜集消息与探制地方蛇鼠的秘窟，也是一处份量颇重的联络中枢。

黄自然更为困惑，此处中枢怎能算秘窟？

“这是他们用下驷对上驷的计谋。”他突然醒悟；“赶快出城。”

江小蕙一切听他的，出城的理由闷在心里。

从聚宝门到仪凤门，从南到北穿城越市，说二十里不算少，真得走上老半天。

“我们的目标，是毙了狗王救出被掳的各地少女。”黄自然一面走，一面解说离城的用意：“而他们的目标，是毙了我活捉你。狗王与一些首脑人物，躲得稳稳地发号施令，差遣二流以下的走狗，明枪暗箭计算我们，死一些走狗算得了什么？我们忙着杀一些无关紧要的走狗，正好中他们的计谋。我们出生入死忙得要命，狗王与一些首脑却高枕无忧，我们欲救的少女，也将永远也找不到藏匿她们的地方。”

“我们也可以从走狗的口供中，遇出狗王的藏匿处呀！”江小蕙的看法，与他有点不同。“如果避免与走狗接触，岂不毫无头绪？”

“我可以肯定地说，凡是奉命与我们搏命的走狗，都不可能知道狗王的藏匿处，他们只知按指示奉命行事。”他进一步分析：“如果你是怕死的司令人，你会直接向下属指示或率领他们亲自动手吗？”

“唔！狗王有的是人……”

“对，他有的是人，官方也有与他勾结的败类，他藏身的地方不会有问题，有太多的小走狗替他办事，用不着他亲冒风险。问题是。他掳来那些少女，敢带进城来藏匿吗？日后带出去又得冒一次风险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到可以泊船的地方找。”

“到码头？”

“到码头，也到隐蔽的江滨，找机会把消息传给海扬波，务必严密按查沿江的隐秘所在，不必把注意力浪费在一些小走狗身上。狗王就希望我们和他的走狗玩命，打蛇打头，打小走狗毫无意义。”

“你打算……”

“先到龙江关。”他胸有成竹。“那一带是官船停泊区，官方戒备森严。我总觉得，狗王的船既然有好几批，船只的数量，恐怕不少于三十艘。如果这些船在南京集中，到底有哪些地方最安全？一艘船停泊在靖安镇，就被你们盯牢了。许多船，能不被人发觉？但如果有官兵守备的地方，往来的全是各式官船，就可以避过江湖朋友的踩探，安全性大增，再有办法扮兵往来通讯，岂不更为安全，值得去查，是吗？”

“对呀！比方说，我们的人，就完全忽略了南镇抚司的快马船。”

他俩出其不意穿城而走，监视的眼线章法大乱。

一旦计划失去控势，章法大乱是意料中事，通常会产生两种结果，一是终止或改变计划：一是被逼急了便铤而走险。

接近城北，他俩便感到倩势不寻常了，可疑跟踪人员渐增，更多了一些疑似治安人员的打扮怪异人物，在人丛中出现，那股令心悚心惊的气氛愈来愈浓厚，跃然欲动择人而噬的气势更是愈来愈强烈。

黄自然倒还沉得住气，江小蕙却开始紧张不安了。

如果是南镇抚司(锦衣卫)出面，情势将不可收拾，这些皇家的特务，当街捉人杀人是毫无顾忌的。

只要藩王们不准备造反，其他的罪行，南、北两镇抚司是不会干预的，甚至会加以包庇支持……

因为两镇抚司本来就是皇家的人，助纣为虐理所当然。

浦子口镇杀人掳人的案件，王府的一些执事人员被捉进天牢，江浦县

的治安人员不敢管，不敢不移交南镇抚司接手。

结果，要不了几天，那些被捕的执事人员，大摇大摆出了天牢恢复自由。

藩王们杀人掳美女，与造反无关，南镇抚司用不着操心，小事小件，备案之后便不了了之。

两人已感觉出危机迫在眉睫，走狗们乱了章法，要铤而走险，采取公私齐下的恶毒手段了。

略加商量，便决定应付的办法。过了鼓楼，两人往小巷子里一钻急急开溜。

跟踪的人再次大乱，高手四出。

情势再度失去控制，怎能不乱？

鼓楼是都城的中心区。往东不远处就是皇城。

如果从这里画一条南北中心直线，以东便是皇城。皇城包括了东北角的玄武湖，皇城西南是中山王府。

这是说，都城有一半是禁区，市民活动区只剩下西北角至凤仪门一带，南面至水西门聚宝门的一部分。

因此市民真正生息活动的地方，皆在城外三处城郊。

一是凤仪门外的码头，至三汊河镇一带的江滨；一是聚宝门外的市街，涵盖聚宝山凤台山一带；一是通济门外的村落市肆，也是农产的输入地。

可想而知，在城内可藏匿的地方并不多。

除掉皇城、中山王府(中山王府占城南的一半地)，以及各种大小文武官卫、学舍、达官贵人皇亲国戚的府第，还有多少地方可以躲藏？

走狗们横定了心，必须及早将他俩处置掉，以免妨碍尔后的活动，赶快把失控的倩势扳转，因此动用了所能派用场的人员，不顾一切来硬的，把所勾结的官方人员也动用了，作破釜沉舟的打算，以免夜长梦多，愈拖下去愈难以收拾。

开始时，走狗们是成群结队出动的，用强迫手段向各处居民，打听这两个可疑罪犯的下落走向。

结果人言人殊，获得不少不能肯定的线索，分别循去向追查，最后，人逐渐分散了。

人多，表示随时皆可以发动攻击；人逐渐分散，攻击力也就随之减弱。

市民们已察觉出紧张的气氛，胆小的人，干脆见机回家，不再在街头巷尾游荡。

八名男女从北面的大街往南绕，在定淮门的西苑坊大街，折入一条南向的小街，街上行人渐稀，这一带只有小街小巷民居，商店也罕见，难怪街上行人稀少。

“如果那几个居民的话不假，这一高一矮两个可疑的人，一定躲入附近的民宅内，不然绝对会被咱们追及的，现在却不见有人。”那位领先的道装中年人，鹰目扫过街两侧的民宅，用肯定的语气分析：“咱们这就分开，搜这附近的房舍，逐家盘诘，一定有人看到这两个可疑的人潜入藏匿。”

每家民宅都有人探头外出观看，看到这八个相貌凶猛，挟了裹住兵刃布卷，气势慑人的男女，便知道不是普通的市民，一个个惊疑不定，胆小的

人，干脆急急忙忙关门以避免是非。

如果有陌生人闯入或潜入，不可能不惊动屋内的男女，比逐家独屋搜查盘问，可以省下不少时间。

“别蠢了，五湖散人。”在街右一家民宅前，向宅内张望的中年女人口气颇为托大；“如果是你，想在这附近藏匿，你会被这些居民，看到你的举动吗？”

“樊夫人，你……哼！你的意……”老道五湖散人脸色不悦，却又不敢发作，显然樊夫人的地位似乎比他低，但江湖声望身份却高些；

“我认为两个可疑的人，已经加快从街尾逃掉了。”樊夫人不再向民宅探视，抬头向屋檐张望。

“突然上屋从屋后潜入，街上的人或屋内的人，怎么可能看得到？所以即使在这附近民宅内藏匿，从居民口中盘问有何用处？要逐屋搜寻，得浪费多少时间？快追吧！很可能在前面的街尾，折入小巷走掉了。”

“好吧！追！”老道五湖散人不得不承认是事实，在这里逐屋搜查不可能有结果。

八个人早已大汗淋漓，只好继续向前飞步急迫。

老道其实有点心灰意懒，心中雪亮，这样凭街上的行人指引而追逐，虚实难分，追及的希望微乎其微，只想找机会歇息而已。

樊夫人既然要继续追，不追岂不有失职的嫌疑？

奔近街尾，左右皆有小巷，有如十字街，该往何处追？众人楞住了。

老道向右面的小巷瞥了一眼，看到二十步外有一个孤老头的背影。

小巷无人行走，只有孤老头一个人，弯腰驼背，穿得褴褛，点着一根黄竹打狗棍，似乎老眼昏花，利用打狗棍探道，一步一点缓缓前行。

“去问问那老头。”老道举手一挥下令。

一名魁梧大汉奔出，一把拉住孤老头的右手将人扳转半圈。

“喂！可曾看到一高一矮两个穿青衫，提了包裹的人经过？”大汉大声问。

孤老头眯着昏花老眼，扫了二十步外巷口的七男女一眼。

“刚才……不久前……”孤老头有气无力脸无表情：“好像有人赶……赶到前面去了，好……好像一高一矮。老……老汉看不真切，不……不知道穿的是不是青衫，走……走了片刻啦！”

巷口的老道一打手式，七个男女抢入，越过孤老头，八个人向前飞赶。

捕风捉影，反正非追赶不可。

孤老头仍然一步一顿向前走，直等到八男女的身影，消失在前面小巷的深处，这才双目一睁，昏花的老眼涌现炯炯神光，冷冷一笑，身形倏然拔升，登上右面的屋顶上，一闪即逝。

巷底是近城根的旷野，小巷已成了小径，小径附近是树林草地竹丛，径旁偶或可看到零星的民宅散落其间，罕见有人行走。

得找人询问，八男女仍然健步如飞，奔向前面路旁的一家民宅，因为宅前的树下，坐着一个穿灰衣直立的人影，像是民宅的主人。

八个人在宅外的大树下喘息，大太阳晒得人头昏脑胀，再经过长期急走奔跑，八个男女都有点口干舌燥疲惫不堪。

“我先进去找水喝。”

樊夫人不急于找树下的宅主人打交道，迳自向大开的宅门闯。

“喂，我问你。”仍然是那位魁梧大汉，向倚在树干下打磕睡的村夫大声问：“刚才可曾看到有人经过？”

村夫已经惊醒了，但仍然倚坐在树下，看年纪似乎约在三十上下，脸色姜黄带褐不健康，穿的灰衣有不少补丁，盘着腿懒洋洋要死不活。

“有……有人。”村夫懒散地说话含含糊糊。

“有几个人？什么人？”大汉追问。

“两……两个。”村夫惜语如金，不多作叙述，语意不明。

“是不是一高一矮？”

“是的。”村夫这次说话加上点头，表示肯定。

“走了多久了？”

“没走。”

“没走？在哪里？”

“屋子里。”村夫这次加上手势，指指住宅。

樊夫人正好踏入宅门，跨过门限。

大汉可能心生警兆，觉得村夫的话可信，一高一矮的人既然在宅内，岂可大意？

“樊夫人，小心。”大汉急叫：“两个人就在屋子里，很可能是他们在找茶水喝……”

老道身形乍闪，飞快地到了樊夫人身后，迅速解开裹剑的布卷，本能地挪正胁下的乾坤袋。

对面的另一株大树枝浓叶底，突然有人飘落。

“你们找什么人呀？我在这里。”悦耳的女性嗓音，吸引了所有的人。

魁梧大汉是唯一看到人影飘落的人，警觉发出警号，一闪即至，狭锋刀出鞘。

“是你。”大汉看清了面貌，喜悦地欢叫。

是改穿了青布两截衫，扮成顽童的江小蕙，脸蛋虽然也染成赭色，但五官轮廓没改变，亮晶晶的明眸有笑意，说话时微雷编贝似的皓齿，扮村童并不适合。

她手中有连鞘的月华剑，神色泰然等候八男女逼近列阵。

“果然是江小丫头。”奔近的樊夫人更是兴奋得娇叫雀跃。

对面大树下倚坐的村夫，居然靠在树干上重新入睡。

百步外另一家房舍的屋角，那位孤老头躲在隐蔽处暗笑，留意这一面的动静，相距百步，仍可看得一清二楚，躲在远处有意坐山观虎斗。

“我见过你。”江小蕙面对八个高手男女，神色泰然自若，甚至有可爱的笑容涌现。

“你是接收掳来少女的几个女首领之一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可想而知的是，你在王府身份地位必定不低。”

“在江湖道上，我穿心剑水绣春的声望地位也不低。”樊夫人傲然地说，徐徐拔剑出耀。

“哦！你嫁的人地位更高，号称六绝之首，江湖朋友闻名战果的绝命一刀樊宠规，高手名宿中位高攀着，刀下不知断送了多少英雄好汉。”江小蕙的口吻，毫无尊敬或畏惧的意味，而且近乎带刺：“你夫妻俩横行江湖二十年，积财如山杀人如麻，一个是一刀绝命，一个是一剑穿心，怎么下贱得投

靠王府做听人使唤的走狗？实在令人莫测高深，值得吗？那狗王给你多少钱？”

“不是钱的问题。”樊夫人穿心剑水绣春脸上汕汕地：“仇家太多，在王府享享福不错呀！这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而且身份特殊逍遥自在。小丫头，你逃不掉的，王爷颁下十万火急的令旨，出动所有的人，南京内外遍布天罗地网，他一定要你，反抗对你毫无好处，何不乖乖地跟我们走？免得伤了和气。日后你获得宠幸，彼此也可以相互照顾呀！和你在一起的那个黄小狗呢？他不会丢下你独自逃去了吧？”

“你简直无耻。”江小蕙不屑地撇撇嘴，拔出月华剑，将鞘插妥在腰带上；“自从被你们用妖术拨弄过之后，就一直带着霉运，被追得走投无路，愈想愈不甘心。好吧！”

你们可以领路，带我去宰那个狗王。”

“哦！我认识这把剑，凶剑月华，魔女廖珠早年的杀人利器。”穿心剑水绣春眼神一变：“我们的人没把你看成劲敌，没想到你居然大有来头。”

“你是个识货的。”江小蕙剑拂动两下，冷森森的剑气扑面：“没错，月华剑。这把凶剑有许多人认识，尤其老一辈的高手名宿耳熟能详，因此我很少携带使用，除非知道情势必需使用这把剑。你如果害怕这把剑，叫你的人给我一把剑使用，我对兵刃的要求没有限制，重一两轻一两无关紧要。”

她的话等于是示威，表示任何兵刃皆可使用。

一些高手名家，对兵刃是否趁手要求甚苛。轻一两或重一两，都可以影响剑术的发挥，剑身的宽窄也有一定的规格，所以兵刃都是定制的。

而真正的超等高手，反而没有选择的要求，任何兵刃到了手中，都可以发挥威力，甚至摘叶飞花也可杀人，有无兵刃无关紧要。

“武功差劲的人，手中有宝剑也形同废物。”穿心剑水绣春是老一辈的成名人物，哪将一个小女孩放在眼下。

剑一升，眼中杀机怒涌……

她被小姑娘的话激怒了：“就算剑的老主人魔女廖珠在，也不敢在我面前夸海口。

丢剑投降，小丫头，我不想伤你，剑一起可就难保没有差池了。”

江小蕙第一次与走狗冲突，当时手中没有月华剑，碰上的却是可怕的高手，片刻便被妖术摆平被生擒活捉。

以后的一段时日里，她一直就不以本来面目与走狗拼搏，表现毫不出色，因此走狗们根本没将她列为劲敌，走狗们连她老爹四海狂鹰也不重视。

这期间，神剑秀士一直不曾与她正式照面，只有神剑秀士，知道她是高手中的高手。

在小雷音禅寺，神剑秀士曾经目击她用月华剑，斗黄自然的沉重蜈蚣钩，一剑惊退虚尘老道。

假使神剑秀士曾经在这期间，见过她的本来面目，见过她的月华剑，必定想起她是出现在小雷音禅寺，偕同吴天王赶到，大发雄威的那位绿裳少女，便会透露给同伴小心提防，走狗们便会小心防备她，怎敢不将她列为强悍可怕的劲敌？

老道早知她被擒的经过，所以有恃无恐。

“樊夫人，你最好小心留意，这小女人不能受伤，王爷指定要完整的，你最好让贫道擒下她。”老道五湖散人冷冷地说；“你要是误伤了她，谁也担

当不起。”

“五湖散人，你不要卖乖，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，转些什么念头。”穿心剑水绣春冷冷一笑：“你想争功？不必妄想了。我只要不出剑穿心，小丫头不会有损，只要击落她的月华宝剑，就可以生擒活捉她了。”

“你真可怜。”五湖散人摇头苦笑：“小丫头已经知道你的底细，说的话口气托大，如果她对付不了你，会神态如此从容气势磅礴？你居然傲态依旧不知收敛小心，实在令人可怜。”

老道其实并不认为小丫头有何惊世绝学，只是心里不愉快，找机会嘲弄穿心剑而已，借题发挥出口怨气。

穿心剑水绣春揭穿他争功的心态，也的确让他难堪。

老道的话，把穿心剑激怒了，哼了一声，以行动证明了自己了得。

剑光猛然进射，穿心剑猝然发起抢攻，招出飞星逐月攻上盘，引诱江小蕙出剑封架，便可以神御刃，击落月华剑切入近身擒人。

一步错全盘皆输，输得好惨。

江小蕙果然招出云封雾锁，仓卒间一剑拂出急封。

料中对手的行动，穿心剑水绣春大喜欲狂。

剑上的真力刚凝聚剑尖，剧变已生。

拂封的剑光半途停顿，闪电似的下沉三寸，精确地从穿心剑的剑斜下方吐出，变拂为吐一气呵成，毫无间隙像是与心神合一的活物，随意所至予取予求。

光华一闪即逝，江小蕙疾退两步。

“呃……”

穿心剑水绣春冲进一步，身形一晃，浑身一震，上体一收，剑失手坠地，左手掩住了心坎，鲜血从指缝中涌出。

进招发剑右体向敌，左胸心坎要害，根本不可能被对方面对面用直的兵刃击中，除非双方都正面相对，同用剑向对方的身躯发剑。

当然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势，只有双方徒手相搏，同用双手进攻，才会有击中左胸心坎的可能。

一点也没错，心坎中剑。

这鬼女人与人交手，喜欢一剑刺破对手的心坎，剑术神乎其神，技巧极为圆熟，所以绰号叫穿心剑。

今天，也被人一剑穿心。

五湖散人大骇，竟然没看清穿心剑是如何中剑的。

“樊夫人……”老道惊叫。

穿心剑水绣春向前一仆，在血泊中作最后挣扎。

怒吼连声，六个走狗疯了似的一拥而上，刀光剑影飞腾，倚多为胜向前一涌。

那月华剑的光华眩目生花，吞吐闪烁有如电火流光。夕阳下热浪逼人，但剑起处冷流汹涌。

小姑娘身怀绝学，往昔骄傲自负目无余子，单人独剑她就敢闯小雷音禅寺，找天下第一淫僧四好如来的晦气，可知的对自己的所学，信心十足胆气不让须眉。

六个走狗的武功，比穿心剑水绣春差远了，凭人多壮胆奋勇争功，其实不可能同时刀剑汇聚。

月华剑迸发出满天雷电，传出两声金铁交鸣，火星飞戳中，人体也向四周迸散。

江小蕙人影重现，扬剑屹立狠盯着两丈外，扶起穿心剑上身的五湖散人，并没乘机攻击。

六个走狗只有一个人能站立，以剑支地，左手掩住右肋，鲜血染透了胯部衣裤。

“贫道小估了你。”五湖散人咬牙说。

放下穿心剑躺下，拔剑一张，衣袖无风自摇，一拉马步，开始手舞足蹈，开始走天罡步，身上开始涌发谈雾。

姑娘并非真怕妖术，只是一朝被蛇咬，三年怕井绳。

因此也就显得内心有点紧张，失去主动攻击的勇气，没能抓住在老道行法之前加以痛击的机会。

蓦地她心中一宽，微笑着收剑。

正在走天罡步，正要施术的五湖散人，突然感到右手一震，有骨折声传出，右小臂被人一把扣住，一抓之下臂骨立碎，剑失手掉落。

然后后颈一紧，也被一只大手扣住了，像是抓鹅，指尖扣入颈侧紧抵住颈骨，痛彻心脾。

沉重的压力及体，双膝被迫向下弯。

“哎……放……手……”五湖散人嘶声狂叫，声音破碎不像是人声。

“我不能让你卖弄妖术吓唬人。”身后制住他的人一字一吐：“双方都在争取时间，必须尽快解决眼前的事故。而且我要口供，你死不了。”

老道不糊涂，知道制他的人，就是对面大树下倚树大睡的村夫，他们完全忽略了这个人。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他痛苦地问。

“黄大爷。”

“放……我一马……”他只好求饶了，知道大势已去。

“口供可以换你的命。你要留住性命吗？”

“要……我要……”

他快要痛昏了，呼吸困难。

“那就好，我们到屋于里谈这笔交易，我是生意人，不会亏待顾客。”

“我……认栽……”

颈上扣力一松，他快要崩溃了。

所谓秘窟，首要的条件是秘不为外人所知，甚至自己的一些无关紧要人员，也不宜知道秘窟的所在。

既然暴露了，不论是有意或无意的暴露，就必须立即放弃，迁地为良，暴露了的密窟已失去秘的价值。

南都老店的秘窟，显然是故意暴露的，神剑秀士带了桃花三娘子公然进出，稍有经验的眼线，也知道秘窟的主人，有放弃的打算了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黄自然出现在店中踩探。

任何人皆可以料出，这处秘窟必定在黄自然走后，立即撤销另换处所，这里已无利用价值。

海扬波的眼线，把秘窟撤走的经过，看得一清二楚，走狗们退掉客院，共有二十余名身份甚高的人迁出，撤得相当匆忙。

跟踪的眼线，发现二十余名走狗，分为四组撤出聚宝门，过了河便向西绕城急走，半途在河边弄到一艘船，顺流直放三汊河镇。

秘窟已撤销，任何人也深信不疑。

南部老店依然旅客来来往往，本来就是城南的老字号名客店。

黄昏是落店的光景，店伙们忙得焦头烂额，谁也无暇理会本身工作以外的事情，百十名店伙进进出出，谁也没留意在店内走动的人是何来路。

旅客众多，事实上谁也弄不清到底那些人是不是旅客。

老字号的名旅店，规模大的，有一二十座客院十分平常，一次投宿三五百名旅客是常事。

南都老店仅照料五间门面的店伙，就不少于六十名。

全店把店东仆妇全算上，三百名只多不少，一天需要多少开销可想而知，所以该店接纳五六百名旅客平常得很。

客院虽多，但分区管理有条不紊，旅客们最好不要乱跑，跑错了客院乱闯客房，很可能挨揍，因此深入内部的几座客院，通常接纳有眷的旅客，偏僻清静，免受不三不四的旅客打扰。

住于西南角的那座客院，平时就不接纳身份不高的旅客，也就没有杂七杂八的人进出，负责伺候的三名店伙与五名仆妇，也比其他客院的店伙清闲。

晚膳皆直接送入上房，可知该座客院的旅客必定有女眷，不便至膳堂或本店所设的酒楼进膳。

院子是没有盆景的花园式大院，四周悬有照明灯笼，显得静悄悄，旅客们都早早歇息，不再出院子走动。

偶或有经过廊下的店伙，也轻手轻脚避免惊动旅客，高级客房区与普通大众化客房区，有明显的不同：前者幽雅，后者嘈杂。

这座幽雅清静的客院，距先前走狗们包下作为秘窟的客院一东一西，中间隔了好几进院落，本身有多少间上房，恐怕只有本院落的店伙才知道数目，数量不少于十五六间，走道曲曲折折，夜间不悬灯便难以举步。

其中一间上房灯火明亮，外间有三位女旅客在灯下品茗，店伙收拾膳具后沏来一壶好茶，识趣地不再主动前来问候。

这间上房的主人，赫然是太虚瑶姬傅灵姑。

秘窟撤走了，她却不走。

这里的秘窟，本来她是主事人之一。

当初在北郊首次遇上桃花三娘子，她就向桃花三娘子表示，获得消息，可向南都老店找叫朱权的人通风报信。

可知朱权是负责坐镇的主事人，她是负责行动的指挥，朱权在明，她在暗，合作无间，相得益彰。

明撤暗留，留下的人，必定是可以独当一面的，精锐中的精锐，可主宰变局的名家高手。

她就是名家高手，黄自然把她列为最强劲的对手，不论是斗智或斗力，双方表现得旗鼓相当。

“傅姐，你该早些歇息了。”左首那位流露出妖气的美丽女郎放下茶杯叹了一口气：“天已经黑了，显然紧急兜捕计划落空，不需我们这里的人快速赶往策应，今晚不会再有事，早些歇息养精蓄锐，明天恐怕更为忙碌更为辛苦呢！这个黄太爷小匪实在难缠，比狐狸还要狡猾。一有风吹草动就迭出奇招让咱们措手不及，被他牵着鼻子走，可恶！”

“我们人多，必须有计划地行动。他不同，像孤魂野鬼，说动就动，心血来潮就任意为之，这种成了精的江湖高手，本来就不易对付。”她有承认失败的感慨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实在不明白，陈老先生为何不见机撤离南京？只消留下一些人拖住他，就可以与王爷到外地逍遥了。”

“问题全出在江小丫头身上，王爷非要得到她不可。”美丽女郎苦笑：“金陵脂粉扬州美女，天下闻名自古已然。古人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；上扬州干什么？大家心知肚明，说穿了，扬州人脸都会气歪。王爷挟权势潜至金陵上扬州，就是受了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的影响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少女，而且到手又丢了，他肯甘心愿意割舍？所以逼着我和黄太爷拼命，不抢回江小丫头绝不甘休，傅姐，认了吧！”

“倒霉的是我们呀！”太虚瑶姬沮丧地说：“三五个人对付不了他，咱们又不能公然大举出动，真烦人。天黑了许久，各组的人是否撤回了？”

“怎能知道呢？人都追散了，有些甚至可能追出城，撤回也不会来这里报到。歇息吧！今晚用不着我们这里的人出动的，白天也掌握不住他的去向，晚上更无希望。我到前面看看，值夜的人必须勤快警觉些。”美丽女郎喝掉杯中茶，置杯而起。

另一位中年女人也离座伸伸懒腰，姣好的面庞呈现疲态，可能奔波了一天，显得有点精神不济。

这中年女人地位不低，但懒得说话神色冷冷地。

打呵欠刚闭上嘴，这女人的神色突然一变。

“噤声！”中年女人警觉地低叫，疲惫的神情一扫而空，神色更为冷森，双目放射出冷厉的光芒。

太虚瑶姬反应也快，迅速吹熄了两座烛台的蜡烛，悄然而起，本能地挪动佩剑和百宝囊。

“内间。”美丽女郎低声说，伸手指指门帘低垂灯火明亮的内间。

内间是宿处，上房才有内外间。

现在，只有内间是明亮的，从门帘透出的光度有限，外间幽暗，处身暗处的人有利，可以偷袭，处身明处的人，不敢贸然往暗处冲。

以暗待明。入侵的人非冲出来不可。

久久，毫无动静。内间似乎没有人，无声无息。

三个女人像呆瓜，等候来人掀帘冲出，也像三只饿猫，守候空的鼠穴准备扑上。

“听觉出了差错？”中年女人喃喃低语。

“疑神疑鬼？”美丽女郎也自问。

“的确有古怪的声息呀！”太虚瑶姬的语气其实并不稳定，信心不足。

“应该不可能有鼠窃光顾。”中年女人也信心不足。

“姓黄的绝不可能找到这里来，谁也不会重临已被放弃了秘窟。”美丽

女郎的话有肯定成份了。

“出房招呼我们的人。”太虚瑶姬提起黄自然便有点心虚。

“傅姐，你想让人笑话吗？”美丽女郎不以为然：“如果里面没有人，我怎么解释？假如里面真是一个鼠窃，岂不更为难堪？我们三个人可以翻江倒海，却被一个鼠窃吓得向屑下求救，你笑得出来吗？”

“我去看看。”太虚瑶姬把心一横，要豁出去了。

客房是她的，她非进去看不可。

“我来。”中年女人拦住了她，双手分别伸向两人，掌心有一颗小丹丸：“解药。”

太虚瑶姬毕竟是主事，发现警兆，她自己大可不必亲自察看，所属的爪牙必须奋勇打头阵，不需她下令派遣，这是地位高者的特权。

中年女人的双手开始挥舞，隐约难辨实体的淡青色畅末，化为阵阵轻雾，片刻便充满全室，当然也从门帘的缝隙中，向内间飘入。

又片刻，毫无动静。

“我们真的心虚疑神经鬼。”中年女人呼出一口长气，有点沮丧：“姓黄的声威，把我们镇住了。”

“他能一举歼灭玄武门，谁也没有面对他的信心。”美丽女郎的口吻更泄气：“除了倚靠人多，我们毫无所恃，陈老先生认为对付得了他，天知道会付出多少代价？就事论事，这狗东西还真非得除去不可，不然所有的人，都没有什么好混的了。”

“点烛吧！不必自怨自艾了。”中年女人一面说，一面徐徐向内间举步。

太虚瑶姬用火折子，点燃了两座烛台的四枝大烛，外间重放光明。

中年女人大过自恃，以为所散放的轻雾十分可靠，里面如果有人，早该发疯般冲出来送死了，因此掀帘时，虽怀有戒心，却不怎么介意。

帘一掀，有物随帘动飞出，咄一声在眉心着肉，碎片爆散。

是原来放在内间的茶具小茶杯，击中眉心碎裂，可想而知力道必定不轻，眉心是要害，即使已经运功护体，也禁受不起这种强劲力道的重击。

中年女人呃了一声，仰面摔倒立即昏厥。

里面有强敌，无可置疑。

太虚瑶姬大骇，火速拔剑。

美丽女郎一声不吭，悄然向房门退，连拔剑的勇气都消失了，似已知道内间的人是何来路。

中年女人的轻雾，是极为霸道的心疯散，嗅入肺溶入血中立生作用，人形如疯狂，大叫大嚷拼命撕扯衣衫，然后是肌肉，那情景极为恐怖，全身成为烂肉，叫声久久才气绝。

连这种霸道绝伦奇毒，也制不了内间里的人，奇毒的主人反而像立即被杀死了，外间的两个女人，根本就不知道中年女人是如何被杀的。

可想而知，内间里的人，九成九是黄太爷，在南京没有其他人敢和她们作对。

房门缓缓拉开，女郎戒备着倒退出房，准备一退出走廊，就发警讯召来其他客房中的同伴支援，因此目光紧盯着内间仍在微动的门帘，忽略了身后幽暗的走廊，本来走廊如果有人，也将是她们自己的伙伴。

一声闷响，后脑一震，便失去知觉，跌入打她的人一双强劲的手中。

房门被拉回，虚掩回原状。

太虚瑶姬的目光，也紧吸在内间的门帘上，心快要跳出口腔，握剑的右手掌心直冒汗，左手紧握暗藏的法宝，似乎不易控制。

心中一慌，扭头看同伴，心中更是不安，同伴美丽的女郎已经不见了。

只剩下她一个人啦！大事不妙，人是怎么失踪的？难道被摄走了。

扭头向房门瞥了一眼，房门是掩上的，仓卒间没留意门栓是否在门的定位，想到的是同伴并没出房。

任何一个心虚逃走的人，出房之后绝不会把门更新关闭，那会失去刹那的时间，至少耽误远出十步的距离。

“什么人？出来！”她硬着头皮厉叫。

这种高雅的上房，外间可以作为待客厅，可设酒筵，可容纳三五个随从或奴婢住宿，因此相当宽阔，把大八仙桌移开，三五个人搏斗，尽足施展。

她不能进内间拼命，内间比外间窄了一半。没有回音，没有声息，可是，门帘却有节拍地轻轻前后摆荡。

“到底是什么人？”她再次沉喝。

一声轻咳，门帘一掀，有怪影晃动。

她左手连扬，冷芒破空，破风声尖厉，共有七枚暗器连续贯帘而入。

“七煞追魂针，厉害！”内间传出怪怪的噪音，像在用鼻腔说话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她心中又慌了，浪费了宝贵的七枚七煞追魂针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大笑声传出，不可能用鼻腔发笑声，笑声十分耳熟。

“你……”她真的慌了。

门帘一掀，踱出她熟悉的人影。

“你希望我是谁？”青衫飘飘背着手，笑容可掬英俊潇洒的黄自然向她接近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来找你亲近亲近，昨晚你我曾经喝过交杯酒，你没忘了吧？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；呵呵：不知道你这位大美人，可曾想念我吗？”黄自然摆出风流子弟相，笑得邪邪地。

没错，是那种在教坊划船找粉头开心作乐的邪笑，那种即将放浪形骸的淫笑。

“你……”她突然收剑入鞘，慌张的神情消失了，换上动人的、含有妖媚的笑。

“你说我不是风流好色的淫荡的男人，一句话就把我扣得死死的。男人天生贱骨头，一两句话一捧，就死要面子洋洋得意，暂时做圣人丢掉欲念神气得很。我愈想愈不甘心，所以找你补偿损失，今晚我的女伴和你的朋友都不在，孤男寡女得其所哉。来，我抱抱。”

手一张，等她投怀送抱。

黄自然知道她的九转玄功了得，贴身搏击十分危险，要江小蕙避免和她贴身缠斗，自己却不怕危险。

她曾经和黄自然贴身缠斗，曾经说黄自然比她强不了多少，其实她心中有数，强一分半分，最后她肯定是输家，先天上的体质她就差了一两分。

这次，她不可能再让黄自然抱住了。

双手一拂一扬，衣裙飘扬，隐约有一重淡烟，在她身前形成一座墙。

当然这并非实质上的墙，眼睛看不见墙的存在。但黄自然竟然急退了两步，像是真的撞上了一堵墙，眼神一变，脸上的邪笑一敛，双手拂动了两

下，随即恢复令正经女人大起反感的邪邪笑容。

“本来我喜欢被喜爱的男人抱，但我觉得你不是我喜爱的那种男人。”她摆出拒绝的态度，左手五指不着痕迹地在腰带内活动。

“如果我记性不差。”黄自然的双手，也在怪异地搓、揉、按、吸、身前也有怪异的气流，形成另一堵看不见的墙；“你说我是天下最杰出的男人，你是天下最优秀的女人，这是强烈的暗示，不是违心之论……”

“人的爱好，会随情势而改变的。”她也身不由己，斜退了两步，身旁的沉重八仙桌，突然横移五尺：“此一时被一时也，女人比较敏感，也改变得快。坦白说，我并不喜欢比我强的男人。”

“呵呵！违心之论，你不是那种母性强烈，喜欢把小白脸抱入怀中唱催眠歌的女人，而是……而是……”

“而是是什么？”她向黄自然移近两步，左手斜垂五指不住伸曲。

“而是热情如火宛转承欢，投入健壮如山，粗野强悍的大男人怀中，诱使那男人唱十八摸的出色女人。当然啦！在人前人后，你不会露出本性……”

一声怪响，两人同向侧后方震起，而两人中间，相距确有八尺以上，如何接触震开，委实不可思议，按理那是不可能的事。

气流激荡，异声慑人。

黄自然撞倒了一张长凳，幸而没被绊倒。

她的左肩撞在墙壁上，似乎房舍摇摇。

“你这杀千刀的泼崽。”她踉跄站稳大骂，双手徐徐向上抬。

“千万不要再使用魔火炼金刚，片刻你就会玩火自焚。”黄自然邪笑着提出警告；“上次我意在试你的道行深浅，不曾反击，这次你如果……”

她向下一挫，似乎猝然缩小了三分之二，一道粉红色的光芒，射向仍在说话的黄自然。

黄自然在粉红色的光华下萎缩，蓦地幻没消失。

光华连闪，烛火摇摇，风雷隐隐，似乎地面也在摇撼。

她嗯了一声，到了内间的门帘前，长身而起身躯恢复原状，脸色有点苍白，呼吸一阵紧。

黄自然也在丈外幻现，额上也见汗。

“我倒要看看，你到底还练了些什么绝技。我对你是愈来愈感到好奇了，你的确具有女妖仙的条件。”黄自然一面说一面接近：“差那么一点点，你就可以冲散我的元神了。”

“何必呢！我们很可能两败俱伤。”她知道来硬的绝难讨好，每一次猝然以绝学攻击也功败垂成：“双方的利益是不难协调的，各让一步皆大欢喜。”

“是吗？”黄自然已接近至八尺内。

“你必须承认，这世间没有所谓公平。”她表现得像是已散去所聚神功，坦然交谈回到昨晚把酒言饮的境界：“在某种情势下，不得不放弃某些坚持，放弃某些不切实际的理念

“那就表示将有某些人遭到出卖和伤害，将有……”

“只要不损害到你的利益，关他人什么事？把姓江的小丫头交给我，我保证王爷不再追究你的事，如果你喜欢我，我……”

“我一点也不喜欢你。”黄自然打断她的话：“你说的，人的爱好，会随情势而改变的。以前，我不否认对你颇有好感，你毕竟是最美丽最优秀的女人。但在先后听了你不少高论之后，愈听愈感到寒心。我是一个正常的大男

人，要说不喜欢漂亮的女人，那是欺人之谈，鬼也不相信。但为了喜欢某个女人而出卖别人出卖自己，告诉你，办不到。

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什么？”

“而且，我已经有喜爱的女人。”

“哦！谁？”

“一个你认为是最完美的女人，江小蕙……”

“你该死，你……她是王爷的……”

咒骂声中，她疯狂地扑上了，异光暴射，风雷乍起，雾起云兴，身形已完全扭曲变形。贴上了，像变了形的八爪鱼，更像握住公螳螂的雌螳螂，她的手脚就是章鱼爪或螳螂的镰钩。

如果可能，她的嘴也将毫不迟疑用来撕咬。

黄自然这次发威了，十个手指成了可怕的、烧红了的烙铁巨钩爪，猛烈地向白嫩滑溜的胴体，行无情的攻击，崩开对方的手脚切人中宫、抓、扣、撕、拉、扭、戳……记记凶狠落实。

砰然一声大震，她终于被摔翻在地，摔翻之前，她身上的衣裙已经没有任何几片着体了。

黄自然的衣衫也凌落破碎，好不了多少，双方内帛相见，死缠在一起难解难分。

人一倒地谁重谁占便宜。

尽管她的四肢柔软如链骨，但毕竟不是可任意反转的真链，一手一脚被黄自然用一手一脚反制锁定，另一脚挟住她的颈脖顶压，剩下的右手开始拳打掌劈，记记沉重，分别在腰脊、肩颈着体，雨点似的响声暴起，再加上用肘在背心狠撞了几下。

“嗯……呃……哎……”她像蛇一样扭动挣扎，却无法脱出束缚。

除了碎裂得露出粉腿的褰裤之外，她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其他遮体物有如赤裸，本来晶莹白嫩的肌肤，出现许多又红又紫的淤伤遗痕，幸好不曾发生裂口，也没有断了的骨头需要整理。

最后她终于哀叫一声，手脚一软，气散功消，像是突然绷断的弦线。

两三记肘撞脊心，几乎撞碎了她的腰脊。

女人与体重几乎超过一倍的男人贴身缠斗，彼此的武功与练气修为又差了三两分，女人铁定是输家，她真的不自量，难怪饱吃苦头。

“我已经知道你的能耐，你已经死了一半了。”黄自然跳起来，份金刚俯视着小鬼，语气凶狠：“如果不能把你整得像死鱼烂肉，算我栽了。首先，我要破你的玄功，弄松你一身筋络。”

一把揪住她打散了发髻，拖至八仙桌旁将人向桌上摔。

她几成赤裸，虽然曲线依然玲残，但又红又紫的肌肤已不再可爱，斑斑驳驳令人不忍卒睹。

“饶……我……”她哀声求饶。

“饶你不得，你这种心性与众不同的妖女……”

“我……认栽……”

“我不接受。”

“我死了，你……你休……休想救……救那些少……少女……”

“别人的死活与我无关，这是你说的。”

“你……你不是这种人……”

“人在某种情势下会改变的。”

“你不会。只……只有我……我知道，那……那些少女藏……藏在什么地……方……”

黄自然放了她，盯着她冷笑。

生死关头，逾必须尽一切所能自救。

她认为自己对男人有颇深的了解，至少对黄自然这种英雄人物的心态，多接触一次就能多了解三两分。

“你本来就……就是为了她们而……来的。”她继续说，为自己的生死争取生机：“只有我……我能助你完……完成心愿……”

“在这种情形下招的供，你的地位甚高，是忠心耿耿的走狗，是名号惊世的女妖仙，绝不可能贪生怕死出卖主子出卖自己。”

“我……我再次郑重告诉你，我只是负责替王爷鉴定女人质材的专家。”她有了希望，黄自然的回应给予她无穷希望：“而且我反对那几个主事人的作法，谈不上什么忠心耿耿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比方说……”她觉得希望更浓了：“桃花三娘子，我……”

“你亲口答应我，离开聚宝酒楼，她就完全自由了，言犹在耳。结果，她并没恢复自由，由于她仍然在你们的控制下，我才能查出你这里的秘密，你还有脸提起她，我算是服了你。”

“我放了她，却又被认为仍有利用价值，被神剑秀士逼回接受驱策。我提起她，以说明我在王府，并没受到应有的尊重，所以也没有替他们表忠的必要。该死的！你不要再侮辱我，有什么恶毒的手段，你施展出来好了，除了要我的命，你得不到什么。”

她不再怕死，黄自然真无法用恶毒的手段对付她。

像她这种身怀绝技，修为有成，而且年轻貌美的女人，怕死并非罪过。如果她看得开，对是非有高尚的秉持，就用不着为了些小的权益，投入王府做刽子手了。一旦被迫面对生死抉择，她不得不选择生路；但如果非死不可，她会豁出去的。

黄自然痛打她，逼她，并非有意摧毁她的生理心理，而是搏斗中不得不使用的手段，即使全力以赴，也无法真正造成严重的伤害，她禁受得起无情的打击，黄自然还真无法击散她九转玄功。

上次双方缠斗，黄自然就感到有点无可奈何，一时轻敌，几乎力尽脱不了身。

这次心理上已有准备，也胜得十分费力，想扭断她的柔软如蛇坚韧具弹性的手臂，也未能如愿，并非有意凌辱她，而是搏斗中必然发生的结果，真要毫无抗拒地任由凌辱摆布，黄自然哪能下得了手？

她的态度转变为强硬，黄自然可就傻了眼，面对一个裸体、浑身青紫伤痕的女人，还能继续下手凌逼？像话吗？双方并没有深仇大恨。

搏斗中杀人，与凌辱杀人，心理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，只有心理变态的人，才能毫无理性地凌辱杀人。

黄自然用心理威胁吓唬她，反而弄巧成拙。

“我很难相信你不再弄玄虚耍花招。”黄自然失去动手逼迫的念头：“不敢相信你肯诚心地，招出少女们的藏匿处。”

“不信就算了。”她咬牙说。

“我只好把你交给江家的江湖朋友处置。”黄自然踱至内间口，剥除那位中年女人的外衣，丢在她的身上，掩盖住裸露的胴体：“我承认你很了不起，几乎摸清了我的性格，在武功上，你也是我唯一势均力敌的对手，这样的结果，我也感到遗憾。”

如果把她交给海扬波，任由那些江湖朋友处置取口供，结果将是非常可怕的，所谓江湖手段，表示无所不用其极，残忍恐怖令人不寒而栗。

她吃力地忍痛爬下桌，沉着地穿衣。

“我认为你是我所碰上的高手名家中，唯一可敬的势均力敌对手。”她因忍痛而愁眉苦脸，说话却清晰镇定：“所以我愿意成全你救人的心愿，只有你才能让我认栽讨饶。”

除了你，任何人也休想从我口中，问出任何口供，剥皮抽筋的残毒手段也不能逼我屈服。”

“你真的愿意合作？”黄自然心中一动。

“那是当然。”

“你没有不忠的烦恼？”

“我已经告诉你，与忠无关。”她冷冷一笑：“我受聘请的名义不是做走狗，而是他们看上了我鉴别女人的才能。如果不是你抢救了江小丫头，我绝不会出头管不是我份内的事。即使如此，我自告奋勇的责任，是向你施压迫回江小丫头，对付其他的人我不会参与。追回江小丫头的事，我仍在尽力，力逮与不逮我都没有责任，反正我只知尽力而为，其他的事，一概与我无关。”

黄自然心中好笑，这根本就是托辞，但也并没感到意外，这妖女对是非正邪的认定，本来就与众不同，与杜彩凤的看法相差不远；杜彩凤是正宗的邪道人物。

当然，黄自然并没留心分析她话中的弦外之音。即使是；机警精明的男人，有时也会粗枝大叶漫不经心。

“好，我姑且相信你。”黄自然大方地说：“但言之在先，你得带我去现场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她心中暗叫侥幸。

“先找地方安顿，你还能走吗？”

“还可以支持，当然不能跳高纵低，解我的任脉禁制，我自己走。”

“必要时我可以扶你一把。”

“干脆你抱我走岂不更好？”她心花怒放，命保住了。

“你休想。”

出房看到暗影中潜伏着几个人，她才知道裁得不冤，难怪房内搏斗如火如荼，却没有同伴赶来声援。

她带了十余名武功惊世的走狗，潜藏在这里等候消息，作为打击黄自然的机动主力，便于能集中全力飞快地赶到现场发起攻击。

秘窟故意暴露撤走，谁也不信仍有人在此逗留潜伏，更不会料到打击的主力留在这里，让各方人士完全忽略了她们，她们的行动就可出其不意发生作用。

对方不但知道她们的计谋，而且精密地策划把她们一网打尽。

十余人分住在七间上房，每间上房皆被五个以上的江湖高手封锁堵死，

一有动静，出房的人便置身在暗器群的致命攻击下，出来一个死一个，所有的人全被暗器杀死，没有一个人获得格斗的机会。

她是唯一的例外，同伴中年女人，也是被黄自然用茶杯击毙的，她是唯一能获得格斗机会的人。

“你……你有这许多党羽？”她依然问：“你和江小丫头在城内奔逃……”

“那是计划中的一部份。”黄自然说；“他们是江家的人，不是我的党羽。”

“哦！”

“他们有权这样做，打击走狗高举复仇刀剑的人，已经愈来愈多，你们屠杀无辜江湖朋友做得太过份，他们发誓要替亲朋报仇。这些亡命徒发起狠来。是不择手段无所不为的。”

“你与他们……”

“各行其是，必要时不妨互相策应。”黄自然带着她往院子里走，没有人过来打扰：“每个人的行事宗旨不同，行事的目標也不同，不宜走在一起，彼此心照不宣，双方暗中弥缺补拙，力量可增三倍。你们这些唯利是图的走狗，今后将日子难过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如果认为真的了不起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没有人敢招惹你，奈何不了你，你将后悔莫及。就算你妖术无敌，九转玄功宇内无双，但不可能旦旦夕夕，年年月月小心提防，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送你去见阎王、一枝暗箭，就可以勾销你一甲子的修练。离开他们吧！助封为虐替狗王残害妇女，不是什么光荣的事，你也是女人。”

她默然，脚下显得沉重。

被打得几乎遍体鳞伤，脚下能迈步已经不错了。

前面院口出现江小蕙的身影，用凶狠的目光迎接她。

兵贵神速，攻其无备。

南都老店发生事故，是初更天的事。

袭击的人准备充分，掌大旗的雷霆剑海扬波，本来是江湖大爷级的人物，组合各方人马有章有法，事后封锁现场，避免消息外泄，三更一到，留置封锁的人悄然隐去。

三更以后消息外泄，已失去时效无关宏旨了。

重要的人手，已早一个更次绕城急走。

救人如救火，时不我予。

走狗的重要人物，皆留在城内搜捕黄自然，务必将江小蕙弄到手，还以为两人仍在城内藏匿。

他俩已悄然缒城突围，身边带着太虚瑶姬。

江东门以西，也包括南北城外滨江郊区，共开了三条新河，作为船只上航的航道，可避免行驶大江，不受风涛之险。

三条新河，都是本朝初建都时所开的。

上新河，起自三山桥，经石城门、定淮门，从草鞋夹入江。

中新河，在江东门外四五里的一段。

下新河，在中新河南端。

在中新河与上新河之间，东面一带河岸，建了一些别墅型的园林大宅，宅本身建了私人码头，只许本宅的大小船只驶入停泊。

这些园林大宅，当然是权贵所有，附近的村民平时也远远地避开，相戒不在附近游荡，大宅发生了些什么事故，连近在里内的邻居也一无所知。

河的对岸，则是一连串沙洲形成的大洲，稍大的有黄云洲、茄子洲、蔡洲、白鹭洲等等，后来日渐淤积，洲都串在一起了，便成了颇有名气的江心洲。

那时，洲上无人居住，因此新河的园林大宅，船只往来不会受到注意。

大宅的码头入口窄小，四周林深草茂，泊了三五艘船，从新河上下的过往船只，根本不可能看得到泊在里面的船，除非恰好有船只出入。

海扬波所统率的江湖好汉们，只知探查沿江停泊的外地船只，完全忽略了私人停泊的船，也无法发现各大宅码头隐藏的船只有何异样。

敢于参加海扬波所组成的反击行列，必定是有胆识的高手名宿，这些人的侦查的能力，实在比不上地方上的蛇鼠管用。

南京附近的蛇鼠，走避不及的人，反而接受走狗的胁迫不得不合作，所以海扬波没有蛇鼠可用，调查各大埠码头的船只已力不从心，哪能注意私人码头的船只有何异状？

近来走狗的活动移至城内，把海扬波的人吸引到城里来了，侦查各埠码头的行动，也因而中止。

海扬波的人，终于出现在大宅的东南树林。

大宅静悄悄，形成河湾的码头泊有三艘中型船只，也静悄悄无人无灯，似乎没有人看守。

黄自然则出现在宅东的院墙外，凝神观察四周的动静。他左侧，是负责看守太虚瑶姬的江小蕙。

太虚瑶姬仍然步履维艰，显得有点弱不禁风，大概被黄自然打得骨松肉肿，短期间不可能复原。

“你能肯定是这里？”黄自然低声问。

“错不了，别忘了我是负责将掳来的少女，分级鉴定的人。”太虚瑶姬说话有气无力：“如果我不曾自告奋勇对付你，我应该和少女们在一起的。”

“负责看管的人是绛仙葛莲？她不是和你在一起吗？”黄自然提出疑问：“她恨死我了，自告奋勇和你联手对付我理所当然，该不至于半途而废，回来看管掳来的少女呀！”

“这我就不知道她的打算了，她的碗在昨晚就不和我在一起，她是否回来看管掳来的少女，我无法肯定，因此换了些什么人，我也无从得悉。可以想象的是，陈老先生必定派超拔的亲信负责看管。你和江小丫头两个人进去，可肯定的是，必定凶多吉少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，放弃吧！你们没有希望。”

黄自然是很谨慎的，他不与海扬波的人一起行动，太虚瑶姬根本不知道有人同来，不知道他的行动计划，凭两个人的力量，想救人谈何容易？被囚禁的少女还有三十余名，两个人怎么救？

太虚瑶姬的激将法对他无效，如果怕进去又何必来？

“我们进去凶多吉少，你也跑不掉，因为你也一起进去，所以你最好向老天爷祷告，那些身手超拔的高手名宿，最好不在里面负责看守。”黄自然一面观察一面说：“看到你们的人，我才把你交给他们，不会让你脱身事外，

这里的人地位如果比你低，你才有活路。”

“你不会做这种绝事。”

太虚瑶姬不在乎他的威胁：“你不是人间贱丈夫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如果你是，我认栽了，连你这种优秀的好男人，也不择手段不守信诺，这就难怪我这种为权势名利，投奔祸国殃民的邪魔外道，为达目的无所不为了。”

“你真的很厉害，每次都被你用话扣得死死的。”黄自然苦笑直摇头：“如果假以时日，你利用你的聪明与才华，筹组什么门什么会，要不了多久，你将在江湖叱咤风云，逐鹿江湖女霸主易如反掌。”

“我的权势和财力正在累积中。”

“祝你日后一帆风顺。”

黄自然挥手向后示意：“你可以走了，往那边走。”

太虚瑶姬狠狠地盯着他，黑暗中看不清脸上的神色变化，反正一定目光凶狠，也像是难以置信他就这样放人，这个好男人的想法和作法，委实令人难解，也许是身上某根筋不对了。

“你最好放聪明些，聪明得该知道何时应该罢手。”太虚瑶姬的怪怪语音，可以让他感觉出恨意。

他冷然注视着这个外表迷人的风华绝代女人，心中油然升起一阵阵寒意。

这个美丽女人言笑宴宴时，会给人带来欢愉快乐的气氛，一旦露出追求利益的本来面目，却又令人心中惶惶。

这两句话，透露出强烈的警告意味，一种为了本身利益受到损害时，所发出的仇恨讯息，一种受到挫折后，不甘受损必将报复的宣告。

“我知道你想表达些什么。”黄自然冷冷地回答。

“你并不真的知道，也不愿深思进一步了解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这世间本来就没有所谓真正的公平、正义、是非，每个人都有追求满足欲望的念头与目的，利用所有的智慧、力量、手段以达成目标，利用权势就是手段之一。你这种人，妨碍了许多人发展，而自己又毫无所得，损人不利己极端愚蠢。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

“你有病，你知道吗？”太虚瑶姬的嗓音提高了一倍：“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，也不会对我这种国色天香的美女无动于衷。假使你把王爷掳来的女人据为已有，就是理所当然的事；如果不，那表示你已经病入膏肓了。要不，就表示你心存嫉妒，嫉妒王爷天生的权势，你得不到所以故意破坏。”

“你这鬼女人真的有病，心理不正常。”黄自然向对方接近：“得在你的不正常脑袋拍上一掌，当头棒喝或醍醐灌顶是治不正常脑袋的灵丹妙药……”

太虚瑶姬向后退，扭头撒腿便跑。

“你撼动不了龙子龙孙的权势，天下都是他们的。”跑了十余步，太虚瑶姬止步转身大叫：“你也妨碍不了我利用他们壮大自己的作为，因为你这种人是活不了多久的。”

发泄心中的怒意，这才转身撒腿狂奔。

黄自然无意追她，盯着她隐没在树林的背影直摇头。

“这……这种女人……”黄自然叹息：“天知道她的亲师，是如何教养她的？”

“你该杀了她，免得她继续害人。”江小蕙悻悻地说：“一个心目中没有公平、正义、是非的女人，而且貌美如花，武功惊世，对世间所造成的伤害，必定比四好如来、玄武门主那种宇内凶魔，为害更烈。自然，你不该放走她的。”

“我想到的是另一回事。”黄自然神色一变。

“另一回事？”

“这座大宅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这鬼妖女的口供靠不住。”

“本来就靠不住，我绝不会相信她。”江小蕙愤愤地说：“她知道你不会辣手摧花，她的屈服可怜相是装出来的。她知道你不是我这一类江湖人，料定你不会用江湖手段对付她，她每与你接触一次，就了解你一两分，厉害。”

“所以，掳来的少女不会藏在这里。”

“那……我们岂不是白来了？”江小蕙大感失望。

“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里面一定安顿有重要人物，我已经大致摸清情势，多少了解他们的部署。”黄自然把所知的情势加以说明：“狗王固然藏匿的地方很多，躲得隐密，主要是指挥的人颇有才干，他们的人手分配颇为周密灵活，内部的人不在外活动，也就可以避免暴露。对外的人手多，而且武功皆可独当一面，分布面广，也负有诱敌的任务，由于实力强大，所以海扬波踩探的人有所顾忌不敢过于接近。如果能把对外的人加以歼灭，他们铁定会被迫撤回自保，所谓先断羽翼，鸢鸟就飞不起来了；拆除藩篱，屋外便失保障。”

“你仍然打算进去。”江小蕙了解他的心意，也在用心了解他的性格。

“对，剪除羽翼，拆他们的藩篱。”

“我赞成。”姑娘欣然说。

“走，去与海扬波会合，要他们破晓时分才出其不意发起攻击，必须一网打尽，夜间袭击不但危险加倍，也不易拦住逃走的人，我先进去牵制住他们，让他们高高兴兴和我在里面捉迷藏，以保证不让他们破晓之前见机溜之大吉，你……”

“我是不会在外面等的。”姑娘截住他的话：“等待的时间真不好过，是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不需要先预设撤走的路线，对不对？一网打尽，当然不需预定撤走路线。”

上次袭击叶御史大宅，姑娘与杜彩凤，便是负责在预定退路策应行动，黄自然不希望她俩冒险深入。

这次，黄自然也希望姑嫂在外面策应。

这次，姑娘先发制人，明白表示要一同进入虎穴龙潭，不想在外面担惊受怕心悬两地枯候变化。

“好，我们进去和他们玩玩。”黄自然知道无法阻止她跟入；“让他们明白，我们有强大的制裁实力，让那些龙子龙孙知道，任意残害百姓不会有好下场。”

重金固然可以收买勇夫卖命，但卖命的勇夫不见得每个人都不怕死。走狗们近来的活动收敛了许多，提起黄自然，有大半走狗心中懔懔，又恨又怕气焰愈来愈微弱。

30

走狗们之中，几乎全是可以派上用场的高手，派任警戒的，也都是经验丰富身手高明的人，隐伏在暗处组成严密的警戒网，想无声无息潜入势不可能。

进入外围第一道警戒线，便几乎被暗器所击倒。

潜入失败，便不再有所顾忌，两人以全速突入，飞檐走壁直趋中枢。

事先不曾踩探，无法接近踩探，大宅有数十幢房舍，白天踩探也无能为力，因此两人心理上早有准备，潜入无功便来硬的。

何处是中枢并不重要，反正一定会惊动所有的人出面拼搏的。

宅内的人，也有意将入侵的人引出，在各处房台隐蔽处追逐，是事半功半最危险的事。

主宅前面的大院子，片刻便灯笼火把通明，首脑人物直接现身。以吸引入侵的人打交道，三五个人入侵小事一件，但依然掀起不小的骚乱。

其他各处皆黑沉沉，入侵的人非接近大院子不可，应变的策略相当完备，反应极为灵活。

两人出现在东侧的屋顶，火光下双方皆大感惊讶。

“怎么是你们这些三流货色主持中枢？”黄自然的嗓音在夜空中震耳欲聋。

共有三十余名男女列阵相候，暗影中也可能隐伏着一二十名。

为首的人，竟然是神剑秀士，右面是高唐神女，左面是桃花三娘子。

神剑秀士在王府地位颇高，但却不是重要的人物，武功比起那些真正的高手名宿，相差甚远，因此行动时，这家伙只配在一旁摇旗呐喊。

现在，却是这处中枢秘窟的首脑，难怪黄自然大感意外，这里绝不可能是中枢秘窟。

从太虚瑶姬的口供中，知道这里是囚禁掳来少女藏匿的地方，即使司令人陈老先生不在，至少也该由王屋三妖或天狼星一些名宿负责。

只有一些三流人物留守，这里哪能算中枢秘窟？打击一些三流走狗，那是浪费工夫。

疲于奔命成果有限，黄自然奔忙累得半死，找到一些三流走狗得不偿失，几个三流走狗，实在不需劳师动众。

事实证明黄自然猜得不错，走狗们一直就在用下驷对上驷的策略，愚弄并且消耗他的精力，使他浪费时间疲于奔命，掩藏主力安全得很。

神剑秀士更为惊讶，甚至惶然失措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可能找……找到此地来？”神剑秀士简直有点语无伦次，人已经找来了，这岂是不可能的事？有目共睹事实俱在。

黄自然与江小惠一跃而下，一踏步向阶下接近，向列阵的男女闯，没

将这一大群走狗放在眼下。

“我来了，不是吗？”黄自然在人群前三丈左右止步，目光扫过三十六名男女走狗的面孔，大感失望，的确没有高手名宿在内。

所有的人皆怒目而视，同时也有大半的人，流露出不安的神情。

少数人虽跃然欲动，却又缺乏慑人的无畏气势，也就流露出缺乏信心的神情。

“黄老兄，不要欺人太甚。”神剑秀士的口气也显得较弱：“留一条路给咱们这些人走，何必苦苦相逼？咱们奉命行事，上命所差身不由己，天下是朱家的天下，王爷高兴怎么做，那是他的特权……”

“放你娘的狗屁！”黄自然破口大骂；“我也可以说天下是我的，因为我是强者。”

你们既然认为强者有特权，就得承认我也可以为所欲为。”

“你到底要怎样？”

“你知道我要怎样。”

“何必呢！黄老兄，这世间不可能有公平正义……”

“你少给我废话！那狗王躲在何处？”

“我们这些人不可能知道。”神剑秀士摆出低姿势：“自从你杀掉王爷的重要心腹护卫之后，他怕得要死，连几位亲信也不知道他的行踪，全权交由陈老先生主持大局，我们听信使的指示行事。”

“你们如果不招出狗王藏匿处，只有一条路好走，在下此来势在必得，看你的了。”

“不要逼我，咱们这些人仍可一拼。”神剑秀士不再低声下气，被逼急了便把心一横：“上次你在小雷音禅寺，捣散了在下的擒捉四好如来大计，失败返回钧州，害得我抬不起头来。这次你又干预在下的事，变本加厉杀害了咱们不少人，所有的人皆发誓与你势不两立，你不要逼我们和你拼命。”

“这是说，每一件坏事都有你一份。”黄自然嘲弄地说：“你们这些人为了金银，尽替别人做坏事。如果那狗王多赏你们一些金银，你们一定会把妻女也送进王府，甚至会把你们的老娘送进王府快活。”

有几个人发出愤极的怒吼，疯虎似的冲出。

冲出之前，在怒吼声中先发射暗器，随在暗器后冲出，刀剑向前汇集。

他的话说得太难听，这些人受不了啦！

人影幻没，疾退三丈远出暗器威力圈外，速度骇人听闻，随即一眨眼便回到原地。

月华剑的光芒乍现，楔入人丛，楔入刀山剑海中，进射出满天雷电。

黄自然随在姑娘身后切入，负责替姑娘应付身后的变化，他的剑微向前扬，如影附形紧蹑在姑娘身后。

可是，没有他发剑的机会。

冲出的有七男二女，九个人没料到反击如此快速猛烈，也由于心理上寄托在暗器上，反应也就慢了些，看到月华剑的光芒入目，剑尖已经及体。

猛虎入羊群，月华剑大开杀戒，钺入、分张、袭卷、反抄……

姑娘的内外功皆极为扎实，本来就可以独当一面，她除了对妖术有所顾忌之外，高手名宿的声威名头，丝毫不影响她的心情。

她含怒反击手下绝情，绝招有如长江大湖滚滚而出，技巧的运用得心应手，钻隙击虚人剑浑如一体，捷逾电闪予取予求。

没有兵刃交击声发出，搏杀的技巧妙到巅毫。

她师父绰号阴神或魔女，本来就是杀人的专家，练的又是极为阴柔的内功阴煞大潜能，以至柔克刚避免硬拼。

要避免硬拼，必须能钻隙蹈虚神出鬼没。每一巧妙一击，必须击中要害，她已获其中三昧，九男女成了一群毫无抵抗的待宰羔羊。

一刹那又一刹那，人体撒了一地。

后续准备冲出的七八个男女，还来不及布阵冲出，惨烈的博杀已经结束，把准备冲出的人，吓了个心胆俱寒，冲出的勇气烟消云散。

“不能冲。”毫无出剑机会的黄自然急叫，及时阻止姑娘向对面的人群冲：“退回捡拾一些暗器，打散他们再蚕食。”

大院子前端是方砖地，走狗们先前发射的暗器，散落在五丈外的方砖地上清晰可见，拾来回敬向人丛发射，必定可以将人丛所列的阵势打败。

往刀剑结阵处硬冲，的确相当危险，除非有三头六臂，不然绝难挡开汇聚的刀剑。

不等他俩退回原地，一声呼啸，走狗们狼奔豕突，一哄而散。

雷霆一击，把走狗们吓坏了，一个小姑娘竟然是杀人的专家，把这些不可一世。但心中已虚的高手们，真吓了个魂飞胆落，逃命是非常合理的反应。

神剑秀士五六个地位高的男女，不能向左右院角退，不约而同后退狂奔。逃入黑暗的大厅。

姑娘怎肯甘休？飞掠而进穷追。

后跟的黄自然跟上阶，目光落在刚退入厅角的桃花三娘子背影，发现桃花三娘子跃过两尺高门限的瞬间。后伸的左手有点不对，

桃花三娘子的蛊毒，在汀湖可说声威显赫，虽则没有人能证实她是否真养有这种南荒毒物，反正不沾为妙。因此她成为江湖的名女人、大多数高手名宿不愿与她结怨。

走狗们如果不是倚仗人多势众，哪敢胁迫她接受驱策？

“跟我走！”黄自然手一伸，便挽住了姑娘的腰肢、一掀一扭，便斜掠下阶。

姑娘骤不及防。双脚跃起已到了门限上空，身形反旋飞退，几乎摔倒，旋起后仍感到头晕目眩，急进急退身躯的功能难以适应。吃惊非小。

身形旋退的瞬间。眼角余光瞥见厅内有异光连闪，听到凄厉的锐器破风声，以及爆发的气流汹涌如涛，余劲仍有些少及体，强烈的侵肌怪劲直迫内腑。

如果她闯进去……她不敢想像后果。

最少也有五种歹毒的暗器，从里面门后自左向右飞射，最少也有两把剑，挟风雷从门左后面吐出，最少也有三个人，以可怕的内家拳掌聚力攻击。

门内布下可怕的埋伏，等候他俩冲入送死。

神剑秀士出面打交道，诱敌放胆深入的妙计几乎成功了，高手埋伏在内全力一击，地行仙也难逃大劫。

攻败垂成，高手齐出狂追。

黄自然与姑娘的身影，已消失在西院的屋顶上。

灯笼与火把全熄，全宅黑暗死寂。

两人并肩坐在屋脊上，留意四周房舍的动静。

所处的地势不错，屋顶广阔，想上来追逐的人一现身。便暴露在他俩的有效攻击距离内。

两人身旁各放一叠揭起的瓦片，这玩意攻击二五丈外的人十分霸道。

天上众星朗朗，屋顶上视力可及百十步外。

下面众多的房舍暗沉沉，走狗们都躲在暗处严阵以待，每一黑暗的角落皆充满凶险，双方都不急于主动攻击。

“你怎么知道厅内有凶险？”江小蕙惑然问，想起几乎闯入死亡陷阱的事仍有余悸。

“桃花三娘子打出有险的手式。”黄自然放低声音；“这妖女不甘受胁迫，在作消极的反抗，她曾经助我对付玄武门杀手，默契仍在。”

“她怕死，结果被人胁迫在生死之门徘徊。”姑娘感慨地叹息：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也许可以帮助她，摆脱走狗们的羁绊。”

“至少，我不会向她下毒手。”黄自然说：“怕死不是她的错，走狗们胁迫她，利用她吸引我们的注意，她怎敢拒绝？所以我一直就不怪她。”

“我们要不要再进去骚扰？”姑娘转变话题，指指北面先前发生冲突的黑暗大宅：“他们仍然躲在里面，还真无法把他们引出来呢！”

“我们牵制的目的已经奏效，何必再下去和他们玩命？”黄自然反对再进行骚扰：“敌暗我明，他们已经提高警觉严阵以待，从潜伏处用暗器攻击，本身极为安全。小蕙，沉住气，他们正在求老天爷保佑，保佑我们沉不住气下去冒险，等天一亮，再下去扫庭犁穴岂不省事。”

“我……我担心……”

“你担心什么？担心躲在厅内那些高手名宿厉害？”

“我担心他们发现情势不妙，利用这段时间溜之大吉，躲在厅内布伏偷袭的那些高手，如果真的厉害，便不屑躲起来偷袭了，所以并非真的厉害。”

“你千万不要大意。”黄自然郑重地叮咛：“你的武功修为，天下大可去得，如果一比一公平决斗，王屋三妖三个老魔，也奈何不了你，但多一个你就没有多少胜算了。”

面对神剑秀士那种差劲的货色，也不可毫无顾忌地穷追猛打，那些高手名宿一旦投入官府做走狗，什么武林道义，什么江湖规矩，都抛在脑后了，唯一的达成任务要求是不择手段。我敢打赌，连走狗头头魔爪丧门陈魁，必要时也会向一个三流痞棍，从后面偷偷摸摸接近，在三流痞棍的背部捅一刀。”

“人家知道啦！”姑娘忸怩地碰碰他的手臂。

刚才要不是黄自然及时将她拉离厅门，她衔尾狂追神剑秀士入厅，后果不问可知，一味疏忽大意，很可能丢掉性命。

“知道就好。”黄自然恶作剧地在她的笑腰穴摸了一把，她几乎要跳起来，却又不敢笑：“有我在身边，你愈来愈胆大有恃无恐，极容易疏忽大意，我该找条绳子把你拴住，限制你活动的空间。”

“好啦好啦！你有完没有？”姑娘大发娇嗔：“你本来就是我的倚靠呀！我当然有恃无恐。干脆，你把我揣在怀里算了。”

话说得亲昵，她毫不在乎，而且洋洋得意，胆大地伸手环抱住黄自然的虎腰吃吃轻笑。

腰一紧，黄自然突然挽住她的纤腰跳起来。

檐口人影乍现，三个人影跃登檐口，再一闪，便到了屋脊的另一端。

各占屋脊的一端，地位平等。

星光下，面貌依稀可辨，从衣着上也可以分辨男女，全是老相好。

天狼星汪浩、神剑秀士、绛仙葛莲。

黄自然颇感诧异，这三个败军之将，怎会有勇气与他面面对峙？三比一也讨不了好，何况三比二？

“黄老兄，咱们谈谈。”神剑秀士抢先发话，阻止他扑上挥剑：“谈两全其美之道。”

原来是作说客的，难怪敢上来面面对峙。

“混蛋！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谈的。”黄自然粗野地大声嚷嚷：“你也不配和我谈什么两全其美之道。”

“你不要卖狂，如在平时，你还不配在我面前抬头说话。”神剑秀士也大为恼怒，暴跳如雷嗓门特大：“我是王府护卫，有爵位的校尉，王府的外务总领，天下各府州的父母官，见了我也矮一级。”

“我知道你这混蛋的身份地位很不差，难怪你带了爪牙四出为非作歹。上次你远至倚云栈找四好如来，就胆敢征用我替你们卖命。这次来南京，你就担任掳劫女人的总领。

你的三十余名走狗被捉进天牢，不旋踵间便被你把他们弄出来了。但你的权势，在我面前毫无作用，狗屎！”

“在江湖道上，我名剑客的地位也高高在上。”神剑秀士当然知道王府校尉的身份，唬不住江湖亡命，只好抬出江湖身份壮声威：“我神剑秀士名动江湖，你黄自然迄今连绰号也没混到手。”

难怪神剑秀士嗓门大，不论抬出何种身份，黄自然都不能比，人比人气死人。

在江湖道上，姓名并不重要。

在江湖闯荡玩命的人，以武犯禁或者为非作歹，几乎十之七八背了案，姓名随时皆可更改。

绰号却不同，通常是某个特定人物的信记、标志、旗号、代表，一旦被认定，想扔脱也不是易事。

但如果有几个人的绰号相同，姓名就重要了，连号带名一起亮，以免张冠李戴混淆不清。

黄自然迄今还没混到绰号是事实，他自己也不想自取一个摄人的绰号。

通常自取绰号，很难获得江湖朋友的认同，但只要多出几次风头，便自然而然成为众所周知的名人，不需广为宣扬，亦可获得江湖朋友的承认。

“你虽然有一个夸大唬人的神剑绰号，在我面前低一等是事实。”黄自然拔剑出鞘：“不需三下五下，一下我就可以勾消你的名号。当双方剑剑相对时，所有的身份、地位、名号都不存在了，唯一可做的事是挥剑杀死对方。所以，我一定是胜家。你的身份名号，反而是心理上沉重的负担；施展不开的人一定死。”

“你心中明白，凭你们两个人，除了能造成些少骚乱，增加我们一些困难之外，实在奈何不了我们。真要惹火了王爷，他会勒令南镇抚司的人对付你，想想后果吧！阁下。”神剑秀士仍然施展威胁恫吓手段，抬出威慑天下的南镇抚司大做文章。

南镇抚司是锦衣卫设在南都的衙门，案件一进镇抚司，罪名十之七八

会被定为叛逆，也就是所谓造反或意图造反，后果将令人不寒而栗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黄自然仰天狂笑：“那真是好极了，我本来就打算把狗王弄到手，弄断他的手脚，把他吊在南镇抚司的衙门前示众，让皇家处理他们的家务事。你愿意带我去找他吗？对付肯合作的人，我是相当宽洪大量的，至少你可以保住老命，我不会杀你，名誉保证，我的信用十分可靠的。”

狗王的下落如果被南镇抚司的人查出，或者在藩地以外任何地方查获，命运那就决定了，当今皇帝绝不允许，有藩王擅自在风阳南京出入的事发生。

南镇抚司的干员，正在明查暗访调查狗王的下落，一旦被查获，一切风波皆可平息了。

这就是狗王躲得隐秘的原因，他绝不能落在南镇抚司的干员手中。

神剑秀士这些恫吓威胁性的话，吓唬无知的平民百姓有大用，但对知道内情的人，却收到反效果。

“混蛋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神剑秀士知道恫吓失效，显得焦躁不安：“只要你放手，不管咱们的事，你要什么，王爷都会给你，金钱、权势、子女、金帛……”

“你这混蛋说的不是人话。”黄自然愤怒地打断对方的话：“你这混蛋知道我要干什么。那狗王的一切威迫利诱对我无效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他必须在还没造成更大伤害之前，释放掳来的所有女人，赔偿她们的损失，然后带了所有的走狗，加快滚回钧州他的藩地。办不到，我要他的命，够简单吧？”

“他娘的！你不要一直摆出死硬的态度胡搞。”神剑秀士毫无秀士的修养，暴躁地叫骂：“以为得了一点便宜，就死不让步，其实咱们还有雄厚的实力对付你，只是不希望两败俱伤而已。”

“看来已经没有好谈的了，双方各执己见浪费时间。”黄自然心理上早有准备，知道谈不出结果来，摆出破裂的高姿态，口气强硬：“你走吧！你根本没有谈的诚意和份量。去叫魔爪丧门来吧！他才作得了主，知道倩势是否对他有利，是：否该放弃某些坚持。”

“阁下……”

“你给我滚！”黄自然厉声下逐客令。

天狼星伸手将神剑秀士拉退，取代了面对面位置。

“你这小辈狂得不像话。”天狼星口气托大，天下五凶星都是人见人怕的魔头，忍受不了小辈的狂态：“这次，老夫一定要和你谈出结果来，哼！”

天狼星上次出面，被黄自然狠狠地挖苦了一顿，那时，这位黑道大豪前辈不是主事人，不得不忍下一口恶气。

发动袭击时，王屋三妖打头阵，老凶星也没抓住出手攻击的机会，因此并不怎么相信黄自然如何了不起。

今晚，三个人中他的地位最高，他忍不下一口恶气，咬牙切齿要争一口气争回脸面。

他的地位高，是指江湖地位。

在王府的身份，他却是神剑秀士的手下帮闲差役，与江湖人打交道，神剑秀士不得不听他的。

对付这种黑道凶魔，黄自然的态度又不同了，虎目怒张，傲然地举剑一拂示威。

“你这个不值一文的老走狗，凭什么配和太爷谈出结果来？你简直厚颜无耻，老而不死谓之贼也！”黄自然语利如刀，有意激怒这老凶魔：“你是什

么东西？给我滚到一边凉快去。”

要激怒一个凶魔型人物，太容易了，一句话或瞪一眼，都可以引发凶暴的魔性。

一声剑鸣，天狼星拔出剑身特厚，份量超出标准的长剑，剑一伸杀气腾腾。

“小辈，你狂吧！像你这种见面即逃，打了即跑的货色，老夫绝不相信，是你毁灭了玄武门。”天狼星恶狠狠逼进，剑发出隐隐风雷似的啸吟；“你一而再侮辱老夫，你必须付出代价。”

“我再想想看，该用什么更恶毒的话，再侮辱你这不值一文的老走狗……”

剑发风雷，光芒如电，天狼星忍无可忍受不了啦，受不了就发起猛烈的抢攻，身剑合一冲进，剑发狠相飞星逐月攻上盘。

在脊顶交手，直进直退脚下才能平衡。

如果左右闪动，不但有踏破屋瓦，失足下陷的顾忌、也有地位低攻击目标有限，以及气势上低人一等的感觉。

天狼星这一招猛烈的急袭。估计有定可以把对手逼离屋脊。

剑重，定然是臂力足以力胜，强攻的技巧加上劲道凌厉，这一招必可将黄自然逼落当堂出彩。

“铮”一声轻响，双剑凶猛地接触，却没发生预期的猛烈撞击声，也没有火星飞溅。

黄自然的剑并没被震飞，碰撞的力道似乎轻微，天狼星的剑，似乎也没受到震撼，仍然向前吐出，但剑尖前却没有入影。

黄自然的剑尖向上升，左脚切入，右脚挡在了天狼星的外侧，两人几乎贴在一起了。

这是说，天狼星已不可能向右转身移位了。黄自然已贴上了他的右背部，剑也来不及收回。

“去你的！”响起黄自然的沉叱。

天狼星的后肩挨了一掌，向左前方一栽。一阵瓦裂声传出，人骨碌碌向下滚，压裂了不少瓦片，滚落檐口，浑身似乎已失去挣扎的本能。

接着下面传来隆然大震，天狼星掉下去了，居然能在下面凶狠地大声咒骂，却不再上来。

“这种老走狗禁不起一击，我高估他了。”黄自然退回原处，泰然收剑入鞘。

神剑秀士与后面的绛仙，仍用难以置信的目光，狠盯着天狼星滚落的破碎屋顶发呆。

“这老鬼吹牛。”神剑秀士终于承认，天狼星一招便被打落的事实：“可坑了咱们啦！”

“轮到我了。”江小蕙越过黄自然，月华剑向前一指：“再度见面，这次我一定要你好看，大剑客，希望你有勇气放手一拼。”

上次在小雷音禅寺，神剑秀士并没和她交手，仅目击她偕同吴天王到达，一剑击退了虚尘老道。

老道百了散人虚尘，是早年的可怕凶魔，血手无常宋旭升。

江小蕙固然倚仗月华剑占了上风，但真才实学并不比老道差多少，神剑秀士心中有数，绝难在月华剑下支撑三招五招。

绛仙知道神剑秀士心怯，缓步上前取代。

“江小妹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；”绛仙也使用说服手段：“王爷不肯离开南京返回河南，可说完全是为了你，他不肯放弃唯一已知的绝世美女，发誓要将你夺回，任何代价在所不惜。你只要远离南京，岂不两全其美？王爷不能久离藩地久游不归，想找你无此可能，能走，还是早走早好。等到陈老先生被逼急了，抽调所有的亲信高手布网捉你，想走也来不及了，何必冒万千风险等死？”

想起被软骨散制住拨弄的仇恨，江小蕙恶向胆边生，但依然保持冷静的神情，噗嗤一声轻笑，徐徐向前移动，脚下从容轻盈。

“那个狗王会颁发什么令旨，逼你们这些走狗，奔走天下踏破鞋找我，我哪有好日子过？”她笑吟吟语气轻松，暗中神功默运劲注剑尖：“他不肯放弃找我，我也不会放过他。这样吧！你带我去找他当面说明白好不好？不需你们的走狗头头陈老魔，调派亲信高手捉我，我送上门去，你们一定大表欢迎。”

“也难怪王爷不肯放弃。”绛仙是老江湖，已察觉出危机，也在暗中准备：“你是王爷这几年来，所获得唯一的、独一无二的完美少女，太虚瑶姬的鉴定品评，王爷深信不疑，已认定你是用作药引的无价之宝。有了你，不但王爷获得最高享受，也可以满足当今皇帝的需要，王爷可以靠进献的药博取皇上的信任……”

“你们这些走狗也可以获得好处，剑穿心也是好处之一……”

话未完，月华剑幻化一道进射的光华。

绛仙早有准备，娇躯一扭，便横移丈外，滑下向东倾斜的瓦面，在月华剑吐出的光华前逸走，立即滚倒向下急滑，向下一沉形影俱消。

神剑秀士也不慢，从西面一滑而下。

江小蕙不但不敢追击，反而后空翻飞腾三匝，退回原处再后撤丈余，被黄自然一把挽住了。

“知道厉害了吧？”黄自然笑问。

“厉害。”姑娘收剑苦笑：“眼前突然发晕，接着便看到异物涌现，气机出现异象，几乎分不清身在何地。这妖妇的妖术，似乎比太虚瑶姬更高明。”

“不全是妖术作怪。”黄自然挽她坐下：“你像个大傻瓜，听她胡说八道唠唠叨叨。”

这期间，她已泄放出腰间小香囊的迷魂药物。如果不是站在屋顶上，而且江风不大飘散太慢，再多嗅入一些，你就丢剑任她宰割了。”

“哦！下次……”

“下次，你必须以闪电似的速度，给予她快速猛烈的迎头痛击，不让她有泄药施邪术的机会，她的武功，绝对禁不起你三五下摆布。”

“嘻嘻！好像你也是傻瓜。”

“哦！”

“我们在这里等，就是两个大傻瓜。”

“我们的打算，本来就是等天亮，吸引住他们，以便天亮后大开杀戒一网打尽，而非像大傻瓜一样，等他们上来做说客泄毒撒野。唔！天快亮了。”

“对，天快亮了。”

城内钟鼓楼，传来隐约的五更三点的钟声。

众人站在码头入口的河岸上，盯着滚滚浊流发呆。

时届退潮，新河的浊流汹涌而下。

出动了百余名江湖好汉，最后连刀剑出鞘的机会也没有。

码头所泊的三艘船，确是走狗们留下的，连船夫也失了踪，船上的物品都没带走。

大宅被彻底搜查，每一角落皆查得一清二楚。

大宅的主人男女五六十名，根本不知道住了好些日子的贵宾，为何平白无故失了踪。

晚问主人的所有男女，皆严格管制不许外出走动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故，他们毫无所知，听到异样的声息，也不敢外出询问。

总算不虚此行，救出十七名掳自南京城郊的少女，走狗们无法把少女们带走。

经仔细勘查结果，证实走狗们是撬开水阁的楼板，从水中潜游进走的。

水阁是主宅的一部份，位于码头的东端，距出河口仅两百步左右，沿岸傍水滨缓缓游泳，片刻便可越出河口进入河流，顺水面下可到三汉河镇，中途当然也可登岸远走高飞。

包围大宅的人，怎料到走狗会从水中脱身？

神剑秀士三个人，负责牵制黄自然，很可能知道有海扬波的人候机袭击，掩护同伴逃走的目的达到了，双方都有所得也有所失。

天狼星也被带走了，生死不明。

已牌左右，黄自然偕江小蕙首先失望地离去。

江东门码头，比下游的三汉河镇更热闹些，形成的市镇范围也大一倍以上，泊靠的船只更多好几倍。

江东门在所有外城城门中，是最繁荣的一座，城门楼也首屈一指，两侧延伸的土城墙早已拆除尽净，以便改建为市街。

以门外的江东水驿为市中心，三面市肆林立，食店酒坊甚多，水客水夫食的问题容易解决。

两人进入一座食店午膳，打算先找地方歇息，消除一夜疲劳最为重要，不然哪有精力应付意外？

这家客店位于大街的中段，平时食客众多，但已是午牌末，店堂中食客零零落落。

要来几味佳肴，两人悠闲地进食。随时皆可能发生意外，黄自然不喝酒。

“又得重新布线侦查，实在累人。”姑娘显得有点沮丧：“这些走狗确是精明难缠，斗智斗力好像我们都差了一段距离，”

“我们的表现已经不错了，不要灰心。”黄自然却没有失败感：“至少，我们已经把他们掳劫的少女、先后抢救成功了。那狗王财势足，肯花重金聘请出类拔萃的走狗，每一个都是成了精的江湖邪魔外道，我们有此成绩已是难能可贵，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”

“如果没有你出头，所有的事故都会发生。”姑娘叹了一口气：“第一次得到线索就出师不利，几乎全军尽没，天老爷真可爱。派遣你来救苦救难。自然哥，我一点也不灰心，海叔那些人把你当成神明，他们勇气百倍誓与狗王周旋到底死而无悔。”

“与这些走狗们捉迷藏，实在是浪费工夫。”黄自然的口气隐约流露出失望：“天杀的！他们用下驷对上驷的策略，一直玩得十分成功，把我们牵制住，狗王却带了亲信，可任意进行其他勾当。这种不利情势必须扭转，只有给予狗王致命一击，才能阻止走狗们为所欲为。我得加紧进行打蛇打头的大计，以免夜长梦多。”

“狗王一定躲得更隐秘，不容易找到他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你不要过问，天机不可泄露。”

谈谈说说，膳毕店伙前来收拾餐具。

另一店伙送来一壶茶，后面跟来一位玉面朱唇，极为俊秀体面的年轻书生，有一双晶亮的明眸。

书生脚下有点不便，缓步而来反而有点文诌诌韵味，轻摇着绢制的玉骨折扇，青绸衫飘飘容光照人。

“你还敢来？”江小蕙怒声说，几乎要跳起来动手；却被黄自然及时拉住了。

是太虚瑶姬，大概被揍得元气未复。

黄自然痛订她，并没在她的头部五官下手痛击，身上的扑打淤伤并不太严重，筋骨完整算不了一回事。

“我履行了我的诺言，已经不欠你们什么了，为何不敢来？”太虚瑶姬来软的，两人还真不便在大庭广众间发作。

“你们成功地救出一些少女，不是吗？”

她笑得媚，哪像个男人？就桌对面落坐，晶亮的媚目不住向黄自然膘来膘去。

“你能否认彼此之间，敌对的情势并没改变吗？”江小蕙受不了她的迷人媚笑，更受不了她向黄自然膘媚眼的举动。

“小丫头，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战场？”她笑得更媚，毫不介意江小蕙流露的敌意：“战场也有鸣金收兵的时候呀！”

“你……”江小蕙还真在斗口上屈居下风。

“昨晚你们又胜了一场，如愿地救出受难的少女。黄兄，得意浓时便可休，你救人的愿望已经达成，是否该见好即收就此罢手？”

“你少在这里逞口舌之能胡说八道。”江小蕙不吃她那一套说客手段：“除非狗王带了你们这些走狗，加快遁回河南钧州，不然我们绝不能罢手，决不！”

“我是为你好，小丫头。”

“去你的！”

“王爷发誓要不借任何代价得到你，早晚他会全力对付你们。你心中明白，我们有的是人，你如果不见机往天涯海角远走高飞，早晚会遭殃的。你杀死我们一个人，我们会补充十个人。你不会幸运，稍一大意便铁定了要进钧州王府，黄兄……”

“你不要在我身上打主意。”黄自然截断她的话：“江南美女多得很，狗王有足够的力量，继续不断搜求掳劫，只有宰了他，才能阻止美女们受害。”

“黄兄，我们承认你很了不起，真没有几个人能对付得了你，你给我们造成的伤害的确相当严重。但你绝难禁受陈老先生一些高手名宿致命一击。我已经征得陈老先生的同意，不想再增加伤亡，犯不着和你拼死，愿以十二色价值连城的珍宝，请你离开南京，不再管王爷的闲事。带小丫头走，我们

瞒着王爷，声称小丫头已经失踪远走，让他死心放弃追捕。黄兄。不要固执好不好。”

“我办事绝不有始无终，我不认为固执有什么不对。”黄自然冷冷一笑：“小雷音禅寺中，四好如来窖藏了无数金银珍宝，玄武门门主的窖藏，更是价值连城。那些不义之财，我连瞥一眼的兴趣都没有。傅姑娘，请不要用肮脏的珍宝来侮辱我。”

“黄兄……”

“你走吧！我等你们集中高手名宿，全力一击送我下地狱。”

“你这人……”

“很固执。”黄自然椎凳而起：“你不走我走，日后见面，你还有机会杀死我，我不会罢手的。”

“为了她，是吗？”太虚瑶姬狠盯着江小蕙。

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黄自然脸上的不快烟消云散，笑吟吟地挽住江小葱的肩膀：“你这位名家的品评，必定不同凡响。小蕙是特殊的绝世美女，我是杰出的男人，我俩不打不曾相识，相识日益相知。你难道不认为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双佳侣吗？呵呵！为了她。下地狱我也干，呵呵呵……”

挽着得意洋洋喜上眉梢的江小蕙，在大笑声中，相挽相扶出店扬长而去。

太虚瑶姬在店门外发怔，最后叹了一口气沮丧地离去。

31

秦淮内河有许多桥，每座桥皆是行人拥挤的交通要道，贯穿两岸的市街，天黑之后仍然人来人往。

朝天宫西南的鼎新桥，位于夜市的中心。东面是太平桥，西面是崇道桥。三条桥贯通附近几条大街，店铺林立，夜市满街灯火。

夜间在这一带跟踪盯梢，是十分困难的事，如果人手不足，更是难上加难，因此有心入夜间在此活动，安全性极高。

黄自然与江小蕙扮成小市民，薄暮城门关闭之前，乘人潮涌入城内，立即失去踪迹。

他俩不怕有人跟踪，神出鬼没到了鼎新桥，已是二更末三更初，夜市正闹人潮渐散。

池隐身在桥东的两株大柳树下，江小蕙则倚在桥头的石柱旁观看河景。

西面来了一个高瘦的人影，在他所隐身的柳树下贴站在另一侧。

“画了一张图。”那人反手将一个小纸团塞入他的手中：“说明颇为详尽，按图索骥，应该不会有差错，正确度可靠。是我亲自跟监两天证实的。”

“谢谢，你们可以信赖。”

“还需要小的效劳的地方吗？”

“够了，谢谢。”他再次道谢。

“祝顺利。”那人悄然由东面走了。

他将纸团纳入怀中，泰然自若到了桥头。

“那是什么人？”姑娘忍不住好奇。

“请不要问。”他低声说：“不是我不信任你，而是事关生死大事，牵涉一些人的隐秘，那是我和他们之间，绝不容许走漏的生死机密约定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姑娘悚然而惊，后悔问了不该问的话。

“我到小雷音找四好如来要他的命，就与这个人有关。你只要知道，我行事顶天立地问心无愧。”

“我才不会怀疑你的为人处事呢！”姑娘俏巧地伸手掩住他的嘴，掂起脚尖，亲昵地吻他的肩窝，在他耳畔俏巧地羞笑：“就算你掂着剑，闯进人家大闺女的香闺，我也……”

“也要跟进去把那大闺女的嘴巴撕烂，你狠盯着太虚瑶姬的目光，就是那种表情。”黄自然打趣她：“她将是最大的威胁，日后碰头，你千万别让她缠住你，别妄想撕她的嘴。”

“这妖妇工于心计，我会小心地提防她使坏。”姑娘已改掉骄傲自负的心态，对太虚瑶姬怀有强烈的戒心：“她那种多变的嘴脸，笑里藏刀的作为，我实在很怕她，真想不择手段用暗器毙了她永除后患。”

“她主要的任务，是把你捉回去交差，不得不多用些心计。有我在，她知道成功的机会不大，只好从邪门外道手段中，施展浑身解数妄图侥幸。我担心……”

“担心什么？”

“如果她被逼急了，不得不与魔爪丧门联手对付我，远攻近博配合得宜，将稳操胜算。”

“哎呀！”姑娘失声惊叫。

“我不会让他们有联手的机会。”黄自然的口气信心十足：“我不是一个追逐名气声望的高手名家，不会为了保持声望而一言不合拔剑死斗，你能保证他两人永远不走在了一起吗？我是很有耐心的。”

“魔爪丧门这个老魔，真的很可怕吗？”姑娘关切地问：“江湖朋友提起这个人，几乎人人变色，但真正见过他，与他打过交道的人，好像没有几个。”

“人的名，树的影；对老魔怀有恐惧的人，谁敢跟老魔打交道？与他打过交道的人，十之八九已经死在他的魔爪下了。”

“你对老魔的估计……”

“我一点也不在乎他，虽则我不曾见过这个老魔。在心理上，我把他列为最强劲的对手，并不敢低估他，所以希望与他碰头时，不要有他的爪牙在旁助威。以王屋三妖来说，一比一他们一定死，三比一他们也奈何不了我，他们不可能获得同时进招的聚力一击好机。我想。他会来找我们。”

“这期间没有人见到他，会不会是走狗们故弄玄虚。抬出老魔的名号壮声威，其实根本没有这个人在王府做走狗头头。”

“当然也有此可能。”黄自然挽了姑娘进入一条小巷：“但我们不可有此一厢情愿的想法。”

“猜想而已，狗王已吓破了胆，不会让他离开左右。他其实也不敢擅离狗王左右，狗王的死活，影响他日后的祸福，保护狗王也等于保护他自己。但如果有机会，他必定全力对付我，行致命一击永除后患，我威胁他的安全，不除掉我，他哪能安枕？我如果不杀掉他，也就无法对付那个狗王，所以我与他之间，早晚会面对面彻底了断的，这一天必定会发生。”

“自然哥，好像走错了呢！”姑娘突然对进入的小巷起疑。

“我感觉出有人跟踪，摆脱他。”黄自然低声说。

小巷幽暗，两人脚下轻灵如猫。

“何不捉来问口供？”

“不可能有需要的口供，捉反而打草惊蛇，从屋上走。”黄自然挽住姑娘的纤腰，跃登店面的屋顶。

他俩在一条小街中段，租了一座民宅暂住，付了一月的租金，准备住一两天。

这条小巷距所租的民宅，隔了两条小街。

从屋上走极易摆脱盯梢的人，出其不意从偏僻处跃登，盯梢的人即使发现了，也不敢从跃登处追上，一追就暴露行藏。

在幽暗的小巷上屋脱走，几乎可以保证必可成功脱身。

飞越第一条街，第二条街……这些小街宽仅丈余，飞越轻而易举，已位于夜市外围，小街行人稀少，即使有人抬头上望，也不易分辨飞越的怪影是人是鬼。

“到前面街角，潜伏在瓦沟等我。”黄自然在越过一栋小楼之后，指示姑娘向西南角继续飞跃，他却向下一挫，隐没在一处脊角阴影中。

姑娘知道他已有所发现，准备应变了。

第一个黑影出现，后面又出现另一个乍现乍隐的怪影，距第一个黑影仅隔了两座房屋，第一个黑影居然不曾发现身后有人跟来。

第二个怪影身法之快，委实骇人听闻，乍起乍停、有如鬼魅幻形，看不清形影，停时候忽失踪，起时眨眼间便在另一处隐没，在屋上乍现乍隐忽左忽右，即使是冷眼旁观的人在附近潜伏。也难看清怪影的真实轮廓，很可能误认是妖魅幻形，或者自己眼花。

第一个黑影越过黄自然隐没处的屋顶，这才发现目标失了踪，伏在瓦沟近脊处，警觉地向四周用目光搜寻可疑征候。

前面毫无所见，四周毫无动静。

“咦！”黑影自言自语：“会不会跳落小街去了？或者从某座天井跳下到了住处。

唔！可能潜藏在这附近，真该早些迫上的，也许我真的老了。”

黄自然和姑娘有意摆脱盯梢的人，跃走的速度惊人，这个黑影拼命追，因此忽略了另有黄雀在后。

这一带的民宅，大半是普通小民的简陋房舍，高低参差，有些加建了阁楼，隐身极易，人从何处跳下消失，不易估计。

正想长身而起，右首邻屋的瓦面，突然传来一声轻咳，怪影候现。

“咦！”黑影大感惊讶，本能地站起戒备，抽出腰带上所插的短竹棍，立下门户全神准备应变。

是一个身材修长的人影，不是鬼怪，穿一袭青衫，手中有裹剑的布卷。

已经被发现而且逼近至三丈左右。这时想脱走已不是易事，走不了只好面面对，情势已不允许继续追踪。

“好高明的蹑踪术。”黑影脱口喝彩：“到了老夫左近，老夫竟然毫无所觉，佩服佩服，前后俱失，老夫老得不中用了。阁下，有何见教？”

“你追踪的两个人，从这里下去了？”青衫人反问，不理睬他的牢骚。

不易看清面容，声如洪钟，大概年纪在三四十壮年，流露在外的气势相当浑雄。

“不知道。”他坦然承认自己跟踪失败：“就这么一眨眼，一起一落，就失去踪迹，阁下贵姓大名？跟踪老夫有何用意？”

“你知道所跟踪的两个是何来路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为何跟踪他们？在下需要知道你跟踪的用意。”

“无可奉告。”

“你敢不说？”青衫人厉声问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他大笑：“如果老夫不愿说，没有人能逼老夫说。老夫也要知道，阁下追蹑老夫的理由。既然双方都不愿说，也许得用老方法解决，你的剑出，老夫的手棍派上用场。”

“你的举动不像是跟踪，却像是断后。这是说。你是掩护他俩人活动，防止有人跟踪他两人的暗中保镖，把你弄到手，再下去捉他们还来得及，他俩人像是已进笼的鸟。

你是我的！”

青衫人口气十分托大，说话中拔剑出鞘，声未落人已越屋飞跃，剑发风雷攻势急似狂飙。

“你什么东西！”黑影身形一闪一扭，从猛烈的剑下斜掠出丈外，双脚一点瓦面，再旋出丈外。

“哎……”青衫人做梦也没料到对方如此高明，右后胯挨了一手棍，幸好已经运功护体，不然胯骨必定被敲裂。

入向侧一冲，踏碎了不少瓦片，总算没向下陷落，稳下马步不曾失足跌倒。

狂妄托大的人知己不知彼，吃亏是意料中事。

四个人影倏然出现，再一闪便把刚稳下身形的黑影围住了。

“你真有出息。”其中一个黑影，冷冷地向青衫人说：“一照面你抢攻，就挨了一击，你真替咱们的人增光，你怎么配称一代剑客狂剑书生？”

狂剑书生方世豪，屠杀金陵双凤的凶手之一。

那次他见机逃走得快，被黄自然狂野的大搏杀吓破了胆，把黄自然恨入骨髓，却又不敢面对黄自然算帐。

黑影更无法脱身了，五比一。

“如果在下真的了不起，怎么会权充打头阵的眼线走卒。”狂剑书生恼羞成怒：“你了不起，你有种，你飞天虎许威的名号比我狂剑书生响亮，何不单人独剑上前对付这个人？我等着看呢！”

“都给我闭嘴。”为首那位穿黑长衫的人沉叱：“办正事要紧。飞天虎，擒下这个人，我要口供。小狗的下落全在他身上。”

“遵命。”飞天虎欠身应喏：“属下将小心留活口。”

又是一个狂妄托大的人，也许是故意气狂剑书生。

“快！争取时效。”

“是。”

人影一闪，剑光乍现。

黑影上当了，以为真是飞天虎一个人冲上狂猛发招，小手棍迎着吐来的剑光一探一沉，不等手棍与剑身接触，沉下贴瓦面滑进，伸向飞天虎的右脚踩，逼飞天虎向上跳，反击之精妙，无与伦比。

糟了，飞天虎突然向后飞翻而起，攻出的剑是虚招，招出一半便飞翻

后撤。

另两个夜行人，同时向前一探，四掌连环吐出，掌一起风雷乍发。

全是劲道可以外发的劈空掌力，练气半甲子方克有成的神技，竟然同时偷袭，毫无高手名宿的风度，倒像一些下三滥暗算坑人。

黑影伏下反击落空，身形还没挺起，如山掌劲猛然汇聚下压，想应变已力不从心。

“卑鄙……”他咒骂，奋余力急滚。

连续砰然大震，屋瓦迸裂爆散，断了两根横梁，出现一个大洞，碎瓦断木向下砸落。

黑影被震起三尺，摔落在丈外，骨碌碌向檐下滚，手棍已抛出丈外，手脚已失去挣扎力道。

飞天虎倒翻一匝，脚一沾屋脊，重新向前飞翻，三记美妙的前空翻，准确地到了黑影的上空，身形翻正向下飘落，上体下俯，伸手急抓刚滚至檐口的黑影，轻功之佳惊世骇俗，飞天虎的绰号名不虚传。

手刚沾及黑影的腰带，五指疾收还没抓牢，檐下突然伸出一只大手，抓住了滚至檐口的黑影，另一手上升，扣住了飞天虎的手腕，立即传出骨碎声。

人影倏然消失，全落下天井去了，传出砰然大震，随即一切寂然。

黑衫人与狂剑书生四位仁兄，竟然毫无戒心，站在屋顶等候，以为飞天虎失手。没将人抓牢，一起向下坠落，应该一沾地便可飞升的。

果然不错，人影升上瓦面，手中剑隐发龙吟。

“不是飞天虎！”一个黑衣惊呼。

剑光如匹练，随惊呼声光临。

“小心！”为首的黑衫人厉叫，拔剑飞掠而进。

叫晚了，三个已倒了两个，剑光到了狂剑书生的小腹前，真有雷电霹雳的浑雄声势。

“铮！”狂剑书生居然封住了这一剑，火星飞溅，大叫一声，被震飞丈外。

黑衫人到了，剑如雷电临空。

“铮铮铮……”剑鸣声急剧进爆，屋顶碎瓦飞射，被可怕的剑气掀飞，屋顶快要崩塌了，声势骇人。

风吼雷鸣，剑光如满天电光进射，看不清人影，分不出剑光是谁所发，黑夜中双方全力卯上了。

第一座屋顶崩塌，第二座屋顶四分五裂，第三……

片刻间，激烈的缠斗，从第一座屋顶、快速地移至第四座屋顶，最后传出一声金鸣巨震，人影剑光随同屋顶向下坍坠，像是天雷狂震。

狂剑书生根本没看清敌人的真实形影，惊天动地的猛烈恶斗，只看到满天雷电交鸣，看到屋顶一一坍落，只惊得心虚胆落，倒垂着长剑向下面黑暗的小院子一跳，溜之大吉。

右臂被震得麻木不仁，几乎握不住剑，那能再挥剑交手拼命？保命要紧。即使可以运剑，也不想上前送命。

他那位坠下屋的长上是死是活，他懒得理会了。

黑影终于醒来了，睁开眼看到朦胧的灯光。

身上的痛楚相当强烈，似乎每一条筋骨都在崩散。

“黄老伯，不要挣扎。”悦耳而充满关切的嗓音在耳：“忍着点，全身放松，最好能用吐纳术，帮助外力引气归元。”

嗓音不陌生，他知道这个人。

喉间有药味，身上有人替他推拿，他平躺在地，赤着上身，左面有人，右面也有。

“我……我还活着吗？”他虚脱地问。

他是一代怪杰妙手灵官黄升平，死里逃生保住了老命。

“死了你还能说话？”替他推拿的黄自然嘲弄地说：“闭上嘴尝试努力引气归元，没有人会说你是哑巴。”

“老天爷！我碰上哪一种混蛋了？”他不肯闭嘴：“就算我知道他们偷袭，也禁受不起大力金刚掌和一口气的聚力一击。具有这种可怕掌功的人，怎么可能卑鄙地偷袭？他们丢尽了武朋友的脸面，那些人呢？”

“死了三个，另两个我无暇搜寻，大概跑掉了。”黄自然停止推拿，用巾拭掉手上的香油：“我隐约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只知道狂剑书生和飞天虎是十大剑客之一，与神剑秀士齐名的三流货色。那三个人，你这位老江湖也不认识？竟然被他们蹑在你后面？”

“我怎知他们的来历？显然都是可怕的首脑人物。”

“那家伙的内功剑术，是我所打过交道的对手中，最为强劲最为可伯的高手，年纪不小了。”

“走狗的重要人物，反正都是神憎鬼厌的邪魔外道。”妙手灵官挺身坐起活动手脚；“浑身虚脱，我好像成了废人啦！”

“还不至于那么严重，浑身瘀积大部排散，身上没有碎骨头需要整理，只是气机受损，十天半月不能活动过剧。在大力金刚掌与一口气聚力连环痛击下，还能保住老命，委实令人佩服，难怪你能享誉……”

“别挖苦人了，小子。”妙手灵官打断黄自然的话：“我哪能比得上你？所以希望你接收我的名号呀！小丫头，我上次就有预感，觉得你会和这小子走在一起，因为你与这小子志同道合，而且你喜欢他……”

“黄老伯，谢谢你啦！”姑娘脸红红地显得兴奋得意，要不是妙手灵官鼓励她，她哪有机会和勇气接近黄自然，所以她欣然道谢。

“我是跟踪你们，想和你们商量的。”妙手灵官一面穿衣一面说：“你们走得太快太突然，我一急就被走狗们发现了。”

“哦！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小纸团。”黄自然恍然叫。

“对，是我递给你的。我在南京耽搁了不少时日，冷眼旁观的结果，是你们当局者迷，只在小走狗们身上打主意，捕风捉影成不了大事。我扮演一个冷静的局外人，所以了解比你们深入。”

“我们也想打蛇打头呀？”

“却被他们捉弄得疲于奔命。”妙手灵官嘲弄地说。

“等一下。”黄自然想起最重要的事，掏出纸折就灯下察看。

是一张草图，房舍的格局具体而微，房舍内部的重要部分，皆有清楚的注记。

“你们看。”他将图在桌上摊开：“这是狗王藏身的地方，明晚之前大概不会离去。”

“我知道这地方，那地方你奈何不了狗王。”妙手灵官瞥了一眼，便不再细看。

“那是故靖安侯王爷的故宅，目下是南京户部左侍郎洪勋的府第。里面的房舍连楹并栋，有复壁密室，白天让你们百十人进去搜，三天也搜不完每一角落。街右不远处，是兴武卫的城内衙门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南京守备衙门的官兵片刻可到，想进去找他，白费工夫。”

“我一定要去找他。”黄自然烧掉图咬牙说。

“唔！我知道在何处可以容易地找到他，我找你们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”

“黄老伯，说啦！”姑娘欣然催促。

“掳来的少女，藏匿在上元门外的一栋园林大宅内，有两艘改装为货船的快船，泊在三四里外的江滨，一旦要离开南京，把少女带上船便可扬帆上航了。”

“还有被掳的少女？”黄自然一怔。

“狗王从湖广便开始掳人，你们所救出的少女，第一批是掳自湖广江西风阳一带的人。第二批是南京附近的少女。上元门江滨那一批，掳自扬州一带。如果不是你们在此地大闹，他们还想到苏州去掳苏州佳丽呢！同时，苏州杭州一带倭寇与海盗正在横行，他们不敢前往冒险。”

“老伯的意思，是到上元门等他？他会去？”姑娘存疑：“他们躲在城内如此安全，犯得着跑到上元门山区郊外冒险？”

“只要派一两个人，到洪府放一把火，再放出狗王在内藏匿的风声，他们敢不走？”

“哎呀！对，这妙计毒得很。”黄自然高兴得跳起来。

“你先到上元门去等，不许他们逃入宅院。当然啦！你也得冒被他们围攻的风险。”

“我去。”黄自然虎目中杀机怒涌：“就算他们有十万天兵天将保护，我也要杀得他们做恶梦。”

“自然哥，从长计议。”姑娘怕他生气激动，焦灼地拉住他劝解。

“此计可行，一定要这样做。”黄自然肯定地说：“今晚我就去闹，放一把火……”

“海叔有玩火的专家，交给海叔办好不好？”姑娘央求他：“你晚上要去闹，白天又得拼命，哪有精力两头奔波？说不定两头落空。”

“小子，小丫头说得不错，你分不开身，勉强分身可能两头落空。城里的事你不要管，连夜出城先到上元门去等，带些食物好好睡一大觉，养精蓄锐准备斩虎屠龙。”妙手灵官老谋深算，提出的方法合情合理。

“好吧！我先到上元门去等。”黄自然欣然同意。

“是我们，不是你一个人，对不对？”姑娘盯着他笑。

“我不能去，真遗憾。小子，你代表我。”妙手灵官抓住机会拉他下水。

老怪杰一直就希望黄自然，能继承妙手灵官的绰号。

“你少来。”黄自然不上当：“呵呵！黄自然就是黄自然，黄太爷就是黄太爷，我十分满意目前的名位，敬谢不敏。”

“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”姑娘讶然问。

迄今为止，她还不知道妙手灵官的身份。

她曾经带了人，在江湖搜寻妙手灵官，却不知道妙手灵官就在她身边，而且促成她和黄自然相爱。

“日后你会懂，小丫头，呵呵！”妙手灵官大笑。

上元门在幕府山的西尾，附近是小有起伏的丘陵区，遗留下孤零零的城门楼，与两端的一小段土城墙，形成都城外围的小据点，原来的上元门只有百余户人家。

这一带的山林都是禁伐区，因此林深草茂，是都城人士郊游的好去处，修建有不少园林别墅。

向南进城约五六里。向东北入山，十余里可到观音门、燕子矶。西北，两三里便是江滨，上了船便安全了。

由于金川门已经奉圣旨永远关闭，因此到上元门，必须从钟阜门出城，也是唯一的大道，如果走凤仪门，就绕了半个圈子远了好几里。

走狗们保护狗王出城，非走钟阜门不可。

村东南角那座有十二座亭台楼阁的园林别墅，正式名称是南京上元县上元村曦园杨家。

杨家的祖上，曾经有子侄在京师任职，据说官阶相当高，正是所谓阀阅世家，子侄都是南京的名流绅士。

本村的村民，都是殷实的庄稼汉，高攀不上阀阅世家，也不想高攀，因此少有往来，对曦园毫无所知，如无必要，绝不接近进入曦园的私有花径大道，即使里面是人肉作坊，外界也懒得过问。

四更天。黄自然与江小蕙就赶到上元门。城内的事不需他俩担心，海扬波挑选了几位高手与纵火专家，冒充黄太爷虚张声势。在洪侍郎府第附近示威，三更就发动，闹了就跑，同时向巡城的治安人员与卫军，透露河南钧州徽王，擅离藩地藏匿在洪府的风声。

全城骚动是必然的事，收到预期的效果。

徽王府护卫，在浦子口镇掳劫少女的案件，早已轰动南京，三十余名走狗曾经一度进出天牢，再如此一闹，等于是旧案重掀，倩势更为严重，任何治安衙门也不敢忽视。

南镇抚司衙门更为紧张，秘探纷纷出动，目标锁定了徽王国主，煞有介事。

当然另有原因，让走狗们不得不撤出城远走高飞。

大道穿过村南的风水林，风水林每一株古松皆径粗如磨盘，林下松针厚有三寸，仅生长了稀少不怕松树排挤的野草，视界可以远及百步外。

出林百十步，便是岔入曦园的花径，花径内伸百十步，便是亭台楼阁映掩的宏大园门。

两人在松林的南缘，堆集一些松针作褥，相拥入眠睡得香甜，养精蓄锐准备迎接决定性的生死之斗。

这里，可以看到林南的大道，夜间不再有人行走，站起来可以监视里外的道上动静。

狗王如果撤出城，必定从这里进入曦园。

有一个更次的时间安睡，对一个内家高手来说，一个时辰好睡，可以恢复三天的疲劳。

但姑娘睡得并不安稳，有心事的人通常很难熟睡。

生死存亡的决定性时刻即将到来，她哪能放得开？心爱的人是这次龙争虎斗的主将，想起来就有心惊胆跳的感觉震撼她的身心。

终于，她在恶梦中惊然惊醒。

她姥缩在黄自然的杯中入睡，头枕在黄自然的右臂上，一转首便可看

到黄自然睡态安详，似乎无忧无虑的沉睡的面孔。

她已浑忘亲昵愉快的感觉，绵绵地、不安地注视着黄自然的面庞，思路纷坛。

她在想，日后还有被心爱的人拥抱而眠的机会吗？

她是江湖人，来自江湖世家，知道行道江湖的人，对生命价值的诠释与众不同，不管为非作歹也好，行侠仗义也好，都必须付出什么，才能获得什么。

道路与方向她有权选择，命运的控制权却不在她手中，今夜沐浴在星光躺下去，天知道明早能否看到旭日初升。

她悄然而起，像幽灵般在左近漫步，夜凉如水，她心潮汹涌如波涛。

过去，她年轻，凭一股信念，经历过一段意气风发的人生旅程，体验过人生痛苦的一面。

这世间处处充满不平和艰辛，她用剑来发泄内心的反抗意识，所产生的激情，只单纯地在激忿和痛苦中打转。而自从与黄自然接触交往之后，身心突然进入另一种境界。

这是成熟的境界，所产生的激情转向另一种天地，突然发觉世间除了不平和艰辛之外，另有美好的一面。

身心方面欣然接受这种令她悦愉的转变，不再以自己为中心。感情的圈子包含了黄自然，也包含了人生的快乐和忧秋

那种并肩携手心灵契合的感觉固然美好，面对未来危难生死莫测的忧虑却是痛苦的。

人生的过程是有规律性的，感情方面愈成熟也就愈复杂。她现在的思路并不复杂，思路的中心是：她该采取何种态度，面对可能发生的难测变故。

回到黄自然身边，目光凝聚在黄自然身上，隐约星光下，黄自然的轮廓显得清晰突出，睡相呈现平静安详，无忧无虑，不像一个即将面对生死存亡的人。

她突然想起太虚瑶姬，想起太虚瑶姬对黄自然露骨并表示，尤其那天两人缠斗衣裤凌落，光景比她与黄自然亲热的光景更调情。

太虚瑶姬盯着她的凶狠目光，也令她极为反感。

“这妖妇也在打他的主意，想做他的女人。”她心中暗叫：“该死的！想得更美呢：这杰出的男人是我的，我不怕你。”

说不怕是假。她应付不了太虚瑶姬。

思路一转，想到黄自然挽住她，向太虚瑶姬示威，公然声称是天投地设的佳侣，气得太虚瑶姬发愣的事，只感到浑身一热，心中甜甜地。

正在胡思乱想，突然耳中听到隐隐的松针浮动声。

在这种松针积厚几寸的松林内，尤其是久晴不雨的时节，一只小鼠经过，也会发出声息，夜深人静没有风，声息清晰且可及远。

心中一紧，向声息传来处悄然潜行。

黄自然需要充足的睡眠，不能惊动他。

林下黑暗，听觉比视觉可靠，潜行十余步，又听到奇怪的声息从左前方隐隐传来。

她不假思索地窜出，前面就是穿林大道，依稀中有物闪动，异声四起。

急行数步，贴树干细察，没错，大道中站着一个人影。

月华剑徐徐出鞘，异声中止，她一掠而出，突然怔住了。

是一个女人，衣裙像是黑色的，如不是裙袂微扬，不走近绝难发现是人。这瞬间，她嗅到相当熟悉的脂粉幽香，虽是脂粉香却颇为淡雅，她不陌生。

想曹操曹操就到，是太虚瑶姬。

多次接触，曾在一起同桌进食，她熟悉这种从太虚瑶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香味。

她是女人，但却是黄毛丫头，不曾使用过脂粉，了不起弄些花花草草薰衣，所以不知道这种脂粉香，会对男人产生何种诱惑力，反正她也并不觉得讨厌。

“你们果然找来了。”太虚瑶姬显然早一步看出她是谁：“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？”

她口说不怕太虚瑶姬，其实有点心虚，连黄自然也奈何不了这妖姬，她能不心虚？

“你们回来了？”她反问：“难道说你们事先得到风声。提早撤离洪侍郎府第？”

“哦！你们真是神通广大，居然知道王爷隐身在洪侍郎府。”太虚瑶姬也感到诧异：“我知道你们志在救那些少女，还以为你们专程找来了。难道说，黄自然去洪侍郎府行凶，让你前来救那些少女？你行吗？”

“我来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一定估计错误，以为看守少女的人，一定是些三流人物，没料到我在这里负责看守。来得好，我曾经千方百计捉你，一直未能如愿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

“该死的，你以为吃定我了？”她心虚地喝骂。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太虚瑶姬格格娇笑：“黄自然如果前往洪侍郎府，不啻飞蛾扑火，国主身边精锐齐出，陈老先生会把他撕得稀烂，今晚大事定矣！捉住你我就可以交差，今后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只是，黄自然死了实在可惜，我真难以割舍这个杰出的大男人。

一度我曾经希望，能与他并肩遨游天下或合籍权修。他不来这里，我心里有点不好受，这口怨气，我要出在你身上，哼！”

这妖姬喜怒无常，哼声中拔剑出鞘。

“你配和他遨游天下台籍双修？呸！”她被激怒了，扬剑待发：“不要脸！他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你是……”

“这时说他是什么大丈夫已无意义，他肯定会死在洪侍郎府的。”太虚瑶姬抢着说：“你进王府做药引已成定局，我希望先和你谈谈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听着，不许插嘴。”太虚瑶姬沉叱：“你大概可供给五至六次药引，之后将成为王爷的宠姬，如果你怀恨咱们这些受聘的人，日子将不怎么好过。经过这许多波折，老实说，我还真不想把你交给王爷，杀掉你才能永除后患，你愿不愿意，与我谈日后和平相处之道？”

“你似乎认定一定可以把我捉住送入王府？”她定下心神不再激动，也无意摸清妖姬的真正意图。

“那是不容置疑的。”太虚瑶姬话说得信心十足：“除黄自然之外，你江家的人，没有任何一人能算一流高手，你仅比一流差不多而已。黄自然不在，你只有一条路可走，要不是王爷指定活擒你，我一个手指就可以要你死三次。

所以，你最好不要惹发我的杀机，因为任何人妨碍我深植根基，以便日后创立山门的大计，我都会毫不迟疑加以铲除，杀掉你以免有后患，我做得到的。”

“你杀不了我。”她的话也说得信心十足：“你对日后和平相处之道，又有何高见？”

“你得和我焚香歃血，结为异姓姐妹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大惊小怪。

“这一来，王爷将更为信任我，我的地位也相对地提高，很可能日后取代陈先生的总管地位；他老了，早该让贤的。由于我是内勤的人，总管与他手下那些亲信，一直就对我们内勤的人成见甚深。不愿内勤的人干预外务，所以他们从不尊重我的意见，却又任意调派内勤的人执行危险任务。你在王爷身边，会帮助我完成心愿吧？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她恍然：“你们走狗之间，暗中勾心斗角内情复杂得很呢！”

“废话少说。”太虚瑶姬不想谈勾心斗角的话题：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；投入王府如果不想得到好处，鬼才肯替什么龙子龙孙效忠做走狗。说，你愿意不愿意。”

“愿意什么？”

“焚香歃血拜姐妹的事。”

“如果我不愿意呢？”

“杀掉你灭口，一劳永逸。”

“你杀不了我，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什么？”

“而且有人不愿意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的男人。”她怪腔怪调大声说；“黄自然。”

“你的男人？该死的！这几天你和他出双入对走在一起，很可能也睡在一起，你没破了身子吧？”太虚瑶姬几乎跳起来：“你想坑害我们吗？王爷会因此龙颜大怒，我们将有不少人丢脑袋，你……”

“我是他真正的女人，与邪剑的女儿不同。那个狗王最好剥你们的皮，走狗烹大快人心。”

“擒下你再好好查验就知道了，小丫头。跪下！”太虚瑶姬沉叱，手一动八面生风。

她想挥出月华剑，却突然发觉手脚不听指挥。

“自然哥！”她大叫，赶好咽喉还可控制。

“来了来了，别叫别叫。”黄自然的语声，发自太虚瑶姬身后：“谁敢欺侮我的女人呀？厉害！”

太虚瑶姬猛虎回头大旋身，剑上风雷骤发，招发回头望月，喷射出眩目的电光，猛攻身后的人，凌厉无匹的剑气迸发，彻骨的剑气远及丈五六，委实令人难以置信。

九转玄功的威力如此惊人，剑气所及处，海碗粗的树干也可能无声自折，拂过人体更是头断肢分。

身后没有人，顶门上空黑影飞坠。

故事重演，被黄自然抱住了，一扭之下砰然倒地，三蹦两翻，最后太虚瑶姬被压在地上。

黄自然是从背后抱住她的，蹦弹翻滚中，手脚已用了全力，挺起了身

像是骑马，双手扣扳住她的头，逐渐发劲向右上方扭转。

“你死不了是不是？”黄自然邪笑着说。

她根本无法将背上的黄自然掀翻，背上像压了一座山，任凭她用尽精力扳、蹦、扭、弹、掀……背上的压力反而更为沉重，枉劳心力。

头部被可怕的劲道扳扭后转，她的挣扎力道急剧消减。

脸部如果扭至肩后，那就死定了。尽管她的筋骨柔软如链索，但颈骨的垫筋伸张性极差，脸孔扳扭至肩后如果死不了，扳扭至背后必死无疑。

黄自然如果要她速死，用劲一扳就够了，慢慢扳扭，就会慢慢死。

“饶……饶我……”她崩溃了，颈抗拒不了可怕的扳扭力。

“这次绝不饶休，杀掉永除后患。”

“我……我有交换条……件……”

“你还有换命的条件？”

“我带你去救……救那些少……女。”

“我知道，从扬州掳来的少女，她们就囚在曦园内。”

“我……我替你诱……诱杀王……王爷……”

“你这妖姬真可怕。”黄自然感到有点毛骨悚然：“为名为利为了你的命，你可以做出任何不义的事来。你有超人的智慧和才华，却用错了地方。”

“我……我不要死……”

“你不要死，却要别人死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知道什么？”

“我根本无意要那狗王的命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如果在南京杀掉他，或者在钧州杀死他，你知道会有多少人遭殃？有多少无辜人头落地？我只要除掉他助恶的爪牙，把他打个半死弄成残废，我心肠不够狠毒，无奈地承认龙子龙孙的特权。杀掉他固然可以快意于一时，但无数无辜人头落地，却会让我负疚痛苦一辈子。你走吧！今后别让我再看到你。”

放松手跳至一旁，太虚瑶姬恢复自由。第一个反应是向侧一滚，拾回自己的长剑跳起来。

“你杀了王爷或者废了王爷，我们这些藉他的权势争名夺利的人，必定失去倚靠，重新在江湖混世了。”太虚瑶姬咬牙切齿尖叫：“这种情势绝不容许发生，你这种管闲事断人财路的恶劣手段不上道，我一定要用千万百计，把你打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。你给我牢牢地记住，下次见面我一定杀死你，一定。”

“你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，我有信心击破你的九转玄功。”黄自然不介意她的威胁：“你除了卖弄一些小聪明，玩玩阴谋诡计增加些乐趣之外，任何方面你也不是我的敌手，你没有任何杀我的条件和手段，斗智斗力你都没有三两成胜算。”

剑幻化流光，向一旁的江小蕙进射。

斩龙不如屠凤，太虚瑶姬猝然向江小蕙突下杀手。

估计错误，就得付出错误的代价。

黄自然已经知道这妖姬诡计多端，早已暗中戒备。

江小蕙更是严加提防，本来就对妖姬深怀戒心，更讨厌妖姬用软功夫对付黄自然，像一头饿豹，随时准备扑上防止妖姬弄鬼。

一声冷哼，黄自然一掌挥出，空前凌厉的破空掌力发如山洪，从侧方斜裁一涌即至。

太虚瑶姬冲势一顿，嗯了一声。

江小蕙的月华剑到了，一泻而入，无坚不摧的月华凶剑，贯入妖姬的左肋八寸左右。

“铮！”金铁暴震溅起无数火星，妖姬的剑在这刹那间架住了月华剑。

锋尖已经入体，怎能封架？

“哎……”太虚瑶姬叫了一声，扭身摔倒，月华剑离体，剑口扩大了一倍，内腑一团糟。

“我……我不得不杀她。”江小蕙心惊地说。其实她没期望能杀掉妖姬，只是本能地出剑反击而已，没有思索的余暇，反击出于反射性的本能。

“生有时死有地。”黄自然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不忍心杀她，她这一身超凡所学修炼不易，真让我产生惶惶相惜的念头，没想到她仍然死了。”

“我把她带到村子里，让村民埋葬她。”江小蕙向仍在抽搐的太虚瑶姬走去。

“不必了，天色不早，惊动村民，会引起走狗的警觉，摆在路旁，村民会发现处理的。”

碰上一个武功相当的对手，是颇为愉快的事，双方如果没有深仇大恨，便会在心理上产生尊敬对手的念头。

黄自然的确无意将太虚瑶姬置于死地，否则妖姬绝难逃过颈骨被扭断的噩运。

32

天刚破晓，大道南端出现快步赶路的人影，共有二十余名男女，其中有两个人各由两名同伴扶持，脚下明显地看出有点不便，大概如不是受伤，那就是有病。

二十余名男女显然曾经化装易容，穿的也是两截平民服，青丝包着青巾包头，百宝囊藏在衣内，兵刃皆以布卷掩藏，沿途不至于引起注意。

距松林约三十余步，领先急赶的三个中年人，突然如中雷殛，惊恐地刹住脚步，有点慌乱地打开裹兵刃的布卷，发出一声惊啸，通知在三四十步后跟进的二十三名同伴，徐徐向后退，神色极为紧张。

“黄太爷！”一名中年人惊叫：“他……他怎么可能反而赶到前面来的？”

高阶层的走狗头头们，有大半不认识黄自然，只有一些曾经与他打过交道的人，才见面便知道是他。

而与他打过交道的重要人物中，几乎全是吃过苦头的败军之将，根本不敢和他作英雄式的搏斗。

人群一乱，片刻便结阵显示实力。

有人发出震天长啸，通知远在里外的曦园人。

二十六名男女雁翅列阵，以那位年约半百，身材高瘦，削额颌尖，生了一双反常金鱼眼的人为中心，构成严密的保护网。

确是那天晚上，出现在春秋阁的徽王国主。

他今天改穿了平民服，可就没有王爷国主的威风 and 尊严了，人要衣装，一个穿花子装的皇帝，连狗也唬不住。

两侧，各有三名骠悍男女，手中是狭锋单刀，面目阴沉，神色冷静。

一侧，一男一女，站在一个青包头下，露出白发根，脸色泛青，鹰目有点失神的人。

王屋三妖、天狼星、神剑秀士、狂剑书生、高唐神女、绛仙、黑牡丹……全在。

桃花三娘子也插上一脚，站在最外侧畏畏缩缩。

除了王爷右侧三个中年人，以及一个老女人之外，其他的人皆脸有惧容，全是吃过苦头的高手名宿。

最冷静沉着的人，是王爷两侧六名男女。

在春秋阁，王爷的贴身死党护卫，几乎被黄自然在愤怒中屠杀尽净，剩下的高手护卫已经不多了，所以把总管魔手丧门拖在身边保护，这位陈老师一直就不曾露面找黄自然一拼。

二十六名男女，居然不敢一拥而上行破釜沉舟一击，可知这些高手名宿已经心虚，已没有多少斗志，缺乏信心，与往昔器张的气势迥然不同了。

黄自然与江小蕙在松林前二十步左右，并肩屹立在路中挡住去路，两支剑焕发出炫目的光华，剑吟隐隐。

两人不言不动，冷然盯视着十步外列阵的二十六名男女，似乎这些邪境外道的威震江湖高手名宿，只是一堆土鸡瓦狗而已，或者是一群微不足道的小鬼，不值得重视。

王爷的目光，死盯着换了短衫裙，极为秀气的江小蕙身上，金鱼眼中涌现复杂的怪光。

“那个小女人。”王爷的嗓音依然严厉十足：“就是被夺走的绝世处女姓江的？”

是向他的走狗发问。主子的权威十足。

“启禀国主。”绛仙畏畏缩缩回答：“这……这小女人已……已经与那个黄太爷，在一起已经好……好几天了，是……是不是处子……要查验才知道。”

弦外之音可能是说；不是处女，不争也罢。

“总管，你们正面对着一万五千两银子赏金。”王爷不追问是不是处女，向那位青包头下露出白发根的人沉声说：“一定给我要活的。”

黄自然的目光，随即落在那人身上，眼神一变，原来这个脸色泛青的老人家，就是总管魔爪丧门陈老师陈魁，上一代最可怕的凶残老魔，声威迄今未衰，江湖人士闻名战栗的第一魔头。

“就是昨晚那个可怕黑衫人。”他向江小蕙低声说，口气充满自信：“不可能有惨烈可怕的恶斗了，我的太一玄功震伤了他。难怪，他是我所碰上最强劲的对手，最后一发狠用上了太一玄功攻击。这该死的老魔，竟然偷偷摸摸出现，如果知道是他，我会用十成真力要他的命，昨晚错过机会了，可惜。”

“哎呀！昨晚我们也好险。”姑娘吃了一惊，余悸仍在：“黄老伯栽得不冤。”

“击伤黄老伯的是另两个人，如果是这个老魔，黄老伯恐怕一照面便被抓碎了。昨晚老魔如果手中没有剑，我也可能上当伤在他的魔爪下。”

魔爪丧门气色甚差。可知昨晚被震落屋下时，受到黄自然的太一玄功伤得不轻，所以走动时要两个人扶持。

老魔虽然受了伤，但权威仍在，主子找他，他当然找他的下属走狗。

“你们都听见了？”老魔嗓音中气显然不足，但阴森无比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；你们是勇夫呢！抑或是懦夫？你们不会让本总管亲自动手吧？”

“长上，何……何不等傅姑娘赶到时，由傅姑娘施展法术活擒他们？用兵刃难免有……有死伤。”狂剑书生不安地抚弄手中的剑，鼓不起上前的勇气。

昨晚五个人跟踪妙手灵官，没料到被妙手灵官追赶的黄自然潜回反蹊。

结果，狂剑书生挨了妙手灵官一手棍，飞天虎与两同伴计算妙手灵官，刹那间被黄自然杀死了，最后老魔仓卒间与黄自然交手，惊天动地中老魔坠屋受伤逃命，狂剑书生是唯一完整的人。

现在要在白天和黄自然拼命，这岂不是驱羊斗虎吗？

推委的意图明显，实在不像一个名动江湖的大剑客。

“这小狗已经在这里出现，你们还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女人身上？”老魔冒火地斥责：“我们的人多十倍，国主雇请你们干什么的？”

老魔见多识广，已经知道曦园留守的人靠不住了，黄自然在这里出现，已表明曦园秘窟中枢被挑，留守的人不多，主事人太虚瑶姬可能已遭到不幸了。

“我们先上。”天狼星第一个出列，向神剑秀士打手式：“你是前锋主将，该拼时能畏缩落在人后吗？”

神剑秀士一咬牙，立即跟出。

王屋三妖一挺胸膛，老脸上挂不住，再不出去，又得接受斥责讥讽了。

神剑秀士是王府的正式护卫，名义人是对外行动的司令人，与外人打交道责无旁贷，非出去不可，挥手召来了桃花三娘子，拉一个人做伴。

桃花三娘子与黄自然有交情，拖来做伴方便打交道。

黄自然与江小蕙一分，冷然候敌，任由对方三面列阵围住，不理不睬等候对方发动，冷静镇定的无畏气势，让走狗们心中惶惶。

该出去的人都出去了，唯一可恃的是人多势众。

王爷当然不可能亲自操戈，男女六护卫当然也不会放弃保护王爷的重责。

魔爪丧门也不能出来，左右扶持的一男一女也派出了。

九比一，九倍而非十倍。

杀气好浓好浓，江风吹来凉飕飕地，红日出现在东面山颠，洒下满地朝霞毫无暖意。

“黄自然，不要不识时务。”神剑秀士是行动指挥，不得不硬着头皮打交道。

十八个男女无一庸手，大半是声威慑人的高手名宿，九比一，真应该识时务。

黄自然抬头望天，不理不睬。江小蕙轻拂着月华剑，似乎不知道附近有人。

“我指引你一条明路。”神剑秀士不死心，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出身军户人家的人，多少懂得一些用兵之道，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策。

没有反应，黄自然甚至不曾瞥他一眼。

“劝劝他，他是你的朋友。”神剑秀士找上了桃花三娘子：“劝他离开江小丫头，大家都有好处。上次在小雷音禅寺，他与江小丫头是敌对的，犯不着替她挡灾，天下间比她美的女人多得很，为了她而与王爷国主为敌，与天下为敌，值得吗？”

仍然没有反应，黄自然还是不曾瞥他一眼。

“黄兄，还来得及脱身事外。”桃花三娘子神色漠然，可知是被迫做说客无可奈何：“他们的提议仍然有效，珍宝等你收取，你可以轻轻松松地离去，不会有人阻止的，务请三思。”

事到如今，这些人仍然使用利诱，知道使用威迫甚有顾忌，不希望付出重大的代价。

黄自然的目光遥远，似乎附近一无所有，远处江上飞过一群水禽，他的目光也追随着水禽远去。

江小蕙以剑在地上画花鸟，神情专注兴趣甚浓。

松林的另一边，曝园没有任何声息传来。

早起赶路经过的村民，一个个绕田野而走，急急惶惶如避瘟疫，没有人敢接近。

“黄老兄，你知道王爷会要求全国各地藩王对付你。”神剑秀士继续鼓簧之舌说服。

“会勒令全国各地官府缉拿你。”桃花三娘子也继续晓以利害。

“全国各地卫军，会把你当作匪徒捉拿。”

“天下各府州的巡捕，分持你的图形按图索骥，丁勇乡兵全面搜索。穷乡僻壤也无匿强之地。”

“重赏之下，天下的江湖朋友人人奋勇。”

“武林侠义之士，也把你看成大逆不道的凶徒。”

两人一弹一唱，居然颇有耐心。

有人不住向松林大道远处眺望，显得神色焦虑不安。

缓兵之计，寄望曦园留守的人赶来助威。

留守的太虚瑶姬，是武功仅稍次于陈老先生的高手，陈老先生受伤不能亲自出动，太虚瑶姬该是可与黄自然匹敌的人。

过去的事实证明，太虚瑶姬是唯一可和黄自然周旋的对手，而身为外勤指挥的神剑秀士，表现令人失望得很。

太虚瑶姬的尸体，静静地躺在松林中段的路旁。

曦园不可能有人来声援了，破晓的前片刻，一群好汉悄然从四面八方一举直捣中枢，有一半走狗死在床上的。

留守的全是二流人物，看管三十余名少女，哪用得着一流高手做龟公管女人。

一弹一唱毫无作用，听的人毫无反应，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，完全不加理会，任由他们弹唱不悦耳的曲调，似乎认为他们并不存在。

神剑秀士两人所提的威胁是事实，绝非无的放矢虚言恫吓，天下是朱家的天下，天下的官民都听命于皇家，这是事实，圣旨一下谁敢不遵。

天下各大埠，都有分封的藩王镇守，每一代皇帝的儿子，都一一分封至各地称王。

开国皇帝朱元璋，就有二十六个儿子，除了一个儿子继承皇位留在京师坐皇座之外，死了一个太子朱标，其他二十四个儿子，分封至二十四处大

埠当藩王坐镇。

以后每一个皇帝的儿子，也不断往全国各地封王镇守。

各地藩王郡王又有儿子、孙子、曾孙……分封至次等大城做镇守郡王、镇国将军、辅国将军、奉国将军、镇国中尉、辅国中尉、奉国中尉。

所以，全国各地真不知有多少龙子龙孙，到底有多少亲王(藩王)、郡王、将军、中尉……

以开封周王这一支系统计，自明初至明灭，直系坐镇开封的有十二王。

分封至各地的郡王，有封地的有六十六王。

以分封遂平的悼恭王来说，下传的就有九个王。

封邱的康懿王，也下传五个王。

汝南王倒霉，一传便除爵了。

有封地的六十六个君王中，平均下传以五个王计算，仅周王这一系，就有三百三十个王，简直就像蝗虫一样，把河南各地啃得清洁溜溜。如果把将军中尉也算上，天知道有多少？

真要动员全国各地皇宜人员，出动家臣护卫捉拿一个黄自然，会有何种结果？不堪想像。

当然。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，这个徽王还没有策动天下皇室人员的份量，他在周王系中就讨人厌，其他叔侄兄弟不会听他的。

但几乎不可能并非绝对不可能，他与当代皇帝狼狈为奸，在玩弄女人的嗜好上有志一同，只要透过皇帝向各藩王下圣旨，哪一个藩王敢逆旨抗拒？

一大群人围住两个人，威迫利诱毫无作用，被围的人不理不睬，僵局打不开，走狗们难堪、愤怒、痛恨……各种情绪反应渐趋激烈，有人受不了啦！

那位王爷国主，更是怒火冲天。

黄自然宰了他许多贴身护卫，他已经恨得咬牙切齿，因此自始至终，他毫无妥协的意思，走狗们所提的利诱，根本就不是他所授意，而是陈老先生计谋的一部份。

他不会与一个平民亡命妥约谈条件。

“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”王爷终于怒火爆发了。

只有桃花三娘子心细，只有她看出危机，看出黄自然垂在侧的剑，隐现奇异的光芒。也看出江小蕙的月华剑，与地面接触时，泥土翻动时的异象。

那是神功凝聚，即将能量爆进的前奏先兆。

剧变骤发，石破天惊。

暗器三方汇聚，直有如满天雷电。

十八把各种兵刃，像怒涛般随暗器涌出。

暗器齐发的刹那间，被围的两个人，身影倏然变幻，幻化为两条直线，向右方乎射而出。

右方射来的暗器，不可能集中在迎面的一线上，直线的前端、是爆发异劲的剑尖，从直线飞来的暗器只有一箭一飞刀，线的面积只容纳得下两枚暗器，一近剑尖便向侧爆散，远在剑尖前尺余就自行折向了。

直线贯入冲起来的人丛，猛然雷电交加。

“铮铮……”兵刃接触声惊心动魄。

暴乱的人影抛掷，直线幻发的光华透围而出。在三丈外幻现，人影重

现。

“呃……啊……”惨叫声同时传出。

正面与左面发射的暗器失去目标，随后冲出的人、也没有攻击的机会。

右面共有五个男女遭殃，都是胸、腹、肋中剑，摔倒在地挣扎、叫号、求救。

一刹那的接触，结束得好快。

黄自然与江小蕙，懒散地站在路旁的短草坪里，似乎刚才并没发生任何事，三丈外在路旁挣扎叫号的人与他们无关，他们也没看到其他的走狗。

“自然哥、要不要回浦子口镇走走？”江小蕙笑吟吟，声调娇娇柔柔地，剑无意识地拨动野草：“那位姐姐有男子气概，好像没有泼皮敢惹她呢！”

她指的是小菱姑娘。

自从发现黄自然的住处后，她曾经作了一番调查，对黄自然安于扮小行商的事百思莫解，一个武功惊世的英雄人物，行事未免令人莫测高深。

“在那种地方谋生，软弱的人撑不下去的。”黄自然用靴底擦剑上的血迹，他这把剑品质不佳：“她的眼界也高，所以十六岁了还没有婆家……杀！”

身影一分——聚，电闪雷鸣。

“呃……哎……”三个人影分向三方冲，冲出两丈外，蜷曲着摔倒在草中挣命。

是王屋三妖，武功最高的三个老妖魔，到得最快，死得也快。

“她对你情有独钟，我知道。”江小蕙回到原处，月华剑仍在隐隐雷鸣。

“邻居嘛！接触久了难免有情，当然我有一两分人才，而且我尊敬所有的好亲邻……”

“唷！一两分人才？你是天下最杰出的男人……杀！”

人影再次分合，血雨纷飞。

又倒了三个，其中有天狼星。

黄自然的左手，扣住了桃花三娘子的颈子，大拇指顶在结喉穴下。

“我知道你是被逼的，不怪你。”黄自然温和地说：“离开他们，往南走。江家的人在南面，他们不会为难你，走，乖。”

手一松，脸无人色惊怖欲绝的桃花三娘子，绵绵地注视他片刻，倒拖着剑向南走。

只剩下六个人，都在发抖不敢移动冲进。

神剑秀士双腿在弹琵琶，几乎站立不牢，用可怜的惊恐眼神，死瞪着在脚前挣命求救的狂剑书生，忘了该赶快救助同伴。

狂剑书生的咽喉被贯穿，鲜血如泉，居然还可以发出奇怪的声音求救，声音与血泡声混在一起了。

上去几个就死几个，这位大剑客快要吓疯了。

绛仙葛莲死得最安详，心脉被黄自然一掌震碎了。

“这个女妖的软骨散实在可恶。”江小蕙用剑拨拨绛仙的手：“自然哥，你该把她留给我的。”

“不能留给你。”黄自然轻抚她的秀发：“你是我珍爱的女人，绝不容许会妖术的人接近你弄鬼。如果可能。最好在丈外就把会妖术的人摆平。”

“该死的暴民。”不远处由惊转怒的王爷，发狂似的大叫：“你把我的处女弄成女人了？你……你罪该万死，你……去，去剁碎了他。”

“王爺……”六男女保镖，同声惶然惊呼。

“去！”

“王爷……”

“你们敢抗命？”

“卑职遵命。”

六男女行礼，然后大踏步向黄自然两人走去。

魔爪丧门摇摇头苦笑，大概知道无法阻止。

“这……这混蛋疯了。”黑牡丹咒骂着向后退：“不死光所有的人，他是不会罢手的。”

退出丈外，突然飞掠而走。

“冷姐，你……”高唐神女急叫。

“采英。”黑牡丹在六丈外止步转身：“你也走吧！咱们另投明主。”

“冷姐……”

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；何况你们不是夫妻。”黑牡丹指指快崩溃了的神剑秀士：“他也注定了在劫难逃，他不可能离开王府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那你就留下吧。”黑牡丹一挥手，转身越野狂奔。

“等我一等……”高唐神女一掠而出。

船将沉，船上的老鼠必定先逃得精光。

“剪除羽翼。”黄自然低喝。

“平分秋色！”江小蕙像在唱歌。

双剑化虹，满天雷电再起。

“饶……我……呃……”神剑秀士狂叫，完全失去挥剑接斗的勇气，月华剑化虹射到，锋尖几乎透琵琶骨而出。

六护卫还远在三丈外，想抢救已力不从心，搏杀的速度太快，有如风卷残云摧枯拉朽，反正两把剑一动，闪了两次便结束了。

神剑秀士四个人，倒在草丛中挣扎。

“平分秋色。”江小蕙再次叫出这句话，剑向男女六护卫遥指。

“不能闯刀阵。”黄自然说：“我拾几枚暗器，送他们下地狱，犯得着和他们拼命？”

六把刀果然列阵，不再逼进，气势极为磅礴，一看便知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高手护卫。

“可以引散他们呀！”江小蕙不愿拾取暗器，她暗器的技巧难登大雅之堂，不想献丑。

“他们不会散。”

“自然哥，敢打赌吗？”

“赌？”

“要他们散就散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……看！”

她一跃两丈，冲向怒容满面，远在五六丈外的王爷，月华剑光华熠熠。

果然所料不差，男女六护卫大惊失色。转身飞跃，要回到王爷身边护驾。

一声长笑。黄自然人化流光，剑似惊电，以更快一倍的速度，到了两名护卫身后。

剑光左右分张，无情地割断了一男一女两护卫的脊骨。

“王爷快逃……”最快的护卫厉叫，狭锋刀破空飞掷，刀急剧翻腾，斜截即将绕近王爷的江小蕙，已无法及时赶到，情急飞刀相阻。

江小蕙真吓了一跳，刀飞的厉啸慑人心魄，速度惊人，已来不及闪避，月华剑急挑，人向下挫。

铮一声狂震，刀向上震起。

这瞬间，魔爪丧门抢出，大喝一声，右手虚空抓出。

江小蕙命不该绝，下挫的身形顺势躺倒，是滑倒的。

可怕的虚空抓劲一涌而至，她的剑因身形躺倒而举在上面，感到虎口一震，剑脱手向魔爪丧门飞去，余劲掠过她胸部上空，一进一退罡风压体，仍感到肌肤发麻，压力十分沉重，惊出一身冷汗。

一男一女两护卫到了，双刀疾下。

人影脚尾跟到，双足来一记蝴蝶双飞，两声闷响，两护卫向前飞起、掷出。腰脊被踢中，脊骨断裂，连人带刀被踢飞两丈外，刀自然而然地随着飞起。

江小蕙一滚而起，月华剑随起势飞掷。

踢飞两护卫的人是黄自然，飘落大旋身剑起风雷，迎向即将近身的最后两护卫，虎目中冷电湛湛。

“冲上来！”他沉叱。

不远处，魔爪丧门踉跄后退，月华剑贯插在胸下腹上的交界处，双手死抓住剑身，想拔出已发不出力道，退了四五步，厉吼一声仰面便倒，月华剑终于被拔出了，鲜血泉涌而出。

这一连串的急剧变化，快速无比生死一发，每一击皆生死交关，生命在这里显得特别脆弱。

男女两护卫不敢冲上，飞快地退到王爷身畔，扶住惊得手脚发软，惊怖万状的王爷向后退。

江小蕙抢出，一脚踢在魔爪丧门的右耳门上，抽回月华剑，呼出一口长气。

“这恶魔仍有一击之力，好险。”她胜利了，但却感到事过后手脚发虚。

如果老魔不竭泽而渔孤注一掷导至力尽，她掷出的剑休想伤得了老魔。

这短暂的瞬息间，她多次从死神的掌心中跳出生天。

“你……你真该打……”黄自然挽住了她，说话声音全交了。

“我……我错了，我……”她觉得自己好软弱，丢掉剑把黄自然抱得紧紧地。

两护卫向后退，男护卫突然背起王爷，向松林飞奔，大概想穿林而走，逃向林后的曦园，寄望曦园仍有自己人停留。

女护卫在后面戒备，居然气势磅礴，控刀的手稳定。

剑贯入右胸，练武有成的人支撑得住，如果能及时挽救，甚至可以保全性命。

神剑秀士不但练武有成，而且是大名鼎鼎的剑客，他支撑得住，而且能坐起取百宝囊中的夺命丹丸服用，撕衣带自行裹伤。

月华剑是女性使用的剑，份量轻，剑身细薄，留下的剑口也就比普通的剑窄小，内出血也就不怎么严重，内外用药暂时可以防止伤势恶化。

裹好伤，举目四顾，感到心中一凉，绝望地失声长叹，站起的力量也消失了。

尸体七横八竖，没看到一个站起的人，偶或可听到三两声濒死者的呻吟，也有一两个人体在挣扎爬动。

“天啊！”他悲从中来。声泪俱下：“两个人 就杀……杀光了我们二十……二十余名超等高手，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……能……”

他必须离开这处屠场。向村民求救。当然，他得先找主人，看主人是死是活，主人一定躺在某一处草丛。

刚挣扎着站起，脸色变得更难看了。

黄自然与江小蕙，正从松林内踱出。

“放……我一……马……”他虚脱地叫。

“为何要放你一马？”黄自然逼近至丈内冷笑着问：“你放过谁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替狗王在外地奔波，到处搜求春药，带了爪牙行凶，耀武扬威顺便劫财劫色。

最后更唆使狗王远离藩地，在各地劫财、杀人、掳劫美女……”

“是……是王爷的旨意。”他全力大叫：“我……我只是奉命行事，而且事权有限。

每一次外出办事，王爷都会另行派高层次的人指挥。上次在倚云栈小雷音禅寺，你该看得一清二楚，负责指挥的人不是我。我的地位在王府不上不下，你怎么把我看成罪魁祸首？冤枉啊！”

“你居然还有脸叫冤枉？我算是服了你。各地的龙子龙孙中也有好人，只是不多而已。这些好人中，身边必定没有像你这种坏人，唆使他为非作歹，有了你这种人助纣为虐，那个狗王才会丧心病狂。”

“我没有责任，与我绝对无关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我没有闲工夫审判你。”

“请……高抬贵手。”

“我不会杀一个受伤快要死的人。”黄自然挽了江小葱转身便走。

“你……你把王爷杀了？”

“我再说一次，我不杀他。”黄自然头也不回，轻轻松松两人手挽手像在游山。

“你……你给我记住……”他知道死不了，精神来啦：“我会……日后我会找你……我会……”

“但愿你还有日后。”

“什么？你想食言……”

“你看。”黄自然向右一指。脚下加快。

他扭头循指向看去，心中一凉。

二十步外松林外缘，屹立着十二个男女，领队的人是往昔四大雷霆大使者之一，嫉恶如仇的雷霆剑海扬波，十二双怪眼凶狠地瞪着他，虽远在三步外，仍可感觉出凌厉怨毒的眼神压力万钧。

“放……我一……马……”他仰天嚎叫。

十二个人踏草而来，杀气腾腾。

“我们是收拾残局，埋葬死人的。”海扬波的嗓门像打雷。

从上元门至江滨，约有两三里，背一个沉重的人，沿弯弯曲曲的小径全力逃命，精力耗损的速度甚快，能支撑一两里已经不错了。

男女两护卫忠心耿耿，咬紧牙关拼命逃。

曦园已经没有王府的人，园口有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把守，一看就知不是好路数，闯进去不啻飞蛾扑火，唯一的希望是逃到江边，登上伪装为货船的快船，船上一定还有自己的人。

一里、两里，已可透过树梢，看到高耸的帆影，那是江上行驶的船只，实际上还远得很。

男护卫已经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脚下已不俐落，女护卫不时在一旁助一臂之力，也逐渐力竭。

王爷惊慌过度，像个大白痴，养尊处优作威作福的人，一旦受人凌迫，震惊恐惧难以适应，如不是反常狂怒，就是惊吓过度精神崩溃。

这位王爷的反应，狂怒已过，只剩下惊恐了，距精神崩溃已是不远，他应该可以自己行走的，但却失去行动的精神和意志，这辈子哪曾经过这种磨难挫折？

后面没有人追赶，大难不死将有后福。

钻出一座树林，背着王爷的男护卫脚下一虚，被树根所绊倒，两人向前栽，把王爷摔出丈外。

“你……你该死，你……”七荤八素的王爷尖声斥骂，一挣扎难起，主子的面孔，在急难中依然本能地反应出来。

“卑职该死，王爷恕罪。”男护卫爬起搀扶，口气沉静神色漠然。

“哼！你再不小心……”王爷还不改主子的脾气，一面站起一面提警告。

可是，警告陡然中止，浑身再次剧烈颤抖，张口结舌惊怖地死瞪着身侧出现的人。

一声刀啸，男护卫拔刀挡在他面前，虎目怒张扬刀戒备，像翼护小鸡的母鸡。

女护卫也拔刀并肩一站，气势依然磅礴。

两丈外，黄自然与江小蕙挽手并肩注视着他们。

“阁下要赶尽杀绝吗？”男护卫厉声问。

“我不会杀他。”黄自然说：“也不会杀你们两个忠心耿耿的人，两位的行为可敬。”

“在下感谢不尽。”

“但你必须明白，我不能让这个狗王，平安返回钧州，不能让他继续残害可怜的百姓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会尽你的职责，保护他平安返回钧州。”

“对，死而后已。”

“那就尽你的职责吧！”

“你想怎样？”

“我要阉了他。”黄自然一字一吐：“他会进一步半身不遂，而且声音破碎，阉了之后，他再也不能凌辱女人，半身不遂，不能再对任何人拳打脚踢；声音破碎，就不能下令戕害任何人。他活着离开，南京的官民没有责任，让他活着回去，调兵遣将捉我这个暴民，我再和贵王府的人玩命，你两人就是这次事件的见证。你上吧！尽你的职责，阁下。”

一声怒吼，两护卫豪勇地挥刀扑上了。

“铮铮！”火星飞溅中，刀被剑崩出偏门。

黄自然对付男护卫，剑架开刀左脚探入，左手一掌劈在男护卫的耳门上，人应掌摔倒昏厥。

江小蕙也在女护卫的颈根劈了一掌，剑把再在对方的后脑轻轻撞上一记。

“不……不要过……来……”徽王崩溃了，惊倒在地，双手撑地挪动臀部向后退；“饶……命……”

已经没有任何人做出气筒了，必须面对两个可怕的暴民啦！

“站起来！”黄自然一步步逼进，剑尖在对方的面孔前摆来摆去：“你是龙子龙孙，一方百姓之王，你必须保持你王者的尊严，不能在我这个百姓的面前摇尾乞怜。站起来！”

站起来……”

“饶……命……”

“你这个混帐王八蛋不像个人样。”黄自然一脚把他踢得倒翻一匝，躺在地上哀号。

一指头点在中极穴上，然后是腰脊的脊中穴，前者可令人失精绝后；后者可令人伛偻瘦弱。

最后在咽喉两则各弹了一指，声带收缩，唾腺半毁，日后不但声音破碎，而且不分时刻不断流口水，像一个嘴出了毛病的婴儿，必须穿围兜度日了。

“我不相信把你抬上龙座，你仍然有皇帝的威严。”黄自然俯视着他，不住冷笑：“回去好好保重，有空我会到钧州王府看你如何现世，再见，王爷。”

两人手挽手穿林而去，有说有笑像一双游山玩水的爱侣。

“等这些人离境，跟我回我家过几天田园生活好不好？”黄自然干脆挽住姑娘的纤腰，挽得紧紧地：“人不能光工作不林息，每当我完成一件工作，或者做成一笔买卖，都会休息一段时日，养精蓄锐准备再出发。”

“那还用问好不好吗？”姑娘掂起脚尖，在他耳畔用充满媚力诱惑力的嗓音腻声说：“我是你的女……人……”

一阵娇笑在林空中飞扬，惊起一群小鸟。

男女两护卫猛然惊醒，看到身旁站着一个土老儿，土老儿其实并不老，只是外表装得老而已，双手支着打狗棒，盯着两人怪笑。

一伸展手脚，便知道不妙了，某处经脉被制变形，他俩已成了平凡的人，先天真气无法凝聚，火候不差的内功已经消散了。

一旁躺着的徽王奄奄一息，眼泪口水流个不停，幸好还没死，命算是保住了。

“你是谁？”男护卫爬起问。

“一个无聊的平民百姓。”土老儿笑吟吟地回答：“你们像是落水狗，遭到什么祸事了？”

“我要征用你。”护卫说，拾回自己的狭锋单刀，刀好重好重，似乎比平时重了十倍。

即便是普通州县的差役，也可以任意征用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。王家的人员，更可以为所欲为。

上次在小雷音禅寺，神剑秀士的人就要征用黄自然。

“征用？征来何用？”土老儿反问。

“替我背这位王爷，他是真正的王爷。”

“你有没有搞错？”土老儿怪服一翻：“老夫年老气力衰，放尿滴湿鞋，讲话流口水，咳嗽屁也来；你居然要征用我，背体重比老夫重的老山羊，像话吗？”

“他是一位王爷。”

“王爷又怎样？呵阿！你看他那鬼样子，像一个王爷吗？根本就是一个大白痴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们的鬼样子，大概也好不了多少，遭了灾祸的人，就是这副德行。”

“我们需要帮助。”

“好吧，老夫替你们去找人帮忙。”土老儿伸手信手一指：“刚才有一男一女往那边走了，男的年轻力壮，女的娇美如花，都佩了剑……”

“不要找他们。”男护卫惊叫。

“老夫认识那个男的，他背这个什么者山羊王爷，一定胜任愉快，问题是他肯不肯背。老夫知道的是，他背好人相当有同情心，背坏人可就兴趣缺缺不屑为了。这个老山羊是好人吗？”

男护卫又是一惊，土老儿话中有玄机。

“你认识那个男的？”男护卫警觉地试探着问。

“对呀！老夫认识他好些年啦！”

“他是……”

“他姓黄，黄什么就不一定了，有些人的名字是经常更改的，有时不得不改。”

“他叫黄自然。”

“也许吧！但有些人的绰号，通常不愿改不想改。”

“哦！他有绰号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

“老夫当然知道。”

“他的绰号是……”

“妙手灵官。”

男女两卫脸色大变，甚至打一冷颤。

“我们栽得不冤！”男护卫惊然地叫。

转头一看，土老儿已经走了，轻拂着打狗棍，有点洋洋自得，腰杆挺得笔直，表示心中的愉快。

“我们把王爷抬走。”男护卫沮丧地说：“我已经力尽，我抬头你抬脚。”

“拖着走吧！这地方怎能抬？抬头抬脚更吃力。”女护卫叹了一口气：“如果能把他弄死，拖走就省力多了；可惜我们不能弄死他。走吧！你先拖。”

土老儿已经不见了，林空寂寂，四野无人，一切得靠他们自己了。

——全书完——

